

朝鮮群書別集第一輯

退溪集一

朝鮮古書刊行會

大正四年十一月卅日印刷
大正四年十二月六日發行

會員豫約費一册金參圓
會員 外一册賣價四圓

朝鮮京城旭町二丁目六十一番地

朝鮮古書刊行會代表者
編輯兼發行者

釋尾春 栞

朝鮮京城明治町一丁目日韓印刷株式會社

印刷者 金崎金平

朝鮮京城旭町二丁目朝鮮雜誌社

發行所 朝鮮古書刊行會

電話一千二百五十番
振替口座京城一三一番

朝鮮京城明治町一丁目

印刷所 日韓印刷株式會社

朝鮮京城本町二丁目

豫約並發賣取次店 日韓書房

東京市神田表神保町

豫約並發賣取次店 同文館

退溪集

四十九卷目錄二卷世系圖及年譜三卷

原本 木版三十四册 李滉 著

本書の初板は退溪の死宣祖三年(後三十一年萬曆二十九年)頃退陶先生文集として、陶山書院に於て刻せるものなること、柳成龍の跋後に見ゆ。又本書の文集告成文に退溪の死後、文集尙未だ世に刊行せず、壬辰以來倭賊の變、公私の書籍兵火の中に蕩盡せるも、幸に開刊するを得たることを記せり、之れを本書の原本とす。本書は第一卷より第五卷までは詩なり、退溪の詩は所謂儒者の詩にして巧みならず、第六卷乃至第九卷に教、疏、啓、辭等あり、其の書契、修答文に對馬、島守等に與ふる書あり、代製文字なり、第九卷より第四十卷までは書牘にして門人に與ふる儒學の問答多しとす、卷の四十一乃至四十四には儒書に關する序跋の見るべきものあり、其他は祝祭文、墓誌銘、行狀等にして重要なる文字多し。

李滉字は景浩、別號は陶叟、弘治十四年辛酉、燕山君七年生れ、隆慶四年庚午(宣祖三年)年七十にして死す、官は左贊政に至り、大提學たり、卒して領議政を贈られ、孔子廟に従祀せらる、半島の儒學は退溪を以て巨擘と爲し、栗谷之れに踵ぐ、栗谷の經筵日記、隆慶四年庚午の條下に退溪の人物評あり、『滉には別著の書なしと雖も、其議論に於て聖賢の謨訓を發揮せるもの多く世に行はる、中宗の末徐花潭道學を以て世に名ありしも、其の論たるや多く氣を認めて理と爲す、滉之れを病ひ説を作り以て之れを辨ず、辭旨明達、學者信服し、世の儒宗と爲す、趙光祖(靜安)の後之と與に比すべきなし、滉の才調器局は光祖に及ばずと雖も、義理を深究し以て精微を盡すに至ては、光祖の能く及ぶ所にあらずと、『言へり、之れ退溪に對する讚辭なるも、栗谷は又嘗て依様の味多しと評せるは、寧ろ適評にして、宋儒の舊套に依附して、胡廬を描きたる看あり、然れども、朝鮮儒學の大成は此の人を以て終始すと稱して可なり、栗谷の如きは其學退溪より出で、其人稍俊邁なりと言ふべきのみ。

退溪集第一輯

退溪先生文集目錄上

第一卷

詩

過吉先生再閱

月影臺

轟石樓

與驪州牧李公純訓導李畬遊

神勒寺

臨風樓

嶺南樓

感春

安東愛蓮堂

雨留新蕃縣

歲季得鄉書書懷

義州雜題十二絕

鳴綠天塹

州城地利

山川形勝

義順館

威化島耕

三島禁耕

聚勝亭

統軍亭

禁銀

斷渡

清心堂

閱馬

聚勝亭韻奉別洪公

平壤練光亭陪監司尙公震夜

讌

早秋夜坐

書堂次金應霖澗秋懷

讀東國史用應霖韻

退溪集目錄上

夕霽舟上示應霖景說箕園
南樓壁上有六言四韻次韻示

二君

九月七日午憇臨津亭

玉堂春雪用歐公韻

泰安曉行憶景明澤兄

宿清風寒碧樓

鎮川東軒

蓮亭小集

吾鄉李參判號輔先生假歸

將囚以乞身鄉人在朝者會

餞於先生仲子寓舍奉呈近

體一首

秋日南樓晚霽

湖上園亭偶出效康節體

與諸君同登狎鷗亭後岡

原州憑虛樓有懷州教金質夫

文士次樓韻留贈

酒泉縣酒泉石姜晉山韻

錦江亭

洪川三馬峴用景明兄竹嶺途

中韻序并

過清平山有感序并

奉酬聾巖李先生靈芝精舍詩

序并

題林士途亭關西行錄後二首

當軒綠叢花秀

舟上示宋台叟壽

九日獨登書堂後翠微寄林士

途四首

送金厚之厚修撰乞假歸觀仍

請外補養親恩許之行

次韻答金應霖林士途在東湖

見寄二首

湖堂梅花暮春始開用東坡韻

二首

湖堂曉起用東坡定惠院月夜

偶出韻

七月望日狎鷗亭卽事四首

晚步

登狎鶴亭後岡憶應霖士遂吉
元吉 四首

夜起有感

大雷雨行

剪開檻外樹作

奉贈主庵宋眉叟麟以冬至副

使赴京

送林士遂以迎詔使從事赴

義州三首

望湖堂尋梅

再用前韻答景說

兜觀院溪上奉懷家兄話別於

東郊二首

寓月瀾僧舍書懷二首

以事當還都至榮川病發輟行

留草谷田舍

孟夏二十五日入龍壽寺馬上

寄黃敬甫恭孝

晨至溪莊偶記東坡新城途中

詩用其韻二首

豐巖先生愛日堂用李復古先

生韻

士遂寄詩次韻

東巖言志

獨遊孤山至月明潭因並水循

山而下晚抵退溪每得勝境

卽賦一絕凡九首

孤山

日洞

月明潭

寒粟潭

景巖

彌川長潭

白雲洞

丹砂壁

川沙村

後又得二勝

葛仙臺

高世臺

踏青登霞山

退溪集目錄上

清吟石序并題黃仲舉後良號方丈山遊錄

和西林院詩韻二首

雨晴述懷

戲作七臺三曲詩

招隱臺

月瀾臺

考槃臺

凝思臺

朗詠臺

御風臺

凌雲臺

石潭曲

川沙曲

丹砂曲

閒居讀武夷志次九曲權歌韻

古意十首

玉堂宜醴後出書堂馬上作

次韻景說景孫龍南應二首

雪竹歌

冬日甚雨已而大雪喜而有作

上聾巖李先生

病中讀史有感三首

史記子貢傳

史記張良傳

晉史潘岳傳

樂山南景霖在書堂雪中寄松

酒兼律詩次韻邵寄

赴丹山書堂朴仲初元忠閱景說

南景霖尹士推仁餞席留贈

洛生驛樓次金應霖贈別韻二

首

次鄭吉元韻

馬上次閱景說韻

二月一日郡齋雨中得洪退之

選見寄次韻

買浦倉賑給募歸馬上

仙巖

馬上
二樂樓次東坡黃樓詩韻

花灘

舟中

龜潭

伏聞重新愛日堂上聾巖先生

自雲洞書院示諸生

答周景遊世見寄二首

石崙寺效周景遊次紫極宮感

秋詩韻序并

紫蓋峯

國望峯三首

答尙牧金季珍瑤彦

郡齋有懷小白之遊追次景遊

用昌黎衡岳詩韻

郡齋移竹

浮石寺聚遠樓鄭湖陰士贈僧

韻

八月十五日夜吟

十月十日夜大雷雨

十一日曉地震三首

池方寺瀑布二首

退溪草屋喜黃錦溪來訪

移草屋於溪西名曰寒棲庵

三月三日雨中寓感

拜巖先生先生令侍兒歌東

坡月夜飲杏花下詩次其韻

示之泥亦奉和呈上

李先生來臨寒棲

退溪

寒棲

溪居雜興二首

寒棲雨後書事

和陶集移居韻二首

和陶集飲酒二十首

六月七日作

偶讀宋潛溪靜室詩次韻示兒

子窩閣生應祺二首

卷第二

詩

退溪集目錄上

十六日雨

和老杜幽人

十六日夜大風寒

十八日朝晴感興

二十日又雨夜大風

閒居次趙士敬禮具景瑞鳳金

舜舉元八權景受器大諸人唱酬

韻十四首

有歎

清明溪上書堂二首

春日閒居次老杜六絕句

豐巖先生來臨溪堂

十一夜陪豐巖先生月下飲酒

杏花下用東坡韻

溪堂偶興十絕

次趙監司季任上秀號上巖巖

先生韻

次季任密陽嶺南樓和朴昌世

詩二十二韻

七月十三夜月

次金惇叙倫富讀書有感韻

次韻答新寧宰黃仲舉

正月二日立春

上元日遇李庇遠國於溪路同行卽事

上元夜溪堂對月

次韻答李青松公幹仲二首

混將拜豐巖於臨江寺其夜有

雪先生朝遣僧以一絕速之

謹奉和先以呈上

暮歸馬上

李大成文來訪溪堂

清吟石

答友人

四月初一日溪上作

答黃仲舉

幽居示李仁仲弘命金慎仲儀富

溪堂前方塘微雨後作

四月八日感事

次韻寄題黃仲舉新構竹閣

八月十五夜西軒對月二首

次韻友人二首

次韻答林大樹石篛歸號四首

題周景遊遊清涼山錄後

次韻黃仲舉序并

題靈川子中墨竹

贈韓上舍士炯

贈金生伯獻

書徐處士花潭集後三首

三月三日與李大用上舍同

登寓舍後岡

石江十詠為曹上舍雲伯龍駿作

與李而盛器韓士炯同登蠶頭

因留宿

杏花效王梅溪次韓昌黎韻

遇宋台叟於途期夕回見過既

至小酌花下

紅桃花下寄金季珍二首

答黃仲舉二首

次韻趙松岡見寄十二首

次韻松岡

寓舍西軒早起卽事

病中有客談關東山水慨然遠

想復和前韻

宋台叟雪中見訪

周同知景遊挽詞

送韓士炯往天磨山讀書兼寄

南時甫經彥五首

台叟來訪云夢中得句相思成

鬱結幽恨寄瑤琴覺而足成

四韻書以示之次韻

得金厚之寄詩次韻卻寄

病慵

題金季珍所藏蔡居敬逸無墨梅

二首

東湖留別閔景說參議二首

金佐郎顯卿榮自湖堂攜酒來

夜話

舟行示宏姪齋兒三首

虛輿倉江上

黃江舟中喜晴

寓龍壽寺巖巖先生寄示蟠桃

壇唱酬絕句奉和呈上二首

初歸陪家兄與諸人會清吟石

知中樞巖巖李先生挽詞二首

答季珍

宋企村純俛仰亭二首

琴間遠秀閣東溪惺惺齋二首

次韻黃新寧仲舉

十月四日遊月瀾庵二首

十一月入清涼山

遊山書事十二首

登山

旣風

翫月

謝客

勞農

講道

懷人

倦遊

修書

宴坐

下山

還家

往在乙亥春叔父松齋遊山寓

上清涼庵混與諸兄弟侍今

來不勝感涕示諸姪孫二首

次黃仲舉元日韻

與仲舉論圖書二首

寄李而盛

立秋日溪堂書事三首

混近再蒙召命一以僉知一

以副提因病甚再上辭狀仍

乞致仕有旨遞玉堂又有

安在閒之旨不勝感激

之至然不許辭樞府不報致

仕之請再用前韻三首

次韻金應順元秀才

贈別應順甫見寄

奉酬南時甫見寄

秋懷十一首讀王梅溪和韓詩

有感仍用其韻

次韻權生好文

答權生應仁二首

黃仲舉求題畫十幅

陋巷箴瓢

舞雩風詠

桐江垂釣

栗里歸耕

濂溪愛蓮

孤山詠梅

洛社獨樂

武夷九曲

孔明草廬

康節兒車

遊太子山盤石

遊孤山

書孤山石壁

尋改卜書堂地得於陶山之南

有感而作二首

再行視陶山南澗有作示南景

祥慈琴壚之應閣生應祺兒

子寓孫兒安道

憑家飲歸詠溪月二首

琴上舍夾之夾清涼山韻

秋月登臺

歲終琴聞遠琴壚之金子厚厚

將歸示詩相勉亦以自警警

安道三首

成上舍運隱居俗離山下黃仲

舉就訪有詩見寄次韻

李秀才叔獻哥見訪溪上

滄浪詠懷

和趙上舍士敬五首

答李仁仲

甚雨有感

七月既望久雨新晴登紫霞峯

作二首

九月如京二十五日始出險抵

惟新

冒雨入川安驛

初入城松岡餉松酒侑以二絕

次韻謝之

寄南時甫

趙松岡挽章

次韻鄭靜而之所和朴和叔淳

二絕

寄月川趙上舍士敬

舟中示南時甫

三月三日

可與江上別南時甫

曉發北倉江入峽寄時甫

卷第三

詩

秋日遊陶山夕歸

天淵臺

東齋感事十絕

觀朱子大全書亟稱陸放翁之道

爲人放翁終未聞一來問道

有感而作

梅花十五詠

早春

初夏

早秋

初冬

樂時

幽居

暮春

觀物

喜雨

溪亭

觀心

存心

樂天

記夢二絕

溪上偶吟

東齋月夜

夏日林居卽事二絕

陶山雜詠

十八絕

陶山書堂

巖栖軒

玩樂齋

幽真門

淨友堂

節友社

隨雲精舍

觀瀾軒

時習齋

止宿寮

谷口巖

天淵臺

天光雲影臺

濯纓潭

盤陀石

東翠屏山

西翠屏山

芙蓉峯

二十六絕

言五

退溪集目錄上

鶴汀 鷗洛 雪逕 煙林 漁村 魚梁 漆園 櫟遷 月艇 釣磯 寥朗 翠微 南淵 西麓 花砌 菜圃 澗柳 庭草 冽井 蒙泉

江寺 官亭 長郊 遠岵 土城 校洞 四絕 又 汾川 賀淵 屏庵 偶題 二絕 溪齋 溪上 鄭子 中興 寄贈 李仲 久惟 正字 三絕 和子 中閒 居二 十詠 講學 求志 習書

吟詩 愛閒 養靜 焚香 服藥 彈琴 投壺 賞花 釣魚 隴冊 對客 煮巖 飲酒 翫月 納涼 治圃 種松 纓潭 泛月 寄宋 台叟 知事 二絕 答寄 權景 由 貳相 二絕

琴聞遠自丹城書來卻寄一絕

示金而精就李棨彥國二絕

次韻答友人二絕

春寒記所見

春日溪上二絕

偶題

鄭子中來訪溪莊因與俱至陶

山眺覽既別追寄

步自溪上踰山至書堂

四月既望濯纓泛月令審安道

德弘以明月清風分韻得明

字

歧亭十詠

露陰望雲

歧洲翫月

蛇淵釣魚

孤山聽笛

竹林翠煙

梅塢清香

斜陽落鴈

平蕪散牧

凍雨翻荷

神龍耕冰

贈趙士敬

陶山言志

偶題

夕霧登臺

李大用將之星州戲贈一律兼

呈州牧黃仲舉

贈慶州府尹李剛而貞號

湖南卞成溫秀才汝來訪留

數日而去贈別五絕

次韻金舜舉學諭題天淵佳句

二絕

秋日獨至陶舍篋中得趙士敬

詩次韻遣懷

寄湖西監司閔景說二首

次韻金舜舉見寄三首

次韻黃仲舉寄示鹿峯精舍落

成一首

示諸友

山堂夜起

立春題門窗二絕

次友人寄詩求和韻二首

礪石臺踏青

節友壇梅花暮春始開追憶往

在甲辰春在東湖訪梅於望

湖堂賦詩二首忽忽十九年

矣因復和成一篇道余追舊

感今之意以示同舍諸友

韓上舍永叔節江墅十景

儉端朝雲

斗尾暮帆

早谷採薇

小川釣魚

菜圃春雨

菊逕秋霜

梅梢明月

竹林清風

晴書杜鴈

雪夜松籟

喜李剛而府尹見訪二首

安東權使君士遇庭應見訪先寄

詩來次韻奉答

四時幽居好吟四首

李剛而新置西岳精舍有詩見

寄次韻二首

次韻金秀才士純一誠三絕

七月既望期與趙士敬金彥遇

富慎仲惇叙琴夾之聞遠諸

人泛舟風月潭前一日大雨

水不果會戲吟二絕呈諸友

一笑

寄金季應祥二絕

贈別鄭正字子精琢

次權生好文

鄭子中求題屏畫八絕

商山四皓

桐江垂釣

草廬三顧

江東歸帆

栗里隱居

華山墜驢

濂溪愛蓮

孤山梅隱

李生宏仲

絕來次韻

齋中偶書

郭景靜題

五絕

黃星州仲舉

次韻李靜存

月夜大成來

子強健小酌

前潭

江上卽事示

吳子強正字

星山李子發

元亮畫十竹

雪月竹

風竹

露竹

雨竹

抽筍

樛竹

老竹

枯竹

折竹

孤竹

鄭子中同

韻

和白樂天

次琴聞遠

題金上舍

扣角飯牛

杖節牧羊

富春釣魚

山陰換鵝

潮橋吟雪

爐峯瓶瀑

泛瀨縷潭用九曲詩

眼漸昏昏耳漸聾

畫幅八絕

畫幅八絕

畫幅八絕

畫幅八絕

畫幅八絕

畫幅八絕

畫幅八絕

畫幅八絕

畫幅八絕

畫幅八絕

畫幅八絕

畫幅八絕

畫幅八絕

畫幅八絕

畫幅八絕

畫幅八絕

畫幅八絕

畫幅八絕

畫幅八絕

廬山養鹿

西湖伴鶴

約與諸人遊清涼山馬上作

到川沙待李大成未至

憩景巖潭上待士敬惇叙施伯

龍巖不至先行

孤山見琴聞遠

入洞憩礪石

入山

蓮臺寺

諸人遊外山澗畏險中返坐普

賢庵作

普賢壁上見聞遠自叙前後遊

山之語有感

次景文柳仲施後花字韻

次韻宏仲山北新得瀑布二絕

次韻惇叙風穴臺金生窟二絕

蓮臺月夜

讀書如遊山

將出山留山諸君送至場巖

次韻惇叙出山後有懷山中諸

友

次韻愼仲

陶山訪梅緣被去冬寒甚藥傷

殘芳晚發憔悴可憐爲之歎

息賦此

陶山中夜雷雨俄頃月色朗然

七月既望序并

旱餘大雨溪漲既水落而出泉

石洗清科坎變遷魚之得意

遠去其樂可知

金而精出遊陶山留宿明早見

寄三絕次韻卻寄

觀梅

天淵翫月

自歎

寄眞寶鄭子中城主二絕

東齋夜起示金而精

端居

洪貳相退之寄詩責余不作松

岡碑次韻御問二絕
權貳相景由江亭三絕

自警堂
滌襟軒
養心堂

卷第四

詩

寄題西谷青巖亭二首

書院十詠

竹溪書院

臨臯書院

文憲書院

迎鳳書院

丘山書院

藍溪書院

伊山書院

西岳精舍

畫巖書院

總論諸院

三月十三日至陶山梅被塞損

退溪集目錄上

甚於去年宮竹亦悴次去春
一律韻以見感歎之意時鄭

真寶亦有約

夜吟二絕

十六日山居觀物

十七日朝寄大成

寓感五絕

戲作破字詩四絕

山居四時各四吟共十六絕

朝

晝

暮

夜

右春四吟

朝

晝

暮

夜

右夏四吟

朝

晝

暮

夜

右秋四吟

朝

晝

暮

夜

右冬四吟

遊雲巖寺示金彥遇慎仲惇叙

琴夾之壘之趙士敬諸人

獨尋凌雲臺二絕

高世臺

葛仙臺

觀魚石

次韻金士純踏雪乘月登天淵

臺五絕

士純昨有賀歲二律其言太過

士純承和別以兩絕見意云

士純景善論啓蒙

正月將赴召病留龜城上狀

乞辭待命書懷東軒韻

雙清堂趙松岡韻

豐基館答趙上舍士敬

病中得金季應書二絕

二月初九日用東軒韻二首

同前韻

豐基道中

十三抵醴泉再辭待命呻吟

之餘見軒有已酉經行拙句

有感二絕

十六日病吟二首

折梅插置案上

十八日風雨感懷

郡人尹祥趙庸二公皆明經授

徒惜無著述後來無微爾

二十一日偶題

得鄭子中書益歎進退之難吟

問庭梅代梅花答

趙士敬親老且窮不堪遠宦未

赴命寄詩來奉和二絕

二十六日尋廣興寺

廣興寺次聶巖李先生舊題韻

二絕

偈吟二絕

三月三日用晦菴先生一字韻

對雨次客舍聽雨韻

是日復用晨起對雨韻二首

初八日移鳳亭寺馬上二絕

鳳亭寺西樓次韻

夜雨

喜晴

鳴玉臺

黃魚

出山題鳴玉臺

歸途馬上

追次洪大提退之見寄韻二首

陶山訪梅

代梅花答

次韻琴聞遠見寄

題畫二牛二絕

次韻答趙士敬二絕

晨自溫溪踰聲峴至陶山

叢竹

惟松

訪大成公幹於汾川金舜舉適

至

友人見訪

寄題清遠亭二首

答柳應見龍雲應見書云弟而見

龍成欲及其未有官守隨意行

至月初八日夜記夢二絕

遊月瀾庵七絕

招隱臺

月瀾臺

考槃臺

凝思臺

朗詠臺

凌雲臺

御風臺

寄示孫兒安道二首

隆慶丁卯踏青日病起獨出陶

山鵬杏亂發窻前小梅一樹

皓如玉雪團枝絕可愛也

再訪陶山梅十絕

三月初八日獨遊新巖六絕

中和郡刊謬文字曾囑奇明彥

大升號焚毀今得其書已焚

去之喜次來韻

登極使將至再被召旨六月

赴京宿龍壽寺早發遇雨

榮川雙清堂蓮塘

十六日抵昌樂驛

誤雞夜發登嶺值大雨用少日

嶺途韻

丹山贈金季應

早行望龜潭作

惟新次盧寡悔守或蘇齋見寄

井一日留惟新縣登慶延樓

卷第五

明宗大王挽詞序并

雨中賞蓮

詩

金彥遇示余近作佳什清新可

喜病惱中不容盡和就取其

意所到者次韻答寄

春日江村老杜韻二首

金鶴峯韻登塞芝山作金山鶴

望清涼山韻

阿灰花韻

雉尾箒韻

和士敬韻

奉酬金慎仲詠梅三絕句一近

體

次韻金慎仲落梅

次韻寄李宏仲

呈張仲紀旋應

獲鄭子中書知遊清涼見憶奉

呈二絕

川大成早春見梅韻

次韻金惇叙梅花

次韻琴煙之

贈金泰和樂

裴汝友益三趙士敬琴聞遠朴彥

秀墨諸君同在顧溪齋因往

遊孤山明日寄呈二絕句

淹留州館時主牧朴希正民獻

以王事入京書懷留贈

趙士敬以集慶殿祠官來

謝東歸贈別三首

得見存齋中興洞佳句秋思難

禁吟和見意奉呈一笑

寄蘇齋

次韻謝存齋餉菊

挽權同知昌應

書院成名以易東一絕見意

夢遊清涼山二首

次韻奇明彥贈金而精二首

勤學

守靜

金而精送盆竹二首

謝金而精送梅竹一盆

奉別郭景靜城主

挽南僉知島致略谷靜齋

寄題金雲甫龍無字韻和句錄

病中偶記前日

呈存齋

記夢

次韻朴監司見寄二首

題柳彥遇鄂仲河隈畫屏二首序并

月夜示子中景瑞子強子精而

精

己巳正月聞溪堂小梅消息書

懷二首

挽盧君

憶陶山梅二首

送李而盛赴清風郡任

寄趙士敬

退溪集目錄上

梅下贈李宏仲

挽郭咸陽靜

漢城寓舍益梅贈答

益梅答

靜存李仲久病中聞余行強起

追別於廣津且以三絕見嘯

次韻奉呈

過龜潭戲贈李而盛

而盛談瀑布勝致

答韓仲暹

季春至陶山山梅贈答二首

次韻奇明彥追和益梅詩見寄

乞退還田里金仁伯元孝正言追

寄詩二首次韻奉答

余友洪上舍應吉元仁求道甚切

不幸遭親喪過毀滅性痛哉

應吉曾示余以遊金剛山錄

余爲之叙題今不復能記其

語東歸船上偶逢一僧乃所

與導遊山者能言當日探歷

事甚悉余感涕久之聊以一詩見情云

次韻奇明彥二首

奉和奇明彥類夢韻

奉謝奇明彥惠尾扇

歸山後次韻李仲久見寄

暮春歸寓陶山精舍記所見

盧寡梅贈金而精一絕其題有

財猶膩也近則汚人之語警

人深矣次韻贈之

奇明彥錄示和梅詩八絕久未

酬報今見仲約聊以一絕道

意云

陶山月夜詠梅六首

次韻星牧金伯純見訪

夏日幽居琴夾之攜示金彥遇

寄詩就次二絕御寄

贈金彥遇

和金彥遇二首

寄謝彥遇

贈彥遇

近觀柳子厚劉夢得以學書相

贈答諸詩戲笑中猶有相勸

勉之意令白頭翁不禁操觚

弄墨之興各取其末一絕次

韻奉呈彥遇

次韻謝金彥遇惠石假山種菊

挹清主人金愼仲益養梅花至

月晦日溪莊大雪中寄來梅

一枝詩二絕清致可尙次韻

奉酬因記得去春都下得盆

梅甚佳未幾東歸思之未已

於後併及之

彥遇惇叙同訪愼仲益梅韻二

首

彥遇雪中賞梅更約月明韻

愼仲贈彥遇惇叙韻

又雪中賞梅韻

詠雪韻

愼仲惇叙雪中尋梅韻

雪後晚望韻

貞夫人金氏挽詞

次權章仲梅花下吟二首

奉次前示堂字韻絕句二首

鄭檢詳子中寄詩二首已而來

告別之京次韻奉贈

東湖舟上奇明彥先有一絕朴

和叔繼之席上諸公咸各贈

言況臨行不能盡酬謹用前

二絕韻奉謝僉辱相送之厚

意云

次答金龍宮舜舉

次韻忠清監司俞泓之泓二首

奉呈安孝思宗承

辨存齋辨物理之極處無不到

詩二首

贈別禹景善傳性正字之關西

次韻答禹景善二首

次韻禹景善菊問答六首

問菊

菊答

仙遊洞八詠

松亭待月

广巖修禊

葩串尋僧

黃楊賞春

沙坪牧牛

仙洞訪鶴

花山採藥

歧灘釣魚

贈李居士頌

無題

陶山暮春偶吟

次奇明彥二首

庚午季秋尋伊洞泉石招宏仲

同遊宏仲已先往矣

追寄李伯春元陽按使三首

龜巖精舍

居敬齋

明義齋

大觀臺

不欺堂

解夢 又次龜巖夢見四心字時字一

絕卻寄

次韻金道盛隆三絕

奉次金子昂暉和余天淵臺韻

次子昂精舍曉起聞雞有感韻

示金彥遇

落帽峯次吳謙仲諱守韻

寄題權章仲栖城山二首

金愼仲挹清亭十二詠

望山

聽江

待月

迎風

讀書

會友

宴坐

晚步

養鶴

釣魚

蒔花

種蔬

巖栖讀啓蒙示諸君二首

易東書院示諸君三首

齋中夜起看月

次前韻追寄彥遇上舍

次李伯春韻二首

次韻集勝亭十絕

郡城曉角

山寺暮鐘

遠林白煙

長橋落照

堂洞春花

鶴峯秋月

蘆浦牧笛

箭灘漁火

北山行雨

南郊飛雪

贈具景瑞

庚午寒食將往展先祖墓於安

東後凋主人金彥遇擬於其

還邀入賞梅余固已諾之臨

發適被召命之下既不敢

赴惶恐輟行遂至愆期爲之

悵然有懷得四絕句若與後

凋梅相贈答者寄呈彥遇發

一笑也

後凋梅答

余贈彥遇詩謂雖負尋梅於彼

亦有陶山梅足以自慰已而

彥遇來訪溪上歷陶社云梅

被寒損特甚著花未可必余

聞之將信將疑用彥遇韻以

自遣且以示彥遇二首

陶山梅爲冬寒所傷歎贈金彥

遇兼示慎仲惇叙

溪齋夜起對月詠梅

次韻彥遇見寄

退溪集目錄上

都下盆梅好事金而精付安道

孫兒船載寄來喜題一絕云

次韻奉酬安孝思見寄

映蓮堂

玉成堂

明誠齋

采蓮精舍

次韻南義仲致利陶山雜興

寄宰姪

苑蘭溪云百慮煩擾至靜者自

若崔見叔能惡府伯以為疑某

謂非無此理但自若二字可

疑耳以二絕論其旨

而得寓精舍四絕見投今和其

三

退溪先生文集目錄上終

退溪先生文集目錄下

卷第六

教

教咸鏡道巡邊使李浚慶書

教慶尙道觀察使李清書

教黃海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

節度使權應挺書

疏

甲辰乞勿絕倭使疏

戊午辭職疏

戊辰辭職疏二

戊辰六條疏

卷第七

筭

戊辰經筵啓筭二

進聖學十圖筭并

辭免大提學筭子

乞解職歸田筭子

乞退筭子

退溪集目錄下

經

乞致仕歸田筭子三

筭講義

乾卦上九講義

西銘考證講義

啓

擬上文昭殿議并

擬上追崇德興君議

卷第八

辭

辭狀 啓辭 豐基郡守上監司狀三 狀第二

擅棄豐基郡守推考緘答狀

辭免司憲府執義啓

辭免僉知中樞府事狀二

辭免弘文館副提學 召命狀

辭免僉知中樞府事 召命狀

工曹參判病告乞免狀

工曹參判謝恩後辭免啓

辭免工曹參判 召命狀

辭免 召命狀

辭免 同知中樞府事狀三

辭免 工曹判書 召命狀二

辭免 知中樞府事 召命狀

禮曹判書謝 恩後辭免啓二

禮曹判書病告 乞免狀二

辭免 同知經筵 召命狀

辭免 召命狀

召命 祇受狀二 一 闕 三 闕 狀

辭免 右贊成 乞回納段香狀

乞改正崇品併回納 賜物狀

一

乞改正崇品狀二

判中樞府事謝 恩後啓二

弘文館提學謝 恩後辭免啓

判中樞府事兼大提學病告 乞免狀三

大提學謝 恩後辭免啓六

吏曹判書病告 乞免狀三

判中樞府事謝 恩後辭免啓

乞致仕狀

辭免 校書館活人署兩司提調

狀

召命 祇受狀

乞致仕狀

辭免 召命狀

乞致仕狀

契修答

禮曹答對馬島主宗盛長

禮曹答對馬島主

禮曹答日本國左武衛將軍源義清

卷第九

書

答蛭巖李相國 輔賢

上沈方伯 源通 棧慶

答李相國 二

答權相國 二

答洪判書退之 運

答洪贊成退之三

答洪相國退之三

答閔判書箕

與任判決虎臣

答任方伯

與宋台叟鯤壽

答宋台叟

與宋台叟

答宋台叟四

與宋台叟三

答宋台叟三

答朴參判淳

答沈參議義謙

卷第十

書

與曹樾仲植

答曹樾仲二

與盧伊齋寡悔慎守

別紙

卷第十一

書

答盧伊齋

別紙

答李仲久漢八

十一

答李仲久

答李仲久

答李仲久問目

答李仲久三

別紙

答李仲久

答李仲久問目

答李仲久二

與李仲久

答李仲久

別紙

答李仲久

與李仲久

答李仲久

別紙

答李仲久三

退溪集目錄下

卷第十二

書

與林士遂 亨秀慶麟文健 三
 答盧仁甫 慶麟文健 三
 答李子發 健文
 答柳仁仲 仲希春
 與柳仁仲
 答柳仁仲
 答柳仁仲
 答柳仁仲
 答朴重甫 承任
 答朴士偉 傑仁 二
 答朴澤之 雲
 與朴澤之
 答朴澤之二
 答李君浩 源 二
 與周約之 博
 擬與榮川守論紹修書院事
 擬與豐基郡守論書院事
 答成浩原 渾 二
 答崔見叔 龍應 問目

卷第十三

書

答崔見叔 問目
 答崔見叔
 答鄭諱而 之雲德鶴 別紙
 答金成甫 鶴德雲 別紙
 與洪應吉 祐仁
 答洪應吉
 與洪應吉 二
 答洪應吉 二
 與洪應吉 二
 答金伯純 克一
 答權景受 器大 三
 答李全仁 三
 答李全仁 紙
 別紙
 答李全仁
 答李達李天機
 答金思儉 禹希

卷第十五
書

答宋寡尤慎言

別紙

與李子修慈

答金文卿巽

答金享彥巽問日

答黃君舉廷

答李淳問目廷

卷第十四
書

答南時甫經

別幅

答南時甫四

別紙

答南時甫三

答南時甫張甫紀

答南張甫

答李叔獻珥

別紙

答李叔獻二

答李叔獻問目

答李叔獻

答許太輝仲五

答柳彥遇文三

答李大成文

重答李大成

答李大成

再與李大成

與李大成暨諸昆季

答李大成諸昆季

與李大成

答李大成

與李大成

答李大成

與李大成

答李大成

與李大成

答李大成

與李大成

答李大成

與李大成

答李大成

與李大成

答李大成二

答李公幹仲四

與李公幹暨諸兄弟

答李公幹二

答安東府官

答金季應贊

答趙大字諱容菴之子

別紙

答趙大字

答朴子進漸二

答金敬夫宏夫顯宇三

與吳仁遠毅彥

與吳仁遠

與南上舍弼

與李景昭文復至

與尹安東復

答金季珍璠彥

與禹益之謙彥

卷第十六

書

答朴上舍前光尹秀才欽

與奇明彥升大

答奇明彥

別紙

答奇明彥非四端七情分理氣

答奇明彥二

改本

後論

別紙

卷第十七

書

答奇明彥

與奇明彥

答奇明彥六

別紙

答奇明彥三

重答奇明彥

卷第
書

別紙
答友人論學書今奉奇明彥

與奇明彥

答奇明彥三

十八

與奇明彥

答奇明彥

別紙

與奇明彥

再答奇明彥

答奇明彥

與奇明彥三

答奇明彥

別紙

答奇明彥

別紙二

碣文稟目

答奇明彥

別紙

退溪集目錄下

答奇明彥二

別紙

答奇明彥

答奇明彥論改心統性情圖

答奇明彥

別紙

答奇明彥

十九

答黃仲舉良俊十三

別紙

答黃仲舉三

與黃仲舉

答黃仲舉二

與黃仲舉

答黃仲舉論白鹿洞規集解

重答黃仲舉

答黃仲舉六

卷第
書

第二十

三三三

答黃仲舉六

與黃仲舉

答黃仲舉

與黃仲舉

答黃仲舉四

與黃仲舉

答黃仲舉二

與黃仲舉二

答黃仲舉五

答黃仲舉問目二

卷第

書

二十一

答李剛而積五

與李剛而

答李剛而八

別紙

答李剛而問目

答李剛而問目

答李剛而問目

答李剛而二

答李剛而問目

別紙

與李剛而

答李剛而

與李剛而

別紙

答李剛而

答李剛而問目

答李剛而

別紙

答李剛而二

卷第
書

二十二

答李剛而

別紙

答李剛而

與李剛而

答李剛而五

別紙

答李剛而三

卷第
書第

別紙
答李剛而二

答李剛而問日

答李剛而二

與李剛而

答李剛而五

二十三

答趙士敬種二

與趙士敬二

答趙士敬

與趙士敬

答趙士敬二

與趙士敬

與趙士敬琴聞遠
秀蘭

與趙士敬

答趙士敬

與吳謙仲趙士敬琴夾之
夾應

與趙士敬琴夾之

答趙士敬

與趙士敬

與趙士敬琴聞遠

與趙士敬李仁仲琴聞遠

答趙士敬二

與趙士敬

答趙士敬

與趙士敬

答趙士敬

與趙士敬

答趙士敬四

與趙士敬

與趙士敬琴聞遠

與趙士敬

答趙士敬

別紙

答趙士敬

別紙二

答趙士敬二

答趙士敬問日

答趙士敬

與趙士敬三

別紙

答趙士敬問目

別紙

答趙士敬

與趙士敬琴聞遠

答趙士敬

與趙士敬三

答趙士敬

與趙士敬二

答趙士敬

卷第

書

第二十四

答鄭子中一惟四

答鄭子中別紙二

答鄭子中四

與鄭子中四

答鄭子中四

卷第

第二十五

書

答鄭子中三

鄭子中與奇明彥論學有不合

以書來問考訂前言以答如

左

與鄭子中

答鄭子中三

答鄭子中別紙

答鄭子中別紙

答鄭子中別紙

答鄭子中別紙

答鄭子中講目

與鄭子中別紙

答鄭子中別紙

答鄭子中別紙

答鄭子中二

答鄭子中別紙

答鄭子中三

卷第

書

第二十六

卷第
書

書

答鄭子中四
 與鄭子中
 別紙
 答鄭子中二
 別紙
 答鄭子中五
 別紙
 答鄭子中二
 與鄭子中
 別紙
 答鄭子中
 與鄭子中
 別紙二
 答鄭子中三
 答鄭子中別紙
 格物物格俗說辯疑答鄭子中
 答鄭子中
 二十七

與鄭子中
 答鄭子中
 與鄭子中
 答鄭子中
 別紙
 答鄭子中別紙二
 答鄭子中
 答鄭子中別紙
 答鄭子中
 別紙
 答鄭子中
 與李大夫用
 三
 答李大夫用
 與李大夫用
 與烏川諸君
 答金彥遇
 二
 答金彥遇
 與金彥遇
 答烏川諸君
 二
 答金彥遇
 答烏川諸君
 二
 答金彥遇
 二

答金彥遇問目

答清涼山讀書諸君

答金愼仲儀富二

答金愼仲惇叙倫富

答琴夾之

與琴夾之

與琴夾之壙之應

與琴夾之

卷第二十八

書

答姪子宰金惇叙

答金惇叙三

答金伯榮仁富可行富惇叙問目

答金惇叙三

答金而精就

與金而精四

答金而精

問目

卷第二十九

書

答金而精七

別紙

答金而精

別紙

答金而精

別紙二

答金而精

論李仲虎碣文示金而精

別紙

與金而精二

別紙二

答金而精

別紙

卷第三十

書

答金而精二

別紙三

答金而精二

別紙

答金而精

退溪集目錄下

與金而精別紙

答金而精別紙

答金而精別紙

答金而精別紙

與金而精別紙

與金而精別紙

答金而精別紙

答金而精別紙

與金而精別紙

與金而精

卷第

書

答金而精

別紙二

與金而精

答金而精二

答禹景善傳性問目

別紙

答禹景善

別紙

答禹景善問目

別紙

答禹景善

卷第

書

別紙

答禹景善

答禹景善問日二

答禹景善二

別紙

答禹景善

別紙

答禹景善

答禹景善問日

答禹景善四

答禹景善別紙

答禹景善

別紙

答禹景善

別紙

答禹景善

別紙

答禹景善問目

卷第三十三

書

答具景瑞

別紙

答具景瑞問日

答丁景錫

答金應順

答吳子強

答許美叔

問目

卷第三十四

書

答鄭汝仁

答鄭汝仁

答金景純

答金士純

答金士純

與金士純

與金士純

答金士純

答金士純

答金士純

卷第
書第

三十五
答金止叔圻
答金士純問目
答金士純問目
答金士純問目
答金士純問目

與鄭子精琢

與金舜舉元八

與白雲書院

答鄭子明誠士

答鄭子明誠士

答裴汝友三

答南義仲利

答柳應見龍雲

與柳應見文淹仲

答柳應見六

答柳而見二

李諸生
李宏仲
弘德

柳應見而見
龍成

卷第
書第

別紙

答柳而見二

答李宏仲二

答李宏仲問目

答李宏仲三

別紙

答李宏仲三

別紙

答李宏仲四

答李宏仲問目

三十六

答李宏仲問目

答李宏仲問目

答李宏仲二

答李宏仲問目

答李宏仲四

答李宏仲問目

答李宏仲五

答具汝膺贊祿四

答琴聞遠三

與琴聞遠

答琴聞遠二

與琴聞遠二

答琴聞遠三

與琴聞遠三

答琴聞遠三

與琴聞遠

卷第三十七

書

答柳希范淹仲六

答柳希范而見

答柳希范

別紙

答柳希范二

答權章仲好文二

與權章仲二

答權章仲喪禮問目

答權章仲

答權章仲心經問疑

答權章仲

答李平叔亨咸

答李平叔問目

答李平叔三

與李平叔

答李平叔三

卷第三十八

書

答趙起伯振

答趙起伯問目二

答趙起伯大學問目

與金道盛隆

與韓永叔脩

答韓永叔三

答申啓叔沃二

與申啓叔二

卷第三十九

書

答鄭道可迷問目

答鄭道可二

卷第四十

答鄭道可問日
答鄭道可問日
答李乘彥國二
答洪胖六
答金施普龍澤
答李公浩中

上四兄滯四

答上四兄

上五兄澗

與寧密寘等

答密姪

答寧密憲姪

答密姪問日

寄子窩二

寄子窩

退溪集目錄下

卷第四十一

雜著

與安道孫三

答安道孫二

與安道孫二

答安道孫二

與安道孫三

答完姪三

與完姪

答完姪

與完姪

與宰姪

與宗道

答溫溪洞內

與溫溪洞內

與溫溪洞內

天命圖說後叙

心經後論

心無體用辯

非理氣爲一物辯證

白沙詩教辯

四三

傳習錄論辯

丹陽山水可遊者續記

白沙詩教傳習錄抄傳因書其

景福宮重新記

後

靜齋記

抄醫閻先生集附白沙陽明抄

樹谷菴記

後復書其末

伊山書院記

得其正正其心分體用之說心

迎鳳書院記

不在焉在軀殼在視聽之辯

安東府三功臣廟增修記

金而精潛齋說

開寧鄉校聖殿重修記

論四學師生文

前朝故左司議大夫文公孝子

策問二

碑閣記

遊小白山錄

易東書院記

伊山院規

卷第
四十三

卷第

四十二

序

跋

洪應吉上舍遊金剛山錄序

書周景遊題金季珍詩帖後

朱子書節要序

書丹陽館宇山水題詠錄後

啓蒙傳疑序

書漁父歌後

成王皇華集序

周景遊清涼山錄跋

鄉立約條序

附約條

書金季珍風詠亭詩帖後

記

三朝御書帖跋

延平答問後語

書許監察所藏養生說後

書易範諸圖屏後

內賜性理群書付盧上舍遂俾

藏同隱書院識

書啓蒙圖書切要後

延平答問跋

題南季憲紀彥箴銘後

魚灌圃詩集跋

書曹南冥遊頭流錄後

題萬竹山房集帖跋

傳道粹言跋

泗水李氏壽瑞詩編跋

李仲久家藏武夷九曲圖跋

跋金景嚴歿所求七君子贊及

箴銘朱文公棲息講道處帖

陶山十二曲跋

箴銘諸訓跋

書巡陵送別詩帖後

退溪集目錄下

卷第四十四

養心堂集跋
新刊啓蒙翼傳跋

箴銘

靜存齋箴

題需姪自警屏銘

酒誠贈金應順

題金士純屏銘

表箋

夾江禁耕謝恩表

中朝冬至賀表

贈黃謝恩表

皇太子冬至賀箋

本朝誕日箋

本朝冬至賀箋

大王大妃殿冬至賀箋

謝賜食物箋

乞致仕箋三

上

東宮資善堂上樞文

卷第四十五

思政殿上櫟文

祝文祭文

風雲雷雨祈雨文

國內山川祈雨文

北方黑龍祈雨文

雲祀祝融氏祈雪文

雲祀后土氏祈雪文

雲祀玄冥氏祈雪文

慶州館舍失火遣近臣慰安

集慶殿文

親祭先農告配位后稷氏文

熊津祈晴文

雞龍山祈晴文

竹嶺山祈晴文

楊津溟所祈晴文

宗廟祈雨祭文

六室

七室

八室

九室

十室

景福宮災慰安 宗廟文

九室

十室

景福宮重新祭告 文昭殿文

一室

二室

三室

上岳山祈雨文

宣賜食物祭告家廟文

祭告高祖墓文

焚黃文三

白雲洞書院祭安文成公文

祭安文敬公文

臨臬書院成祭鄭文忠公文

易東書院成祭禹祭酒文

賜祭知中樞府事李麟龜文

祭姪將仕郎必文

祭南參議霖文

卷第四十六

墓誌銘

祭洪應吉文

祭禮安訓導琴公樸文

祭巖李知事先生文

祭趙松岡秀上文

祭黃星州仲舉文二

祭權同知挺應文

祭亡友秋赫鄭君雲之文

祭權參判應文

祭郭侯暹文

祭郭侯暹文

祭郭侯暹文

祭郭侯暹文

祭郭侯暹文

祭郭侯暹文

祭郭侯暹文

祭郭侯暹文

祭郭侯暹文

祭郭侯暹文

祭郭侯暹文

祭郭侯暹文

祭郭侯暹文

祭郭侯暹文

墓銘序并

奉調郎行廣興倉奉事權公墓

進士許公墓銘序并

上舍朴君墓銘序并

安州教授權公墓銘序并

通善郎守咸安郡守曹公墓

成均生員金公墓銘序并

承仕郎禹公墓銘序并

江華府使贈大匡輔國崇祿

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觀象監事權公墓銘

通訓大夫行沔川郡守琴公墓

通訓大夫行沔川郡守琴公墓

通訓大夫行沔川郡守琴公墓

通訓大夫行沔川郡守琴公墓

通訓大夫行沔川郡守琴公墓

通訓大夫行沔川郡守琴公墓

通訓大夫行沔川郡守琴公墓

通訓大夫行沔川郡守琴公墓

通訓大夫行沔川郡守琴公墓

通訓大夫行沔川郡守琴公墓

通訓大夫行沔川郡守琴公墓

退溪集目錄下

楊州鎮管兵馬同僉節制使

宋公墓銘序并

贈貞夫人李氏墓銘序并

通訓大夫行杆城郡守柳公墓

碣銘序并

淑人李氏墓銘序并

成均進士朴君配淑人禮安金

氏墓誌銘序并

通訓大夫青松府使琴公椅墓

碣銘序并

成均生員金公墓誌銘序并

卷第四十七

墓誌銘

曾祖考妣墓誌銘

縣令朴公稠墓銘序并

通仕郎行禮安訓導琴公墓誌

僉知中樞府事洪君墓誌銘序并

秋巒居士鄭君墓銘序并

朝散大夫行全義縣監吳君墓

碣銘序并

成均進士琴君軸墓銘序并

敦寧府正尹公墓銘序并

通仕郎英陵參奉金君墓

銘序并

嘉善大夫禮曹參判兼同知春

秋館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

李公墓誌銘序并

嘉善大夫禮曹參判兼同知春

秋館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

李公墓銘序并

貞夫人金氏墓誌銘序并

貞夫人金氏墓銘序并

聽松成先生墓銘序并

有明朝鮮國朝奉大夫行弘文

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

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李公

墓銘序并

寧越辛公墓銘序并

宗親府典籤崔公墓銘序并

贈通政大夫吏曹參議行甲山

卷第四十八 教授李公墓碣銘序并

明宗大王行狀

崇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龔巖

李先生行狀

星州牧使黃公行狀

靜菴趙先生行狀

卷第四十九

行狀

晦齋李先生行狀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

左議政兼領經筵監春秋

館事行崇政大夫議政府右

贊成兼判義禁府知經筵

事權公行狀

先府君行狀草記

退溪先生文集目錄下終

退溪集第一輯目錄

卷首

目錄上下

卷第一

詩

卷第二

詩

卷第三

詩

卷第四

詩

卷第五

詩

卷第六

教

疏

目錄

卷第七

筭

經筵講義

啓議

卷第八

辭狀

啓辭

書契修答

卷第九

書

已上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一

詩

過吉先生園已癸

朝行過洛水。洛水何漫漫。午憩望鰲山。鰲山鬱盤盤。清流徹厚坤。峭壁凌高寒。有村名鳳溪。乃在山水間。先生晦其中。表閔朝命頽。大義不可撓。豈曰辭塵寰。千載釣臺風。再使激東韓。扶持已無及。植立永堅完。丈夫貴大節。平生知者難。嗟爾世上人。慎勿愛高官。

月影臺

老樹奇巖碧海堦。孤雲遊跡總成烟。只今唯有高臺月。留得精神向我傳。

蠶石樓

落魄江湖知幾日。行吟時復上高樓。橫空飛雨一時變。入眼長江萬古流。往事蒼茫巢鶴老。驕懷搖蕩野雲浮。繁華不屬詩人料。一笑無言俯碧洲。

與驪州牧李公純訓導李翁遊神勒寺未乙

京洛風塵一夢悠。從公聊作靜中遊。江山曉作雙眸畫。樓閣晴生六月秋。問數

可能揆理窟。談仙直欲謝時流。歸來穩放輕舟下。自喜猶能近白鷗。公嘗註皇

內功二篇及十餘年而始就。是日論

臨風樓夕七

勝事由來天所慳。臨風樓上且偷閒。樹遮午熱風生檻。雲破秋陰日映山。老鶴飲多如酒渴。寒蟬吟苦欲詩斑。萬竿修竹臨池岸。塵土城中自不關。

嶺南樓

樓觀危臨嶺海天。客來佳節菊花前。雲收湘岸青楓外。水落衡陽白鴈邊。錦帳圍將廣寒月。玉簫吹入太清烟。平生儘有騷人興。猶向尊前踏綺筵。

感春

清晨無一事。披衣坐西軒。家僮掃庭戶。寂寥還掩門。細草生幽砌。佳樹散芳園。杏花雨前稀。桃花夜來繁。紅櫻香雪飄。縞李銀海翻。好鳥如自矜。間關哢朝暄。時光忽不留。幽懷難言。三年京洛春。局促駒在轅。悠悠竟何益。日夕愧國恩。我家清洛上。熙熙樂閒村。鄰里事東作。雞犬護籬垣。圖書靜几席。烟霞映川原。溪中魚與鳥。松下鶴與猿。樂哉山中人。言歸謀酒尊。

安東愛蓮堂

序并

堂舊為亭。在蓮池中。叔父松齋府君莅官日。嘗有詩曰。琴韻泠泠雜雨聲。敗荷無藕尚含清。移葵間竹西牆下。紅綠分明各自旌。後龔巖李先生。繼為府。改構為堂。仍掛松齋詩于壁。竹移于北牆。而葵無處矣。

竹因風細笑無聲。荷為秋涼韻更清。不見西牆紅間綠。空餘珠玉映簾旌。

雨留新蕃縣

己見中秋月欲虧。南州行客尚逶遲。紅雲北闕三千里。白髮高堂十二時。醉別故人風挽袖。愁吟孤館雨催詩。徒令倦僕知飢渴。屈指歸程併日期。

歲季得鄉書懷

鄉書十數紙。字字親舊筆。晨興忽滿眼。讀盡更一一。豈不喜平安。喜多情轉鬱。

憶我辭北堂。霜風菊花節。西來何所爲。悶默繫袍笏。但知趁公務。不暇憂病骨。
馳光忽不淹。逼此歲除日。客枕多憂思。魂夢輒飛越。撫躬良自愧。報國亦云
缺。胡不早收愚。歸安在蓬筆。力耕給公上。甘旨奉怡悅。茲誠分所宜。久矣不自
決。強顏名利藪。掩抑徒自失。猶能得酒狂。無計學真訣。敝衣屢欲典。瓶粟行告
竭。宦情易成歇。鄉心不可遏。感此遠餉意。珍重不在物。兒童豈知此。呼叫索梨
栗。床前有筆硯。長吟聊自述。

義州雜題十二絕

丑辛

鴨綠天塹

日暮邊城獨倚闌。一聲羌笛戍樓間。憑君欲識中原界。笑指長江西岸山。

州城地利

雉堞峩峩地勢雄。分疆遼左壓山戎。國門鎖鑰如天設。長得平安報夕烽。

山川形勝

龍淵雲氣曉淒淒。鶴笛摩空白日低。坐待山城門欲閉。角聲吹度大江西。

義順館

華館凌雲鴨水濱。吾東盡禮爲王人。來迎鳳詔歡聲溢。去送龍章別恨新。

威化島

麗季狂謀敢逆天。飛龍景會尙田淵。自從神勸回旌後。東海春融萬萬年。

三島禁耕

江分沃土勢漫漫。上國邊民雜此間。已被皇恩疆界別。可無平日戒圖難。

聚勝亭

城中那得盡風流。水遠山長各自由。試問東亭收勝處。一尊堪勸故人留。

統軍亭

統軍亭上望江流。天際微茫入海洲。正使變成春酒綠。古今難盡別離愁。

禁銀

一自南人蟻壤防。中朝嗤我等行商。何能痛洗吾君恥。議法前時動廟堂。

斷渡

懷璧貪夫欲剖身。謾將舟楫斷通津。微姦百計欺疏網。國是猶寬鼠輩人。

清心堂

虛檻疎櫺愛此堂。病夫安臥洗塵忙。那堪主帥挑人醉。不分紅粧笑客涼。

閱馬

揀閱龍孫入帝闈。江頭齊出錦雲斑。玉書寫就傳朝使。邊月多情照我還。

聚勝亭

徙倚西山欲揜暉。平看鴉背閃餘輝。虛簷夜納胡笳月。碧瓦晴連海戍雲。漸近

別懷如水遠無邊。詩興與公分。但今日日參高座。清暑冰漿不要勳。

平壤練光亭

縹緲城頭翼瓦齊。登臨唯覺遠山低。殘雲返照迎初席。玉笛瑤琴送早雞。檻外

長江橫似練。空中明月近堪梯。唐公此意真先得。恰把亭名二字題。亭名唐公卓所命且書額

早秋夜坐

僦屋近西城。空庭翳樹木。草蟬得佳蔭。日夕如相促。須臾入黃昏。窻戶失炎溽。

新月出海來。皎皎臨牆曲。蟲鳴在四壁。草露灑似沐。感時忽興嘆。徂年水流速。

舊學苦已晚。新知良可思。沈疴喜負心。謬筭難諧俗。小人思獻愚。君子貴知足。悠悠不成寐。耿耿照書燭。

書堂次金應霖秋懷

秋人梧桐撼。一年繾思宿。債負山川病。中猶憶聖呼。酒貧裏寧甘。兄事錢紫氣。仙人兩谷外。黃冠道士鑑湖邊。平生謬廁金閨彥。不及渠家養寸田。

讀東國史用應霖韻

蠻觸乾坤計未良。孰爲猛獸孰羣羊。爭疆爛沸雖從漢。開國神明實自唐。但有名存離復合。不隨形滅臭兼香。秋風白日書窻下。獨對遺編永憤傷。

夕霽舟上示應霖景說

不堪盡日羣書擁。難負高秋積雨晴。暮色漸迎山色暝。霞光時倒水光明。愁連海上孤查遠。興遠江東一鴈橫。暫出瀛洲弄烟艇。何如耕釣赴初盟。

南樓壁上有六言四韻次韻示二君

古意時時撫琴。幽愁日日關心。澗底風生欲暮。天邊霞散輕陰。須知糟粕非粗。及到淵源又淡。與子方欣麗澤。都忘衰病侵尋。

九月七日午憩臨津亭御史傷

臨津渡上秋空碧。斜日清江映石壁。潮來潮去幾今古。大海西連數峯隔。盤遊狡童厭法宮。輕薄詞臣味疊積。蘆天簫鼓愁魚龍。軼霧優倡鬧鈿鴛。豈知眼中強跋扈。遊魂已似浮烟釋。皺巖明鏡足垂後。驪山禍胎謬傳昔。楓林霜葉爛猩紅。沙岸蘆花衰雪白。舟人只知爭渡急。鷗鷺無情事高格。鵲山隱翳暮雲頭。憑闌客子偏傷激。

玉堂春雪用歐公韻正寅賦○二月十四日

令節春將半。今朝雪候臻。氣爭方晚合。雲積忽窮根。入眼瓊花亂。翻空玉海新。

聽窻憐屑翠。看地愛輕勻。菴禁稀鳴索。天街絕響輪。苦篁櫟一節。高柏抗千鈞。

為瑞將騰賀。迎豐且解颯。霏微看到暮。浩蕩想連晨。病憶重裘襲。恩慙內醞。

陳瑤城渾合沓。銀屋鬱盤囷。地自同仙府。詩難語俗人。沈吟倚闌處。疑是入長春。

泰安曉行憶景明兄以詩兄賑恤奸敬差在嶺南混

郡城吹角夜開門。祇為王途急駟奔。殘夢續鞍身兀兀。游光連海月痕痕。驚

人別鶴投孤嶼。趁雨耕夫出遠村。湖嶺相望隔千里。不知何處戒征轡。

宿清風寒碧樓

半生堪愧北山靈。一枕邯鄲久未醒。薄暮客程催駟騎。清宵仙館對雲屏。重遊

勝地如乘鶴。欲和佳篇類點瑩。杜宇聲聲何所訴。梨花如雪暗空庭。

鎮川東軒

非才直道詎追前。儒性從來合佩弦。民病欲蘇時雨後。春光都盡客愁邊。當軒

翠樹圍青幌。照眼紅花繫紫烟。荒政儘由賢守宰。莫令并棄艾三年。

蓮亭小集

清池虛檻逗微涼。高樹風生送夕陽。紅燭不須催驢賣。待看新月滿華堂。

吾鄉李參判先生假歸將因以乞身鄉人在朝者會餞於先生仲子寓舍奉呈近體一首公幹為京畿都事混泰舍人前伯仁為成均學正又

豐安大賓人為刑部以

引退非緣忘主恩。高年自合愛丘園。一鄉會餞簪纓簇。二品辭歸齒德尊。天爲宵歎收積雨。月因離恨照芳樽。憑風寄與詩僧道。林下如今可共論。

秋日晚樓晚霽

蕭蕭晚雨霽。決決小溪響。湖雲薄未歸。天日淡猶朗。小樓地勢高。孤座几席爽。

騷情喜曠蕩。病眼怯莽蒼。落葉滿林蹊。涼風撼書幌。萬物各歸根。龍蛇思蟄養。

遂古民大朴。末路世密網。幽鳥亦何意。下啄還飛上。

湖上園亭偶出效康節體

何限名園漢水頭。閒來無處不堪遊。白魚切玉家家興。黃菊排金院院秋。酌酒

喜臨高榭豁。題詩愛向曲闌幽。更知易厭紅裙醉。要學沙鷗浩蕩游。

與諸君同登狎鷗亭後岡

斷阜瀕江勢欲奔。與君登眺暢形魂。浮雲遠堞齋神嶽。落日低空近海門。萬世

經營槐穴夢。一時感慨菊花樽。沙禽豈管人間事。浩蕩風流無語言。

原州憑虛樓有懷州教金質夫次樓韻留贈

吳傷御史

此地乖逢又此行。紛紛離合況平生。頭因別久欲添雪。愁爲秋深更築城。烏過

豪英多偉蹟。龍蟠形勢稱雄名。思君坐數同襟樂。祇在山中耦舌耕。

酒泉縣酒泉石姜晉山韻

神槽雷劈已上天。至今以酒名其泉。人言土俗信荒怪。繼之好事非真傳。我疑

造物本難測。厥初安知有由然。當時仙釀非世法。糟牀日注靈波瑗。幔亭虹橋

降真侶。瀛尊嶽豆無論錢。瓊漿如流樂且澆。官府久廢玉皇前。上界有謫一念

差。赫然下命六丁遷。區區反爲龍所貪。一片誤落金沙淵。復留一片豈無意。天

世一本作事

戒衆飲官途邊。世人不曉靈真跡。渴喉但覺流饑涎。謂神之怒坐一吏。謾說相
誇今幾年。徵奇詰異竟誰是。我欲就問騎鯨仙。

錦江亭

鷓啼山裂豈窮年。蜀水名同非偶然。明滅曉簷迎海旭。飄蕭晚瓦掃秋煙。碧潭
楓動魚游錦。青壁雲生鶴踏氈。更約道人攜鐵笛。爲來吹破老龍眠。

洪川三馬峴用景明兄竹嶺途中韻

昔從家兄自京還。鄉到竹嶺時秋景爛熳。兄於馬上占一絕云。楓林
翠壁彩屏開。中有清溪抱石臺。誤近忙途知不幸。了無遊跡到蒼苔。

余今每遇丹楓碧澗。輒誦此詩。聊和以遣懷。兄今在銀臺。

潤水楓林相映開。彩屏麗句憶銀臺。我今正作忙途客。佳處何緣步石苔。

過清平山有感

春川之清平山。卽古之慶雲山也。前朝李資玄棄官歸隱于此山。山
有普賢院。資玄就而居之。號曰文殊寺。慶雲之改號清平。亦由資玄
而得之也。資玄生長閔閔。風流文雅。冠絕當時。亦嘗筮仕而登顯要
矣。其於求富貴取青紫。不啻如捨地芥。然乃能辭榮避位。高蹈遠引。
蟬蛻於濁穢之中。鴻冥於萬物之表。住此山蓋至於三十七年之久。
雖卑辭厚禮。不足以屈其節。千駟萬鍾。不足以動其心。非有所樂於
曾中者。安能如是哉。余讀東國通鑑。嘗惟史臣論資玄之辭。滋加貶
剝。至指爲貪鄙吝嗇。噫。何其甚也。自古高人逸士。如資玄比者。豈少
哉。然類多出於賦畝之中。草澤之遠。其與木石居。鹿豕遊。而飯糗茹

善舊本作
寶今依草
本爲正後
凡與舊本
異者做此

草乃其素所積習而其心安焉其於長往而不返固亦無難矣至若
脫屣於聲利之場抽身於純綺之叢不怨不悔終始不變如資玄者
蓋絕無而僅存之斯不亦可尚哉或謂資玄之去其跡涉於爲名以
是爲可貶則吾又不知其說也夫枕流漱石枯死巖穴之名孰與於
紆青拖紫銘彝鼎被絃歌之名哉自世俗之見言之斯二者均謂之
名而苦樂則懸絕資玄於彼則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於此則昧昧
然就之以是終其身而不顧若是而稱曰爲名而然此豈近於人情
之論歟貧鄙吝嗇其亦尙論之當乎余以是知其胷中必有所自樂
者而非世俗之云云者余所以惓惓於資玄者也史稱資玄置田業
爲一方農民所苦夫隱居者豈皆能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如蚯蚓然
哉不爲賣藥與賣卜則耕田以食其力矣然則資玄之置田食力亦
何足病焉而必以是爲詬罵耶此無乃當時士夫之貪榮嗜利役役
於世途者自見資玄之與己相去不啻黃鵠之與壤蟲於其心蓋亦
有所不平焉竊竊然伺其所爲而摘之以爲隱者之無求於世也亦
以置田業爲事乎相與造爲不根之謗者未必無之則所謂爲農民
所苦者安知非此輩所誣耶昔种明逸之晚節亦有置田產之謗然
而尙論之士不過曰盛名難副而已曰清議惜之而已安有如今史
氏刻害過甚之論耶前史不闕而甚傳之後史輕信而驟論之人之
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余觀資玄辭就徵表有曰以烏養烏
庶免鍾鼓之憂觀魚知魚俾遂江海之樂噫此其爲人之胷次豈世

俗說謔者所能窺其萬一哉。余之奉使而來也。過清平山下。問驛吏。知山中有曰清平寺者。疑卽古所謂普賢院也。限於嚴程。不得叩山門。訪幽蹟。聊書此。以發其嘗讀史而有感於胷中者。如右。而繼以詩云。

峽東江盤棧道傾。忽逢雲外出溪清。至今人說廬山社。是處君爲谷口耕。白月滿空餘素抱。晴嵐無跡遣浮榮。東韓隱逸誰修傳。莫指微疵屏白珩。

奉酬聶巖李先生靈芝精舍詩癸卯序

吾鄉靈芝山。有佛舍。泥。舊嘗往來讀書。而山後亦有小築。宦游思歸而未得。因自號靈芝山人。先生旣歸。愛是庵。就而重新之。名曰精舍。時杖履逍遙其中。詩寄泥。且曰。足下舊卜山麓。自稱山人。而今我先之。無乃呼賓作主耶。早晚當訟而辨之云。泥感先生之高義。叨承詩札。以爲笑談。不勝欣幸之至。謹次詩呈上。惶恐再拜。

山北蝸廬是假容。久纏縲鎖病仍攻。願將美號輸真隱。不獨山南第一峯。
有小室名杜妄

精廬高架白雲巔。藥竈道遙葛稚川。莫把高臺名杜妄。聞風俗駕自回鞭。
名杜妄

揜圖奇謀漢子房。當年曾受石公方。未翻巢窟龍庭界。先作干城鯨海疆。絕域

病攻天拂亂荒城。雷鬪鬼驚忙。豪吟百首凌雲氣。妙句何妨鐵石腸。

狂胡射月遼東寒。壯士搜兵樂浪墟。指顧威靈驅虎豹。風流談笑發詩書。海航

病得龍王藥。江閣吟窺帝子居。睡手功名歸燕領。太平容我老樵漁。
將以國朝

命出病幾死乃蛙還抵黃州遇大事雷雨有詩極道其壯觀

當軒綠叢花季四

門前老槐樹。日暮飢鴛蹲。赤葉間翠林。涼風動西園。返照斂城頭。悲蟲號草根。
淡巷斷人來。寥寥獨閉門。當軒綠叢花色。映丹霞。痕寂寞。向晚意淒涼。結芳魂。
時人厲孤操。靜女守舊恩。脈脈如有懷。迢迢竟不言。在苒迫霜露。幽貞信乾坤。
感此堂上客。歲晏思彌敦。

舟上示宋台叟

泝洄同上木蘭船。往事茫茫知幾年。暮雀競栖雲洛樹。殘霞倒影玉湖天。仲山
自可輕千乘。程尉何曾直一錢。笑罷歸來風浪帖。蛟龍應亦憚雄篇。

九日獨登書堂後翠微寄林士遂四首

野菊猶多思。尊前小摘枝。杯盤真偶設。歌管豈曾隨。望遠愁腸斷。登高病脚危。
陶然成一醉。短舞為誰垂。

聖主開東觀。將期瑞世文。愧添樗櫟散。欣視鳳螭紛。樂事清時得。幽香小坐聞。
故鄉千畝外。醉眼送歸雲。

思君那得暫時寬。醉把黃花誰共歡。新月嬾人還入手。長風欺客且吹冠。千重
眉黛依依列。一道冰純湛湛寒。景物隨緣易陳跡。急須摹取與君看。

今古茫茫似逝川。登臨佳景故依然。同牀不識寧非貴。舉世相疵亦有傳。語寡
豈容樽俎裏。愁城難著菊花前。歸鶉落日都成畫。臥看東湖玉鏡天。

送金厚之修撰乞假歸親仍請外補養親恩許之行

君不見鯉魚化作垂天翼。九萬搏風竟奚適。下有區區斥鷃輩。搶榆控地皆真
樂。又不見魏瓠種成實。五石不願為瓠。憂落。何況作尊浮江湖。卻笑莊生未

甚達我昔與子遊泮宮一言道合欣相得君知處世如虛舟我信散材同朽櫟
 富貴於我等浮雲偶然得之非吾求風雲感激偶一時玉堂金馬接跡追時流
 恩榮合沓謬所當歲月紛綸閱江浪道山同讀未見書我齒已衰君方壯抽玄
 關發奧藏經世謀猷分貢國文章旨賜宮醴座飛鞚珍分御厨廩繼倉昔
 人已云不敢當矧余焉能不愧顏秋風蕭蕭吹漢水我夢夜夜白石青雲間青
 雲白石我尙阻海山千里君先去君言欲作反哺鳥乞得專城有蟹無監處人
 生至樂君有之具慶堂前舞綵衣此外萬事何足道儻來軒冕如塵微不羨圖
 凌雲不須擁旌麾子真巖耕名已振原憲蓬居道非客須知王式本不來莫怪
 邴曼終難進送君歸搔我首爲君歌薄薄酒相思莫惜寄玉音我詩聊贈千金
 帚

次韻答金應霖林士遂在東湖見寄二首甲辰未還 余癸卯冬下鄉病來

雪盡花開病臥村消磨未盡只詩魂榮枯轍轉回雙轂倚伏冥茫隔九關芝朮
 養生顏益古煙霞入骨語無煩山中氣味君知否世事都無一句論
 金君韶奏鳳來儀林子兼將百步威故國春風留病客神交書札到柴扉半成
 山屋謀曾拙全落湖梅事太違知我不材君最甚可無容得會稽歸時應霖爲餘郎故屬以外

湖堂梅花暮春始開用東坡韻二首召春後赴

我昔南遊訪梅村風煙日日銷吟魂天涯獨對歎國艷驛路折寄悲塵昏邇來
 京華苦相憶清夢夜夜飛丘園那知此境是西湖邂逅相看一笑溫芳心寂寞
 殿殘春玉貌婢約迎初暝伴鶴高人不出山辭輦貞姬常掩門天教晚發壓桃
 杏妙處不盡騷人言猶憊何妨鐵石腸莫辭病裏攜昆緝

藐姑山人臘雪村。鍊形化作寒梅魂。風吹雪洗見本真。玉色天然超世昏。高情不入衆芳騷。千載一笑孤山園。世人不識嘆類沈。今我獨得欣逢溫。神清骨凜物自悟。至道不假餐霞噉。昨夜夢見縞衣仙。同跨白鳳飛天門。蟾宮要授玉杵藥。織女前導姮娥言。覺來異香滿懷袖。月下攀條傾一罇。

湖堂曉起用東坡定惠院月夜偶出韻

鷄鳴水村月掛簷。一枕歸夢驚殘夜。意櫛闕寂蓬觀裏。曙色葱蘢花樹下。庭梅半落香更吹。石澗新疏響轉瀉。欲知仙境定何如。聞說瑤臺此其亞。綺饌常繼太官供。蘭燭時容漁店借。病來酒伴已全疎。老去詩情渾未謝。青春欲暮鳳城塵。白雲空憶芝山舍。年多老松棲怨鶴。雨荒幽圃拋寒蔗。榮辱如雲本來無。富貴逼人真堪怕。朝來百轉林下鳥。似與詩僧助嘲罵。

七月望日狎鷗亭卽事四首

時啓書堂有故稟於此

奔雲陣陣度簷楹。雨過長江一半明。隱几笑看爭渡客。漢江樓下雪山傾。歸舟拚拚上前灘。忽掛風帆萬里閒。總把向來牽挽力。一時酣寢浪花間。江中風起雨冥冥。葉上青蛙止復鳴。兩兩漁舟依別岸。晚來收釣入柴荆。望中奇變忽無蹤。日照西雲淡夕容。未露四圍青黛色。唯看千頃白銀鎔。

晚步

明陽正贊孫晉有此詩

苦忘亂抽書。散漫還復整。曜靈忽西頽。江光搖林影。扶筇下中庭。矯首望雲嶺。漠漠炊煙生。蕭蕭原野冷。田家近秋穫。喜色動日井。鴉還天機熟。鷺立風標迥。我生獨何爲。宿願久相梗。無人語此懷。瑤琴彈夜靜。

登狎鷗亭後岡憶應霖士遂吉元四首

遠近峯巒插彼蒼。水光橫帶暮天長。無人共說年前事。日日孤吟上翠岡。去年

登君共此

去年燈火伴書牀。欲讀思君卻置傍。彌勒形模江海量。城中咫尺阻音光。

右應霖在時城中

萬里星奔蜀道難。柳生中道不能鞍。裁書欲寄關河阻。安得如雲生羽翰。

右士遂途使病調北中

趨庭西海路漫漫。約在中秋月正團。為洗東湖雙玉盞。看君豪句瀉驚湍。

右吉元海時親

夜起有感

缺月懸空窻夜明。壁間絡緯響機鳴。淒淒切切如相促。不惟懶婦壯士驚。鄰雞

不欲更漏遲。歷馬乾草風雨聲。攬衣呼童睡不應。牀頭暗藥垂短檠。挑燈照我

簡編讀。口角瀾翻銀河傾。古人去我不待我。芻豢悅口同性情。安得平生金石

友。重玄玉匙開鍵局。十年國恩重於山。一生多病終無成。去年霜髮映黑絲。

今年瘦骨仍崢嶸。拓窻看月月未斜。白練一道澄江平。

大雷雨行以上井在

江亭曉起推月戶。遠近蒼茫靜林塢。忽然江海色。悽慘碾車雲。起初如縷。望中

紫電掣金蛇。怪氣颯沓相吞吐。西來黑風撼山岳。龍捲湖波半空舞。太陰崩騰

鬼神惡。銀河屈注傾天府。鯨鯢駕浪馳前陣。虎豹爭鋒嚴後鼓。穿城半夜縱千

牛。斫樹黃昏飛萬弩。阿香量嵐踏狂車。劃破乾坤壯神斧。頗疑勢觸天柱折。鍊

石區區憂莫補。又恐龍門未疏鑿。洪流湯湯漂下土。農夫投節失吠滄。賈客飄

帆迷溼浦堂上書生亦何爲。斂衽低徊上天怒。杜牧豪吟憶壯觀。夏侯談經猶倚柱。斯須一眼盡如掃。萬里晴光曬天宇。太虛幽幽本無物。孰居無事爲之主。一闔一闢。一變一化。神功誰敢侮。天公號令不虛出。摧殘震動皆仁煦。向來所見付幻境。一笑臨風大江滸。

剪開檻外樹作

南樓意不愜。檻前樹翁翁。那聞竽籟響。祇見螻蛄孔。勃然難恕宥。腰斧奚奴勇。丁丁落遠揚。當當去蔽壅。川原忽紛披。宴坐不移踵。遠山入簾鉤。愁髻樊姬擁。平湖熨冰紈。几席天光動。恍如學變化。臺殿雲間筓。向來牆面界。萬象爭獻捧。飛鴻渺天末。世事等蟻蠓。人心辟邪蠱。國政去微應。較我開林功。無分輕與重。

奉贈主庵宋眉叟以冬至副使赴京

廣平先生鐵作腸。湖南今歲留甘棠。歸來受命賀天朝。星槎迢迢上銀潢。

海東精英大雅資。不怨賢勞馳四方。湖陰筆力扛九鼎。中華感動傳文章。叅卿

使事豈天意。夜占奎壁騰光芒。入海手探驪龍珠。登天耳閱鈞音張。豈但壯遊

增氣義樂哉。酬唱如宮商。風雲隨處落。咳唾誰復按。劒投夜光我似醯。雞守塵

甕大方之家。嗟望洋蓬山日月轉。秋序坐覺別恨添。鬢霜高風逸軌不可攀。西

望萬里關河長。謬蒙索贈一篇詩。幾日重躋君子堂。

送林士遂以迎詔使從事赴義州三首已乙

詩老西迎詔使行。一時從事盡豪英。漳濱獨荷天恩重。日夕空多感慨情。

恩浼許亦病免是行

乞飢騷壇兩老臣。繞朝贈策可無人。料知擒縱如神處。一笑先衝萬馬塵。

不數林間喚雨鳩。海東雙鳥起千秋。爭看月斧揮神匠。血指應難據一頭。

望湖堂尋梅

西午仲春將歸嶺南

望湖堂下一株梅。幾度尋春走馬來。千里歸程難汝負。敲門更作玉山頽。

再用前韻答景說

聞道湖邊已放梅。銀鞍豪客不曾來。獨憐憔悴南行子。一醉同君抵日頽。

兜觀院溪上奉懷家兄話別於東郊二首

惓惓迷塗始可追。踏青中路尚逶遲。祗應此去相思夢。長在東郊細雨時。

細雨東郊酒一罇

悲歎萬事不堪論。何時石室雲巖裏。共對清宵月滿軒。兄在木家

歡疑歡之類疑誤下諸公即疑

日雲巖石室小齋

十五年。前此讀書紅塵奔走竟何如。只今病骨迷丹訣。依舊灘聲上碧虛。居士

忘家為老伴。胡僧結約狃幽廬。不堪每累君恩重。非為高名向釣漁。

紫陌休騎沙苑馬。青山來伴月瀾僧。靜中自得安心法。不用人間更折肱。時以

正來放使沙苑馬。使以事常還都至榮川病發輟行留草谷田舍

少日書紳服訂頑。至今憎學但慙顏。狂奔幸脫千重險。靜退纔嘗一味閒。羈鳥

有時依樹木。野僧隨處著雲山。後園花萼猶爭笑。何必區區病始還。

作意入山尋舊遊。青雲白石聊散愁。天公為我捲宿霧。亂山滴翠常馬頭。節近

端陽。棟花風。家家喜氣迎麥秋。何須苦讀五車書。此去賣劍當買牛。

晨至溪莊偶記東坡新城途中詩用其韻二首

觸熱朝天病未行。溪莊回轡趁雞聲。雲山正似盟藏券。身世渾如戰退鉞。雨過
洞門林氣爽。風生石竇澗音清。山翁笑問溪翁事。只要躬耕代舌耕。
朝從溪上傍溪行。纔到溪莊聞雨聲。里社行誇宰分肉。詞壇曾笑將鳴鉞。寬闊
南野麥浪徧。翠密西林禽語清。聖王洪恩知不棄。只緣多病合歸耕。

韓巖先生愛日堂用李復古先生韻

奇巖已得專佳境。至道應難喻俗人。广屋靜深堪讀易。崖臺寥朗可延真。窻前
綠水寒開鏡。石上蒼松老蹙鱗。幸我溪莊容地近。陪遊三徑往來頻。

士遂寄詩次韻

故人在南溟。尺素傳鯉魚。絨封明月珠。贈我無所需。慰我如病鶴。一言意太足。
我今百無用。纏此杯蛇惑。聖恩極天酒。臣質乘蒲彫。爲農宣城野。呻吟晝連
宵。安得忽變化。培風負大翼。見君十洲中。羣仙導儀飾。閨苑摘蟠桃。扶桑看出
日。至道揖松喬。餘事追甫白。

東巖言志

新卜東偏巨麓頭。縱橫巖石總成幽。煙雲靄山間老。溪澗鬢環野際流。萬卷
生涯欣有托。一犁心事歎猶求。丁寧莫向詩僧道。不是真休是病休。
獨遊孤山。至月明潭。因並水循山而下。晚抵退溪。每得勝境。卽賦一絕。凡

九首。

孤山

何年神斧破堅頑。壁立千尋跨玉灣。不有幽人來作主。孤山孤絕更誰攀。

日洞洞在古邑居明潭上所非也故正與相對硯俗誤呼那乙邑云佳名配月潭官居知是謬村談箇中儘有良田地欲問琴孫置一庵

窈然潭月明潭有磴秀而清陰獸中藏木石靈十日愁霖今可霽抱珠歸臥月冥冥

瘦馬凌兢越翠岑俯窺幽壑氣蕭森清遊步步皆仙賞恠石長松滿碧灣

激水千年詎有窮中流屹屹勢爭雄人生蹤跡如浮梗立脚誰能似此中

長憶童時釣此間卅年風月負塵寰我來識得溪山面未必溪山識老顏

青山綠水已超氛更著中間白白雲為洗鄉音還本色地靈應許我知君

下有龍淵上虎巖藏砂千仞玉為函故應此境人多壽病我何須斷翠巉

幽篁川沙李丈居平田禾熟好林墟卜鄰我亦專西壑茅屋中藏萬卷書

後又得二勝丹砂壁南有王母城山之一西向而北抱葛仙臺處有砂壁兩壑名其一曰葛仙其一曰高世抱

丹砂南壁葛仙臺百匝雲山一水廻若使仙翁今可見願供薪水乞靈來

高世臺亦號知昔者猶把商山作采雲

碧嶂丹崖削玉成。溪流曲曲抱山清。臺名莫向癡人說。怕認商山作采榮。

踏青登霞山

未丁

踏青幽徑草茸茸。來上霞山坐碧峯。萬樹欲花春漠漠。一山將暮翠重重。舊遊京國渾如夢。新卜田園只自農。曲水佳辰當過密。題詩回首涕霑膺。

清吟石

序并

溫溪下流有盤石臨溪。辛未年中叔父松齋府君以江原監司來觀。出游石上。泥以童子侍側。有紅衣官人來謁。乃昌樂丞也。叔父有詩曰。欲得溪山妙。松門獨自回。清吟還敗意。誰遣督郵來。今與諸兄姪會此。追念前事。感歎久之。因名其石曰清吟石。用其韻二絕云。

總角陪游地。吟魂去不回。唯餘溪響石。似欲慰重來。

坡陀巨石在。窈窕一溪回。更待山花發。吾今較早來。

題黃仲舉方丈山遊錄

方文仙山非世間。秦皇徒慕漢空憐。不緣變化因丹藥。那得飛昇出紫煙。感慨躊躇青鶴洞。逍遙遊戲大鵬天。半生未試囊中法。猶幸神遊託巨編。

和西林院詩韻二首

三月寓庵

似與春山宿契深。今年芒屨又登臨。空懷古寺重來感。詎識林中萬古心。從師學道寓禪林。壁上題詩感慨深。寂寞海東千載後。自憐山月映孤衾。

雨晴述懷

孟夏恢台一氣亨。山林百物爭流形。龍公及時需嘉澤。上天作意蘇疲氓。丁壯驅牛出四野。婦姑執筐遵微行。嚶嚶禽鳥自相和。矻矻人生各有營。我獨來居

古僧舍。家操未耜。非躬耕。不願少林。從達摩。不願崆峒。師廣成。天開一片燭。幽鑑。篁墩旨訣。西山經。一川風月。要人看。萬古青山。依舊青。伐檀之歌。畏力織。莫道傍人聞絕纓。

戲作七臺三曲詩者月瀾庵近山臨水而斷凡三臺形

招隱臺

晨興越清溪。杖策尋雲壑。幽人在何許。鬱鬱松桂碧。山中何所樂。鳥獸悲踟躕。永懷不易見。躊躇長太息。

月瀾臺

高山有紀堂。勝處皆臨水。古庵自寂寞。可矣幽棲子。長空雲乍捲。碧潭風欲起。願從弄月人。契此觀瀾旨。

考槃臺

層臺俯絕壑。下有泉鳴玉。西臨豁而曠。東轉奧且閔。剪蔚得佳境。茅茨行可卜。隱求復何為。優游歌弗告。

凝思臺

褰裳度寒澗。捫葛陟高崖。老松盤巖顛。百霆猶力排。刊除舊叢灌。面勢幽且佳。窅然坐終日。無人知我懷。

朗詠臺

躋攀出風磴。一眼盡山川。不有妙高處。焉知雲水天。俯仰宇宙間。峩洋思古賢。借問擲金聲。何如沂上絃。

御風臺

自安一知至
與中秘萬本
作砂藏我
天所成
欲自家不去
仙人人應

至人神變化出入有無間冷然馭神馬旬有五乃還嗟哉聞百人夏蟲不知寒
請君登此臺不用朝霞餐

凌雲臺

下有清清水上有白白雲斷峯呼作臺登臨萬象分盪曾生浩氣超然離垢氛
豈但劉天子飄飄賞奇文

石潭曲

奔流下石灘一泓湛寒碧躑躅爛錦崖莓苔斑釣石白鷗似我閒
鯨魚知爾樂
何時辦小艇長歌弄明月

川沙曲

川流轉山來玉虹抱村斜岸上藹綠疇林邊鋪白沙石梁堪釣遊墟谷可經過
西望紫霞塢亦有幽人家

丹砂曲

青壁欲生雲綠水如入畫人居朱陳村花發桃源界安知萬斛砂中藏天秘戒
嗟我味真訣悵望聊興唱

閒居讀武夷志次九曲權歌韻十首

不是仙山詫異靈滄洲遊跡想餘清故能感激前宵夢一權庶歌九曲聲
我從一曲竟漁船天柱依然瞰逝川一自真儒吟賞後同亭無復管風煙

二曲仙娥化碧峯天妍絕世靚脩容不應更覬傾城薦閭闔雲深一萬重

三曲懸崖插巨船空飛須此恠當年濟川畢竟如何用萬劫空煩鬼護憐

四曲仙機靜夜巖金鷄唱曉羽毛毳此間更有風流在披得羊裘釣月潭

先在武生

夷管劉靜春寄羊裘詩狂奴今
夜知何處月冷風凄未肯歸

當年五曲入山深。大隱還須隱。數林擬把瑤琴彈。夜月山前荷蕢肯知心。

六曲回環碧玉灣。靈蹤何許但雲關。落花流水來深處。始覺仙家日月閒。

七曲撐篙又一灘。天壺奇勝最堪看。何當喚取流霞酌。醉挾飛仙鶴背寒。

八曲雲屏護水開。飄然一棹任旋回。樓巖可識天公意。鼓得遊人究竟來。

九曲山開只曠然。人煙墟落俯長川。勸君莫道斯遊極。妙處猶須別一天。

古意 召秋後赴

溫溫荆山玉。淑氣含精英。夜夜虹貫巖。山鬼自遁驚。抱哭何氏子。三獻不避刑。

斲為萬乘器。雄誇價連城。在此街國寶。在彼虧天成。君看璧社珠。光彩奪月明。

出入有無間。世巧焉得嬰。

玉堂 宣醞後出書堂馬上作景霖說懸霖子用

出城延望海中山。一色山川玉界寒。箇裏群仙多一念。清尊終夕待吾還。

次韻景說景霖二首

朽拙身多病。繁華意易闌。那知宣札下。復入道山間。自愧荒疎學。人驚醜瘦

顏。感君加策勵。獲寶不知還。

相見新詩好。相思舊恨闌。三餘蓬觀裏。萬卷碧窻間。病劇無遺力。思深只厚

顏。誠難效犬馬。非是故言還。

雪竹歌

漢陽城中三日雪。門巷來人遮隔絕。病臥無心問幾尺。唯覺衾裯冷如鐵。幽軒

綠竹我所愛。夜夜風鳴如戛玉。兒童驚報導我出。攜杖來看久嘆息。梢梢埋沒

太無端。枝枝壓重。皆欲折。最憐中有一兩竿。高拔千尋。猶抗節。不愁虛心受凍。破無柰。老根迸地裂。杲杲太陽。頭上臨。不應彩鳳終無食。

冬日甚雨已而大雪喜而有作

北風怒起。萬木號。黝雲四合。如飈濤。山蒸礎潤。氣鬱沈。雨聲晝夜聞。嘈嘈當冬。汔可石燕蟄。此日恠見商羊跳。直恐渺漫百川溢。已覺橫流千瀆豪。愆陽發洩。龍戰野冥。項斂縮。如藏逃。爾來寒煥苦不常。饑荒疫癘民嗷嗷。腐儒無策謾多憂。聖上焦思精貫高。曉來風色忽已變。膝六鼠陰機挑。初石霰集如撒鹽。頃刻眩眼吹鵝毛。莫嫌潢污旋消融。漸見高低渾蓋韜。乾坤浩蕩無際涯。萬境合沓同周遭。豐年作瑞古所云。千尺藏蝗。那肆饕。天民天恤。理則然。導迎佳祥宜更勞。豈惟端木弭衆災。中和樂職堪濡毫。流民流民各歸業。從今聖澤完爾曹。

上堯巖李先生

高臺新曲賞深秋。手折黃花對白鷗。仰德至今清夜夢。月明時復到中洲。

病中讀史有感三首

史記子貢傳

一貫微音契聖神。縱橫那肯自輕身。固知遷史終難信。誰爲青天洗點塵。

史記張良傳

天授奇謀託異神。秦皇驚倒項分身。可知無欲能超世。不似韓彭一網塵。

晉史潘岳傳

自是錢兄絕有神。清談須與更謀身。潘郎可惜多才思。白璧中藏一斛塵。

樂山南景霖在書堂雪中寄松酒兼律詩次韻邵寄

詞含風雪字騰龍。知是騷翁詫釀松。白墮不傳千日法。烏程安得十分濃。閒開

陶隱聽風院。笑灌留侯辟穀符。直欲騎雲從此去。道山銀闕儘相容。

赴丹山書堂朴仲初左通閱景說正南景霖正尹士推翰典饒席留贈中戊

十載沈痾愧素餐。洪恩猶得郡符懸。青松白鶴雖無分。碧水丹山信有緣。

北崗戀懷分燭夜。東湖離思賞梅天。撫摩凋瘵疲心力。鈴閣繿應憶故田。斯有文一

老營青松府使白號青松白鶴洛生驛樓次金應霖贈別韻二首

郵亭孤坐聽禽啼。物色迎春動澗溪。他日偶同雲山壑。此身那學婦藏閨。最憐

新得丹砂訣。長憶會聯王府棂。絕境歸時堪詫異。驪珠雙贈袖中攜。

困倚闌干睡一場。依然夢到五雲鄉。寒花初發去栗里。芳草欲生辭洛陽。多

病不堪承。誤寵一言未可許。真剛天教至拙藏。深僻知我肩間彩色黃。

次鄭吉元韻

遊騎城南已踏春。路邊楊柳綠絲新。風流藉甚來相別。知是能詩谷口人。

馬上次閱景說韻

浩浩春泥一望間。行人愁去復愁還。但能乘鶴遊丹峽。何羨騎牛度紫關。離合

正如塵起陌古今。猶似澤藏山心懸。魏闕誠無柰老病。由來合置閒。

到郡念民事。經句不讀書。花朝坐衙後。燕寢得詩餘。意懶香凝帳。神清雨滿虛。

珍投無可答。佩服擬瑣瑒。

買浦倉賑給暮歸馬上

一麾出守愧疎慵。民困當春意自忡。去傍紫崖殘雪外。歸吟斜景亂山中。陽嘘草苗人還美。天放鷗閒我未同。十室不堪星在樹。絃歌那得變謠風。

島潭二絕

何年神物動雲雷。絕境中間瓦石開。萬古不隨波浪去。巍然如待使君來。一棹扁舟放碧濶。橫穿三島鏡光寒。泝洄欲盡西崖勝。須傍東邊白玉灣。

仙巖

俗號佛巖今改

白石層層素氈神。工不待巧磨鐫從教吼。落雲門水臺下寒開一鑑天。

馬上

朝行俯聽清溪響。暮歸遠望青山影。朝行暮歸山水中。山如蒼屏水明鏡。在山願爲棲雲鶴。在水願爲游波鷗。不知符竹誤我事。強顏自謂遊丹丘。

二樂樓次東坡黃樓詩韻

夜臥郡齋清夢作遊山詩。晨登溪樓敞對山吟。古詞赤城山中仙。游天弄雲旗。貽我黃精草。約我勿差池。萬事一敝屣。胡爲學詭隨。已呼祈孔賓。莫訝朱桃椎。我非戀座士。亦非婚俗姿。淹茲久不決。我車何時脂。吾聞名教中。心法謹毫釐。二樂如得樂。此外吾何知。

花灘

峽坼雲蘿遇一灘。雷驚電激雪崩湍。斯須脫得垂堂戒。一任仙蓬雨打寒。

舟中

入眼平湖雨滿空。一杯未盡日穿篷。水光山色渾如畫。分付詩人較淡濃。

龜潭

衆壑趨西出自東。峽門餘怒始橫通。幾爭激浪崩雲上。纔入清潭拭鏡中。鬼刻千形山露骨。仙游萬仞鶴盤風。隱巖南畔苔磯石。靈境依然九曲同。

伏聞重新愛日堂。上巒巖先生

巖帶江聲自作聲。巖居仙伯本真聰。曾叅可不悲三釜。疏廣元非傲萬鍾。月色想添新水檻。秋香行發舊霜叢。但令日日陪幽賞。何必題名向此中。先令澗

云之故 白雲洞書院示諸生已西○赴豐邑後

小白南墟古順興。竹溪寒瀉白雲層。生材衛道功何遠。立廟尊賢事匪曾。景仰

自多來俊頌。藏修非爲慕鶩騰。古人不見心猶見。月照方塘冷欲冰。

答周景遊見寄二首

我是疎愚一病人。叨蒙郡寄自前春。換符得遂平生願。來向雲溪謁廟真。自闕誰能倡別人。難窺斯道曠千春。竹溪但欲投冠去。研味遺經得道真。

石崙寺效周景遊次紫極宮感秋詩韻序并

景遊詩叙云。李太白四十九作紫極感秋詩。其後蘇黃皆效之。余夜

誦三賢詩。多少感慨。乃次其韻云云。蓋景遊時年四十九矣。況今犬

馬之齒亦不多不少。適與相值。然則其所感。寧有異於昔之數君子

耶。敢用元韻遣懷云。

鳳鳥去不返。空山無舊竹。山中舊多苦竹。辛寒溪空紀名。一源誰搗掬。竹出於溪源

古人不可見。吾生亦云獨。幽尋遂高陟。感歎梵宮宿。四十九年非。知之莫再卜。

世患累牽掣時光迭往復門有打鐵作。漢有捩手覆。寡過胡不勉。夫仁亦在熟。
紫蓋峰

天嫌吾未趁丹楓故遣山花發晚紅。正似虹橋連絲幕。群仙酣宴武夷中。
國望峰三首

漠漠煙雲生晚日龍門不見况脩門脩知紫極宸居處天際遙瞻一抹痕。
煙雲杳靄幾重重龍首軒昂太白雄白髮未成歸隱計憑高回望思無窮。
南望山河許幾疆雲低砥覺海天長願從鶴駕招仙子飛上清都謁玉皇。

答尙牧金季珍

我今爲郡子爲州豪士空慙百尺樓若待足時方欲退溪山何日得清遊

郡齋有懷小白之遊追次景遊用昌黎衡岳詩韻

搏沙攫土愁神工辦此巨嶽東海中衆山培塿卑幼行直與太白爭爲雄南臨
徐伐北滅貊茫乎利澤施無窮我叨郡綬守茲土自慙無以興謠風煙霞結習
尙未除幽夢夜夜精靈通一朝振翮出雲外似馭鶴背超虛空國望峯頭望四
海蓬萊杳杳心神融群仙婢約官府足朝遊崑崙暮天宮下憫蒼生蠚蝨然惟
見塵埃千丈紅丹臺尙掛我名姓舉手相招懷我衷欲往從之畏下墜久食煙
火悲吾躬恭聞泰山天下大亦有南嶽將無同聖登賢游象道巍名與天地相
爲終斯人斯世我若及何用遠慕飛昇功商山白髮好事翁續韓正直羞腫臃
嗟我非韓亦非周狂吟擲筆歸牆東

郡齋移竹

君不見子猷平生酷愛竹蕭灑風流真絕俗一日不可無此君坐令百卉來匍

句又不見樂天才調本浮華。相國亭中變初服。櫻桃楊柳揔莫污。晚歲飄然入
灘曲。我從承明一塵出。故山三載辭麋鹿。鈴齋不有竹千挺。曉夕何以清隄隩。
舊林憔悴沒寒煙。新筍縮橫翳凡木。窻前地偏石堪砌。軒外人稀壇可築。忽然
雷澤溷農野。我亦攜鏡斷蒼玉。遷辰不待醉兀兀。去故何曾戀碌碌。眼看十
復五。徽立相持如伯叔。初來魯卿慰此心。盍歸殷賢枵厥腹。可惜中有誤遭
挫。研頭將軍應爲蜀。杖屨巡簷訝群兒。瓶罐攜泉忙一僕。抽枝展葉漸猗猗。脫
細行鞭更續續。已知涼氣灑琴書。行見高標出牆屋。風敲雜佩韻琤戛。月碎寒
金影。燭燼千尋強寫笑文同。萬夫錯比嗤杜牧。世人區區鶴又州。誰肯同歸節
也。獨荒哉。酒杖林下七。邈矣詩豪溪上六。儻有翻翻丹穴禽。千載回翔此棲宿。
老我年來冷淡生。相對寧憂食無肉。從今更歎衛公賢。一篇淇隩瀟心讀。何必
柴桑歸去來。白衣悵望東籬菊。

浮石寺聚遠樓鄭湖陰贈僧韻

鬼役天威萬古樓。風雲一任洗新秋。夜深獨對高僧榻。唯見長空月似鉤。

夢覺圓明積裏珠。安排總涉已非初。寒溪遠響紙窻靜。斜月清光竹閣虛。四序
孰居無事者。群蟲爭訴不平如。爲官不理身多病。回首平生愧有餘。

十月中宵風亂鳴。雷驚電激雨如傾。只今天意何多舛。起坐茫然百感生。

十一日曉地震三首

風雨雷霆天怒甚。如何地道亦靡寧。勢崩山岳聲驅海。誰使神龍戰血腥。

風起荒城葉亂飛，頑雲如墨雨霏霏。不知天意緣何怒，陰雹交揮更逞威。是日
兇雲虐雪極陰獺，風勢如奔百萬兵。凍及日中烏可畏，溝中未暇念民生。是日

池方寺瀑布二首

灑灑仙風襲客衣，陰陰山木恠禽飛。何人好事同來看，獨對蒼崖信筆揮。
坐石沈吟日欲斜，碧潭增色湛無波。莫辭再訪清秋後，要看楓林爛似紗。

溪上逢君叩所疑，濁醪聊復爲君持。天公卻恨梅花晚，故遣斯須雪滿枝。

茅茨移構澗巖中，正值巖花發亂紅。古往今來時已晚，朝耕夜讀樂無窮。

不向江皋踏綠茸，小窓看雨對前峯。閒忙頓別差爲幸，愚智相懸定幾重。古學

未傳皆末士，淳風猶在砥村農。呼兒且進杯中物，澆我平生曩積習。

奉和呈上

病臥山中九十春，起拜巖仙春喚人。巖中老仙惜光景，獨立汀洲詠白蘋。倚巖

紅杏尙未發，催令雪兒唱香雪。待得花開要賞春，只恐花時已無月。咳唾珠璣

俄頃中，吟罷不覺杯心空。江邊歸興浩無涯，回首亂山花欲紅。

李先生來臨寒棲

清溪西畔結茅齋，俗客何曾款戶開。頓荷山南老仙伯，肩輿穿得萬花來。

退溪

身退安愚分。學退憂暮境。溪上始定居。臨流日有省。

寒棲

結茅爲林廬。下有寒泉瀉。棲遲足可娛。不恨無知者。

溪居雜興二首

買地青霞外。移居碧澗傍。深耽惟水石。大賞只松篁。靜裏看時興。閒中閱往芳。

柴門宜迥處。心事一書牀。

知思一本作

開荒臨綠岸。結屋對丹巖。澗草多無號。沙禽並不凡。山居思損益。溪座聽韶咸。爛煮新蔬美。何須待晚饑。

寒棲雨後書事

浪浪夜雨聲。朝起青山濕。宿雲半解駁。澗水流更急。巖林迎光景。衆綠如新沐。

野人相喚出。幽鳥語款曲。柴荆澹無事。圖書盈四壁。古人不在茲。其言有餘馥。

望望三益友。來從三徑讀。

和陶集移居韻二首五月十日

我生五十年。今有半成宅。地僻人罕至。山深日易夕。亦知生事踈。猶勝勞形役。

省力撤舊材。隨宜展敝席。無論固窮節。野性諧夙昔。苟爲道不同。千言難剖析。

獨酌一杯酒。閒詠陶韋詩。逍遙林澗中。曠然心樂之。古書誠有味。多病畏沈思。

疾惡憤遺臭。慕善嗟後時。溪聲日夜流。山色古今茲。何以慰吾心。聖言不我欺。

和陶集飲酒二十首

其一

無酒苦無棕，有酒斯飲之。得閒方得樂，爲樂當及時。薰風鼓萬物，享嘉今若茲。物與我同樂，貧病復何疑。豈不知彼榮虛名，難久持。

其二

我欲挾天風，遨遊崑崙山。區區未免俗，至今無足言。前有百千世，後有億萬年。醉中見天真，那愛醒者傳。

其三

智者巧投機，愚者滯常情。滔滔汨末流，總爲中利名。古來賢哲人，吾獨後於生。此道卽裴葛，柰何或猜驚。拳拳抱苦心，淹留愧無成。

其四

白雲在空谷，無心天上飛。偶然隨風起，何更有戀悲。游空恒泛泛，合雨亦依依。苟不需嘉澤，曷若過其歸。我思古賢達，末路何多衰。旣雨不能罷，亦與天道違。

其五

我本山野質，愛靜不愛喧。愛喧固不可，愛靜亦一偏。君看大道人，朝市等雲山。義安卽蹈之，可往亦可還。但恐易磷緇，寧敦靜修言。

其六

有人生卓然，吾獨異於是。少愚晚益戇，無成反有毀。自耽衆所棄，屏迹亦宜爾。區區口體間，豈必魚與綺。

其七

憶昨始來茲，四山花繁英。俄然暗衆綠，悄悄幽居情。寧聞有石人，百歲苦易傾。邈彼古聖賢，身死道長鳴。不及望門牆，咄咄如吾生。

其八

園林朝雨過，葱蒨嘉樹姿。晚涼生衆虛，餘靄棲高枝。沈寥芽屋靜，豁訝洞壑奇。酒無獨飲理，偶興聊自爲。陶然形迹忘，况復嬰塵羈。

其九

皦日出東北，巖居霧露開。川原曠延矚，爽朗幽人懷。萬物各自得，玄化妙無乖。飛飛雙燕子，長夏自來棲。有口不啄粟，卒瘞銜其泥。巢成養雛去，物性天所諧。無機似獨智，用巧還羣迷。晴簪語呢喃，主人夢初回。

其十

所思在何許，天涯與地隅。迢迢隔塵響，浩浩綿川塗。人生如朝露，羲馭不停驅。手中綠綺琴，絃絕悲有餘。獨有杯中物，時時慰索居。

其十一

東方有一士，夙志慕斯道。春糧欲往從，守隅今向老。孰能論迷塗，人皆惡衰槁。蹙蹙顧四方，不見同所好。空知五車書，終勝萬金寶。至哉天下樂，從來不在表。

其十二

問君今何爲，麥秋正丁時。山泉清可釀，自勸寧有辭。每攬昔人懷，感慨祇如茲。安得金闈友，趣舍不復疑。片言釋千誣，一誠消百欺。此時忘憂物，吾亦可己之。

其十三

我思千載人，蘆峯建陽境。藏修一庵晦，著書萬古醒。往者待折衷，來者得挈領。懿哉盛授受，源遠雜魯穎。口耳障狂瀾，心經嘉訓炳。

其十四

舜文久徂世朝陽風不至祥麟又已遠叔季如昏醉仰止洛與閩萃賢起鱗次
吾生晚且僻獨味修良貴朝聞夕死可此言誠有味。

其十五

道邈求諸遠滔滔曠安宅哲人有緒言因可追心迹苟未及唯一何異誇聞百
常惟楚狂輩妄自分黑白遇聖不遜志潔身還可惜。

其十六

吾東號鄒魯儒者誦六經豈無知好之何人是有成矯矯鄭烏川守死終不更
估畢文起哀求道盈其庭有能青出藍金鄭相繼鳴莫逮門下役撫躬傷幽情。

其十七

蕭蕭草蓋屋上雨而旁風就燥屢移牀收書故篋中但撫無絃琴寧知窟與通
誇言笑宋玉欲掛扶桑弓。

其十八

酒中有妙理未必人人得取樂酣叫中無乃汝曹惑當其乍醺醺浩氣兩間塞
釋惱而破客大勝榮槐國畢竟是有待臨風還愧默。

其十九

小少一作少小聞聖訓學優乃登仕偶爲名所累輾轉徒失已龍鍾猶強顏竊獨爲澁恥
高蹈非吾事居然在鄉里所願善人多是乃天地紀四時調玉燭萬物各止止。

畢志林壑中吾君如怙恃。

其二十

近代蘇雲卿漢時鄭子真遜迹意何如聊欲還其淳千歲如流電萬事更故新。

伯夷本歸周，黃公竟避秦。古來英傑士，終不墜風塵。聖賢救世心，豈必夙夜勤。卓哉柴桑翁，百世朝暮親。湯湯洪流中，惟子不迷津。同好陸修靜，晚負廬山巾。安得酒如海，喚起九原人。

六月七日作

仲聞遷謫南

遠整依依雲霧，輕風拂拂雨紛紛。窓前水石含幽憤，增我平生苦憶君。

偶讀宋潛溪靜室詩次韻示兒子篤

閔生應祺二首

林扉面山開，插籬村蹊隔。室中靜圖書，門前閒杖屐。雨餘暑氣清，溪邊人事寂。時時挾冊來，汝輩留行迹。

幽庭草積翠，曲渚沙鋪明。風驅酷暑去，鳥呼殘夢驚。靜居何所修，年光倏遞更。少壯當勉業，庶以慰老情。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

詩

十六日雨正月亥

憶昨大雪當嚴冬北風怒號寒威兇鳥雀凍死熊熊蟄冷室破絮愁病翁今朝
雨聲滿園林枕上已作悲春心年光如馳人事改世故莽莽頭雪侵東屯西崦
屢遷居小草遠志終何如起來大叫索酒卮看雲搔首仍躊躇

和老杜幽人

幽人在何許舉世誰同歸中林遠垢氛獨立靜其儀菖蘭以為佩松桂以為期
苦心領道要超然形迹遺應龍神變化貞玉絕瑕疵有時騎白鸞游天略瑤池
濯髮洎盤水觀日扶桑枝歸來寂無營霞殫薜荔衣我欲扣雲關問道揆玄微
願無斬石髓精虔茹玉芝千年有餘樂一介寧戀悲

十六日夜大風寒

元夕初昏月上天俄頃黑雲迷天邊三更蔽雪人不知曉來忽作雨聲懸蒼茫
烟霧滿溪壑閉門愁臥增寥廓后土泥融水活活蟄蟲欲動句萌作如何陰陽
復抗爭大塊噫氣何匆匆山林波濤衆竅號前逐千車後萬兵我構溪堂頗苦
辛直恐吹倒荒溪濱溪堂雖倒我無恨哀哉凍死溝中人

十八日朝晴感興

幽人枕書臥燈影翳半壁不知厲風濟夢中餘悚惕荒雞號霜月海色騰巖谷
沓寥萬境靜昭朗一室白興言整冠襟撫事增感激蒼蒼太虛內湛然本無物

或搏而雪下。或怒而風作。或蒸雨繩懸。或閉寒膠折。其間好光景。十日難一得。
 治亂互推遷。善惡多反覆。柰何治日少。柰何善人乏。在天斯有時。在人斯有責。
 人能盡其責。天時庶調變。矧人秉帝衷。日用多蝨賊。清明僅一瞬。已被黃流汨。
 卓哉古聖賢。其言儼如日。不知者已矣。知之胡不勗。雋永牛山章。病中恆三復。

二十日又雨夜大風

陰晴苦不常。天怒人其安。昨霽今復雨。終日昏林樾。冥冥夜氣沈。月黑雲迷闕。
 官宮虛闕中。風作忽無端。中宵撼地軸。厥勢如崩湍。叱吸戶牖鳴。掀簸巖谷彈。
 莫測造物意。最屬誰敢干。猛虎嘯不嘯。巢鶴去無還。唯有宋窓雞。膠膠不廢官。
 寤歎不能寐。擁膝土床寒。誰哉力回天。六合分梟鸞。

閒居次趙士敬具景瑞金舜舉權景受諸人唱酬韻十四首

難隨時。世學粧妍。應物如方。鑿納圓。往事已知。成大錯。來緣何必。問高天。
 填壑工夫好。耐辛據城血。戰豈關人若。教不用如。山徑野火春。風草又新。
 聖代崇儒正道。開如何此事。反驚猜若。令曲學阿世。男子衣冠。婦頰腮。

少年前去路。方長發憤功。滾未遽涼。十九人前。何畏笑。愧君先。自剝剛腸。
 流為口耳之弊。草廬諸公。多以憂然。歷攷宋元。明之際。也。
 元虜中州。濶幾泰斯。文猶得一番。新可憐。穢德能如。許不廢。山林講道人。
 國祚待排。道之善。於宋世。唯元人。朝志無。此下之。公議。指君可。尚耳。奸。

陸禪宋辯障。橫流天下。幾成盡。為劉未學。口中。騰性。理草廬。當日。暗生愁。
 後生必欲。令趨徑。何異。縫裳。誤女。擲不信。朱門。還待。陸沛。然時。雨望。添雪。雨也。小。

○舉而無口耳之失而欲徑而歸之甚善但先生此意不能齊拳拳從如云未
 兼公平昔警門堵主敬研幾進室堂若事真經與程註指南應不嘆
 文之附註自倫序之文公可謂德注焉本堂云云
 學之意且自倫序之文公可謂德注焉本堂云云
 寂冥研窮向碧蘿吾東文獻費吟哦翁著述漫滅牧老文章幻說多
 然其所著述宜不止此惜無從而得見之每自謂不學佛
 陽村固說儘為奇狀到天人合一時祇恐猶多強牽綴恨無真眼訂吾詩
 說理儘細密但只心術狀天合一時亦不可曉
 矣恐未免杜撰率合文派道得鴻生成功未半嗟蒙難喚起昏昏未醒
 估畢師門百世名沿文流之迥源如寒暄諸公大有奮志
 大業未究而推近道其門人沿文流之迥源如寒暄諸公大有奮志
 武陵真愛竹溪名作屋渠渠訓後生道統推尊雖已過人心昏寐豈無醒
 公書院甚盛舉之但直推可成
 幽懷多少寄吟窓畢竟空言不入腔囊置無令傳衆手人人未必便心降
 有嘆

今世何人第一流
 春梁硬鐵擔千秋
 須知少味還多味
 若道無愁轉有愁
 謝透

利關緣事洛胡明物漬為從
 清溪環繞幾重烟
 結屋溪邊僅若船
 造次規模從客笑
 幽偏形勢得吾緣
 輕紅

清溪環繞幾重烟
 結屋溪邊僅若船
 造次規模從客笑
 幽偏形勢得吾緣
 輕紅

欲發花迎喜
 嫩碧初生草帶憐
 酒入口中纔盡若
 詩從筆下已超然
 儒林道故

難諧俗
 男子身多不直錢
 恨未一生逢有道
 此心無路訂千年

心通一語道猶東
 志異何殊聽借聾
 利欲只今河決海
 功名從古鳥過空
 年年

民俗困無告。箇箇人情嫌不同。有恨風光催嶺日。無言春色滿溪楓。病來稍減書癡絕。愁處難禁酒聖中。補過希前垂至戒。令人長憶紫陽翁。

春日閒居次老杜六絕句

昨日雲垂地。今朝雨浥泥。開林行野鹿。編柳卻園雞。
不禁山花亂。還憐徑草多。可人期不至。柰此綠尊何。
水聲合洞口。雲氣帶山腰。睡鶴沙中立。驚鷗樹上跳。
山田宜菽粟。藥圃富苗根。北約通南約。新村接舊村。
樵人閒出谷。乳雀競棲簷。小閣同何胤。高臺異宋纖。
綠染千條柳。紅燃萬朶花。雄豪山雉性。奢麗野人家。

費巖先生來臨溪堂

溪西茅屋憶前年。溪北今年又卜遷。第一光華老仙伯。年年臨到萬花邊。

十一夜陪費巖先生月下飲酒杏花下用東坡韻

暮春欲暮前年春。花開月缺愁殺人。暮春未半今年春。月滿花樹風生巖。臨流對酒高興發。萬斛閒愁如沃雪。蘇仙一去幾今古。依舊杯中一片月。唱徹瓊詞幔亭中。仙風浩氣如憑空。醉宿江樓香滿懷。夢魂不到東華紅。

溪堂偶興十絕

四麓唯紅錦。雙林是碧羅。豈知淳朴處。還被化工誇。
釣跨溪聲度。堂依壑勢開。從他笑潑僻。素履足徘徊。
開鏡爲蓮沼。披雲作石門。和風吹澹蕩。時雨發網緝。
石竇疏泉遠。山根卜宅幽。客來愁絕險。還往儘悠悠。

一本蓮下
有與字爲
下有六字

盡日雲含雨。移時鳥喚春。山村頗狎虎。溪路少逢人。

松已竹梅友菊

已著游仙枕。還開讀易窓。千鍾非手搏。六友是心降。

布穀催田務。提壺勸客愁。更憐雲外鶴。無語立松頭。

爛熳堆紅紫。清新遠綠青。三杯偶獨酌。萬事本無營。

因病投閒客。綠深絕俗居。欲知真樂處。白首抱經書。

掬泉注硯池。閒坐寫新詩。自適幽居趣。何論知不知。

次趙監司季任上巖先生韻上席

別後唯憑雙鯉魚。而今重拜地仙居。綺筵開處花相似。瓊句留時錦不如。三達

久爲人所仰。一清何止史堪書。卻慙下客疎慵甚。病覺腰圍日減初。

次季任密陽嶺南樓和朴昌世詩二十二韻

乙未南遊嶺海秋。曾攀危檻眺雄州。紛綸世事千回轉。合沓天星兩匝周。夢化

浪尋三島月。詩疆空憶萬家侯。病纏漳水寧天意。詞賁滕王定鬼謀。舊說一琴

隨隻鶴。今聞長笛倚高樓。風雲入筆驅神變。海岳披眸豁遠幽。鄂洛烟光荆樹

外。長沙秋色楚江頭。霞觴艷海羞麟鳳。仙樂轟天詠瑟瓊。吊古自成歌激烈。傷

今尤覺語悲遒。風斤妙質逢宜少。白雪希音和豈稠。山澤臞形真自笑。皇華佳

什謬當酬。携來夜屋虹光貫。讀罷長窓瑞色浮。熟路四方馳駿駕。洪流千里送

飄舟。烟花滿目啼黃鳥。雲雨垂空舞翠虬。達士離塵清似蛻。凡夫徇俗窘如囚。

觀風有愛留棠茇。食力何尤付橘洲。至教幾人承化雨。浮名唯我去懸疣。涼涼

獨見交如漆。落落休論得若丘。荏苒光陰嗟易失。回環倚伏莽難求。悲傷觸事

嬰滋抱。感慨因公記壯遊。安得樓居同吐納。仍看羽化脫喧啾。浮游汗漫出六

合臥閣蓬萊清淺流

七月十三夜月

初秋夕霽天無雲月色萬里纖毫分天風湛湛吹玉波銀河掩彩星韜文眼中
忽失世湫隘坐我瑤臺與瓊閣海山仙人如可招月裏姮娥相唯諾彼美桂樹
生蟾宮宜與天地無終竊婆娑本不礙月明吳質安欲鑿天功我勸姮娥一杯
酒願乞玄霜玉杵白凌風倏忽游八表萬丈紅塵不回首赤壁見翅如車輪武
夷臥聽金雞晨下笑顛狂李謫仙區區對影成三人

次金惇叙讀書有感韻

魯鈍無能只信書中間輕試利名途殘年始欲追前軌末路依然作舊吾汲汲
反躬須益友滔滔立脚是真夫寸膠可救黃流濁參倚尋常在座隅

次韻答新寧宰黃仲舉

夜枕強懷不滿張其如一念費稱量沂公尙戒愚難免邵子猶思智善藏涉歷
始知新得趣歸來真覺舊迷方誰言簡策爲糟粕此事應須問紫陽
千林浩渺樹樛牙萬里同雲蔽日車亂片非時驚柳絮暗香無處覓梅花何知
暈點朝回袖只恐平封凍臥家坐想琴軒增絕致萬竿堆壓玉相又

正月二日立春

子毛

窓外東風料峭寒窓前流水碧潺潺但知至樂存書室不用高門送菜盤
黃卷中間對聖賢虛明一室坐超然梅窓又見春消息莫向瑤琴嘆絕絃

上元日遇李庇遠於溪路同行卽事

春冰破玉水漫溪春日初暄野鳥啼馬上相逢聯轡去晚風無數草生蹊

上元夜溪堂對月
溪翁獨向溪堂宿半夜。闌窗看月色金波。激澗綠煙滅。萬竅無風一室寂。賞燈兒戲非吾俗。占歲眠情乃真感。何如閱盡華山圖。靜鑑惺惺讀周易。

次韻答李青松公幹二首

壽樂園亭傍。渚磯銅章時到弄。珥衣我今獨抱無涯恨。寸草三春失報暉。人曰山中不可居。甌生塵土釜生魚。起來謝客無言說。但覺窮愁昔已除。泥將拜殿巖於臨江寺。其夜有雪。先生朝遣僧以一絕速之。謹奉和。先以呈上。

天增絕致。尋真境故作瓊瑤十里寒。但得黃緣參雪子。區區何必問袁安。暮歸馬上。

春風吹水雪。初晴時候謁仙公。野寺清去自欣然。來自得夕陽斜路馬蹄輕。

李大成來訪溪堂

發一本作
落一本作
老病一本作

山花未發春強半。溪鳥聞飛客又來。淺酌高談忘我病。窮居苦節勉君才。清吟石

亂披紅罽裏。閒擔綠波回。晚與溪童約盤擎。活玉來。綠波酒名

死者長辭生亦分。窮山藜藿瘴鄉雲。百年契分明霜義。千里心懷爛貝文。坐對

鹿眠常戀友。臥看鳶跼尚思君。從來佩服皆蘭臭。莫爲摧傷少替芬。

四月初一日溪上作

澡神古書在。灌花清泉賴林居。識鳥樂地坐看蟻。大夏初品物流。春後餘芳馥。

雲生沈寥間日墮蒼茫外。休休已無恨。落落空多慨。唯有千載人。襟期與我會。

答黃仲舉

愚者常為智所籠。非非是是巧相蒙。未知何事為長策。唯覺隨人最下風。萬紫千紅微雨後。白雲青鶴故山中。明時會見憐衰疾。此樂何憂未占終。仲舉詩

鸞書鷓夢心

幽居示李仁仲金慎仲

幽居一味閒。無事人厭閒。居我獨憐置。酒東軒如對。聖得梅南國。似逢仙巖泉。滴硯雲生筆。山月侵牀露。灑編病裏不妨時。懶讀任從君笑腹。便便。

溪堂前方塘微雨後作

小塘雨絲絲。清晨獨來悲。窓虛可坐臨。地淨無塵翳。靄靄雲氣垂。微微波紋細。若若濕滿嵌。碧草雷委砌。餘霏洗水面。一鑑寒潑背。度鳥忽遺影。游魚新得計。

夙昔抱冲素。生平不狎世。蒙泉有活源。果育希晚歲。題詩豈夢占。觀書儻天契。

何況後夜來。風月更光霽。

四月八日感事國俗以是日釋迦生稱為節日釋

生賢生聖。老天心本為斯人。濟陸沈待得。半千猶苦罕。自從中古更難謀。么胡始降偏方。曩異教終讎。萬國淫最是無稽。基福日誇傳。作節到如今。福本

次韻寄題黃仲舉新構竹閣夏赴

肉食終難近。臭銅此君唯。足友軒中竿。竿玉立。非爭列。籀籀龍騰欲。上空瘦石。

寒溪團翠色。疎檻虛檻灑清風。可憐人境俱新處。續舊題詩愧未工。

八月十五夜西軒對月二首

竿一本
作千竿
總擇一本
作萬擇

遙夜夢家山。起看梁上月。更愛西軒中。清光滿疎樾。明月在天上。幽人在窻下。金波滿玉淵。本來非二者。

次韻友人二首

班馬聯轡禁。夔龍集鳳池。非才忝魯泮。式穀愧周詩。童頭退之嘆。便腹孝先眠。任逐桑榆暖。何時此計圓。

次韻答林大樹四首

閒思雀網門。前設病畏儒。冠座上。峩斂衽歸來秋。又晚菊花霜露一園多。門庭不掃蓬蒿沒。几閣無塵書籍峩。獨坐深思今古事。異同今古本無多。逝水青年空恨作。高山前烈尙巍峩。好風深院無餘事。誰信遺經偷我多。心欣吉善如蘭馥。氣湧姦兇似泰峩。莫把衰齡看古史。衰齡看史轉傷多。

題周景遊清涼山錄後

半世心腸未鐵剛。仙山宿債久難償。夢魂時復凌清峭。形役今猶墮軟香。白入匡廬吟日照。韓登華岳撼天光。巨編何幸投來看。千仞還疑共振裳。

次韻黃仲舉序并

仲舉曾求拙跡。僕書晦庵廬山諸詩寄去。仲舉時得公山仙舟巖瀑布。適得廬山詩帖。以為喜幸。二絕見寄。次韻奉答。

新發雲泉勝。千尋想怒雷。邀牀來玩處。嵐翠幾重堆。

夢想廬山河落水。風塵三復紫陽詞。聞君訪得仙巖瀑。相逐何時攬絕奇。

題靈川子墨竹

舊竹飄蕭新竹長。林間奇石狀奇章。不知妙墨傳湘韻。唯覺風霜滿一堂。

贈韓上舍士炯

寅甲

常愧吾行未透關。指南欣得子相扳。望中巖險聊宜戒。俗裏韜藏詎是孱。功到

及泉無棄井。事同攻玉藉他山。會須默契環中意。長占人間分外閒。

紛紛餘事豈相關。往軌知君力欲扳。得謗更須脩六蔽。將身何忍作三孱。畏途
莫涉千層浪。平地終成九仞山。好去雲林究爻象。定應深契在幽閒。入時二君將

書徐處士花潭集後三首

末世天無改。吾東聖欲居。魯風猶可變。箕訓詎終虛。前輩文華勝。今人術業疎。

有誰能自奮。躬道向經書。嘆息花潭老。于今永我疎。抗身依聖哲。觀物樂鳶魚。不藉彈冠手。寧拋帶月鋤。

窮一作

當年如得見。勝讀十年書。獨厲頽波泳。聖涯林居如。得鬼誰何數。窺億世猶看掌。學泝千年欲擅家。似董

潛猶下帷讀。如曾狂不倚門歌。吾生又未斯人見。自恐平生虛擲過。李新白

雲物淒迷日。隱空客愁無處展。忡忡何辭五五三。去只恐紛紛擾擾同。屋後

平岡臨萬瓦。園中細草散孤筇。數杯輕碧逢君醉。歸意渾忘苦向東。

石江十詠為曹上舍雲伯

龍駿作

自讀石江詠。憐君同我情。園從塵外卜。家向水邊成。有趣孤棲樂。無求萬事輕。

五侯池館勝。爭比此間清。

爽地山光裏。虛亭水色中。拓窻分竹日。垂箔護蘋風。漁事鄰家共。農談野老同。

人間豈無樂。此樂獨無終。

絕壁千年地。清江萬古流。

留連無故迹。

寂寞有閒洲。隱士宜馴鶴。漁翁自伴鷗。

從君吾欲老。肯借一磯頭。

幸處游

富貴渾酣夢。柔榆或買園。欲華舟夜失。悲恨草春繁。絕境無塵碗。崎人斷俗喧。

任他分得喪。高臥且加飡。

家僮携杖慣。春服試身輕。暖樹花爭發。晴洲草滿生。龍陽誇種橘。甫里詭蒸橙。

未識風雲樂。真成浪得名。

借地真高義。臨江見野居。有時乘釣艇。無事課農書。洛下蓬萊鳥。潮通渤海魚。

茅山肥遯客。況復近幽廬。

有人借地築亭與

判不爲今重。居然與古違。愛山晨獨往。憐月夜忘歸。天籟自宮微。野禽無是非。

未須微相法。當肉晚烹薇。

山曠雲容合。江空雨脚斜。晚風吹桂楫。春水沒瓊沙。西塞閒飛鳥。桃源杏泛花。

瓦甌蓬底酌。隨意不須賒。

坐望遙空外。行吟積水傍。不辭勞杖屨。常恐浥衣裳。家釀泉槽潔。園蔬匕筯香。

君看鷗浩蕩。不比燕巢梁。

我作中年去。無端命再當。似雲思返岫。如燕望開簾。更被清詞發。從知遠意

添。只緣謀病逸。非爲嘆郎潛。

與李而盛。韓士炯同登。蠶頭因留宿。

凌晨出郭形神暢。向晚登臺天宇明。王國地尊山有象。海門雲遠水無聲。不

凌晨出郭形神暢。向晚登臺天宇明。王國地尊山有象。海門雲遠水無聲。不

妨家釀千螺吸。暫借官奴一笛橫。鳥沒英雄今古地。何須扶醉問歸程。

杏花效王梅溪次韓昌黎韻

漢陽賃屋園院空。年年雜樹開繁紅。墻頭小杏高出屋。春晚始替辛夷風。乃知

王城地多寒。物候不與中州同。攢枝日勞香郁烈。一刻剪舍元功。我病三春

不出門。杖屨時及閒園中。老眼猶知惜芳華。樂事難憑年少叢。鱗前莫厭寂寥

詠。猶勝楚客悲吟楓。明朝已約數同袍。風雨飄令四美窮。世間萬事苦難諧。西

飛白日江流東。對花一笑花有語。嗟爾合作耕田翁。

遇宋台叟於途期夕同見過既至小酌花下用東坡月下韻

偶然期賞芳園春。市橋南頭逢玉人。歸來最憶薺巖仙。花月清宵詠採蘋。如今

更覺清興發。桃花初動杏飄雪。一尊迎暮地勢高。霞色纒沈薄籠月。人間萬事

酒杯中得喪毀譽俱成空。他年嶺海儘咨詢。物外肯訪源花紅。

紅桃花下寄金季珍二首

栽花病客十年回。樹老迎人盡意開。我欲問花花不語。悲歡萬事付春杯。

晚雨廉纖鳥韻悲。千花無語浪辭枝。何人一笛吹春怨。芳草天涯無限思。

答仲舉二首

昨夜松岡話竹軒。朝來書到意欣欣。遙憐節迫風雷噫。亂眼龍蛇百萬群。

騰踔龍蛇氣勢豪。任教蒼翠入雲高。清貧莫學湖州守。千畝曾中似太饒。

次韻趙松岡見寄十二首

想一本作
南山終日望。詩到想清塵。宿昔遊仙洞。尋常記病人。倦閒從髮散。愁醉尚眉顰。
長者無來轅關門動涉旬。

夏木風翻幕。春華雨洗塵。公爲城隱客。我作旅停人。迭唱諧金石。傍觀錯笑顰。
却憐沈痼在。漳臥每連旬。
俛仰成今古。紛綸遺俗塵。那堪爲病客。未始作陳人。賈誼明時哭。陳搏隱處顰。
靜中看易理。淡感替雖旬。
清朝容末士。秦岳一微塵。學劣常慙古。交疎不怨人。衰成飯山瘦。老作醅翁顰。
又發流年嘆。春歸忽已旬。
清和好天氣。庭院屏囂塵。草靜看如我。山高望似人。嗜書酣叅悅。管世忍葱顰。
莫效湘纍賦。浮遊造宿旬。
碌碌成何事。徒悲鏡蝕塵。但令神守宅。無俾氣撻人。至道寧容攬。閒愁不上顰。
何時隱仙嶽。環卦鍊循旬。
風雨奄春盡。芳菲落後塵。青山空入夢。白髮不饒人。罇酒追餘賞。烟霞慰淺顰。
因思花裏醉。惆悵只前旬。
荏苒無留景。徘徊尚在塵。莫嫌春後境。猶對意中人。葉裏陶餘憾。罇前邵不顰。
明春遊此地。定約幾番旬。
經濟無籌策。謳吟只蠹塵。伐檀慙厚祿。移谷嘆愚人。眼眈愁邊嘯。濃蛾夢裏顰。
鄉程時默數。跋涉僅周旬。
達士觀中夏。毫端集一塵。無拘真樂事。有累卽凡人。衆綠迎時吹。同雲帶晚顰。
病中存攝理。不必待休旬。
朱紱儻來事。清標非世塵。興酣柯爛客。情屬下簾人。攄素那禁寫。憂饑獨自顰。
爲公吟偈側。顏色阻盈旬。

盡日憑烏几，薰風遠市塵。眼中忻節物，林下憶高人。法豈維摩喜，慵因穉穢攀。最難堪熱濕，長夏柰纒旬。

次韻松岡

求田問舍肯嫌遲，賃屋聊從棘作籬。每歎昌黎志，能復澹懲司馬坐成馳。堆庭赤葉仍無事，滿眼黃花亦一時。衰暮未成真箇業，病中排悶強裁詩。

寓舍西軒早起卽事

夜枕浪浪徹雨聲，朝霞明滅弄陰晴。無氈坐上仍無客，有籜園中亦有英。宿鳥自營飛散早，家僮雖懶掃涓清。讀書契意忘安飽，相勵何人共日征。

病中有客談關東山水慨然遠想復和前韻

賃屋淡坊遠市聲，端居秋末愛新晴。風前挺挺杉翹榦，霜下鮮鮮菊秀英。散地身閒如不病，凶年家空似真清。邇來夢想仙遊地，何日投簪獨遠征。

宋台叟雪中見訪

雪裏來敲羅雀門，一尊清座笑相溫。耽看玉海翻空勢，不覺銀城帶暮痕。

周同知景遊挽詞

自是東南美，所鍾文如山。斗氣豪雄早，登臺閣名聲藉。中興州城頌詠瀾，三人成均垂。容想一分陝，右動民風。銀臺草教能宣旨，玉署陳圖最見忠。關佛封章士爭誦，尊賢祠宇世初崇。欲言間出如傾漢，傑句時傳似搏龍。進進誠心在君父，沈沈身疾感蛇弓。人間斷斷唯應我，地下修文定是公。千里哀榮恩典下，一生事業汗青中。竹溪逸舍流千載，誰識先生意不窮。

送韓士炯往天磨山讀書兼寄南時甫五首

風烟都掃舊繁華。尺五天磨翠不磨。滿載遺經相逐入。三冬奚啻得三多。
石劍天紳掛海東。人言奇勝競爐峯。此身尙墮醯雞甕。何日雄觀一盪胸。
憂患從來玉汝身。動心忍性境還新。不須更向玄玄覓。精義尋常自入神。
時遣甫

扶病來京歲屢除。此行真箇愧心初。細思未必非天幸。多見平生未見書。
舊聞宗聖戒淵冰。今悟程門印去矜。歲暮王城淡巷裏。掩關孤坐若無憑。

台叟來訪云。夢中得句。相思成鬱結。幽恨寄瑤琴。覺而足成四韻書。以
示之次韻。

踏雪來相訪。題詩笑復吟。夢中神感激。書裏意沈淫。得失難齊指。艱虞更勵心。
何妨無世用。願作沒絃琴。

東觀雲蹤散幾年。相思千里每依然。只今世事勞人甚。羨子行遲更覺仙。
厚之

病慵

我素抱痾長坎坎。民今思食政喁喁。訂頑不柰憐同體。尊性還須警己慵。

題金季珍所藏蔡居敬墨梅二首
古梅香動玉盈盈。隔樹冰輪輾上明。更待微雲渾去盡。孤山終夜不勝清。

瓊枝疎瘦雪英寒。縱被緇塵不改顏。可惜詩翁真跌宕。枉將調戲比端端。
東湖留別閔景說參議二首
仲春將

二月東湖風雪天。感君追送意拳拳。因思丙午湖船別。倏忽如今已十年。

往事追思已惘然別詩猶記五三篇如今別語尤堪荷歸管烟霞五百年景說

此歸齊志故云金佐郎自湖堂攜酒來夜話

東觀仙遊記昔年一生辛苦坐沈綿東行又被詩仙款手校雲編夜不眠

舟行示宏姪窩兒三首

春陰漠漠水悠悠去國孤臣一葉舟好待晚天晴日景水禽多處玩芳洲

虛興倉江上

春水船頭綠潑油晚來貪看戲羣鷗不知萬類中何物更有閒情與汝儔

黃江舟中喜晴

今日天晴暖始生歸舟搖蕩自鷗輕何須更待桃花浪綠漲仙源正好行

寓龍壽寺曹巖先生寄示蟠桃壇唱絕句奉和呈上二首

擬結蟠桃子于今第幾年花前看一局浮世日過千

小臣辭病日大老樂閒年未到桃源界塵愁已洗千

初歸陪家兄與諸人會清吟石

躑躅春猶闕邯鄲夢始同清吟無盡藏從此百千來

知中樞曹巖李先生挽詞二首

逸樂三朝貴聰明大耋年都門追漢傅香社紹唐賢世自多纒覆身誠享具

全誰知憂國淚臨化尙漣漣

寵眷三朝厚風流一代尊浮名同草芥勝事極林園幾幸盥與舉俄驚鶴夢

塞羊曇無限慟不忍過西門

三朝一本作崇班

答季珍

力耕多餒笑農慙榮啓終誇樂有三腳下豈應無實地人間誰定是真男秋回
潤樹生涼籟雨過山堂滴翠嵐獨坐吟詩無與聽悠然回首憶終南

宋金村純

倦仰亭二首

由公居在歸陽時爲善

七曲高低控二川翠巖無數迴排前營營日月徘徊過區域瀛壺縹緲連村老

夢徵虛宿昔使君資築價風烟傍人欲識亭中樂光霽應須別有傳夢徵資築

松竹蕭穆出徑幽一亭臨皇岵千頭畫圖隱映川原曠萍薺依僑樹木稠夢裏

關心遷謫日吟邊思樂撫摩秋何時俛仰真隨意洗却從來局促愁

琴聞遠東溪惺惺齋二首

東溪淡關小齋新苦徑柴門迴絕塵爲問主人何事業寸膠功力自珍身

河南門下謝先生百聖心傳一語明妙用澗源都在熟瑞巖稗不須評

次韻黃新寧仲舉

君詩如共我神謨蕭灑清真儘有由嚮道讀書新得契虛心看竹屢經秋雲山

石室須紉匱世路風波莫棹舟老病自嗟精力退如君何待隱居求

十月四日遊月瀾庵二首

一葉扁舟度碧流來尋叢桂小山幽寺門白日臨哀壑臺石蒼松戴凜秋掃迹

免同逋客返傷心無復老仙遊箇中趣味無人共清夜寒燈意轉悠遊此巖歷

莫道林林我最靈靈源才汨等昏冥雖當老境兼衰齒只在真知與力行伯子

後時懲獵習文公早歲驗鐘聲君看動靜相循理隨處隨時豈暫停

十一月入清涼山

休官處里閻。養疾頗相梗。仙山不在遠。引脰勞耿耿。夜宿孤山庵。晨去越二嶺。俯看積層冰。仰視攢疊穎。跨木度奔川。凌兢多所警。澗林太古雪。白日無纖影。側徑滑以隄。其下如坑窞。行行力已竭。上上心愈猛。山僧笑且勞。延我西寮靜。安神八九日。閉戶藏頭顛。不見膝六怒。焉知屏翳逞。今朝愛日妍。策杖巖路永。陟彼插天嶺。宇宙雙眼騁。衰筋畏峻極。此願未遑幸。躋攀猶少試。顧眄雲千頃。妙意祗難言。佳處每獨領。歲律行欲窮。不恨身幽屏。懷哉平生友。使我心忞慚。珍諾未成踐。遐蹤又難請。安得此同來。努力造絕境。

遊山書事十二首雜用雲谷詠韻

登山

尋幽越濬壑。歷險穿重嶺。無論足力煩。且喜心期永。此山如高人。獨立懷介耿。

值風

今日大塊噫。簸撼百圍木。聲雄萬馬驅。勢劇九溟覆。笑我為病軀。牢關自縮慝。

慨月

千巖雪嵯峨。月出愈清幽。人坐不寐寒。鏡低梵屋夜。久香寂寂真成媚。幽獨。

謝客

山人亦款人。酒食要餉夕。我云子休矣。後者情難極。山人笑而去。日墮遠山黑。

勞農

山農住山城。沃土耕非稔。如何捨此去。叮嚀荆棘滿。欲反畏里肯。非關生理短。

講道

聖賢有緒言，微妙非玄冥。源流有所自，毫末有所爭。講之欲何爲，志道求其寧。

孤蹤在世間，常恨少朋遊。有如鶴鳴陰，和者何悠悠。空山歲暮時，獨詠無相猶。

倦遊金松同欲題我按江原

故人欲薦我，勸我遊丹丘。此意固已厚，此事寧非愁。焉有受方面，爲謀方外遊。

修書

我讀啓蒙書，一管窺玄關。傳疑自備忘，不托麻衣姦。靜中聊一修，得處非世間。

宴坐

朝市竟何裨，山林久無厭。身羸好燕養，質愚須學砭。禪意白日靜，不用珠數念。

下山

移棲萬仞崖，其下臨無底。抱病畏處險，頗妨寄衰齒。愴然下山去，雲林杏幾里。

還家

遊山何所得，如農自有秋。歸來舊書室，靜對香煙浮。猶堪作山人，幸無塵世憂。

往在乙亥春，叔父松齋遊山寓。上清涼庵，混與諸兄弟侍。今來不勝感。

涕示諸姪孫二首

清涼寺裏憶陪遊，卯角如今雪滿頭。鶴背幾看陵谷變，遺詩三復涕橫流。

重尋唯覺我爲人，流水桃花幾度春。汝輩他年知我感，當時同汝少年身。

次黃仲舉元日韻

拙朴由來得自天，追尋芳躅每欣然。聰明此日非前日，習氣今年似去年。透得

利關聞上蔡，驗來學力說伊川。吾儕更勉躬行處，莫向人前枉執鞭。

一本松齋
下有先生
二字

與仲舉論圖書二首

京國三年笑絕癡，病中辛苦學希夷。可憐所得如窺管，林下猶堪樂聖時。

邵傳義易絕人知，香瓣雲臺百世師。可惜梅巖親指授，終身不悟啓蒙微。

我曾爲吏隱丹丘，幾挾飛仙夢裏遊。聞說烏潭今有主，想應多我舊風流。

立秋日溪堂書事三首

宿霧初收曉日鮮，寒溪幽壑共蒼然。病中軀體纒溫攝，窮裏田園半廢捐。滿壁

圖書常獨樂，一庭煙草爲誰憐。秋來又約同襟子，明月清風上釣船。

霑澤蘇枯綠滿時，石溪清漲碎琳瓊。火雲赫日潭如昨，清颺寒蟬颯已秋。種菊

盈庭存晚計，觀魚在沼得天游。聖朝微物如蟻蝨，鵠罷深祈協所求。

小屋欹斜風雨餘，石牀蒲席自清虛。書生有約來山寺，田父無求近野廬。養疾

偶成三徑趣，愛閒并罷一竿漁。何因得向瑤琴裏，聽取希音選古初。

泥近再蒙召命，一以僉知，一以副提。因病甚，再上辭狀，仍乞致仕。有

旨，遞玉堂。又有安心在閒之旨，不勝感激之至。然不許辭樞府。

不報致仕之請，再用前韻三首

積雨新晴物色鮮，清風幽澗政泠然。琴琴見愛宜深責，聖主包荒不顧捐。天

上神仙非骨法，眼中丘壑自心憐。何能身世渾無累，萬頃沿洄不繫船。

凡夫自合老田疇，瓦釜難堪廁憂瓊。馬倦欲辭天曉日，魚游將轉海波秋。綸

言枉作山巖賁，福性猶諧水石遊。感激至思無以報，直將心事古人求。

圖名誰肯食吾餘，乞丐微誠竟曠虛。納祿要明臣子義，爲官寧在野人廬。深蒙

物議歸逋慢。曲被君恩與釣漁。古道卽今雖未遂。且欣心事入閒初。

次韻金應順秀才

永慨難追古。多慙未副名。君來真自誤。我勸亦徒誠。百練絲能白。千磨鏡始明。老夫猶有意。年少肯虛生。

贈別應順

味道龍鍾我可吁。君今年少莫功疎。來窮象數雖臻妙。去入宮牆恐落虛。千聖源流閩洛學。六經階級魯鄒書。由來此事難容隙。萬里行從一步初。

奉酬南時甫見寄

與君不相見。時序去堂堂。綿延各抱病。寂寞兩韜光。所希在往躅。所服曾迷方。解牛有餘地。握苗斯自傷。相思欲相勵。關嶺阻風霜。緘辭寄歸鴈。恨望西雲蒼。

秋懷十一首讀王梅溪和韓詩有感仍用其韻

吾衰學老圃。種瓜瓜疑疑。瓜成一再摘。摘勢殊未已。秋風動園林。蟋蟀鳴惻耳。瓜畦有宿萎。瓜蔓無新起。萬物天壤間。其變盡相似。天道自有常。人情已難恃。

感物隱幽衷。撫迹追前軌。浮榮儻來去。何足爲悲喜。

庭前兩株梅。秋葉多先悴。谷中彼蒼蔚。亂雜如爭地。孤標未易保。衆植增所恣。

風霜一搖落。貞脆疑無異。芬芳自有時。豈必人知貴。

秋山景色好。朝霧雲曼曼。身上一布衣。籠中一箬飯。逍遙絕外事。俛仰適素願。

如何故人書。使我發浩歎。是毒久乃一。情僞初相萬。有技覆國售。有寶戕身獻。

人苟昧大道。天公未可怨。

白雲不可贈。青雲不須凌。富貴等浮煙。名譽如飛蠅。安能強衰疾。終日受嫌憎。

乙稜層一本秋澗下清泚寒崖露稜層猿來窺果園兒去看魚罾萬戶人所要一壑吾猶能

悽悽抱秋懷。懷懷追古警。有恨不可窮。有嘆亦已永。辨惑誠不易。娼技胡乃猛。針心無寸鐵。斷餘有極綆。晨坐讀宋史。當時真不幸。已矣可奈何。牀頭書且屏。

秋霖開久鬱。喜見曉晴景。忽復雲埋空。書室黯虛閤。悄然無與語。心事何多梗。

安得豁天宇。登高遐眼聘。溪山多勝處。意行不待請。

山日隱雲暮。溪邊路稍暗。屐響鳥不驚。衣沾我無憾。環堵誠蕭條。且免鬼窺瞰。

以士託農圃。分甘麤與淡。君子貧而樂。小人窮則濫。宮牆窺豈勞。日月至未暫。

治病艾猶蒞。涉世舟初纜。蕩蕩已無疑。紛紛何足勘。里社共勞勉。新穀見盈顛。

昔遊蓬萊觀。古道追羲軒。圖書萬軸藏。日月雙輪奔。多病負國恩。事業安足

言。同游衆才彥。斂衽皆虛前。退歸非好事。誠恐刺素餐。猶堪夙志諧。林下事塵

編。心悅味芻豢。力愧功百千。涼颼撼庭樹。肝膽自生酸。玄晏一生痾。孝先晝日

眠。但願遂此意。泉石遂餘年。

我硯磨不出。龍蟠泓海乾。我腹詩書空。欲呈非琅玕。獨來巖下居。松桂愛團團。

天恩未敢承。悚惕久靡安。伐檀寘河干。河水清且澗。祗爲食其力。誰信甌臠

丸。嶺路阻且長。躑躅停秋鞍。

曉枕不成寐。空階秋雨聲。悲蟲襍四壁。攪耳到天明。因時感物變。撫事省己誠。

世運迭隆替。天道更虛盈。邯鄲故酣夢。蠻觸幾爭兵。惟知金石堅。不願錦繡榮。

回車及未遠。幸矣天所令。

美人隔天涯。宿昔同所好。相思不能忘。爾來胡不早。我有一畝園。松菊幽貞保。

亦有梅與竹。並我形癯槁。悵望無與晤。誰哉肯此道。

次韻權生好文

適洛人皆走越如。應緣澆薄喪真餘。吾心正似天開鏡。古學還同日照書。博約淵源寧有雜。明誠宗旨不容疎。可憐才力能馳騁。只恐當前本領虛。

答權生應仁二首

白首心猶壯。青雲氣始降。為農仍在圃。結社改臨江。蓬觀謝金櫃。玉堂違霧窓。何須高隱事。更擬鹿門龐。

汨汨悲流俗。滔滔混逝川。眼中生險地。頭上有高天。事忌爭雄長。詩難突過前。

末二句一本作唯應會心處泓穎也能傳

古來懷至寶。不必在誇傳。德仁言及華黃仲舉求題畫十幅。丁巳

陋巷箴

陋巷端居獨。闔然輝光烈。烈照窮天。當時不有鑽堅力。至教誰明萬世傳。

舞雩風詠

童冠春游亦偶然。何能感聖極稱賢。若知箇裏真消息。蓋世功名一點煙。

桐江垂釣

故人相見動星辰。歸釣桐江自在身。致世少康渠已辦。不須要我試經綸。

栗里歸耕

卯金竊鼎勢滔天。擷菊江城有此賢。餓死首陽無乃隘。南山佳氣更超然。

濂溪愛蓮

牧丹傾世菊鳴賢。千載無人解賞蓮。感發特深無極老。花中君子出天然。

孤山詠梅

一棹湖遊鶴報還。清真梅月稱盤桓。始知魏隱非真隱。賭得幽居帝畫看。

洛社獨樂

五畝荒園四海春。澆花剖竹摠經綸。可知此樂能兼濟。終轉乾坤樂及民。

武夷九曲

憫世難從聖海浮。隱屏嘉遯且優游。晨門豈識當時意。只有寒溪萬古流。

孔明草廬

龍德深藏自養珍。茅茨不剪僅容身。誰知一奮天旋轉。嘘起炎光四十春。

康節兒車

至人生遇太平天。宇宙兒車樂事全。莫道無心經一世。清風千古是人傳。

遊太子山盤石

數層瑩淨石成窪。寒水粼粼漾漾波。綠樹兩邊遮白日。幽香時度隔溪花。

遊孤山

十年重到訪孤山。綠水蒼崖照眼寒。惆悵主人何處去。空餘基築白雲間。

李上舍

遺宛然居遺書孤山石壁

日洞主人琴氏子。隔水呼問今在否。耕夫揮手語不聞。悵望雲山獨坐久。

遺琴聞尋改卜書堂地。得於陶山之南。有感而作二首。

風雨溪堂不庇牀。下邇求勝徧林岡。那知百歲費修地。只在平生探釣傍。花笑

向人情不淺。鳥鳴求友意。徧長誓移三徑來。棲息樂處何人共。襲芳。

陶丘南畔白雲深。一道蒙泉出良岑。晚日彩禽浮水渚。春風瑤草滿巖林。自生

感慨幽棲處。真愜盤桓暮境心。萬化窮探吾豈敢。願將編簡誦遺音。

再行視陶山南洞。有作示南景祥。琴壚之閔生應祺。兒子窩孫兒安道。

卜居退溪上。年光幾流邁。寒棲屢遷地。草草旋傾壞。雖憐泉石幽。形勢終嫌隘。

喟焉將改求。行盡高深界。溪南有陶山。近秘良亦恠。昨日偶獨搜。今朝要共屆。

連峯陟雲背。斷麓臨江介。綠水遠重洲。遙岑列千峯。窺尋下一洞。宿願茲償債。

窈窕兩山間。晴嵐如入畫。衆霧靄紛紛。紅綸猶隱隱。鳥鳴思雅詩。泉靜翫蒙卦。

躊躇足佳賞。辨此感大塊。我今置散逸。朝衣久已掛。戲修詎無所。地薄輕買賣。

荒榛有頽址。古迹爲今戒。何人曾占此。漫滅粵與責。願謀營環堵。窻戶看蕭灑。

圖書溢皮架。花竹映椽碧。日月警遲暮。身心勉疲憊。中誠望三益。外慕忘一芥。

此樂如壘篴。夫仁匪稊稗。爲君歌弗告。無令虧一養。養音饋。會

憑家飲歸詠溪月二首

帶醉歸來信馬行。一鉤新月照溪明。縈回屢渡溪中月。溪月相隨曲曲清。

踏月歸時霜滿天。衣巾餘馥芻花筵。箇中別有醒心處。水樂鏘鏘太古絃。

琴上舍夾之清涼山韻

仙嶽今年子獨尋。我閒芒屨病凌侵。空吟美句霞鸞眼。尙想高臺月滿襟。抗志

不將雲作贈。讀書唯擬鶴知音。丁寧好在匡山勝。頭白須昇最上岑。

秋日登臺

出世能無友善才。索居恒恐壯心頽。青山巖巖終難狎。白髮森森漸不猜。樂事

只應尋處得。愁腸那復念時回。天開絕勝滄浪境。風月襟懷付釣臺。

歲終琴聞遠。琴壚之金子厚。將歸示詩相勉。亦以自警。警安道三首。

翰墨爭名已喪真。那堪舉業又低人。可憐往日如奔驪。來歲工夫益日新。
科目焉能累得人。學通諸理可兼伸。如何滿世英才美。一落終身未轉身。
生為男子不替身。此事何須讓別人。醒觀無成應坐慙。從今努力競時辰。

成上舍運隱居俗離山下黃仲舉就訪有詩見寄次韻望戊午○余少試

其標中尚憶

昔日專場秀。如今遜世翁。終南非捷徑。谷口信遺風。岸潤龍藏裏。山輝玉韞中。
誦君相和句。高興激人曾。

李秀才叔獻見訪溪上

從來此學世驚疑。射利窮經道益離。感子獨能深致意。令人聞語發新知。

滄浪詠懷

風埃顛倒幾逡巡。尚喜林泉見在身。若水不應忘聖主。義之何必誓尊人。屏山
宴坐看飛雨。洛水閒臨玩躍鱗。二樂安能知妙趣。眼前光景只今新。

和趙上舍士敬五首

漁父滄浪喻濁清。陶公歸去願藏聲。非才食力須問。只自端居愧聖明。

千頃黃陂豈濁清。由來形大自宏聲。我無美質兼深學。空覺前言徹日明。

瀕洞奔流不解清。簷聲晝夜亂渠聲。何因上挾浮雲積。六合寒開輟大明。

八表同昏誰與清。蠅蚊主幕般雷聲。小齋賴有醒心處。綠竹紅葵映案明。

誰分重濁與輕清。此理何曾有臭聲。欲識義文千古意。雲臺真箇隔人明。
士敬與

論啓

答李仁仲

何時洞壑積陰清。可試尋山屐齒聲。默坐虛堂看變化。才明還晦晦難明。

甚雨有感次李成所和韻

去年夏旱秋大熱。穀解贏贏三匹布。換故知渴澤禾乃盛。倍見天功人事半。今年

夏潦跨秋月。長似黃河百川漲。直恐天瓢瀉不停。無乃月畢離無算。后土瘡痍

田卒萊。農夫輟手和吁嘆。皆言水災甚旱災。靡子非徒若雲漢。日復日兮夜復

夜。但見四野洪流漫。明禪百祀在黍稷。闕賦將何供執爨。怒瀆波濤陵谷變。驚

改窟穴魚龍窟。近聞秬稻獨峻茂。地瘵嘉成亦難判。山翁未測天人理。易範誰

能管窺玩。日陽之咎應有由。龍戰之傷坐不斷。山來天戒本昭昭。大號何難施

渙汗。蠶陰薄正陽。寢微古聖丁寧慮。治亂可令陽勝莫陰勝。此理正待伊周贊

一身羸癯百疾纏。閉門飢臥愁眉攢。去聲見調息尤難值。愆候防微遏盛理。一

貫兩君吟嘆類。猿篋欲和思乾屢。揭腕雕鑿肝腎聊。自強寄處何妨發。一餐。

七月既望。久雨新晴。登紫霞峯作二首。

野曠天高積雨晴。碧山環帶翠濤聲。故知山水無涯與。莫使無端世累撓。

綠野新秋色。滄江乍霽天。高峯霞外迥。蕭寺壁中懸。歷歷汾川樹。依依牧谷煙。

偶來成獨樂。莫遣俗人傳。九月如京。廿五日始出險。抵惟新。

一路迢迢接玉京。多山多水儘難行。他鄉到處厭機巧。逆客逢時知物情。霜氣

曉。侵喬嶽。冷鴈行。遙帶片雲橫。向來丘壑風流事。回首無言倚驛亭。時自京來

說物

冒雨入用安驛

山巖情性鹿麋同。自分年來天放翁。白髮紅塵曾不意。畏途羸馬若為衷。煙波
舊伴愁孤釣。松竹新居望舉功。撥雨衝泥投野館。歸雲落照思無窮。

初入城。松岡餉松酒。侑以二絕。次韻謝之。

一松酒之酒
一本作醴

鹿走山林歲月深。魚窮不解嘆蹄涔。豈知今夜思鄉夢。驚破晨鐘長樂音。
我匪羸豪索酒郎。忽擎松酒滿瓶香。歲寒風味松岡韻。一舉何辭累十觴。

寄南時甫

急雨顛風撼夜牀。遽然驚破夢還鄉。平生不恨儒冠誤。末路深知世事妨。漠漠
橋山成久別。蒼蒼蕭寺定何藏。嗟君欲識余心事。請誦衡門第一章。時甫為奉

欲讀書於山寺

趙松岡挽章

望斷高標慘士林。松岡蕭瑟月空臨。黔妻不願餘斜被。震客曾慚却餽金。天上
豈容辭作記。人間難復遇知音。白頭握手仍成訣。長憶平生淚滿襟。

次韻鄭靜而所和朴和叔二絕

隱君城市圖書靜。而才子江湖歸夢長。和叔我自江湖到城市。一身長伴病吟牀。
不是羽金輕作重。寧能鳧鶴短為長。白頭臥病長安雪。慙愧當年讀易牀。

寄月川趙上舍士敬

一第平生幾誤身。素衣今復化緇塵。月川歸去盤旋客。莫恨年來到骨貧。

舟中示南時甫及於大。○存東歸時甫道

曉鶯濃似晚春。山遠欲無江滿生。錦浪林野著屏圖。物理何曾隱。人情自未符。
歸舟深載病。白日照襟孤。

三月三日

三月三日驪江上桃李半落梨花开蓬萊五雲屢回首浩蕩煙波歸興催

可興江上別南時甫

此後重逢知幾秋舟中今日別離愁還將白髮三千丈去入仙源獨泝流

曉發北倉江入峽寄時甫

曉日蒼涼積水空綠崖躑躅爛蒸紅卻隨漁棹桃源入難與仙舟巾角同關塞
極天君向北家山迎眼我歸東定知此後長相憶努力無虧一簣功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

詩

秋日遊陶山夕歸未已

秋懷慄慄蕙蘭腓。水落天空鴈欲飛。不係窮通憂與樂。何知今古是兼非。天淵
臺迴閒吟坐。梓櫟遷長帶醉歸。但使淵明終老地。衣沾夕露願無違。

天淵臺

高臺臨眺傲無倚。萬事如今付釣洲。綺幕悠揚雲翼逸。金波潑刺錦鱗游。風雲
得處難名狀。壽樂徵時詎外求。老我極知蹉歲月。遺編何幸發潛幽。

東齋感事十絕

擊一本作
華一本作
現一本作

聲利紛拏俗尚驅。古今英傑幾遷渝。無人更把楊朱淚。灑向千歧萬轍衢。
少小林泉有好懷。中間心事太相乖。若非前哲回吾駕。逆旅茫茫詎有涯。
貪榮渡愧老無閒。百病歸來性命存。始覺詩人言有味。一江明月亦君恩。
多病無能白髮翁。一身長伴蠹書蟲。蠹魚食字那知味。天賦羣書樂在中。
雞鳴而起各孳孳。觸手無非善利幾。莫只攻人忘自責。斯須不戒小人歸。
古人何事惕淵冰。從善如登惡似崩。美質尙難無悔吝。吾今安得不兢兢。
滿壁圖書一炷香。隨窻風雪隔燈光。極知細字妨昏眼。癡坐心存夜氣章。
打鐵成鍼欲作醫。作醫那復問黃歧。十分鍼法從康節。刺得人心百疾夷。
鄉里諸君不乏賢。一時聯袂映山川。近來消息知何似。一度興懷一慨然。
歲寒山谷雪霜淡。溪上梅花尙闕心。區耐故人千里外。相思難與共幽襟。

木鐸千年振考亭。達材成德幾豪英。可憐當日蓮花老。終詫詩狂自絕聽。觀朱子大全書。亟稱陸放翁之爲人。放翁終未聞一來問道。有感而作。

梅花庚申

溪邊粲粲立雙條。香度前林色映橋。未怕惹風霜易凍。只愁迎暖玉成消。

林居十五詠李王山韻

早春

臘酒春光照眼新。陽和初覺適形神。晴簷鳥哢如呼客。雪圃梅寒似隱真。

初夏

田家相賀麥秋天。雞犬桑麻任自然。縱使年來窮到骨。免教匍匐井螭邊。

早秋

切切陰蟲聽到明。不平何事訴聲聲。極知搖落來無柰。淡爲叢筠護節莖。

初冬

役車休了靜門庭。卒歲幽風事爾馨。羸骨土牀宜煖熨。卻須朝夕問樵青。

樂時

屈伸變化都因數。爻象推遷各有時。獨飲太和湯一盞。長吟安樂百篇詩。

幽居

不用交情問越壇。風塵難與抗衰顏。撥貧近日移三徑。前對清江後碧山。

暮春

單袂衣輕物象新。尋花問柳坐陽濱。不知舍瑟人非後。東魯何人見得真。

觀物

芸芸庶物從何有，漠漠源頭不是虛。欲識前賢興感處，請看庭草與盆魚。

喜雨

陰興靈氣鬱繽紛，一雨農郊慶喜聞。總是龍公神用力，免教羣望失霓雲。

溪亭

年登何必問家疇，泌樂忘飢有此溪。更把小亭安一曲，可憐猶勝樹爲樓。

觀心

靜中持敬只端襟，若道觀心是兩心。欲向延平窮此旨，冰壺秋月杳無尋。

存心

同醉昏昏儘有醒，最難操守驗鍾聲。直方工力皆由我，休道微雲點日明。

樂天

聞道樂天斯聖域，惟顏去此不爭多。我今唯覺天堪畏，樂在中間可詠歌。

記夢二絕

蠶蟲微臣病置閒，耿光圭竇不違顏。太平愧乏河汾策，芹曝懸誠一夢寒。

寤寐天門幾許淡，遠遠不墮只驚心。箇中憂國無餘事，長願年豐普得霖。

溪上偶吟

把釣閒吟坐石磯，不知林表掛斜暉。歸來一室清如水，身上猶看半濕衣。

東齋月夜

暑雨初收夜氣清，天心孤月滿窓櫺。幽人隱几寂無語，念在先生尊性銘。

夏日林居卽事二絕

窄窄柴門短短籬，草庭苔砌雨新滋。幽居一味無人共，端坐愴然只自怡。

薄雲濃

日晚悠悠開遍川葵與海榴始覺遠山添夜雨前溪石瀨響淙流

陶山雜詠

記井

靈芝之一支東出而爲陶山或曰以其山之再成而命之曰陶山也或云山中舊有陶竈故名之以其實也爲山不甚高大宅曠而勢絕古方位不偏故其旁之峯巒溪壑皆若拱揖環抱於此山然也山之在左曰東翠屏在右曰西翠屏東屏來自清涼至山之東而列岫縹緲西屏來自靈芝至山之西而聳峯巍峩兩屏相望南行迤邐盤旋八九里許則東者西西者東而合勢於南野莽蒼之外水在山後曰退溪在山南曰洛川溪循山北而入洛川於山之東川自東屏而西趨至山之趾則演漾泓渟沿泝數里間淡可行舟金沙玉礫清瑩紺寒卽所謂濯纓潭也西觸于西屏之崖遂並其下南過大野而入于芙蓉峯下峯卽西者東而合勢之處也始余卜居溪上臨溪縛屋數間以爲藏書養拙之所蓋已三遷其地而輒爲風雨所壞且以溪上偏於閭寂而不稱於曠懷乃更謀遷而得地於山之南也爰有小洞前俯江郊幽篁遶廓巖麓悄蒨石井甘冽允宜肥遯之所野人田其中以資易之有浮屠法蓮者幹其事俄而蓮死淨一者繼之自丁巳至于辛酉五年而堂舍兩屋粗成可棲息也堂凡三間中一間曰玩樂齋取朱先生名堂室記樂而玩之足以終吾身而不厭之語也東一間曰巖栖軒取雲谷詩自信久未能巖栖冀徵效之語也又合而扁之曰陶山書堂舍凡八間齋曰時習寮曰止宿軒曰觀濶合而扁

之口隴雲精舍堂之東偏鑿小方塘種蓮其中曰淨友塘又其東爲
 蒙泉泉上山脚鑿令與軒對平築之爲壇而植其上梅竹松菊曰節
 友社堂前出入處掩以柴扉曰幽貞門門外小徑緣澗而下至于洞
 口兩麓相對其東麓之脊開巖築址可作小亭而力不及只存其處
 有似山門者曰谷口巖自此東轉數步山麓斗斷正控潏潏潭上巨
 石削立層累可十餘丈築其上爲臺松棚翳日上下水羽鱗飛躍
 左右翠屏動影涵碧江山之勝一覽盡得曰天淵臺西麓亦擬築臺
 而名之曰天光雲影其勝槩當不減於天淵也盤陀石在潏潏潭中
 其狀盤陀可以繫舟傳觴每遇潦漲則與齊俱入至水落波清然後
 始呈露也余恆苦積病纏繞雖山居不能極意讀書幽憂調息之餘
 有時身體輕安心神灑醒俛仰宇宙感慨係之則撥書攜筇而出臨
 軒玩塘陟壇尋社巡岡蒔藥擦林擷芳或坐石弄泉登臺望雲或磯
 上觀魚舟中狎鷗隨意所適逍遙徜徉觸目發興遇景成趣至與極
 而返則一室岑寂圖書滿壁對案嘿坐兢存研索往往有會于心輒
 復欣然忘食其有不合者資於麗澤又不得則發於憤悱猶不敢強
 而通之且置一邊時復拈出虛心思繹以俟其自解今日如是明日
 又如若是若夫山鳥嚶鳴時物暢茂風霜刻厲雪月凝輝四時之景不
 同而趣亦無窮自非大寒大暑大風大雨無時無日而不出出如是
 返亦如是是則閒居養疾無用之功業雖不能窺古人之門庭而其
 所以自娛悅於中者不淺雖欲無言而不可得也於是遂處各以七

言一首紀其事。凡得十八絕。又有蒙泉、冽井、庭草、澗柳、菜圃、花砌、西麓、南游、翠微、寥朗、釣磯、月艇、鶴汀、鷗渚、魚梁、漁村、烟林、雪徑、櫟遷、漆園、江寺、官亭、長郊、遠岵、土城、校洞等五言雜詠二十六絕。所以道前詩不盡之餘意也。嗚呼！余之不幸，晚生遐裔，機隨無聞，而顧於山林之間，夙知有可樂也。中年妄出世路，風埃顛倒，逆旅推遷，幾不及自返而死也。其後年益老，病益深，行益蹶，則世不我棄，而我不得不棄。於世乃始脫身樊籠，投分農畝，而向之所謂山林之樂者，不期而當我之前矣。然則余乃今所以消積病，豁幽憂而晏然於窮老之域者，舍是將何求矣。雖然，觀古之有樂於山林者，亦有二焉。有慕玄虛事高尙而樂者，有悅道義、顧心性而樂者。山前之說則恐或流於潔身亂倫，而其甚則與鳥獸同羣，不以爲非矣。由後之說則所嗜者糟粕耳。至其不可傳之妙，則愈求而愈不得於樂。何有雖然，寧爲此而自勉，不爲彼而自誣矣。又何暇知有所謂世俗之營營者，而入我之靈臺乎？或曰：古之愛山者，必得名山以自託。子之不能安且樂山，樂水，缺也。曰：清涼壁立，萬仞而危，臨絕壑，老病者所不能安。且樂山，樂水，缺一不可。今洛川雖過清涼，而山中不知有水焉。余固有清涼之願矣。然而後彼而先此者，凡以兼山水而逸老病也。曰：古人之樂，得之心而不假於外物。夫顏淵之陋巷，原憲之甕牖，何有於山水。故凡有待於外物者，皆非真樂也。曰：不然，彼顏原之所處者，特其適然而能安之爲貴爾。使斯人而遇斯境，則其爲樂，豈不有濃於吾徒者乎。故孔

孟之於山水未嘗不亟稱而淡喻之若信如吾子之言則與點之歎何以特發於沂水之上卒歲之願何以獨詠於蘆峯之巔乎是必有其故矣或人唯而退嘉靖辛酉日南至山主老病畸人記

十八絕

陶山書堂

大舜親陶樂且安淵明躬稼亦歡顏聖賢心事吾何得白首歸來試考槃

巖栖軒

曾氏稱顏實若虛屏山引發晦翁初暮年窺得巖栖意博約淵冰恐自疎

玩樂齋

主敬還須集義功非忘非助漸融通恰臻太極濂溪妙始信千年此樂同

幽貞門

不待韓公假大龜新居縹緲映柴扉未應山徑憂茅塞道在幽貞覺坦夷

淨友塘

物物皆合妙一天濂溪何事獨君憐細思馨德真難友一淨稱呼恐亦偏

節友社

松菊陶園與竹三梅兄胡柰不同參我今併作風霜契苦節清芬儘飽諳

隴雲精舍

常愛陶公隴上雲唯堪自悅未輸君晚來結屋中間臥一半閒情野鹿分

觀瀾軒

浩浩洋洋理若何如斯曾發聖咨嗟幸然道體因茲見莫使工夫間斷多

與一本作伴

時習齋

日事明誠類數飛。重思複踐趁時時。得淡正在工夫熟。何管珍烹悅口頤。

止宿寮

愧無雞黍謾留君。我亦初非鳥獸羣。願把從師浮海志。聯床終夜細云云。

谷口巖

風聲一本作高情

東躡江臺北入雲。開荒谷口擬山門。此名偶似前賢地。耕隱風聲詎易論。

天淵臺

流行一本作生生

縱翼揚鱗孰使然。流行活潑妙天淵。江臺盡日開心眼。三復明誠一巨編。

天光雲影臺或只稱

活水天雲鑑。影光觀書淡。喻在方塘。我今得意清潭上。恰似當年感歎長。

濯纓潭

漁父當年笑獨醒。何如孔聖戒丁寧。我來叩榘吟風月。卻喜清潭可濯纓。

盤陀石

黃濁滔滔便隱形。安流帖帖始分明。可憐如許奔衝裏。千古盤陀不轉傾。

東翠屏山

簇簇羣巒左翠屏。晴嵐時帶白雲橫。斯須變化成飛雨。疑是營丘筆下生。

西翠屏山

巖巖羣峯右翠屏。中藏蘭若下園亭。高吟坐對真宜晚。一任浮雲萬古青。

芙蓉峯趙上舍士敬

南望雲峯半隱形。芙蓉曾見足嘉名。主人亦有烟霞癖。茅棟澆懷久未成。

二十六絕

五言○逐題又

山泉卦為蒙何書厥象吾所服養正之日豈敢忘時中尤當思果育

石間井冽寒古堂烟沈石井勿甘慕冽人為卜居一瓢真相得

庭草思一般誰能契微旨圖書露天機只在潛心耳

無窮造化春自是風流樹千載兩節翁長吟幾與寓

小圃雲間靜嘉蔬雨後滋趣成真自得學誤未全癡

曲砌無人跡幽香發秀姿風輕午吟處露重曉看時

舍西橫翠麓蕭灑可幽貞二仲豈無有愧余非蔣卿

異石當山口傍邊入江流我時來盥濯清樾興難雙

東隴上翠微九日微攜壺酒御勝陶淵明菊花空滿手

漱濯一本作

寥朗仰眺俯瞰執知倪

末二句一作
羊裘詠黃
岡桂楸秋

官一本作
誰

西隴上寥朗。矯首望烟霞。安得陵八表。仍尋羽人家。

弄晚竿仍裊。釣磯食餌則。懸石則。魚穿青柳線。裝帶綠烟痕。

寒潭如拭鏡。乘月不弄扁舟。湖老烟波詠。坡仙桂棹秋。

綠崖路呼遷。其上有樹。乃其何妨。抱離奇。壽已過數百。

古縣但遺基。漆園或有世。用乃其何。道保。有警言。蒙莊亦高識。

玉食須珍異。銀唇合交。我編屏。峩峩梁。截斷淺濊。罟施重。

隔岸民風古。臨江樂事多。斜陽如畫裏。收納得銀梭。

遠近勢周遭。漢漠迷煙樹。延望足玩心。變態多朝暮。

一徑傍江灣。高蹄作瑤崖。迹絕誰追。乘雪無人蹤。僧來自雲表。

浩蕩浮鷗鷺。鷗舞而復眠。閒情乃如許。機事定無緣。

退溪集三

水鶴煙霽下晴沙立遠汀那能無飲啄得處莫留停

古寺江岸空仙遊杏方丈蟠桃定何時結子重來賞

小亭境自作後江前皋似蓋不來時野禽自栖集

炎天彌翠浪商節滿黃雲薄暮歸鴉望遙風牧笛聞

微茫常對席縹緲如夢如遮屏何非雲歸無柰天空意轉悠

禦難何代人古籍莽難考時平久已頽兔穴深蔓草

宮牆沒校洞麗古籍莽難考時平久已頽兔穴深蔓草

又四絕緜誦變山鳥誰能起廢規張皇道幽眇

西望巖崖勝高亭勢欲飛風流那復觀山仰只今稀

汾川非異水回嵐西翠成所居大里名也復觀山仰只今稀

激湍下為淵深處知幾丈主人在銀毫煙波頻夢想

賀淵公幹亭舍在下其旨李疎雨秋來戀主深

公在翠屏陰城上李疎雨秋來戀主深

軒翠屏陰城上李疎雨秋來戀主深

翠屏陰城上李疎雨秋來戀主深

屏陰城上李疎雨秋來戀主深

陰城上李疎雨秋來戀主深

城上李疎雨秋來戀主深

上李疎雨秋來戀主深

李疎雨秋來戀主深

疎雨秋來戀主深

屏庵在懸崖石縫泉冰齒舊愛一室明如今定何似
屏庵在西翠屏崖壁中上舍李大用所構命僧守之
舊有淨室近聞守僧改置其室殊佳致云

偶題二絕

桂棹蘭漿一葉舟澄江如練靜涵秋無端一夕西風急鷗鷺驚飛過別洲
江上清風直萬錢扁舟無計買秋天可憐明月如相識猶向山間盡意圓

溪齋

琴生結茅棟在我南溪曲搖窻林影寒照席嵐光綠邇來同無人蓬蒿翳庭菊
呼兒痛掃漑終日坐幽獨手中一卷書隨意繙且讀有理古猶今有味飲如沃
悲秋自懷遠考槃甘弗告喟然長太息商風振山木琴壙

溪上秋興

雨捲雲歸暮天碧西風入林鳴策策溪禽忘機立多時忽然決起飛無迹

寄鄭子中正字

尺素書從谷口來山窻欣對碧雲開躬行正似梨甜熟妙處真同火撥埋遲暮
光陰難把玩別離懷抱竹追陪卻愁好事奇明彥差說精微坐俊才子中勝示
明彥所與

寄贈李仲久三絕仲久號

靜存贈我一丸朱我正昏眸欲廢書結習未除時點染山窻非是注蟲魚
晚從書裏悟迷塗病業還慙大丈夫爲問靜存存底事書來肝膽好相輸
山木何能便秀穹存心要在積年功君看日夜東流水放海先從一坎中
和子中間居二十詠

講學

無一本作阻

同流亂德勢侵淫。墜緒茫茫不易尋。只向彝倫明盡道。更因情性得存心。須知糟粕能傳妙。始識熊魚孰味深。卻恨山樊無麗澤。齋居終日獨欽欽。

求志

隱志非他達所由。天民德業尙須求。希賢正屬吾儕事。守道寧忘此日憂。大錯鑄來容改範。迷途覺處急回輟。祇從顏巷勤攸執。貴富空雲一點浮。

習書

近世趙張書盛行皆未免誤後學

字法從來心法餘。習書非是要名書。蒼義制作自神妙。魏晉風流寧放疎。學步吳興憂失故。效顰東海恐成虛。但令點畫皆存一。不係人間浪毀譽。

吟詩

詩不誤人人自誤。興來情適已難禁。風雲動處有神助。葦血消時絕俗音。栗里賦成真樂志。草堂改罷自長吟。緣他未著明明眼。不是吾緘耿耿心。

愛閒

林間茅屋石間泉。閒愛秋風灑靜便。易玩義文一兩卦。詩吟陶邵五三篇。園容野鹿栖雲宿。愈對沙禽向日眠。不獨身心亦泰。任從多病在人先。

養靜

休道山林已辨安。心源未了尙多干。眼中灑若常恬養。事過超然莫控搏。九歲觀空非面壁。三年服氣異燒丹。聖賢說靜明如日。深戒空齋錯傲看。

焚香

焚香非是學禪僧。清坐無塵思若凝。已遣襟靈渾洗滌。從教心地凜淵冰。史巫

祈祝唯增怪。羅綺薰濃只長矜。誰與沈材除此厄。敬拈一瓣爲顏曾。

服藥

重重積病等丘陵。藥裏君臣有滅增。道驗若神難對證。試方偶中已稱能。庸工失診輕生誤。良劑無傷久見徵。但得服勤差少病。何妨瘦骨似枯藤。

彈琴

先王作樂意尤深。天地中和發自心。鳳下南薰元盡美。鶴來東國別成音。平生我未專師學。此日君能古譜尋。好待明年山月夜。無絃琴和有絃琴。

投壺

禮樂從來和興嚴。投壺一藝已能兼。主賓有黨儀無傲。算爵非均意各厭。比射男兒因肄習。其爭君子可觀瞻。心平體正何容飾。一在中間自警潛。

賞花

一番花發一番新。次第天將慰我貧。造化無心還露面。乾坤不語自含春。澆愁喚酒禽相勸。得意題詩筆有神。詮擇事權都在手。任他蜂蝶謾紛紜。

釣魚

清時多病早投閒。萬事漁竿本不干。小艇弄殘宜月宿。寒絲收罷任風餐。荻花楓葉深秋岸。簞笠蓑衣細雨灘。可笑從前閒失脚。軟紅塵土沒高冠。

曬冊

古稱書畫損梅黃。一日園林喜得陽。散帙白魚驚不定。護庭赤腳倦思僮。愧無可曬惟空腹。閒勝隨人或倒裳。莫歎塵編寥落甚。檳中珠在最難忘。

對客

本收蹤跡入深林。何意親朋或遠尋。辭舌未須談別事。開顏正好款同心。溪雲
婉婉低相酌。山鳥嚶嚶和共吟。他日思君獨坐處。不堪明月盡情臨。

煮蕨

東風習習踏青過。美食春山不作魔。晨採趁樵雲壓擔。晚烹汲澗雪翻和。首陽
歌激人爭慕。坡老嘲慙我已多。扣腹儘知書籍穩。荒哉日食萬錢麼。

已一本作

飲酒

逃入昏冥我不求。但師陶令爲忘憂。年荒可怕塵生甕。客至何妨葛喚鷄。月到
天心應婉戀。風將花事故遲留。可憐李白疎狂甚。枉詫同杯憶五侯。

玩月

十分圓未一分偏。况復沈痾近少痊。把酒李生吟且問。傷時杜老坐無眠。斫來
桂樹應多白。栖得姮娥底用妍。珍重至人心地妙。一般灑落又誰傳。

納涼

寒暑和推酷與嚴。人情當劇每難淹。雲峯蠶熟如團戶。火傘張空欲透簾。大厦
深簷渠自得。茂林冷澗我還添。冰顏玉井渾如夢。感此清陰豈病嫌。

治圃

福性幽栖嗜簡便。不煩老圃也能先。瓊苗沃沃培雲壤。玉本鮮鮮洗澗泉。理罷
拋鋤閒曳杖。摘來迎客不憂錢。秋深更愛黃金菊。滿地風霜尙傑然。

種松

嶺上蒼蒼盡對楸。移根何事下嵒嶓。山苗枉使校長短。院竹何如作弟兄。風雨
震凌根不動。雪霜凍裂氣餘清。誰知喜聽茅山隱。隴上和雲有宿盟。

餘一本作

查一本作

臺上初看月色多。臺前呼酒泛金波。疑乘夜雪尋溪興，似傍銀河接海查。桂棹
歌殘懷渺渺，羽衣夢見笑呵呵。年年十月風流事，莫恨新秋有障魔。夏秋例屏之溪交

寄宋台叟知事二絕

憶昨東行鹿似驚，蒙君憐我誨丁寧。寸心欲說何由得，長對青山愧遠情。
畫錦歸時寵若驚，中途書札寄深情。丈夫盡瘁何須嘆，只恐因循自作屏。

答寄權景由貳相二絕

石門同醉菊花秋，曾笑吾廬太僻陬。近得陶山天與景，憶公那得更追遊。
同遊才傑聘亨衢，桂國功名滿世譽。朽鈍不堪雕鏤質，山齋終日注蟲魚。

歲暮難堪憶故人，平安書到雪溪濱。南行莫負酬心事，方丈山中訪隱淪。

示金而精李業彥二絕

臘望二君與鶴兒，往遊陶山。回言雪霽佳景，是夜溪上雪月清甚。曉
起齋中，偶成兩絕云。

雪滿群山凍一江，歸來誇說興難雙。更憐遙夜清無寐，玉澗瓊林鎖月窗。
怯寒藏六老陶翁，觀雪從君自作雄。唯有碧窻寒夜月，一般情味兩齋同。

次韻答友人二絕

清香堂裏舊知人，怪物天池尚臥濱。欲向陶山問心事，伐檀河上詠漣淪。

右李君浩

清風谷口意中人。別去南天憂海濱。遙想酌泉吟不易。未應初志竟成淪。

右鄭子精

春寒記所見

西辛

去歲冬溫地不凝。凌人臘月憂無冰。今歲春寒雪塞空。凶飈頓撼山岳崩。閭井蕭條牛馬凍。夾鍾之末蟄未動。攜持婦子欲棄溝。仰訴蒼蒼那易狎。

春日溪上二絕

淡溪一本
一作濟瀾
一本作滿

雪消冰泮滌生溪。淡淡和風颺柳堤。病起來看幽興足。更憐芳草欲抽萸。傍柳尋溪坐白沙。小童新試從婆娑。誰知滿面東風裏。繡出千芳與萬葩。

偶題

白髮空驚歲月奔。年來踪跡在山樊。依依小聚煙生屋。漠漠春朝雨滿園。杞梓棟梁非夙願。鴛鴦驂駕誤前恩。著書欲使何人信。老學多忘白要存。

鄭子中來訪溪莊因與俱至陶山眺覽既別追寄

幾歲纔看環堵闢。今晨頓有玉人來。共憐蕭灑堂臨沼。同玩涵泓水映臺。黃卷白雲容我拙。紫宸青瑣試君才。送君獨自盤桓處。花落春歸思莫裁。子中近

青瑣入銀才故有

步自溪上踰山至書堂

李福弘德弘琴

花發巖崖春寂寂。鳥鳴澗樹水潺潺。偶從山後攜童冠。閒到山前問考槃。

四月既望濯纓泛月令窳安道德弘以明月清風分韻得明字。

水月蒼蒼夜氣清。風吹一葉泝空明。匏尊白酒鱸銀酌。桂棹流光掣玉橫。采石顛狂非得意。落星占弄最關情。不知百歲通泉後。更有何人續正聲。晦庵先生

復舟舊湖
來九居詩
通曲在翠
泉相西
之與部後
句唱門調
款到外長
先舟古
生行烟
詩所波
有望弄
此百也明
句歲又月
誰先之
生句冠
嘗與之
傳詩首
仁而深
袁機嘆
仲後湖
梁文之
叔遠烈
吳茂益
實後湖

歧亭十詠
露陰望雲
池成仁昌
上終生公
日吟此句

亭前巨澤

萬象分露陰入望山耶雲出岫何妨去作雨怡神不堪持贈君船舷
暝憂境非世頰笏朝挂人超群白衣蒼狗自世態向此雲山君莫云

歧洲玩月

歧亭主人去超越洲上尙懸當時月嗣世銜恩擁朱轎得暇來看情不歇嗟
我聞風激衰懦况乃形勝真仙窟何時亭中對罇酒水面同看湧銀闕

蛇淵釣魚

臨淵不作徒羨魚竹竿一絲風嫋如大魚如神倏遠逝芳餌來貪俄衆孥渭川
非熊事曠絕東海連鼉談誕虛我思江湖有散人金螿玉貽聊同渠

孤山聽笛

遙山一抹暮天碧山下何人弄長笛數聲隨風落洲渚烏獸悲號龍舞澤君山
舟上呂逢仙香秀亭中劉揜鐵憑欄終夕獨感慨煙水蒼茫墮寒月

竹林翠煙

萬玉森森擢岸邊寒枝瘦葉搖蒼煙龍拏虎攫笏競長雪虐風饕節彌堅嘯咏
誰知袁尹真切磔還思衛武賢安得湖州入神筆爲寫一幅山家傳

梅塢清香

誰將尤物破天荒小塢臨池栽韻芳皎皎驚人冰雪白馥馥襲袂旃檀香孤山

微吟占風情。草堂索笑開愁腸。麻姑後夜許同攀。莫辭對月傾壺觴。
斜陽落鴈

秋日悠揚下天畔。一陣點破遙空鴈。渺渺冥冥羽翻低。庚庚秩秩天機慣。稻梁
多處有網羅。風霜落後饒葭蘆。君看禽鳥慎翔集。世事茫茫歲向晏。

平蕪散牧

春燒沒盡春草綠。靡靡郊原盈遠日。驅催不到村野閒。太平氣象看遊牧。髻童
忘機但鞭後。飽滿歸來月下宿。不解謳歌堯舜舜。但願年豐協夢卜。

凍雨飜荷

聞道杭州十里荷。錦雲此地還如何。無端風雨滿空至。翠蓋歷亂翻紅葩。萬斛
明珠瞥眼撒。千指哀箏闌手搗。須臾雨卷定千植。清遠更覺天香多。

神龍耕冰

玄陰閉野陂水凝。素田百頃寒稜稜。淵潛神物亦愛人。起蟄明告豐凶徵。老農
來看強解事。水陸喜愕談經會。勸汝作勞待天時。無使坐負龍耕冰。

贈趙士敬

人間貧富海茫茫。每憶君窮感歎長。錦里已看疎屋破。玉川況復一奴亡。滿潭
風月尊無綠。挂腹詩書面有黃。賴有古人餘樂事。朝吟衡泌夕歌商。

陶山言志

自喜山堂半已成。山居猶得免躬耕。移書稍稍舊瓮盡。植竹看看新笋生。未覺
泉聲妨夜靜。更憐山色好朝晴。方知自古中林士。萬事渾忘欲晦名。

偶題

窻下聽泉金石奏。臺前觀漲雪雲崩。莫言樂水偏於智。更有青山面面層。

夕霽登臺

天末歸雲千萬峰。碧波青嶂夕陽紅。攜筇急向高臺上。一笑開襟萬里風。

李大用將之星州戲贈一律兼呈州牧黃仲舉

君今往見星山牧。牧使憂民不自閒。書院月明增感古。郡齋朝冷忽懷山。新聞

學政如風動。舊識詩情似菊斑。若問幽人在何許。清溪白石掩雲關。

贈慶州府尹李剛而

剛而冒大水再駕見訪前因路斷而還今乃始至僕江合亦阻水迎

見於縣館共宿明日贈此二首

千里關河再動轡。不辭重險為停雲。交情淡淡明霜在。世事茫茫白髮紛。此日

陶山猶阻我。他年泗水幾思君。好歸努力崇明德。只在躬行不在文。

野老迎君始入城。一尊終夕話平生。聯床夜館涼如水。臥聽啼鴈裂竹聲。

湖南卞戒溫秀才汝來訪留數日而去贈別五絕

重逢顏面記茫茫。屈指如今已六霜。千里來尋珍重意。一庭相對萬叢香。

河西蓬館舊同遊。歎去修文白玉樓。今日逢君門下士。話君終夕涕橫流。河厚

之汝今嘗從遊

佳山佳水日徘徊。仁智吾猶未竭才。敢叩師門有何訣。請將餘論賁江臺。與汝登

天淵

江臺寥闊共登臨。俯仰鳶魚感慨深。妙處自應從我得。晦庵詩句為君吟。同上

風雪尋師十載前。云何一瓣嘆靡傳。勸君莫被因循誤。努力須櫟上水船。

次韻金舜舉學論題天淵佳句二絕

此理何從問紫陽。空看雲影與天光。若知體用元無間。物物天機妙發揚。
鱗爲陰物羽爲陽。一在飛潛自顯光。正是幽人觀樂處。灘聲何事抑還揚。

秋日。獨至陶舍。篋中得趙士敬詩。次韻遣懷。

人生同作海中瀉。弱纜收風覺少優。道術千歧多失脚。世情百變盡回頭。山橫
晚野迎新瘦。菊滿霜林竹遠愁。賴有故人詩發篋。長吟終日獨由由。

寄湖西監司閔景說二首

兩別東湖一後園。中間人事幾紛紛。聞君又按湖西節。顧我仍耕嶺外雲。千里
有懷難命駕。一尊無計可論文。西風獨臥思君處。鴈過長空菊吐芬。

憶在蓬山慕古仙。相期修鍊與君偏。鼎中龍虎功非速。壺裏乾坤事亦遷。霜髮
照秋吾不柰。野雲觀物子悠然。琅函祕訣應無恙。努力何心廢暮年。

次韻金舜舉見寄三首

近歲衰門理頗茫。祖先流慶訝空長。寧知六七聯中表。併捷科名慰在亡。躬教
我雖慙慶建。賀詩君擬學蘇黃。風吟斗覺光增戶。春氣融融發願商。右舜舉以

慶參蓮榜稱詩思超然接混茫。謀生雖拙興何長。名登仕籍身前卻。粟在官倉食繼亡。處世

豈能容季孟。游心常欲反羲黃。病夫向壁經三日。始信言詩許賜商。

少年求道指淳茫。白首窮經意更長。我自病閒非世棄。人由欲汨豈心亡。霜清
漲潦凝寒碧。葉滿山林爛赤黃。安得與君同賞詠。吞容金石協宮商。

次韻黃仲舉寄示鹿峯精舍落成一首

儒館何須續舊名。鹿峯堪賀落新成。武城言假興絃誦。蜀地文翁闡教聲。古道未亡同受性。今人那欠獨超情。星山本號英雄藪。莫負羣生我最靈。

示諸友

臥雲庵裏存心法。觀善齋中日用功。要識講明歸宿處。請將踐履驗吾躬。臥雲見雲詩語類訓。踐履之粹處。觀善齋見武夷書中。精舍。

山堂夜起

山空一室靜。夜寒霜氣高。孤枕不能寐。起坐整襟袍。老眼看細字。短檠煩屢挑。書中有真味。飲沃勝珍庖。當空半輪月。誤畫驚禽號。影入方塘底。臨之欲手撈。西舍情無蹤。幽人夢仙遊。詩成喚相和。似聞鳴九臬。

立春題門窻二絕

一炷香煙滿意春。溪光山色坐來新。舊痾從此渾如雪。長作清時秉耒民。但祝明時泰慶同。消除陰沴驗微躬。眼如明鏡心如日。燭破羣書啓客蒙。

次友人寄詩求和韻二首

歲月仍遲暮。風塵幾往來。親朋非有問。懷抱詎能開。我願長閒得。君思漸退來。古人猶尙爾。況復最非才。

性僻常耽靜。形羸實怕寒。松風關院聽。梅雪擁爐看。世味衰年別。人生末路難。悟來成一笑。曾是夢槐安。

礪石臺踏青

擘開青石出飛泉。山斷如門水抱前。擬作蘭亭追勝會。憶陪鳩杖破荒煙。仙遊不與雲俱返。樂事無端感自纏。壘石作臺非好事。欲將陳跡永流傳。壘遊此調生。

節友壇梅花。暮春始開。追憶往在甲辰春。在東湖訪梅於望湖堂。賦詩二首。忽忽十九年矣。因復和成一篇。道余追舊感今之意。以示同舍諸友。

青春欲暮。嶠南村。處處桃李迷人魂。眼明天地立孤樹。一白可洗羣芳昏。風流不管臘雪天。格韻更絕韶華園。道山疇昔幾仙賞。廿載重逢欣色溫。臨風宛若西湖伴。對月不覺東方暝。問我緣何太瘦生。自首長屏雲巖門。向來自有煙霞疾。今者何須蘭臭言。天涯故人不可見。與爾日飲無何罇。

韓上舍永叔江墅十景

儉端朝雲

儉端山名

疊嶂雲生逗曉寒。無心行雨上玄間。知君對此常怡悅。不學王朗挂笏看。

斗尾暮帆

斗尾水名

隱隱帆檣過眼頻。滄江落照畫圖新。當年我自追歸興。豈料君看畫裏人。

早谷採薇

昨夜春雷百草掀。攜筐晨去笑穿雲。歸來更覺盤飧媚。獻御誠心足替芹。

小川釣魚

渭水雄誇遇聖君。桐江奇事動星文。何如寂寞溪雲裏。魚鳥相親遠世紛。

菜圃春雨

手開幽圃種春苗。嫩葉丹莢得雨饒。不待漢陰勤抱甕。逃名猶足慰箠瓢。

菊逕秋霜

霜露鮮鮮菊萬葩。金風蕭瑟野人家。花中隱逸知人意。歲晚心期詎有涯。

梅梢明月

天上冰輪若雪團。庭前玉樹掛梢端。洛宮清艷雖藏好，何厭幽人百匝看。

竹林清風

森森齊挺翠琅玕。六月窓扉灑雪寒。不是調刁生衆竅，滿林清吹自團圓。

晴畫杜鵑

山木陰陰畫響鵑。幽居方信別區天。莫言口血偏號訴，超越神心自可憐。使聞晦

詩子規意

雪夜松籟

地白風生夜色寒。空山箏籟萬松間。主人定是茅山隱，臥聽欣然獨掩關。

喜李剛而府尹見訪二首

歷盡崎嶇荷遠尋。花殘春老恨休深。天教緩緩梅花發，月白風清待子吟。

道義相交卽會神。何人頭白尙如新。放麈不忍雖云誤，納履爲嫌豈是真。世路

風波經百險，男兒心地照千春。天將玉汝因讒毀，更願孳孳競日辰。剛而

剛而安東權使君士遇見訪先寄詩來次韻奉答

急景奔梭肯少遲。流波日夜竟安之。老從頭上來如約，愁向心中結不知。繞屋

煙嵐前似仰落花風雨斷尋窺明朝可試從公醉，莫被床頭酒壺欺。

四時幽居好吟四首

春日幽居好。輪蹄迴絕門。園花露情性，庭草妙乾坤。漠漠栖霞洞，迢迢傍水村。

須知詠歸樂，不待浴沂存。

夏日幽居好，炎蒸洗碧溪。海榴花正發，湘竹笋初齊。古屋雲生砌，深林鹿養麕。從來掩身戒，柔道莫牽迷。

秋日幽居好，涼颼自爽襟。崖楓爛紅錦，籬菊粲黃金。稻熟更欣釀，雞肥間煮燂。霜冰古所戒，歲晚若爲心。

開闢地一
本
作
石
餘
冬日幽居好，田家事亦休。築場開圃地，橫約過溪流。痲病樵兒仗，排寒織婦謀。窮泉陽德長，從此百無憂。

李剛而新置西岳精舍，有詩見寄，次韻二首。

羅墟麥秀幾悲殷，創置仍遭物議羣。欲使英才欣式穀，可無遊處善相薰。千年白日元無翳，萬古青山一任雲。珍重箇中真樂事，莫將餘外較紛紛。剛而多得

訪

箕範吾東曾善國，只今天步屬文明。多材舉作非無本，至道人行詎自亨。寥落塵編尋寶訣，奮興豪傑出常情。儒宮好闢仙山境，老我增思實趁名。

次韻金秀才士純三絕

雲裏真成我勝鳩，能專一壑果前謀。可憐地老天荒處，分付閒人待此秋。應俗多妨頭雪白，得君偏喜眼湖青。從今日日開幽款，莫負雲窻與月亭。

雲谷書傳千聖心，讀來如日破昏陰。平生不上羅浮望，幾向冥塗枉索尋。語見陳白

集沙

七月既望，期與趙士敬、金彥遇、慎仲惇、叙琴夾之聞遠諸人，泛舟風月潭前，一日大雨，水不果會，戲吟二絕，呈諸友一笑。

戊七欣逢赤壁秋，相邀風月泛蘭舟。無端昨夜江成海，千載風流一笑休。

問月寧同白也親狂雲復妒我三人世間萬事皆如此
留恨難逢恰好辰

寄金季應二絕

舊山矮屋掩蓬塵一去南荒白髮新
幾日歸來看壁蝸種松今已老嶙峋
飽喫南烹荷聖恩故人能見幾來轅
但知鵬海道遙樂爲踟愁懷更莫論

贈別鄭正字子精

君遊方丈山九萬扶搖上歸來尋野老
一室共幽賞巨編讀遊錄奇歎屢抵掌
半月袖微言心局胥豁敞茲歡不可恃
城闕忽有往歲暮霜液集南鴈墮哀響
涉水愼揚厲逢人莫俯仰

次權生好文

亥癸

平生不慕乘軒鶴末路寧羞曳尾龜
潤底雪殘寒料峭簷間春到日舒遲
從他藜藿生蹶徑只恐雲雷起硯池
莫謂小詩妨學道聖門商賜亦言詩

鄭子中求題屏畫八絕

高山四皓

溺冠曾恥事龍顏應幣還隨兒女間
尙得高名千載後應緣當日再還山

桐江垂釣

驚動乾文脚自伸歸來龍德政淵珍
故人可是劉文叔全付桐江萬古春

草廬三顧

草廬三顧禮勤湯談笑逡巡辦帝王
莫恨天誅功未訖姦雄心死泣分香

江東歸帆

望塵蚊蚋不同娛一夕驚秋倍憶吳
萬里歸帆風與便任他人道爲尊鱸

栗里隱居

地覆天翻事莫論，秋香佳色滿霜園。知音世遠絃無用，慕義人攀足亦尊。

華山墜驢

草昧經綸未可知，天心驚喜果前期。華山歸馬從今日，不用吾驢再喚騎。

濂溪愛蓮

天生夫子關乾坤，灑落得懷絕點痕。卻愛清通一佳植，花中君子妙無言。

孤山梅隱

返棹歸來鶴趁人，梅邊閒坐自清真。門前想亦非凡客，底事逡巡尚隱身。

李生宏仲自清涼山寄詩三絕來次韻

憶昔初登千仞岡，轉頭四十九星霜。只今病脚難飛步，清債雲間久未償。

洞天深鎖碧窻寒，塵事渾無一點干。靜定工夫宜得力，如何更說制心難。

人心叵耐似翻車，功要西山一部書。箇裏不妨多著靜，莫嫌持敬始生疎。

齋中偶書示諸君及安道孫

四兵耘草一兵遲，捷手三兵共詫伊。捷者留根煩再拔，不如遲者盡初時。

類語

郭景靜城主求題山水畫幅五絕

訪人情味過橋時，老樹滄波境自奇。箇裏平章詩併畫，詩中有畫畫中詩。

綠水青山捲白雲，高人相對靜垂綸。晚來風味吾能說，脍斫霜鱗酒瀉銀。

茅屋巖阿絕點塵，野亭迢遞管遊人。片帆相趁來何許，目極煙波不見津。

亂山縈帶水深中，有衡茅鎖竹林。想見幽人高枕臥，世間榮辱不關心。

朱子見

漢漢窮陰亂雪飛山川渾作玉屏圍小橋驢背行吟客肩聳如山得得歸

黃星州仲舉挽詞二首

早馳詞華晚改求仕中爲學欲兼優勤劬積日千痾集歸去中途萬事休陶舍
宿心遠講習錦溪幽抱失藏修朱書每與人同讀幾憶平生淚共流
穎脫爲文出俗姿天胡賦命獨多奇青雲正似鮎竿日綠綬還同鳳棘時謗有
丘山漂衆煦家無甌石濟窮慈如君晚節尤堪尙後有同心只自知

次韻李靜存見寄

德義風流夙所欽書來臟臟爲論心君藏卜肆龜塗讀我處耕巖鳥蔚岑老去
學憂渾廢放病中思戒苦凝沈瑤琴寂寞塵微掩古調如何發自今靜存精於
數學又因於

有思
微恙而

月夜大成來訪陶山與吳正字子強小酌觀濶軒因泛舟前潭

良夜同欣好客來隔岑呼取濁醪杯臨軒鼎坐開幽款更上蘭舟弄月回

江上卽事示子強

閒共攜書泛小舟晚逢急雨上江樓斯須雨卷雲無跡水色山光畫裏秋
吳子強正字將行贈別二絕

雲谷遺書百世師際天蟠地入空絲感君驢笈來相訂愧我宮牆老未窺
聞昔伽鄒講此書兩心同切辨熊魚錦溪忽作修文去見子深悲不見渠

星山李子發號休叟索題中元亮畫十竹十絕

雪月竹

玉屑寒堆壓冰輪迥映徹從知苦節堅轉覺虛心潔

風竹

風微感莞笑風緊不平鳴未遇伶倫采空含大樂聲

露竹

晨興看脩竹涼露浩如瀉清致一林虛風流衆枝亞

雨竹

窓前有叢筠浙瀝鳴寒雨悅然楚客愁如入瀟湘浦

抽筍

風雷亂抽筍虎攫雜龍騰門掩看成竹吾今學少陵

穉竹

千角纔牛沒十尋俄劔拔方持雨露姿已見風霜節

老竹

老竹有孫枝蕭蕭還悶清何妨綠苔破滿意涼吹生

枯竹

枝葉半成枯氣節全不死寄語膏梁兒無輕樵悴士

折竹

強項誤遭挫真心非所破凜然立不撓獨堪激顏懦

孤竹

聞善盡歸來易暴將安適從此更成孤有粟非吾食

鄭子中同泛瀿纓潭用九曲詩韻

昔賢遊處風聲傳閩山九曲壺中天吾狂自笑亦自憐不及薪水供盤旋日日

詩書服管旨。夜夜魂夢飛雲煙。今朝何幸得見君。亦如我志尤專專。眼中萬事不須論。理義今古知同然。聯床晤語兩綢繆。得處超詣如登仙。相攜復泛煙潭艇。泝沿日夕忘回輓。我歌遺聲君擊節。畫舸如上游冷川。仰嗟吾道日中天。願我溝澗羞原泉。萬鍾千鎊是何物。發憤且和仙遊篇。

和白樂天眼漸昏昏耳漸聾

野堂春尚峭。婢愁山甕酒仍空。題詩莫浪傳人手。年少叢多笑此翁。

次琴聞遠孤山韻

君非出仕故無歸。占斷煙霞自不違。境絕更饒田墾闢。山孤唯稱鶴栖飛。四時來往雙芒屨。萬事榮枯一薜衣。日月佳名吾所愛。尋君時復玩餘輝。孤山遠有洞

其月潭也

題金上舍慎仲畫幅八絕

扣角飯牛

飯得牛肥不外求。何心長夜自歌謳。起來又不逢堯舜。功業終歸假事周。

杖節牧羊

羝乳無期鴈有書。節旄零盡始歸歟。茂陵滿到重泉淚。箇是窮邊泣主餘。

富春釣魚

從他百戰定乾坤。澤上垂綸道自尊。豈但東京扶九鼎。激來風節至今存。

山陰換鵝

蕭灑山陰對羽人。道經揮寫動千春。換鵝歸去風流遠。一點何曾累逸真。

灞橋吟雪

漠漠窮陰素雪飄。塞驢馱興度前橋。不知凍臍如山聳。思在銀空萬里遙。
爐峯玩瀑

壯觀爐峯天下無。恢張絕勝匪凡夫。自從帝遣仙豪詠。千尺銀河振八區。

廬山養鹿

隱君當日久巢雲。仙鹿相馴亦出群。豈謂後來天所相。儒宮千載傍遺芬。
西湖伴鶴

湖上精廬絕俗緣。胎仙栖託爲羶仙。不須剪翮如鸚鵡。來伴吟梅去入天。
約與諸人遊清涼山馬上作

居山猶恨未山深。糜食凌晨去更尋。滿目群峯迎我喜。騰雲作態助清吟。

煙巒簇簇水溶溶。曙色初分日欲紅。溪上待君君不至。舉鞭先入畫圖中。

憇景巖潭上。待士敬惇叙。施伯不至。先行。

松石清幽號景巖。涼陰匝俯澄潭。後來若識先來意。妙處同歸豈二三。

越險投深得一天。瓊臺瑤浦映芝田。舊來不見今來見。疑是親逢洞裏仙。

入洞憇礪石

翠密蕭森萬木陰。一泓如鏡湛凝沈。戲題名字溪邊石。記取臨溪盡日吟。

入山

壑邃林深不自迷。盤空飛路幾攀躋。舊知橫側廬山面。今得夤緣玉井梯。良愧

諸僧勤澗候。更憐吾黨靜。雲栖重來十載增。衰老尙覺崢嶸氣未低。柳景文見

蓮臺寺

蓮臺清淨界。一山當面勢。金碧煥增新。象教何詭麗。居僧知不知。迎勞來更遞。

臺上起避風。堂前坐接袂。同遊盡英英。曾到亦濟濟。傾壺細酌傳。開抱宏論揭。

參差不厭煩。邂逅或深契。那無唱與酬。前賢固有例。老我敢先挑。行看諸盛製。

時余與永陽李大成鳳琴上琴開遠光山金真仲金淳叔永嘉權施伯金

安龜豐山柳景文柳而得永陽李宏仲英陽南成仲同遊澆姪高孫安道從禮

內山諸勝具。外山更峻絕。下臨萬丈壑。中懸四五刹。病脚澁登危。讓勇甘自劣。

獨來坐一室。超然自悟悅。諸人遊外山。混畏險中返。坐普賢庵作。

少年攻苦此山中。老作無成一病翁。壁上看君興歎語。此心何管與君同。

普賢壁上見聞遠自叙前後遊山之語有感。

嘉君性靜去浮華。我學真同著足蛇。得向山房開晤語。不嫌窓外已無花。窓外

落時盡已

次韻宏仲山北新得瀑布二絕

雲中千古秘懸流。好事非君孰創遊。病脚會乘秋雨後。高尋壯觀不能休。

自聞飛瀑我心懸。坐詠銀河落九天。快觀雄奇定何日。山靈應許此誠專。

次韻惇叙風穴臺金生窟二絕

次韻宏仲山北新得瀑布二絕

次韻惇叙風穴臺金生窟二絕

中夏盛名馳百代。海東晚節放高懷。一床巖穴人猶敬。灑灑仙風襲杖鞋。
蒼籀鍾王古莫陳。吾東千載挺生身。怪奇筆法留巖瀑。咄咄應無歎逼人。

蓮臺月夜

坐看東嶺吐冰輪。萬壑金波潑眼新。物象悅為姑射白。梵宮疑與廣寒鄰。因思
周老鴻濛語。庶見崔仙鶴背身。上界真人司下土。豈無雲漢憫斯民。時久

讀書如遊山

讀書人說遊山似。今見遊山似讀書。工力盡時元自下。淺深得處總由渠。坐看
雲起因知妙。行到源頭始覺初。絕頂高尋勉公等。老衰中輟愧深余。

將出山留山諸君送至場巖

雨雲浩浩濃還淡。儒釋莘莘去或留。三笑不須溪上過。一杯聊記畫中遊。
次韻惇叙出山後有懷山中諸友

仙岳我堪愧。十年今始行。却因佳友集。能遂勝遊清。栖息幽貞愜。歸來悵望生。
寫詩霞上去。應會此時情。

次韻愼仲愼仲愼諸人

瀑巖蕭寺伴禪僧。朝對雲屏夜月燈。堪笑昨遊吾脚劣。昂頭空羨絕崖厓。
陶山訪梅綠被去。冬寒甚。藥傷殘。芳晚發。憔悴可憐。為之歎息。賦此。

有客同心期不來。孤筇延佇白雲堆。重嗟宿契三梅樹。只向殘春數萼開。入手
清風空灑落。傍簾明月自徘徊。明年此事知諧未。愁思吟邊浩莫裁。

陶山中夜雷雨頃月色朗然

掣電奔雷萬木鳴。須臾捲盡月輪明。不知變化天公意。唯覺虛齋百慮清。

七月既望序并

溪上齋居。連夜月色清甚。令人無寐。今日偶出。霞山士敬尋到。言其

月川夜景。適與意會。欣然也。然古人所謂光霽者。殆不謂此為之感

歎。既歸得一絕。擬寄士敬云。

早餘大雨溪漲。既水落而出。泉石洗清。科坎變遷。魚之得意。遠去其樂

可知。

漲潦春磨激洗餘。石清沙白渚瓊如。向來斗水唱唱族。何去江湖萬里歟。

金而精出遊陶山留宿。明早見寄三絕。次韻却寄。

觀梅

至後梅梢意已生。山翁不見佇幽情。多君獨去探消息。吟到黃昏片月橫。

天淵玩月

如覺襟懷累一塵。此臺看月夜來新。都將灑落清真境。分付幽人絕俗因。

自歎

已去光陰吾所惜。當前功力子何傷。但從一簣為山日。莫自因循莫太忙。

寄真寶鄭子中城主二絕

避地吾先遂不還。居孫咫尺阻溪山。空聞邑政清如水。讀得初心松桂間。

如入桃源是我鄉。玉流丹壁映琴堂。老民幸有遊仙枕。清夢時同上釣航。

東齋夜起示金而精

雲消月白夜如何。獨向空齋坐攝痾。身似靈龜能曠息。心如寒水正恬波。方知

李氏求中妙。更信程門著。靜多我老君。強同所品。從今歲月莫蹉跎。

端居

耕也無端。餒自纏柴門。常覺畏人偏。杯停六藝難。知味屏玩三。圖未契天。竹入

書中存性命。梅歸春末誤。風煙箇中所樂。知何事。靜對遺經獨喟然。家有六藝

寫河洛太極圖所居地 寒藏竹以客海至馨春乃發

洪貳相之退寄詩責余不作松岡碑次韻却問二絕

公是瀛州奔世仙。我如慵綴老蠶眠。何心斬作亡交誄。袖手要觀拙斲鐫。公文時

衡

故人歸作海山仙。苦憶平生忘寢眠。想得斯情公更甚。司文何惜賁豐鐫。松岡

宮浮樓詩樂天兜率非 吾願歸即須歸海上山

權貳相景江亭三絕

自警堂

利名如墮漆膠盆。誰解箴規雪慾昏。好把身心常自警。主人窓几盡名言。

濼襟軒

弘化憂時累亦深。湖山佳處濼塵襟。願公更洗調元手。和了鹽梅沃了心。

養心堂

美木齊山斧與羊。人心何況日交戕。久知理欲相消長。莫遣微塵翳鏡光。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四

詩

寄題西谷青巖亭二首

乙丑○故樞武相仲虛

我公平昔抱深衷，倚伏茫茫一電空。至今亭在奇巖上，依舊荷生故沼中。滿目煙雲懷素樂，一庭蘭玉見遺風。鰕生幾誤蒙知獎，白首吟詩意不窮。西谷先公卜宅寬，雲山回復水彎環。亭開絕嶼橫橋入，荷映清池活畫看。稼圃自能非假學，軒裳無慕不相關。更憐巖穴矮松在，激厲風霜老勢盤。

書院十詠

竹溪書院基豐

竹溪風月煥宮墻，肇被恩光作國庠。絃誦可能追白鹿，明誠誰似導南康。

臨臯書院川永

岡翁風烈振吾東，作廟渠渠壯學宮。寄語藏修諸士子，淵源節義兩堪宗。

文憲書院州海

海陽儒學蕩城塵，野草春風燒更新。不向山林思變作，謾將書院謗叢臻。

迎鳳書院州星

鳳山儒館極恢張，聚訟賢祠挾謗傷。但願諸賢明此學，閒爭浮議自消亡。

丘山書院陵江

人材淵藪古臨瀛，關學丘山濶石清。降聖千年名已近，乞靈今日教將明。

藍溪書院陽咸

堂堂天嶺鄭公鄉。百世風傳永慕芳。廟院尊崇真不忝。豈無豪傑應文王。

伊山書院

川榮

地靈人傑數龜城。剏立儒宮事亦貞。諱避不須生院號。絃歌猶待樹風聲。

西岳精舍

州慶

東都賢祀謗何頻。變置真成學舍新。但使菁莪能長育。涵濡聖澤屬儒紳。

畫巖書院

丘大

畫巖形勝畫難成。立院相招誦六經。從此行聞明道術。可無呼寐得羣醒。

總論諸院

白首窮經道未聞。幸深諸院倡斯文。如何科目波瀾海。使我閒愁劇似雲。

三月十三日。至陶山。梅被寒損甚於去年。密竹亦悴。次去春一律韻。以

見感歎之意。時鄭真寶亦有約。

朝從山北訪春來。八眼花爛錦堆試。發竹叢驚獨悴。旋攀梅樹歎遲開。疎英

更被風顛簸。苦節重遭雨惡摧。去歲同人今又阻。清愁依舊浩難裁。是日風雨

夜吟二絕

山後春深不見花。山前誰道爛如霞。夜窓風雨無情甚。直怕千紅減卻些。

雪江寒凝幾月餘。芳華纔發暮春初。只應生物皆天意。風雨如何更暴渠。

十六日山居觀物

蕩蕩春風三月暮。欣欣百物競年華。山光倒水搖紅錦。野色連天展碧羅。鳥勸

蒹蘆欺我病。蛙分鼓吹為私叱。乾坤造化雖多事。妙處無心只付他。

十七日朝寄大成

時光倏忽如飛電。花事紛披似亂雲。獨坐獨吟仍獨臥。清愁難禁爲思君。

寓感五絕

猩紅灼灼映山堂。鵬綠蠶蕩鏡光有約不來春。欲去悠然孤興一揮觴。

晴朝佳色靜年芳。百疇山禽萬樹香。誰使封姨譴作惡。枉教春意一番傷。

杜鵑花似海漫山。桃杏紛紛開未闌。早識不關榮悴事。莫將梅藥較他看。

梅樹依依少著花。愛他疎瘦與橫斜。不須更辨參昏曉。看取香梢動月華。

絕艷風流玉雪真。開時休恠混芳春。太平當日濂溪老。光霽襟懷映俗塵。

戲作破字詩四絕

帝降人人甘口羊。悅心如口藹衷腸。無端物觸心頭亞。坐見雙人慘自戕。羊甘善口

也也也。雙心人頭仁亞惡也。彼何人性亦同然。一墜深坑不見天。忍把至靈爲蠢物。唯將刀子傍禾邊。禾刀利

冥谷當前欠線陽。忽然迷失我神羊。向來嘒蹴猶忘死。今日甘心作疾狼。冥陽谷

欲也我也。羊義也。豕走牛邊。勿脚也。勿脚也。山居四時各四吟共十六絕。

豕走牛邊勿脚也。山居四時各四吟共十六絕。

勿脚也山居四時各四吟共十六絕。

勿脚也山居四時各四吟共十六絕。

勿脚也山居四時各四吟共十六絕。

山居四時各四吟共十六絕

朝

山居一本霧捲春山錦繡明。珍禽相和百般鳴。山居近日無來客。碧草中庭滿意生。

畫

退溪集四

聖發咨嗟
一本作聖
意興嗟

庭宇新晴麗景遲。花香拍拍襲人衣。如何四子俱言志。聖發咨嗟獨詠歸。

暮

童子尋山探蕨薇。盤飧自足療人飢。始知當日歸田客。夕露衣沾願不違。

夜

花光迎暮月昇東。花月清宵意不窮。但得月圓花未謝。莫憂花下酒杯空。

右春四吟

朝

晨起虛庭竹露清。開軒遙對衆山青。小童慣撻提瓶水。深韻湯盤日戒銘。

晝

晝靜山堂白日明。葱瓏嘉樹遠簷楹。北窓高臥羲皇上。風送微涼一鳥聲。

暮

夕陽佳色動溪山。風定雲閒鳥自還。獨坐幽懷誰與語。巖阿寂寂水潺潺。

夜

院靜山空月自明。翛然衾席夢魂清。寤言弗告知何事。臥聽泉禽半夜聲。

右夏四吟

朝

殘暑全銷昨夜風。嫩涼朝起灑襟曾。靈均不是能言道。千載如何感晦翁。

晝

霜落天空鷹隼豪。水邊巖際一堂高。近來三徑殊牢落。手把黃花坐憶陶。

暮

末一句
本作故人
千里寄書
無

秋堂眺望與誰娛。夕照楓林勝畫圖。忽有西風吹鴈過。故人書信寄來無。

夜

月映寒潭玉宇清。幽人一室湛虛明。箇中自有真消息。不是禪空與道冥。

右秋四吟

朝

羣峯傑卓入霜空。庭下黃花尚倚叢。掃地焚香無外事。紙窗銜日儼如衷。

晝

寒事幽居有底營。藏花護竹攝羸形。慇懃寄謝來尋客。欲向三冬斷送迎。

暮

萬木歸根日易西。煙林蕭索鳥深棲。從來夕惕緣何意。怠欲須防隱處迷。

夜

眼花尤怕近燈光。老病偏知冬夜長。不讀也應猶勝讀。坐看窓月冷於霜。

右冬四吟

遊雲巖寺示金彥遇慎仲惇叙琴夾之堦之趙士敬諸人。

江亭昔望雲藏岳。山寺今登岳出雲。眼豁天低山共遠。秋高野曠水平分。閒開

靜室思論易。健倒清尊欲討文。落日丹楓吟更好。歸時林影月紛紛。

獨尋凌雲臺二絕

穿林入谷訪煙霞。處處吹香野菊花。忽見丹崖臨碧水。愛深從此欲移家。

下有丹崖上有臺。青山環遶白雲堆。只應伴鶴蒼髯叟。見我吟詩獨上來。

高世臺在王母城下

四老昇天鶴不回。閒雲深谷只空臺。誰知邈邈千秋後。白髮騎牛我亦來。

葛仙臺上同

蒼崖映帶明丹葉。綠水透迤護白沙。欲勸一杯勾漏令。三山何許是仙家。

觀魚石臺在下二

知魚莊惠論超然不似沂公說對禽。此理今人如會得。莫辭來共玩天淵。

次韻金士純踏雪乘月登天淵臺五絕

雪月溪山凝素瑤。幽人登覽意迢遙。懸知夜發山陰興。絕勝吟肩聳澗橋。凝聲

天將皎皎映皚皚。招得詩人上玉臺。不有高吟三五絕。清宵仙景詎知來。

護病關門獨處深。孤燈寒夜擁爐吟。空憐雪月如銀海。一去何由共玩心。

踏雪登臺月不孤。飄如乘鶴到方壺。明朝日出隨人事。恍若前宵別一吾。

看雪君能遠有思。直將心事古人期。如君恨不執鞭去。試從石灘聯騎時。

士純昨有賀歲二律。其言太過。不敢承和。別以兩絕見意云。

鯤在山巖荷大鈞。十分閒地玩餘春。那知更有欺天事。觸撥梅花冷笑人。

召命已聞有同知

賀祝君休及老身。虛名今復誤廷紳。太平方喜三陽進。至拙還慙百病新。

士純景善論啓蒙寅丙

東風猶似北風顛。靜鎖明窓對篆煙。二子同來論舊學。喜將新益作新年。

正月將赴召病留龜城上狀乞辭待命書懷東軒韻

病尼嚴程臥一城。誤身何地不緣名。歸田本為逃名計。卻被名驅枉此行。

雙清堂趙松岡韻

旅病淹留自作涼。雪庭春信闌梅香。故人尚有題名處。拭淚幽吟宛對牀。

有鳥辭林被網羅。林中一鳥笑呵呵。那知更有持羅者。就拚渠巢不奈何。

病中得金季應書二絕時季應量移丹陽書

碧海星霜十九年。丹山缺月又將圓。神明在處能扶護。莫歎愆和偶一然。

謫裏聽雞方就睡。旅中聞鴈亦無眠。吾儕患在多思慮。盍把虛恬養寸田。

二月初九日用東軒韻二首

病臥愁空館。吟詩日欲淪。力辭虞淺量。嚴譴惕中宸。國有恩稀古。人須德

照隣。故山天與伴。藜杖一烏巾。

雪嶺窓含日。春寒病臥時。閉門常畏客。推枕偶成詩。世事莊論馬。人情墨染絲。

陽和猶喜動。朝硯不冰池。

同前韻將初十日承奉旨狀下許退歸徐調上來以竹嶺凍險

天上雲行豈有歧。東西倏忽任來之。人生動見如鉤網。邃古寧同似鹿枝。雪嶺

高關愁石棧。春風故國想園籬。因思昔日求名誤。除患規規反築基。

豐基道中向醴泉

今日妍和景色明。春風欺颺病與行。栽松偃塞遮官道。聚石縱橫限地耕。老我

有身仍有患。居民無事為無名。猶能醒得愁心處。鳥喚泉鳴野草生。

十三抵醴泉。再辭待命。呻吟之餘。見軒有己。西經行拙句。有感二絕。

鬢雪渾驚失舊青。客懷搖颺似風旌。賀公若得歸吳地。杜老寧辭食楚萍。

淵魚不願試衝瀾。老病何堪矍鑠鞍。乞退佇聞天賜允。夢魂長繞紫宸間。

己酉詩題云。早春由豐基。沿牒到郡。用軒韻。

庭院高明竹柏青。春寒猶自透簾旌。一杯笑說從前事。來往浮生似泛萍。

病中猶未息波瀾。客路塵埃撲馬鞍。何似襄陽醉李白。銅鞮爭唱滿街

間。十六日病吟二首

川一本作

禽啼空館晝陰陰。旅枕情懷昨又今。險劇山川悲世路。名同箕斗愧儒林。鵬飛

縱遣搏風厚。豹養還須隱霧深。天上群公自可辦。澤中何地不堪吟。上林花光

近人鳴噪厭飢鴉。肯把龍鍾逐世譁。千里只懷清禁月。雙眸難睇

陰逆旅寒兼暖。形勝山川直復斜。願得病臣安義命。非關春日憶山家。

折梅插置案上。春帶小寒折來相對玉窓間。故人長憶千山外。不耐天香瘦損看。

不覺吾心兩用難。情懸北闕與南山。客中謾恨風和雨。病裏深憂熱共寒。官

閣吟梅方屬杜水雲。詠鴈又同韓渠渠。厦屋非干事一芥。千鍾貴所安。

郡人尹祥趙庸二公皆明經授徒。惜無著述。後來無徵爾。

性理淵源不易明。襄陽稱道二公名。如何著述無傳後。仰止高山獨感情。

二十一日偶題

梅花初發郡舍東。客子臥病愁思中。冷雨淒風殊未已。天香國艷無與同。襄陽

自古稱樂國。李白狂歌詫山翁。只今耆舊無多存。誰是鹿門龐德公。

梅花孤絕稱孤山底事移來郡圃間畢竟自為名所誤莫欺吾老困名關

我從官圃憶孤山君夢雲溪客枕間一笑相逢天所借不須仙鶴共柴關

猿鶴無端怨且驚召除荅百艱生君今亦試嘗艱味總為吾儕太近名

衰白難堪走軟紅乞身何日返吾窮歸時更勉求師訓晦木春容尚貴躬

童穉曾來過洞門重尋白髮映山雲幾多羊腓光陰裏虛度浮生道未聞

佛燈聊借繼沈暉愁對寒窓坐斂眉始信謝公憂不免深慙陶令喜言歸

古人行止日爭暉肯學時糴半額眉抱病來依山寺臥杜鵑終夜勸人歸

野人不慣大鼎食公館能令增百疾廣興東院靜且深脩然一味如禪悅

平生磨驢環鶴山今臥山根登陟艱安得一躡飛雲履爛熳衆皴高眼看

出處昧所適龍鍾抱沈疾夙尚在丘壑遜迹甘離索寧知落虛名晦藏慙不密

畢霧露蒙道塗。呻吟淹月日。拜章三乞骸。度若炳蕭臍。局促臥僧廬。遇興聊援筆。青青未暇踏。耿耿何能述。每蒙天語溫。轉覺臣心慄。明朝放還山。歸愚真第一。

對雨次客舍聽雨韻

幽夢罷春曉。聽雨僧寺清。披衣起來看。小庭青草生。濺濺中雷瀉。洩洩東澗鳴。誰知太虛中。寥寥本無聲。

是日復用晨起對雨韻二首

病枕寄僧窓。春雨夜連朝。餘寒薄侵肌。谷風乍鳴條。瓦溝碧蘚滋。山顏縹氣消。寓目仍懷人。關梁何迢迢。世故自肘掣。吾心猶燕超。沈思忽有會。千載諒非遙。

茲晨好觀雨。底事懷憂端。天道莽推遷。人情浩沒乾。有力如砥柱。纔能遏奔湍。矧伊蟻戴粒。逍遙依僧闌。吾聞礪溪翁。八十尚桓桓。今余耄且疾。棄置非所歎。

初八日移風停寺馬上二絕

寒食一番風。雨過清明時。節艷陽天。又從山寺移。山寺依舊塵。羈未脫牽。礪谷潺湲綠。水鳴山舍花。氣媚春明煩。君莫問山中路。自有山僧導我行。

鳳停寺西樓次韻

梵宮西畔一樓橫。創自新羅幾毀成。佛降天燈真是幻。胎興王氣定非情。山舍欲雨濃陰色。鳥途芳春款喚聲。漂到弱齡栖息處。白頭堪歎坐虛名。樓有吏曹

詩且記事蹟云。山寺始於新羅大德能仁所。荆王仁居此山。天燈長飛於前。因名

六之嘗異識。書于年十。前有地名胎藏。相傳藏某時。某王仁居此山。多稱其。事以爲地靈

夜雨

病客三更抱百憂。行身許國兩難謀。如何一夜山窓雨。滴碎幽襟苦未休。

喜晴

蕩空雲霧捲朝陰。白日晴天照客心。坐聽泉聲如戛玉。更憐青藜欲渾林。

鳴玉臺
臺舊名落玉今取陸士衡詩飛泉漱鳴玉之語改之

寺之洞門有奇巖數層。高可數丈。水從上瀉下。最爲一境佳處。往在

丙子春。余與從弟壽。芥棲寺讀書。屢遊於此。資生權敏。義姜。翰從之。

既去。無因再來。而吾弟不幸。早世。權姜二生。死亦已久。余今旅困之

餘。踽踽獨來。撫事興懷。寧不慨然。詩云。

此地經遊五十年。韶顏春醉百花前。只今攜手人何處。依舊蒼巖白水懸。

黃魚
俗云黃多上早荒之兆

洛水春風雪漲時。黃魚潑潑爭施年。荒若信魚來故。一飽何心忍百飢。

出山題
鳴玉臺

白水蒼巖境益奇。無人來賞澗林悲。他年好事如相問。爲報溪翁坐詠時。

歸途
馬上

世議紛紛總落虛。自知明處毀譽無。山花亂發春風好。吹送歸鞍入谷愚。

追次
洪大提退見寄韻二首

玉堂僚罷幾經秋。萬事人間付壑舟。老圃田園歸得所。貳公廊廟屬紆籌。沈疴

每負君恩重。厚責堪驚物議浮。縱荷兩章勤遠賜。寒龜其柰合藏頭。

圖南何似一枝栖。障瞶無心並秀圍。真柰白頭人共笑。非關青嶂士堪稽。文章

豈是依葫得。富貴寧須卽鹿迷。痼疾一生兼至拙。蓬門圭竇老寒溪。
洪公每有意

來詩又_衡有詞壇讓一頭之語然則致令澗

陶山訪梅

爲問山中兩玉仙。留春何到百花天。相逢不似襄陽館。一笑凌寒向我前。

代梅花答

述仙之仙一作翁

我是逋仙換骨仙。君如歸鶴下遼天。相看一笑天應許。莫把襄陽較後前。

次韻琴聞遠見寄

晚向塵編竊覷窺。自欣忘食會心思。近聞君亦朱書讀。能有深源見得時。

題畫二牛二絕

終日困驅牽。後捶前繩鼻。幽人肯似之。將身逐名利。

自牧自閒眠。茅山有深願。蕭帝亦可人。千秋遂肥遯。

次韻答趙士敬二絕

聞百誇矜道已成。吾儕渾未出常情。憑君欲保留中樂。請學箠瓢陋巷生。

兩君酬唱切交修。起我頽心老不羞。準擬學成追少壯。利名關外洗窮愁。

晨自溫溪踰聲峴至陶山

曉霧侵衣濕。羸鞭越峴艱。短長松並立。黃白菊相斑。閤寂柴門迥。蕭疎竹院寒。

晚來風日好。凝坐望秋山。

叢竹

依巖叢竹碧蕭蕭。刮眼平生見久要。宮裏莫辭藏素節。團欒不作鳳鳴簫。_{吾北鄉}

多寒士患室以難活每

惟松

斬伐餘生老不憚，橫挈鬱激勢昂藏。惟形正合山人賞，聲叟何須自憤傷。

訪大成公幹於汾川金舜舉適至
病夫長臥困蠅蚊，強策蹇驢出澗雲。鼎坐開尊雙老友，隨來啓齒一斯文。碧潭
秋晚波凝冷，紅樹風多葉隕紛。頭上片陰將雨意，滿天詩思惜臨分。

友人見訪

五十年前八九人，算來存沒太傷神。休嫌白髮如霜雪，好對黃花醉小春。

寄題清遠亭二首

聞道幽居作小塘，花中君子發天香。可憐植物清如許，曾對高人映霽光。

光霽高懷百世風，清通嘉植一塘中。洗心洗眼來看處，宛見當時無極翁。

日照明窻裊篆煙，書來同病荷相憐。更憐賢弟初攀桂，萬事將纏欲脫纏。

至月初八日夜記夢二絕

夢入天門近，耿光血誠容。許露衷腸，團辭未半驚蝴蝶。月落叅橫夜正長，
未竟危辭感慨多。不知能竟又如何，起來依舊身痾絆。其柰 洪恩若海波。

遊月瀾菴七絕

招隱臺

招招幽隱歷崎嶇，抱犢山中莫苦心。豈識幽人無苦事，反招歌罷入雲深。

月瀾臺

不到瀾臺今幾年，明窻一室坐如禪。憶曾感慨西林意，秋月冰壺尙杳然。

考槃臺

百尺丹崖上有臺，蒼松鬱鬱問誰栽。野僧結屋堪成隱，還愧吾非碩軸才。

凝思臺

越壑穿雲躡磴危，臺巖幽闕古松奇。只今已是忘懷久，終日凝然有底思。

朗詠臺

無限雲山落眼前，玉虹縈帶俯長川。何妨掃石憑高處，朗詠金聲擲地篇。

凌雲臺

欲作凌雲且自稽，開荒他日倩僧儕。要令病脚登凌處，千點雲鬢一眼齊。

御風臺

列子當年骨已仙，飛空無跡馭泠然。我今延佇高臺上，恰似從渠上得天。

孫兒安道近往龍壽寺讀書，因追憶先世爲子姪訓戒之詩，所以誨導

期望者，丁寧懇到，反復誦釋，不勝感涕拳拳之至，不可不使後生輩聞

之，謹用元韻，寄示安道，庶幾知家教所自來，以自勉云爾。

先吏曹府君少時與叔父松齋府君讀書龍壽寺，先祖兵曹府君寄詩

一絕云

節序駸駸歲暮天，雪山深擁寺門前。念渠苦業寒窻下，清夢時時到榻邊。

先第三兄第四兄少時讀書龍壽寺，先叔父松齋府君寄詩一律云

碧嶺圍屏雪打樓，佛幃深處可焚油。三多足使三冬富，一理當從一貫求。

經術莫言青紫具，藏修須作立揚謀。古來業白俱要早，槐市前頭歲月遒。

今況寄示安道詩二首

念爾山房臘雪天，業成勤苦庶追前。二詩三復無窮意，一枕更闌夢覺邊。

少年龍社擬書樓。幾把松明代。奠油家訓未忘當。日戒理源仍昧。至今求老情。
新汝承遺澤。忠告資朋尚遠謀。門擁雪山人寂寂。好將同惜寸陰遒。嘉靖四十六年歲在丙寅十一月十日安道同接有語

隆慶丁卯踏青日病起獨出陶山鵬杏亂發。窻前小梅一樹皓如玉雪。

團枝絕可愛也。

不到陶山歲已更。山巖無主自春明。千紅喜我初乘興。一白憐君晚有情。病起
尚耽芳節好。吟餘更覺午風輕。悠然又向江臺坐。俯仰乾坤感慨生。

雲物芳妍麗景遲。韶華滿眼暮春時。陶公止酒還思酒。杜老懲詩更詠詩。蓋地
翠茵千卉亂。漫山紅爛萬花披。平生苦厭紛華事。壓掃全憑玉雪枝。

再訪陶山梅十絕

手種寒梅今幾年。風煙蕭灑小窓前。昨來香雪初驚動。回首群芳盡索然。
南國移根荷故人。溪山煙雨占清真。何妨桃李同時節。玉骨冰魂別樣春。
箇箇瓊葩抵死妍。真剛休詫鐵腸堅。撚鬚終日孤吟賞。妙處如逢雪子然。
千載孤山有宿緣。高吟香影世爭傳。只今人境雖非舊。那忍風流墮杳然。
玉瘦瓊寒雪韻姿。詩窮霞癖野心期。相從莫逆如蘭臭。不道逋仙粉蝶知。
日暮東風太放顛。浮紅浪藥搥翻翩。丁寧爲報東君道。莫使封姨撼玉仙。
坡仙十絕與三詞。不獨西湖作已知。况有紫陽風雅手。長吟絕歎寓心期。
一花纔背尚堪猜。胡柰垂垂盡倒開。賴是我從花下看。昂頭一一見心來。
病來杯勺久成疎。此日梅邊置一壺。野鳥不須啼更款。清宵將擬待麻姑。
童子疑人久不歸。恹寒餘戀動斜暉。不辭日日來幽款。湖面無如片片飛。

首第一八

花云誠齋梅花詩一花無賴肯人從樹下仰此面而看乃得一親見其著花可一
重愛者疑此種也
垂髮者疑此種也

三月初八日獨遊新巖六絕

日照山花綸眼明溪光漠漠柳青青塞驢病向何處泉石招人興未停

亂山深入水洄洄野杏山桃處處開逢著田翁問泉石回頭指點白雲堆

白自奇巖蘊兩層雲泉吼落湛成泓我來正值春三月紅綠紛披鳥喚鷹

杜鵬花發爛霞明翠壁中開作錦屏滿耳泉聲仍坐久洗來塵慮十分清

搜勝誇傳自李君幾年魂夢繞山雲
造物雄豪辦此奇千秋方得我來時
莫將名字題崖石猿鶴雲間創見疑
仲李宏

中和郡刊謬文字曾囑奇明彥焚毀今得其書已焚去之喜次來韻

常恨諸儒昧道真緣文曲說轉沈埋哀來校訂聊明已刻去流傳豈望人界火

得君施快手洗塵令我樂餘身未論秉燭功相補且喜從今免誚噴
上使翰林國院

登極使將至再被召旨六月赴京宿龍壽寺早發遇雨
檢討官許林國院

龍壽山房一夜眠舊遊踪跡尚依然無端曉雨迷山徑應戲山人走俗緣

榮川雙清堂蓮塘

大葉盤盤小葉田紅粧明媚擁蒼煙微風颭蓋時時動急雨跳珠箇箇圓
晦父

欣逢數君子濂翁愛說濯清漣憑闌盡日追餘賞陡覺襟懷已灑然

乘涼曉向昌樂郵竹嶺峩峩公館幽掃地焚香病枕孤發風咽樹寒蟬稠古歎

十六日抵昌樂驛

畏塗苦難行。今嗟散材誤。見收聖恩寬大儻憐許。歸趁赤葉黃花秋。

棧道如登蜀道行。凌兢脅息上崢嶸。那堪靜聽松風耳。換得催驅驛吏聲。萬壑

重經雷雨。千峯幾見曜朝晴。因思世變多如許。白首何心更入京。

丹山贈金季應

雲容浩浩雨浪浪。盡日軒窓攪別腸。好待龜城重握手。中秋月色正如霜。

早行望龜潭作

曉過龜潭月在山。高居想像有無間。主人今作他山隱。鶴怨猿啼雲自閒。李而盛

促召加申命。扶行出舊墟。衝炎多疾病。歷險備艱虞。旅館淹留日。親朋問勞

書。焉能辨爻象。自不免沈濡。

廿一日留惟新縣登慶延樓

一時頑梗掃區區。形勝依然壯地隅。三伏遠來緣底事。十年重見豈曾圖。滿池

紅芡如相語。當檻青山欲試呼。誘奪只今多所歷。莫令心地有塵蕪。

雨中賞蓮

畫樓東畔俯蓮池。罷酒來看急雨時。溜滿卽傾欹器似。聲喧不厭淨襟宜。

明宗大王挽詞序并

六月二十五日臣入都。二十六日始微聞。上違豫。二十七日大漸。

二十八日。宮車晏駕。臣在道加病。未及拜命。而遽遭大變。攀

號殞絕。五內糜潰。加以奔走於詔使之來。勞傷賤疾。頓至深劇。會

有春官之命。不能一日供職而辭遞。自以前朝病退之臣。當
 嗣王新政之初。又負恩命如此。人臣之義。掃地盡矣。若復因循不
 去。而死於尸竊之中。則數十年苦乞辭退之意。安在。而致仕請骸。皆
 不可得焉。乘遞職之隙。而抽身以歸。誠迫於不得已也。臣在都中。已
 聞令群臣各製進挽詞。臣病思昏罔營構。未就。迨免填壑之日。
 情不自抑。僅得成篇。附人入都。呈于都監第。臣以未竟。山陵而
 歸。方得罪時論。不知其能無退卻否也。臣無任痛涕慙惶之至。詞曰。
 國運昔重否。明王繼陟遐。庚占迎代邸。末命付周家。赫赫承基重。營營訪落
 多。宣聰天所縱。克疑日云加。機務逾明習。綱條亦總摩。母臨休護攝。權孽
 去巢窠。王業思艱大。躬行戒侈夸。遊田屏般樂。聲色絕妖哇。切切與文教。拳
 拳致理和。士風先己責。民隱劇身痲。峻德如山鎮。汪恩若海波。頃年更至
 化。陰翳滌前瑕。白日循瑤軌。青雲動草窩。滿朝賢濟濟。熙號績峩峩。謬簡如
 臣賤。虛蒙幾命嘉。負乘辭許免。官使冀趨衙。何意天休祐。讎成臆。嗟雲
 埋梧野。慘龍去鼎湖。賒不豫。神謀定能無。大策蹉。嗣君登九五。前烈
 接光華。百志追先澤。同寅效節姱。孤臣獨無似。宿病遽增挈。力竭無餘寸。神
 漸欲盡。糜命官官失守言。祿祿仍奢古。義當過去。今情有峻訶。義情難並處。今
 古柰殊何。漢漢橋山遠。茫茫禹穴遮。更無他報地。永負此生涯。都把塵身
 願。裁戒相紳歌。霧昏西望眼。老淚只傾河。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續內集

詩

金彥遇示余近作佳什。清新可喜。病惱中不容盡和。就取其意所到者。次韻答寄。

春日江村老杜韻二首 戊辰

老去知人審。春來感物深。拘攣塵世態。浩蕩鷺鷗心。散疾時閒步。憐芳獨遠尋。詞壇杜陵客。見子亦難今。平時山澤性。蕭灑送殘生。不獻陶牛書。寧知賀鑑榮。人醜疑久病。自覺困虛名。白日江山麗。難明魏闕情。

金鶴峯韻登塞芝山作 金鶴峯山名

生長依山今白首。登山感慨久忘歸。烟雲遐邈隔塵世。繚白縈青無盡時。

望清涼山韻

不向仙山作隱真。望山清絕愧蹤塵。近聞菑孽侵雲壑。勒逐風除會有人。史唐太宗

紀有電掃語阿灰花韻 梅彥遇疑阿灰為蠟

無房無瓣匪花裁。著莢偷春傍磳隈。向使蠟梅同此輩。黃陳安肯首頻回。

雉尾帚韻

為愛鞏翹綵且長。束成珍帚送山堂。能令我室清塵翳。日日凝神坐帶香。

和士敬韻

默默藏逃度景陰未扳朋盃恨無任況聞儒館初恢闢空和來遊迭唱吟

奉酬金慎仲詠梅三絕句一近體

但知姑射出塵姿莫把芳辰較早遲萬紫千紅渾失色小園驚動兩三枝

婫約天葩玉雪姿何妨春晚景遲遲細看冷艷彌真厲不必清霜凍樹枝

棲遜難兄苦憶梅溪居難弟獨徘徊寄詩撩我吟梅興更與懷人一併催一來二詩

絕皆道此梅時不在家之恨絕言

韻格清癯甚冰霜慘刻餘和曾三疊借栽尙百株疎偶入小羌筩偏宜高士廬

皆有人益生厭微藥欲紛如朱先語蓋坡有詩三篇而先生梅三和之合為六篇三

皆兩和仙風道韻每一調令人語飄飄然何凌雲也范石湖勝於石湖蓋湖雪愛坡築種之情數

不厭其多也余之植梅於溪莊山舍僅十餘木將漸廣以至於百蓋本也故云

別去梅初落重來我復遲剪冰憐委地飄玉恨空枝妙韻森餘想孤風宛在詩

子成如未實和鼎詎淡期

次韻寄李宏仲在漢城秋

想子尋陶舍乘秋坐小堂非楊辨玄白如孔歎蒼黃暫別顏增變長思歲欲荒

擬酬來問語舊學更微茫復守吾太乙孔德璋北山移文有許黃反覆之語然

白髮相隨指玉京同慚驚恠嶺頭眼何時共轡還踰嶺卻被人看作羨榮

呈張仲紀旋應

今歲鷗盟歎已寒坐看紅葉滿長安因書遠慕宣城宰蠟屐青鞋訪碧山

獲鄭子中書知遊清涼見憶奉呈二絕

脚躡飛雲腋。有風仙山如在太清中。可憐一念猶人世。能記紅塵白髮翁。

用大成早春見梅韻

周詩詠梅非真識。不爲梅花分皂白。屈原離騷侈衆芳。還味冰霜天下色。何遜楊州始知己。別去重來屢歎息。或吟江南寄情思。或詫嶺上分南北。剛腸尙吐嫵媚詞。廣平節義逾堅石。唐宋紛紛幾騷客。賞到孤山不落莫。何況雲臺老真逸。腸斷江城詠霜角。我生多癖酷愛梅。人道癯仙著山澤。舊遊南國識玉面。故人遠惠連根得。自期相伴老巖壑。胡柰風塵去飄泊。豈無京洛或相逢。素衣化緇嗟莽昔。寧辭白髮赴佳招。瞥眼榮華過虵雀。丙歲自比遼東鶴。歸來及見花未落。丁年病起始尋芳。絕喜瓊枝攢雪萼。何意今年老更甚。光生正患汾陽額。尺一嚴程久稽滯。仰兢俯慄如龜縮。梅君不須遮踈我。我事尙可親高格。未諧法真避名聲。猶信尙平知損益。道韻休將一日離。馨懷預恐終年隔。淡烟微雨客絕門。清夜無風月上岳。呼尊試一病已蘇。作詩縱百情何極。汾翁好事誇我說。早梅先得天工力。豈知陶梅知我病。畏寒爲我佳期晚。發猶不惜君不見。范石湖種梅譜。梅爲天職。又不見張約齋。玉照風流匪索寞。嗟我與君追二子。苦節清修更勵刻。

次韻金惇叙梅花

我友五節君。交情不厭淡。梅君特好我。邀社不待三。使我思不禁。晨夕幾來揆。帶烟寒漠漠。傍湖清澹澹。粲然百花間。益見真與濫。自臨吸月杯。肯上賞春擔。吟詩託密契。夜光非投暗。精神炯相照。俗物難窺瞰。

次韻琴壙之序并

混不幸之中。又復不幸。誤恩荅沓。莫測端倪。窮窘惶戰。罔知所爲。惠詩慰問。甚荷存厚。無聊中謹和一絕見意云。

錯道山雲能澤物。山雲終不願升空。升空豈是能成澤。來往徒勞指笑中。

贈金秦和

感君高義蕩秋旻。急手援拯井裏人。更護遠來分付我。愴然歸去不矜仁。

裴汝友。趙士敬。琴聞遠。朴彥秀。諸君。同柱顧溪齋。因往遊孤山。明日

寄呈二絕句。

聞說山潭辦釣船。夢中乘弄覺猶仙。勝遊此日身如繫。空把殘杯款款傳。

敗閑吾迹太無端。負我非山我負山。臥想諸君追賞處。玉峯搖影鏡潭寒。

淹留州館時。主牧朴希正。以王事入京。書懷留贈。

二嶺參天割域區。中原雄勝異偏隅。浮雲往事空無迹。泛梗連年到豈圖。舊病

新秋如赴約。清風滌暑奈辭呼。滯留日日思公意。題在藤牋不愧蕪。

趙士敬。以集慶殿祠官來。謝東歸。贈別三首。

一落塵中萬事多。君恩如海病如何。送君白露金風節。憑報吾行趁菊花。

一鳥辭林一鳥隨。西來東去總靡靡。何如共止丘隅日。自在和鳴自在飛。

故國山河萬古情。雲荒陵墓月荒城。勸君好上瞻臺望。星象于今屬太平。

得見存齋中興洞佳句。秋思難禁吟和見。意奉呈一笑。

白髮犯塵秋欲老。青山回首月頻周。誰能解出籠中鳥。目送孤帆上玉流。

山稜病骨宵千痛。輪轉愁腸日萬周。蟄物豈宜蒙大凍。淵魚自合畏衝流。

寄蘇齋

乞退公先去。思歸我獨留。君親懷耿耿。天地思悠悠。學貴虛心得。名羞掩耳偷。

相逢施樓底。儻在菊花秋。杜詩還疑越行樓

天高霜氣緊。病客若為留。好古時將晚。懷人道轉悠。拳拳愧無補。遂遂恐成偷。

此意騷翁解。將詩餉菊秋。

才傑當年第一流。端如東序薦天球。玉堂金馬蜚英早。霖雨丹青屬望優。偶感

杯蛇巡隰日。忽驚雞夢臥漳秋。鵠原契分如膠漆。慟到三喪白盡頭。詩三國陳嬰沈

書院成名以易東。一絕見意

邈邈山門嘆易東。吾東程易昉吾公。更攀朱邵名茲院。要見天心儼日中。

夢遊清涼山二首

泉石烟霞事未寒。暮年身誤入槐安。那知更藉遊仙枕。去上清涼福地山。

身御冷然禦寇風。千巖行盡一宵中。老僧贈我田家笠。勸早歸來作野翁。

次韻奇明彥贈金而精二首

勤學

出世昨太誤。歸山今已晚。行身蹈悔吝。撫事知益損。憶初約吾心。前後無相反。胡為竟失墜。自納涇渭混。處心或流徇。持論尚狃狠。不有友善導。迷塗詎能返。奇子青雲器。於道覩堂榭。金君後來秀。志學務其本。水激則鼓勢。馬驟能致遠。我觀奇子詩。為金關闕鍵。嚴辭與琢磨。刻意摭誠懇。我亦識金久。曾尋我溪遁。

意欲借聾聽。愧我心靡忖。茅齋掩冰雪。寒榻對婉婉。一朝去遭艱。人事車折阪。野蘆風樹悲。烏啼夜夜喧。韻止也兒啼我哀厥志篤。言學有未墾。貽書每苦口。努力相推挽。歲月今幾何。來看禾樹晚。要須更自奮。鱗甲變。蜒蜿諸經及諸史。功緒極。繼綵寸陰莫虛擲。掣鞭方休蹇。我言質而慤。奇辭諤以蹇。相待各莘莘。稼寶收耕糞。

守靜

守身貴無撓。養心從未發。苟非靜爲本。動若車無軌。我性愛山隱。塵紛久消歇。一朝來嘗世。已覺神外滑。何況都城中。欲海競顛越。君爲布衣生。樹蘭寧自伐。君門扉好掩。君井泥莫汨。四壁有圖書。焚香坐超忽。潜昭判善利。一帥麾千卒。豈有中行士。銜寶甘自別。乘除得與失。不營霄壤揭。二子勉專精。老我誠亦竭。

金而精送盆竹二首

一盆擔送碧湘秋。蕭瑟中含夜雨愁。客裏不堪聲攪耳。安排莫太近牀頭。憶從三逕厲風霜。翠竹青松菊有黃。頓荷此君來入眼。宛然當日見裘羊。

謝金而精送梅竹一盆

洪隱與湖隱。相隨慰我來。從今旅窓裏。清絕共徘徊。

奉別郭景靜城主

六載終難借一年。民情如孺慕懸懸。方知魯令傳三異。卻笑劉公受一錢。臘雪惹愁吟陟岫。春風吹恨去朝天。鼇潭賴有留佳澤。百歲邦人藹誦絃。

挽南僉知易致

武藝身登仕。文資行若儒。專城民袴有。清座客甞無。好善爲家法。平心得壽途。

哀榮看寶樹。人比慶門子。

寄題金雲甫龍德駱谷靜齋

禦動常由靜。超塵不厭高。歸來臥松石。軒冕一秋毫。

病中偶記前日無字韻和句錄呈存齋

末學紛蹊徑。高人眩有無。舊聞狂作聖。今見智歸愚。邈邈朱山嶽。滔滔陸海湖。

中原及東國。回首謾嗟吁。

記夢

我夢尋幽入洞天。千巖萬壑凌雲煙。中有玉溪青如藍。泝洄一棹神飄然。仰看

山腰道人。居行穿紫翠。如登虛。迎人開戶一室清。臞仙出揖曳霞裾。髣髴何年

吾所遊。壁上舊題留不留。屋邊列木飛寒泉。團團桂樹枝相樛。同來二子顧且

歎。結棧永擬遺塵絆。忽然欠伸形遽邁。雞呼月在南窓半。

次韻朴監司見寄二首

千年國運應河清。雲起諸賢慶典行。自愧迷蹤招世擯。佇聞嚴譴出臺評。

綸音誤作窮閭賁。痼疾仍纏北闕情。報謝榮陰勤至意。干旌豈足枉茅荆。

聖主誤恩驚此際。微臣沈疾慨長年。空慙勸駕皇華使。夜到山門夜裏旋。

題柳彥遇河隈畫屏序并

豐山柳彥遇。在定州日。作一屏。令畫河隈上下洛江一帶圖。河隈公

田園所在。以寓其遠宦思歸之意。于時詔使成翰林憲。王給事璽

將至。東萊鄭林塘吉元。以迎慰使。中原朴思庵和叔。以遠接使。永嘉

金駱谷雲甫。以觀察使。全城李大仲。寧城辛君望。俱以從事。往候于

一本彼下有頗字

龍灣。見是屏，皆為之玩賞題詠。實一時之盛。難遇之幸也。是年冬，彥
遇去任來京師，席未暖而出牧清州。臨行，示余以是屏，求續題良勤。
余固惜彥遇之去，無計以留之。且薄業亦在河隈上流，一出未歸歲
且向晏，展畫指點，益興慨嘆。因追叙別意，并所感吟，成近體二章。錄
寄清州，仍題屏上，以付清州之仲胤檢閱。郎君云：嘗見東坡金山寺
詩，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云云。其末云：有田不歸如江
水，今吾二人事與彼相類。故最後并及之。

定民方詠去思吟，又佩湖州印去今，臺閣剩員無寄足，壑溝多瘠更關心。風流

洛舍時看畫，曠蕩天門幾撫襟。我亦出山乖遠志，一屏相對意難禁。

洛上河隈擅勝名，公會於此占鷗盟。幾年遊宦憑歸夢，他日丹青感列英。滿意

煙波常在目，一毫榮辱可忘情。因君起我江源興，欲趁春風返舊耕。

不覺春回近上元，客窓心緒久怵怵。那知昔日山中友，共款今宵月下門。巨耐

世途難九折，其如學海渺真源。故應偷暇相從處，不及林間得細論。

聞說溪堂少梅樹，臘前落蕾滿枝間。留芳可待溪翁去，莫被春寒早損顏。

手種寒梅護一堂，今年應發滿園香。主人京洛遙相憶，無限清愁暗結腸。

身是湘纍父，湘纍遇聖辰。起恩承幄座，歸養許藩臣。玉節方辭陞，霜風遠

撼椿。痛將儒誤恨，追賁落泉塵。

此詩當在挽盧君先伊齋君齋

此詩當在挽盧君先伊齋君齋

此詩當在挽盧君先伊齋君齋

憶陶山梅二首在漢前時

湖上山堂幾樹梅。逢春延佇主人來。去年已負黃花節。那忍佳期又負回。

丙歲如逢海上仙。丁年迎我似登天。何心久被京塵染。不向梅君續斷絃。

送李而盛赴清風郡任

好去清風守。龜潭舊主人。行藏雖有異。隱見豈無因。臥治凝香寢。欣耕扑野民。

丁寧猿鶴友。莫枉訝周倫。

寄趙士敬

月川趙君捧毛檄。嘗世方圓不相入。歸來風月滿前川。獨坐欣然尋舊業。趙君一本

人作主

梅下贈李宏仲

喚取山家酒一壺。適然相值更吾徒。梅邊細酌梅相勸。不用麻姑急掃除。

挽郭咸陽

汗血臨千里。南圖擬萬程。宣城戀去慕。天嶺驪來驚。徹地慈親淚。咨天識友情。

笑言如昨日。誰道隔幽明。

漢城寓舍盆梅贈答

頓荷梅仙伴。我涼客窓蕭灑。夢魂香。東歸恨未攜。君去京洛塵中好。艷藏。禮吾安

在嶺南最北陸路由鳥嶺而行則曰南行也

益梅答

聞說陶仙我輩涼。待公歸去發天香。願公相對相思處。玉雪清真共善藏。

靜存李仲久。病中聞余行。強起追別於廣津。且以三絕見贐。次韻奉呈。

兒女常嫌別淚潺。坎流時往亦時還。情淡此日駒城子。兩老方知作別難。
撥病來追歸去舟。春風灑淚碧江流。如何不念平生契。欲破真休作假休。
宦情無望蜀人事。有懲荆。威渡優許退寧。怕強留行。若用靜存通矣。說混乞退。

過龜潭戲贈李而盛

依舊龜潭遠。隱城山人今與我同行。杖藜欲共尋遊迹。其柰山前雨忽冥。

而盛談瀑布勝致

玉澗源頭掛玉流。披荒君始發天幽。乞身歸路還多礙。不向雲間作勝遊。

答韓仲昱

君比鮎魚上竹竿。我如病鶴出雲間。思山鬱鬱撫羈枕。卻羨琴堂猶放閒。

季春至陶山山梅贈答二首

梅贈主

寵榮聲利豈君宜。白首趨塵隔歲思。此日幸蒙天許退。况來當我發春時。

主答

非綠和鼎得君宜。酷愛清芬自詠思。今我已能來赴約。不應嫌我負明時。

次韻奇明彥追和益梅詩見寄

任他饜虐雪兼風。窓裏清孤不接鋒。歸臥故山思不歇。仙真可惜在塵中。

乞退還田里。金仁伯正言。追寄詩二首。次韻奉答。

落落平生志。寥寥古聖經。有求身矻矻。無得鬢星星。道恐歸虛說。人悲遠典刑。

爲吟來警句。心似酒初醒。

能如砥柱志。何流改處雲。收悔莫留。若使此間消息得。分襟千里可無愁。

余友洪上舍應吉求道甚切不幸遭親喪過毀滅性痛哉應吉曾示余以遊金剛山錄余爲之叙題今不復能記其語東歸船上偶逢一僧乃所與導遊山者能言當日揆歷事甚悉余感涕久之聊以一詩見情云

楓嶽久聞天下勝洪君可惜後來賢盍曾喜憑遊錄隔世今嗟遇伴禪只爲相從同學道非緣長往欲求仙冷煙風雨灑江上回首平生思惘然

次韻奇明彥二首

明時何故變仍生天戒丁寧盍慎庚轉迓嘉祥由聖學獻芹澆切畝忠情真

山有畝忘君之意言

萬事由來在我生靜看消息月辛庚誰能聲歎吾君側只有同人識此情

明庭鷓鴣日追陪夢裏歡顏得我開漆室有憂公識取知音不用待山梅

奉謝奇明彥惠尾扇

一陣清風鳳尾生故人持送御三庚巖軒獨坐開襟處似聽高談豁遠情

歸山後次韻李仲久見寄

好爵雖同鶴和泉殘骸難得強勞勞歸根落葉儘常理拂幕飛花寧自高委質

幾緣愚病躓畢恩還爲聖明遭自慙不是茅山隱臥聽松聲殿翠濤吾李

賢輔先生退歸日舟中絕句有云秋風落葉合歸根拂幕飛花使范范

王先子退歸日舟中絕句有云秋風落葉合歸根拂幕飛花使范范

非安遮日真也若從木亦可此句作拂而說帆音韻亦偶然耳非本意也

早梅方盛晚初開鵝杏紛紛趁我來莫道芳菲無十日長留應得別春回西山

退溪集五

北皆未花而山舍杜鵑欄漫杏花隨亦
相次而發今十餘日而春事未闌云

盧寡悔贈金而精一絕其題有財猶賦也近則汚人之語警人淡矣次

韻贈之

可惜臨財欲易生幾人傾覆險途行因君共佩盧溪戒莫使持心近不誠

奇明彥錄示和梅詩八絕久未酬報今見仲約聊以一絕道意云

八絕吟 梅見素懷我藏雲壑子銀毫相思此日逢江夏恰似同銜款款杯

陶山月夜詠梅六首

獨倚山窓夜色寒梅梢月上正團圓不須更喚微風至自有清香滿院間

山夜寥寥萬境空白梅涼月伴仙翁箇中唯有前灘響揚似為商抑似宮

步履中庭月趁人梅邊行遠幾回巡夜淡坐久渾忘起香滿衣巾影滿身

晚發梅兄更識真故應知我怯寒辰可憐此夜宜蘇病能作終宵對月人

往歲行歸喜裏香去年病起又尋芳如今忍把西湖勝博取東華軟土忙

老艮歸來感晦翁託梅三復嘆羞同一杯勸汝今何得千載相思淚點曾

次韻星牧金伯純見訪

五馬期從九月秋丁丁伐木遠尋求臨河九曲因詩見一棹何當上小舟

夏日幽居琴夾之攜示金彥遇寄詩就次二絕卻寄

相望猶恨隔山雲興味尋常無與分况是薰風解愠日滿庭幽翠草纒紛

綠楊淡處嚙鶯黃欲雨微風漏日光對酌琴君詠君句薔薇初動玉梅香

贈金彥遇

後凋主人堅素節除書到門心不悅坐待梅花冰雪香目擊道存吟不輟

和金彥遇二首

留春相待感花仙。雪色檀香兩妙天。寄謝後凋休好事。有絃無乃勝無絃。陶公謂

無絃琴事雖有。高致似未免。崇虛打龍之病。今來詩引此以。

喻性移天斷接餘。猶供佳玩待人蘇。何如拓地栽成百。香滿乾坤不淡枯。

麴生疎我去無回。賓祭愁聞甕有埃。不是與君多素分。豈能催送入山來。

贈彥遇

家雞君有庾公才。野鷺非王底索來。自覺兼葭難倚玉。會當空面却須回。新三四書

晉人公下雞野鷺之說戲呈一絕云

近觀柳子厚。劉夢得以學書相贈答。諸詩戲笑中。猶有相勸勉之意。令

白頭翁不禁操觚弄墨之興。各取其末一絕。次韻奉彥遇。

筆追王法。設虛名。習氣還同不樂京。歸寫道經非我事。臨池忘老作真行。王雅

樂好在服食養性不

白首攻書恨未成。客來攜卷摠循名。唯君筆力堪追古。莫惜加工振美聲。

次韻謝金彥遇惠石假山種菊

方信同人好尚孚。菊山擎送慰今吾。一杯笑領慙勲意。翠靄清芬淡有無。

挹清主人金慎仲。盆養梅花。至月晦日。溪莊大雪中。寄來梅一枝。詩二

絕。清致可尚。次韻奉酬。因記得去春都下。得盆梅甚佳。未幾東歸。思之

未已。於後併及之。

盆中未臘梅花發。澗上窳陰雪片橫。折寄相思清入骨。挹清真箇不虛名。

痛憶京師二月中。盆梅歸袖挹仙風。那知此日高齋裏，幻出黃鍾律未窮。

彥遇惇叙同訪慎仲益梅韻二首

至後微陽生九地。盆梅驚動已先春。誰能畫出兩騷客，踏雪攜壺訪主人。
窗外雪風吹動地。窓間梅葉玉生春。故應天護清香別，隔斷寒威餉與人。

彥遇雪中賞梅更約月明韻

雪映瓊枝不怕寒。更邀桂魄十分看。箇中安得長留月，梅不飄零雪未殘。

慎仲贈彥遇惇叙韻

寸土能開子月梅。連娟跨臘未須催。豈如病叟居寒谷，直到春深始見開。

又雪中賞梅韻

盆梅發清賞。溪雪耀寒濱。更著冰輪影，都輸臘味春。迢迢閬苑境，醇約藐姑真。

莫遣吟詩苦。詩多亦一塵。

詠雪韻

自掩袁生戶。誰尋戴隱區。啾啾傍簷雀，矍矍失林鳥。愛喚鷓鴣杓，頻添檮柮鱸。

何須塞驢上。吟入灞橋圖。

慎仲惇叙雪中尋梅韻

大雪漫漫朔吹颯。尋梅情境自迢遙。令人却憶韓公句，妙在行天馬度橋。

雪後晚望韻

七七仙翁幻手催。琪花頃刻遍林開。玄冥亦解留佳玩，不使微風一片摧。寂子窠

此註常在
上雪中尋
梅詩下

雪詩

也深途二遠詠雪甚好不覺兩度之耳

貞夫人金氏挽詞

延安金譜舊簪纓。今復移天得顯榮。半世已多徵吉夢。中途何遽作哀悰。
恩

次權章仲梅花下吟二首

將身得返舊山雲。萬事筌蹄不用分。只喜山翁雙鬢雪。千紅萬紫照繽紛。

爾來瓶子挈鵝黃。天向梅窓洗月光。夢覺起來拚數酌。微吟真覺滿懷香。

兩翁相對坐溪堂。澆飯清談替舉觴。日暮送君門獨掩。小庭幽砌白彷徨。

秋澹景色好亭堂。樂事何煩爛酒觴。莫惟老人稀伴侶。相攜隨處可彷徨。

奔命辭山憶去年。幾回東望戀悠然。陶潛已問歸時路。許汜何求隱處田。痼

疾烟霞依舊在。枕情魏闕尙餘懸。與君况復逢還別。回首春風思更綿。

忽覺眉間喜氣浮。爲君延佇對芳洲。千紅萬紫如相識。野蔌山薇亦可羞。友義

思敦惟善責。君恩圖報只身修。請看天放山巖老。有許愁中無一愁。

東湖舟上。奇明彥先有一絕。朴和叔繼之。席上諸公。咸各贈言。況臨行

不能盡酬。謹用前二絕韻。奉謝僉辱相送之厚意云。

列坐方舟盡勝流。歸心終日爲牽留。願將漢水添行硯。寫出臨分無限愁。

許退寧同賜玦環。羣賢相送指鄉關。自慙四聖垂恩眷。空作區區七往還。

次答金龍宮舜舉

白髮趨朝意緒茫。思深鳧鶴短兼長。虛名縱被曾成誤。苦節猶思晚補亡。天地

有恩寬老疾。巖廊多事辨。曬黃兩詩來。慶雖堪荷。只愧褒言太欠商。

此詩當在
上靜存病
中問余行
詩下

夢裏春歸已杳茫。思君長夏柰愁長。居窳正似韓延座。遇病還如孔敞亡。魚樂本無分物我。木生那更願青黃。君看競利人間者。不恥要錢子母商。

次韻忠清監司俞泓之二首

乞退辭天上。言歸指嶺南。杯傳可與館。舟泝達川潭。世事欲高論。仙區聳歷揆。詩來言過重。吟對碧山慙。

故國藏蹤日。中原別恨春。那知棠案筆。能記鹿羣身。好鳥迎詩哢。幽花照墨新。酬書更回首。何日得重親。

本呈安孝思

去歲相逢酒一巡。今年相望首搔頻。我疑遁世騎牛客。公是長生授棗人。靜室陶山石。古易。高亭蘆浦樂餘春。和詩十首公休索。累牘聯篇亦一塵。

辨存齋辨物理之極處無不到詩二首

人巧能雕物。雕寧巧得人。謂知能格物。取譬恐非倫。雕而能詣極。詣者豈非人。謂物雕能詣。言何太不倫。

贈別禹景善正字之關西

昔日蒙君訪野夫。長安重見豈曾圖。非無對衆開顏面。不似臨溪講典謨。正學只應功在熟。浮名一任事歸迂。丈夫別恨非兒女。慎勿因循作小儒。昨聞指人

寒粟人在身此拙句勿

次韻答禹景善二首

故人在日下。寄我一封書。我恨稽全退。君嫌近美除。未期論舊學。空憶共精廬。宦海多醜覆。寧忘賦遂初。乞辭未得退而

山趣無他。只晏如。回頭時復獨愁子。明年好待花君子。不向雲霞恨索居。蓮冷沼

次韻禹景善菊問答六首

問菊

常嫌物性有遷移。美者無幾惡轉滋。豈謂滿庭霜下傑。半成蓬艾亦離支。今年夏潦坤成瘠。黃菊淪貞欲入時。尙有小叢依舊色。含芳無乃恥同期。東園霜露日幽尋。尙憶從前趣興濃。不有數叢全問綠。一尊何處玩餘陰。

菊答

坤黃天賦我何移。憔悴猶承雨露滋。滿地風霜三徑裏。陶翁相待好樺支。紛紛受變知何事。漠漠懷貞向此時。爲報靈均休歎息。殘芳猶足與君期。衆芳蕪沒已難尋。變到金英恠亦淡。不信黃裳元自吉。枉將妖氣眩晴陰。

仙遊洞八詠庚午

松亭待月

松爲作者七人哉。月友成三待影來。坐覺千巖成玉界。一尊今夜共徘徊。

廣巖修禊

千古山陰勝事傳。與君終日賞風烟。視今視昔都休問。風詠從來樂自然。

葩串尋僧

踏破林間古逕苔。禪房花木爲誰栽。箇中自趁幽閒趣。不是尋僧問法來。

黃楊賞春

春入桃源日載陽。巖花洞草發天香。洞仙此日遺蹤杳。呼我爲仙亦不妨。

沙坪牧牛

叱石爲羊近，惟神騎牛遁。世亦驚人何如牧，豎烟蕪裏一笛斜。陽弄晚春

仙洞訪鶴

洞裏仙禽省見稀，丹砂爲頂雪爲衣。幾時月白風清夜，載得雲間子晉歸。

花山採藥

仙山靈雨長瓊苗，探服人言自蛻超。欲問仙翁求寶訣，不嫌身老見功遙。

歧灘釣魚

懶向湖西踏軟紅，清溪垂釣白雲中。傍人莫說非熊卜，怕遣沙鷗不近翁。

贈李居士

仙洞居士攜一節，月嶽龜潭訪陶翁。自云走遍諸名山，明朝笑入清涼中。歸來

別我不作留，飄若一片空雲浮。聊和八詠贈子去，好逐洞仙遊處遊。

無題

青山白雲成仙翁，寄聲欲問雲千重。唯有仙山李居士，時與往來青山中。

陶山暮春偶吟

浩蕩春風麗景華，葱瓏佳木滿山阿。一川綠水明心鏡，萬樹紅桃絢眼霞。造化

豈容私物物，草情自是競哇哇。山禽不識幽人意，款曲嚶鳴至日斜。

次奇明彥二首

去歲分襟憶泝流，君行今復此遲留。故應去國同懷抱，渭水終南如許愁。明彥

去歲分襟憶泝流

湖嶺相尋只夢魂，覺來明月滿山門。願將心事隨明月，寫向君庭不作煩。

湖嶺相尋只夢魂

庚午季秋尋伊洞泉石招宏仲同遊宏仲已先往矣
野菊時開撲馬香幽尋泉石傍斜陽欲招君去同遊賞人道君先入杳茫
王母城前小有天丹楓碧澗映寒煙何當鑿出瑤池水滿種蓮花更可憐

原隰驅馳事萬端又煩旌節入雲山猶多百病纏身處得見清標玉映寒

一尊相對破愁端別去從今隔萬山他日不堪登望處天淵臺上眼空寒

百算全無可一端既歸還入有如山唯將白首虞人義日望恩休病眼寒

洛水呈書啓聖神箕疇千載炳彝倫誰知揭號巖栖客不學成都賣卜人

一寸膠無千丈渾玉淵秋月湛寒源端居日夕如臨履箇是存存道義門

明義齋砥坦且明一昏心燭故難行欲知大寐如醒處唯在研精積久生

義路如砥坦且明一昏心燭故難行欲知大寐如醒處唯在研精積久生

大觀臺見世爭譁涓水涇流各自多試上高臺觀遠大聖門論道更如何

不欺堂曾思心法日星懸人鬼關門更截然獨臥獨行毋敢慢尋常何地不爲天

解夢龜巖時來人鬼關門更截然獨臥獨行毋敢慢尋常何地不爲天

千里巖棲豈易尋夢中書札亦論心此心操攝無餘法念念時時著一欽

又次龜巖夢見四心字時字一絕却寄

又次龜巖夢見四心字時字一絕却寄

又次龜巖夢見四心字時字一絕却寄

又次龜巖夢見四心字時字一絕却寄

吾心明似鏡光寒自恐磨治力易闌賴有故人同此意夢中相勉亦忱肝
次韻金道盛三絕

聞昔潯陽歸臥客結廬人境每關門平生歎仰高風處不要逃喧自絕喧

君身正似鱗將變我學還如截未嘗歲晏送君歸勉業寒齋塊處意偏長

澗上霜扉淡且迴山童蠅縮晚情開關門絕俗吾何敢怕有衝寒問字來

奉次金子昂和余天淵臺韻

每上江臺獨喟然如今君亦詠天淵沂公妙處淳公發千載誰能續舊編子思飛

魚躍之意明道以此為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次子昂精舍曉起聞雞有感韻

雞鳴喔喔警人聞舜蹠孳孳事劇雲悟歎獨吟山月下知君善利不迷分

示金彥遇

萬化機絨妙且淵春淡無處覓中邊當時不有思和點此理誰知在眼前

落帽峯次吳謙仲韻

翠微高處共登來佳節欣逢景物催千軸插天如玉立一溪對席似環迴黃花
露沁鮮金映赤葉霜寒爛錦堆好遣西風吹白髮整冠詩老亦堪吟

寄題權章仲棧城山二首

少年遊迹記城山形勝山川縹緲間自首喜聞棲息事欲攜書去更盤桓
蘭若山高水迴臨白雲青竹好遊尋誰知五十年前事感嘆題詩思不禁

金愼仲挹清亭十二詠

望山

癸恐概

何處無雲山清涼更清絕亭中日延望清氣透人骨

聽江

前溪寂寥過遠江還有聲世人箏笛耳誰參靜裏聽

待月

昨夜庭中月今宵出海遲停杯待三友孤颯謫仙詞

迎風

徐來赤壁秋起自青蘋末亭上義皇人披襟何快活

讀書

書傳千古心讀書知不易卷中對聖賢所言皆吾事

會友

孔門論會友以文仍輔仁非如市道交利盡成路人

宴坐

我坐禪亦坐禪虛我不同揮戈讓隱几奇功收此中

晚步

倦來起徐行扶杖散腰膝草堂只看山雲谷無答客

養鶴

長身古君子在庭多歲月何須騎上天正好參讀易

釣魚

多事動客星無心遇獵熊竹絲風裊裊篔簹笠雨濛濛

詩花

開落百花事。乾坤造化心。栽培遍庭院。佳玩久逾深。

種蔬

聖門學誠癡。貧居種何妨。日涉陶園趣。寧須食鯉魴。

巖栖請啓蒙示諸君二首

白首重尋易學書。幾多疎謬共修除。方知麗澤滋益。覲到先天一太虛。

七十居山更愛山。天心易象靜中看。一川風月須閒管。萬事塵埃莫浪干。

易東書院示諸君三首

儒館經營洛水邊。幸同今日會羣賢。初來易道乾坤關。漸賁文猷日月懸。好待

後人能契發。恭聞此學枉精專。莫將外慕相撓奪。無價明珠得自淵。

麗季程朱教始東。只今諸說滿區中。當年首發公徵史。繼世真傳孰任躬。主敬

龍門千聖法。明倫鹿洞一原功。吾儕講習非他緒。切戒尋常事捉風。

一粟吾生海外身。可憐賢聖未同辰。若非雲谷千言鑑。何異蘧廬一宿人。入眼

山光青似染。滿庭草色翠如勻。與君共此閒中樂。珍重相看日日新。

齋中夜起看月

精一齋中玩月明。拓窓孤坐湛凝情。梧桐漸轉空階影。蟋蟀無停暗壁聲。四序

迭侵人易感。一宵全寂院逾清。神襟了了燭幽鑑。更覺先賢爲後生。右示金用

趙士敬金寅仲琴問遠金惇叙琴璣之尹起伯朴居中

兼示姪宰孫兒安道純道時共讀心經故於未及之

一昨羣居好講明。幾多閑發滯常情。義同自直蓬麻植。樂似相宣金石聲。愧我

久昏神鑿炯。憑君新澡玉淵清。只嫌趁日匆匆過。畢竟工夫著處生。

次李伯春韻二首

自愧窮山一病身，朱轡初荷柱前春。那知去作花山別，更此重臨玉節新。萬事
古來真轉燭，百年今始可安神。溪山邈邈如相失，幾日同成畫裏人。來詩偶裏

野翁踈散不謀身，自喜頻逢有脚春。共對山光濃又淡，寧知世態故還新。愁催
白髮吾如約，興適清詩子若神。聞道丈夫能自樹，勸公須作讀書人。

次韻集勝亭十絕

郡城曉角

角聲催曉落牀頭，縹緲山城隱畫樓。吏起鷄鳴渾不管，遊仙枕上夢初收。

山寺暮鐘

薄暮禪居隱翠峯，鐘聲來自有無中。倩工欲畫煙鐘景，其柰聲聲入太空。

遠林白煙

漠漠脩林傍遠村，風生虛籟杳無聞。太平莫道無形象，看取朝煙一帶痕。

長橋落照

古渡長橋入眼看，歸雲平遠暮鴉還。主人登眺饒詩興，思在明霞落照間。

堂洞春花

一春花事發玄坤，錦繡千堆映洞門。亭上百杯餘興在，欲隨春去問花源。

鶴峯秋月

鶴駕峯頭掛月輝，亭闌渾作水晶微。夜深手把無絃弄，不恨如今聽者稀。

蘆蒲牧笛

一笛斜陽咽未休。平蕪橫過斷原頭。須知牧豎生平樂。不在商歌寓飯牛。
箭灘漁火

月下青燄微復揚。雨中猶見閃茫洋。朝來小市從溪店。喜見金橫玉假光。

北山行雨

頃刻橫斜走白煙。滿空銀竹北山前。捲簾快視驅煩暑。一枕清風穩睡眠。

南郊飛雪

窮陰垂地雪飛天。銀海漫漫漲野川。獨自倚闌看更好。不知寒粟逼高肩。

贈具景瑞

栢潭主人病去銓。歸趁菊花霜露天。借問何如作行止。笑指白雲心悠然。

庚午寒食。將往展先祖墓於安東。後湖主人金彥遇。擬於其還。邀入賞

梅。余固已諾之。臨發適被召命之下。既不敢赴。惶恐輟行。遂至愆期。

爲之悵然有懷。得四絕句。若與後湖梅相贈答者。寄呈彥遇。發一笑也。

後湖堂下一株梅。春晚冰霜獨擅開。豈謂天書下前日。能令佳約坐成頽。

梅不欺余。余負梅。幽懷多少阻相開。風流不有陶山社。心事年來也盡頽。

後湖梅答

聞君逃祿自前春。釣月耕雲儘可人。更惹塵機來負我。不知誰復與相親。

騷情非淺後。湖春苦節君休訝。主人與我已成心。契密不應桃李更交親。

以堂韻爲制。病故未絕云。稱。余贈彥遇詩。謂雖負尋梅於彼。亦有陶山梅足以自慰。已而彥遇來訪。

溪上歷陶社云。梅被寒損特甚。著花未可。必余聞之。將信將疑。用彥遇

韻以自遣。且以示彥遇二首。

結社陶梅八九條。竹看真白發春孤。謾思託地高寒甚。莫是天香太損無。
雪虐風饕戰許條。摧傷烈氣更貞孤。君厨俊及雖凋謝。樹屋煙爐詎盡無。

陶山梅為冬寒所傷。歎贈金彥遇。兼示慎仲惇叙。每句用梅字。效陶學淵也。詩體。

與君賞梅曾有諾。及到梅香我負約。心期獨在。山中梅。溪夢夜夜探梅萼。昨日
梅社共君來。梅興索漠令人哀。八梅風煙但空枝。一梅數萼猶未開。杖藜吟梅

遠百匝。冥頂胡為我。梅厄不比君家梅。得暖梅社風多寒。更虐我欲牋天。籲梅
冤。我欲作辭招梅魂。梅冤情結天所憐。梅魂歸來我所溫。向來桃李妬梅白。奢

華競笑梅孤潔。但使吾梅本根在。一園英華梅豈缺。何況一梅之發可動人。梅
乎肯與千紅百紫爭。一春我願朝朝走訪一梅君。西京之末只有吳門梅子真。

溪齋夜起對月詠梅
羣玉山頭第一仙。冰肌雪色夢娟娟。起來月下相逢處。宛帶微風一粲然。

造化全孤秀。乾坤賦妙功。綴冰非爍日。團雪不驚風。幸值佳期至。那知勝賞空。
明年開滿樹。來看月明中。

都下盆梅好事金而精。付安道孫兒。船載寄來。喜題一絕云。
脫卻紅塵一萬重。來從物外伴癯翁。不緣好事君思我。那見年年冰雪容。

次韻奉酬安孝思見寄
寄詩存問又今巡。魚目慙酬玉案頻。絕境久疑真洞府。長生卽是老仙人。病來

歸臥幽貞社。夢裏尋遊集勝春。珍重相期閒日月。會看東海自揚塵。

映蓮堂

全秀才續求和其家亭題律甚懇。愧久未果。今以一絕答其意。

玉成堂

崑珍雖是稟精英。不琢而磨器不成。更把鄒書苦心訓。乾乾終日服西銘。

明誠齋

明誠旨訣學兼庸。白鹿因輸兩進功。萬理一原非頓悟。真心實體在專攻。

采蓮精舍

賞愛蓮花無極翁。襟懷光霽月兼風。一般意思那無寓。通直分明在眼中。

次韻南義仲陶山雜興

曠絕天開洞。高明地抱陽。幽居觀物化。同寓襲蘭香。菊色團楓色。山光映水光。

圖書滿四壁。心事一何長。

寄宰姪

五十年來再到人。如今遊跡又成陳。只應鳴玉臺前水。天樂鏘鏘萬古新。

范蘭溪云。百慮煩擾。至靜者自若。崔見叔府伯以爲疑。某謂非無理。但

自若二字可疑耳。以二絕論其旨。

止水如心。靜爲體。動時波洶。靜難尋。縱饒不靜。非無靜。浪息依然。水靜深。

體隨用。失如無靜。性不終亡。本固存。只說靜爲元。自若蘭溪無乃太深言。

而得寓精舍四絕見投。今和其三。

常恨山居事未全。白頭歸臥尙牽纏。勸君視我爲深戒。纔近榮途莫太前。
孔聖猶箴擇里人。曾云文會輔成仁。老來更覺疎爲學。慚愧空還又待春。
地中雷起見天心。三字符言當誨箴。有鏡不磨空自歎。直愁終未免塵侵。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教

教咸鏡道巡邊使李浚慶書

王若曰。夫居安慮危。所以備倉卒之變。設險守國。所以壯捍衛之規。廟筭宜定。於平時。邊事蓋難於踰度。洪惟我國家。三面受敵。百年昇平。而關北一道。舊爲甌窰之鄉。迫近豺狼之窟。曩者尹瓘之所恢拓。宗瑞之所經營。可謂計出萬全。智無遺策。猶有如納哈出之豨突。疆圉如李施愛之盜弄潢池。矧今關防踈虞。將士解體。禍伏於不測。人狃於久安。築城彼域。或慮危道而輕動。合防舊堡。僉謂長策之可行。莫定是非。有難施設。則所以按一方之形便。建萬世之偉績者。寧可以少緩乎。予小子。謬承丕緒。德未綏於荒服。浚居九重。明不見於萬里。欲舉無前之烈。疇咨有用之材。惟卿學究天人。資兼文武。沈機先物。有數萬甲兵於范智。雄略蓋時。無百二金湯於秦國。自先朝寵擢。以遺後。在冲人中。味而晚知。夷考歷徵。蔚有風績。可以鎮頽俗。屹乎若砥柱。中流之功。可以壓醜戎。隱然如虎豹。在山之勢。寔北門鎖鑰之重望。宜四方屏翰之優爲。肆予煩卿。以知中樞府事。充咸鏡道巡邊使。乃若慶興。繫我依幽之基。亟遭圯耿之患。吾民之舊所粒食。蕩悉於江陽陵坪。主將之新欲墾田。

越寄於伊應巨島。始許木柵之姑試。遠報石城之粗完。視民利雖若坻京。構邊釁恐如山嶽。又如白山胡則恣行漁獵。黃洞城則久廢榛荒。盡併夫甫老。寶化兩堡之孤懸。復建此天作地險萬戶之守禦。是皆邊將之計畫。累與廷臣而商量。然而與其臆決於耳聞。孰若身歷而目驗。復有蜂螿竊發。搶掠我邊氓。厥罪難容。可否窮討。卿其廣咨詢以取捨。參利害以乘除。既不可卽鹿以入林。又不應膠柱而鼓瑟。庶幾使予無復憂於北顧。永期息於邊塵。其他節目。游刃自恢。綸言可略。階通政付卿專制。罪大辟始。予稟裁於戲。往盡乃心。無替予命。至金城而上方略。不但嘉充國之將謀。自西川而籌險要。仍可卜德裕於相業。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慶尙道觀察使李清書

王若曰。王者有下究之澤。而不能自致於遐方。匹夫有上籲之情。而不能自達於懸聽。事幾無窮而難乎獨運。風俗各異而欲其同歸。於是乎不有宏才。瞻智之臣。愛民憂國之弼。訐謨廟堂而心乎公耳。宣布方面而力於周爰。則無以樹國體而成至理。導德意而安遠民。是故以朝廷爲本源。而以郡縣爲支流。視輔相猶股肱。而視監司猶耳目。此其內外相資。一體相須。而俱不可不重其任者也。昔在唐虞之世。既隆於都兪。吁咈之道。而必有岳牧之咨。文武之時。既謹於公孤。卿士之官。而尤重於棠芡之化。豈今日之可忽。自先王而

已然。予以眇資。纘承洪業。一日二日。念茲在茲。尙味阜成之規。曾無惠鮮之政。元元疾苦之已極。蒼蒼譴罰之愈嚴。三農被災。四境具禍。矧伊慶尙一道。新羅故域。島夷鄰疆。城邑控引。而星羅。民物繁滋。而雨集。強吞弱而賦役多弊。詐欺愚而獄訟繁興。古稱難治。今想倍劇。旱魃孔棘。而如燼。毒蟲又從而交戕。故無見於棲糧。人將至於填壑。狃於割剝。猶慮守宰之多殘。迫於飢寒。亦恐盜賊之或起。而又倭奴積燬。邊圉可虞。罄倉穀。不足以賑飢。無軍儲。曷賴以備患。眷一方而憂惕。簡在廷而詢謀。惟卿心醇氣和。德懋識遠。弘毅足以大受。厚重足以有容。出納久司於銀臺。平反歷試於京兆。方聳衆望。識時務。固俊傑之宜。允屬予懷。分圖憂在腹心之寄。故賢勞之獨及。庶民瘼之可蘇。惟是自嶺以南。風教之興行。政令之修舉。委巷小民之情。僞利病。列郡守宰之勤慢。幽明征稅之不可不均。狂獄之不可不審。一以付卿專制。宜其體予至心。至於放學。雖曰從權。亦當隨宜而敦勸。救荒雖無上策。要在盡心而撫摩。激濁而揚清。雪寃而伸屈。采風謠而或因其俗。察水土而或矯其偏。安而不忘者危。窮而可懼者變。務本則穀貴而可蓄。預養則兵敵而可精。卿自知之。予所言特其大者。予厚望也。卿所務豈止此乎。毋循故常。毋取虛美。其或政有異績。治有顯能。亟舉奏來。以示褒典。若有弗率弗迪。作奸犯科者。通訓以下。任卿所裁。大辟之罪。稟予以決。於戲。予旣澁於眷注。故不免臨軒。

懇惻之辭。卿可篤於奉行。斯無負攬轡澄清之志。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黃海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權應挺書

王若曰。予惟古者方伯。連帥之職。得專制一方。宣上德而達下情。國政之污隆。民生之休戚。於是乎係焉。故舜咨十二牧。而四門闢。周分二陝。而王化行。其責顧不重。且大歟。今之監司。卽其任也。予以冲藐之資。嗣先人艱大之業。夙夜憂惶。惟不克負荷。是懼。思惟正始而出治。蓋亦求賢而圖任。顧我先王聖德神功。施恩澤于民。既歷三紀。所以積累漸摩。期臻隆古之盛者。靡不至矣。猶且天災所被。俗吏所壅。匹夫匹婦。不獲自盡者。容或有之。矧伊黃海一道。地褊民凋。饑饉荐至。使命繹騷。賦役煩重。嗚呼。一方民力竭矣。疇咨堪付。簡在予衷。惟卿名卿之冑。峻特之資。有練達時務之材識。有擔當大事之風力。志不苟於通介。節肯渝於險夷。越自先朝。播芬顯要。應宿天官。秉簡烏府。藥塔薇垣。玉署銀臺。罄無施而不宜。予在東宮。固亦知卿於勸講之日矣。肆予今用卿爲本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卿其體予至懷。懋成乃績。傳不云乎。民事不可緩也。王道之大。本於農桑。四維之張。由於衣食。黎民不飢不寒而後。可以迪彝教。崇禮義。而治道成矣。自古臨政。願治。孰不欲務此。上不能澄其源。而令于下。下不能竭其心。而布其澤。守令之狠貪。奸吏之蠹害。豪右之陵暴。夫用是斯民。烏得不蕩析流殍。而相與怨畔其上。也哉。君

舟之覆。恒在於民巖。肆予冲人。永思艱以爲人君。祈天永命之道。誠不外於懷保小民。卿其念之哉。若夫考績詰戎之嚴。獄訟征徭之慎。使巨細畢舉。本末不遺。斯爲無憾於委任之意矣。通訓以下。任卿處分。大辟以上。稟予裁決。於戲。在嬛。疚而出戒。予則曷敢以多言。承初政而往宣。卿可倍懷於靡及。敬遵予命。勿替惟休。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疏

甲辰乞勿絕倭使疏

中訓大夫弘文館典翰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春秋館編修官承文院參校臣李滉誠惶誠恐謹上言于主上殿下。臣伏以人有恒言。皆曰夷狄禽獸。夫夷狄亦人耳。乃比於禽獸者。非固甚言之也。爲其不知禮義。無君臣上下之分。而其爲生也。蚩蚩蠢蠢。冥頑不靈。殆與禽獸無異。故取類而並稱之。爾。故以禽獸畜禽獸。則物得其性。以夷狄待夷狄。則夷安其分。故王者不治夷狄。春秋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浚治之也。若乃執君臣上下之分。而責禮義名教之道。必欲與之辨。是非爭曲直。正逆順而後爲快。則是所謂督禽獸以行禮樂之事。求以擾其心。適以逆其性。不搏則噬矣。苗民叛悖。大禹征之。而猶不服。頑亦甚矣。至其舞干羽而來。格則受之。未聞念舊惡而猶拒之也。獯狁內侵。逼近京邑。逆已大矣。及其命將薄伐。遂出境而已。未聞較逆順而

永絕之也。往者烏夷蛇梁之變，不過狗鼠之偷耳。既殺賊徒而却之，又掃留館而逐之。國威既震，王法亦正。彼乃怛威赧德，革心改過，指他倭而爲辭，控大邦而自解，俛首而祈哀，搖尾而乞憐。王道蕩蕩，不逆詐不億不信，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則今之倭奴之請，若在可許而猶不許，然則未知何時而可許乎。夫廷臣之欲拒倭奴者，其意必曰彼罪大矣。今甫絕而遽和之，則無以懲其惡而有納侮之悔，是亦似矣。而有不然者，昔匈奴冒頓圍高帝於平城七日，孝惠高后時，單于遺書悖慢，而高帝厚遣以自脫。惠帝卑辭以請和，文帝時匈奴一入蕭關而殺北地都尉，候騎至雍甘泉，文帝赫然震怒，命張相如欒布等擊之。然至於出塞而後還，卽遺書約和，驩然若家人父子之相親。旣而匈奴背約，再入雲中，殺掠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帝又命六將軍分屯以備之而已。月餘，匈奴遠塞則旋卽罷兵，是數君者非不知匈奴之罪大，而乃與之汲汲連和者，誠以禽獸之不足與較，而以生民之禍爲重故也。今以蛇梁竊發之事，較之於彼，雖曰同歸於罪，而輕重則有間矣。若之何不許其自新之路，而構禍於吾之赤子乎。且如唐之突厥，合兵入寇，至渭水便橋之北而請和，則太宗許之。宋之契丹，大舉入寇，至澶淵而請和，則眞宗亦許之。當是時，突厥有懼心，契丹已挫氣，爲二宗者，豈不知輕許則有納侮之患，而無懲惡之計乎。乃釋然解仇，寧舍陵犯之罪，而與之爲盟好者，何哉。兵凶戰危，以利社稷安生靈爲急，而禽

獸跳梁之故。可置之於度外耳。故自古帝王御戎之道。以和爲先。其不得已而至於用兵者。爲其除禽獸逼人害。害去則止。何必甚之而生怨。以致搏噬之患哉。抑又有一說焉。與夷狄和親之道。固常有操縱伸縮可否之權之勢。而此權此勢。必常令在我而不可令在彼也。臣亦知朝廷之意。以此爲重。而爲是堅拒之議矣。然有罪則絕之。自新則許之。此正權勢之在我而施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何可違也。有其權忘其勢。而無心以處之。則彼必以爲大德。而感悅於其心。相率而投款矣。是所謂化之也。和不足言矣。有虞之於苗民。用此道也。而今日之所當法也。今也不然。操其權挾其勢。固沮其向善之心。而不肯許之。則物我相形。彼此角立。蠢茲小醜。必將大爲怨恨。而啓後日無窮之患矣。邊釁一開。兵連禍結。海波沸騰。鯨鯢陸梁。欲化之則梗化愈甚。欲和之則其權其勢。已非專在於我。而或與彼分矣。與其勢分於彼。而後求而和之。曷若及其在我。而聽彼之祈哀乎。與其毒民於鋒鏑。而後和之。曷若保民字小。而行王道之蕩蕩乎。此其義理利害之章章較著者也。朱文公曰。金人終始以和之一字愚宋。宋人終始以此自愚。此則與今日之事大不同。宋之君臣。忘不共戴天之讎。爲偷安一隅之計。匍匐乞哀於滔天之醜虜。是其操縱伸縮可否之權之勢。在彼不在我。而方且甘心聽命。頤指氣使之不暇。而日趨於危亡之域。此當時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而痛心者也。今也朝廷開一小夷自新之路。非如宋人自

愚之失。而有虞舜格苗之美。何苦而不欲之乎。當今天變現於上。人事闕於下。大禍重疊。國運艱否。根本脆隕。邊圉虛疎。兵耗糧竭。民怨神怒。此吾東方何等時耶。夫太白晝見。乃兵興之象。臣聞雖古之聖帝明王。亦不能必其禍難之。不來。但當其未來。則無自我致之之道。及其既來。則有可以應之之備。如斯而已。今欲修人事。以應天變。而絕島夷來朝之望。是可謂無自我致之之道乎。開致兵之端。而欲以應兵象之變。臣未知其可也。自我致之。而我能應之。已非謹災之道。況以今之事勢。未必能應之哉。且國家已與北虜構釁。安知彼中。不有諸酋之桀驁。切齒報復。而謀犯邊守者乎。設使南北二虜。一時俱發。則撐東而西。掀衛腹而背潰。未識國家將何所恃。而能辦此乎。此臣之所大憂也。東南財賦之所出。兵力之所在。尤不可不保。臣愚以謂宜及此時。而聽其和。且爲之辭曰。國有大赦。於汝亦不可無鴻恩之及。故特許爾。請云云。以復前日之約。以紓南方之憂。而益修人事於根本之地。以及其餘。無所虧闕。則雖使西北有警。猶可專意於一面之備禦。而無倉卒敗事之患。豈不賢於四散四戰。疲於奔命。之不給者哉。若如是。而夷情反側。尙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是非自我所致。所謂聖王之所不免。亦當盡吾所以應之者如何耳。吾如彼禽獸。何哉。大抵國家之於倭人。許其和可矣。而防備不可以少弛也。以禮接之可矣。而推借不可以太過也。以糧幣縻其情。無使失望可矣。而不可因無厭之求。贈賂

之太濫也。諺云：驕子罵母。夫家人之子，不預防檢，則必至於驕。驕而不止，或至於罵。是子雖不子，使子至此，亦父母之過也。况一忤而斥之終身，其可乎？故曰：莫如預檢。此亦今日之所當講也。臣又聞人臣無私交，事必有名義。金安國待倭人過厚，致此輩益肆貪縱。安國不無罪焉。然其意豈在於倭人哉？而彼且妄謂之忠於己，而有胡椒之饋。朝廷許令其家受之，使倭無知而爲此，正當曉諭而卻之，使其挾詐而爲之，則其陷於術中而爲朝廷之羞，不亦甚乎？以本朝之臣，而勸忠於日本，此何名何義耶？若令其家竟受此物，則臣恐安國之目將不暝於地下矣。前日臺臣之論，甚合事理。請有以裁之也。臣素有虛羸沈痼之疾，比來尤劇。氣息綿延，與死爲隣，而聞朝廷絕倭之請，心竊恠歎，以爲此事關百年社稷之憂，係億萬生靈之命，不可不一言而死。抱私恨於無窮，故力疾忍辛，謹獻此狂瞽之說，伏願殿下以臣此章稟于慈殿，而更博謀於在廷之臣，虛心而察邇折衷而審處之，則非愚臣之幸，乃宗社之幸也。臣無任僭越戰兢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戊午辭職疏

折衝將軍前僉知中樞府事臣李滉，謹齊戒沐浴拜手稽首上言于主上殿下。臣聞昔先王之用人也，量才而授任，大以任大，小以任小，大小俱不合者，則退之。一有不幸，上之人不知而誤用之，爲士者又必自量其才之不堪，辭而乞

退則聽之。夫朝廷之不枉才如此。士得行其志。又如此。故大臣無覆餗之譏。小臣無尸祿之愆。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莫不奮忠効力。以濟治於上。其不才者。許其屏處於野。得以安其分。食其力。亦守其禮義廉恥。以象治於下。此隆古之時。所以賢愚得所。禮讓興行而治道成也。苟爲不然。用人者不量其材之所宜。以小爲大。以短爲長。舛施而強責焉。雖其人自知其不能。而卻顧辭退。非惟不聽。又從而加委重焉。彼爲士者。亦不免於束縛馳驟之勢。黽勉而當其責矣。及乎蚊不能負山。梃不能支厦。則曠闕之刺。汙賤之恥。且不暇言。而誅罰已加乎其身矣。若是者。其士之變節以顛蹄者。固可罪。然使士而至此。非朝廷枉才之致乎。非朝廷不聽其辭而強責之故乎。此叔季之世。所以枉直倒置。廉恥道喪。而政理紊也。昔孟子告齊宣王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宋儒朱熹氏之言曰。士大夫辭受出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尤不可以不審。使二子不知而言。則可使二子誠知言也。則聖朝之用人。豈可不察其賢愚。不量其當否。徒以虛名而荐加恩命。其士大夫亦豈可不度其才德。不恤其是非。冒進而妄受之乎。至如臣之至愚極陋。病入膏肓之狀。國人誰不知之。諸大夫誰不知之。左右大臣誰不知之。竊伏惟念。雖上至於聖鑑之明。亦已洞照而無隱矣。其間一二公卿。容或未及盡知。而過爲延薦之言。正當裁自聖察。斷然勿施可也。顧乃辱賜除召。

前後非一。不詢輿論，不聽辭免，使朝失舉錯之宜，國無賢愚之別。此臣之所大惑也。臣之無狀，自知其不足廁於常流，而誤恩之加，沓至於臣身，以致傳笑四方。貽譏後世，若又進而受之，則前有貪冒欺罔之罪，後有不勝其任之敗。其爲聖治之累，士風之壞，詎有極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且臣未謝樞府之命，今三年於此矣。世之人多不諒臣，或謂其傲世自逸，或疑其矯飾求名，或責以臣子之義不當稽命，或譏以愚下之人妄託古義。臣亦知愛臣者少，憎臣者多。臣以孑然一身，當衆口之叢，臣之危甚矣。雖然，臣之情實自在京辭職與在外辭召命之口，固已極力陳之。庶幾得蒙天心之俯察，而時論之末亦以爲永棄無害。臣自今年以來，方覲免於狼狽，日夜恭俟罷免。指揮不意近者竊有聞於道路，又將復有收錄之意。臣心於此惶駭特甚。無地措躬，茫然莫測其端。然而臣伏料廷臣所以有此誤啓之由，豈不以數年閒處，病或小愈，而堪備使令也。殊不知臣桑榆已迫，蒲柳先零，但有增劇，無復差痊之理也。若是而臣不自訴，暗默退處，以至朝廷遂復失舉，則臣罪益大，而臣身尤無所措矣。又恐危淺之命，或先朝露，則是臣永抱不能瞑目之憾也。故不得已，復形於章疏。歷數始末而祈懇焉。臣稟性凡劣，懵不曉事，夙嬰疾病，氣血凋虛，遂至於沈痼難治。因此失學，年過三十，僥倖科第，中遭喪棘，加以心疾，屢瀕死地。僅而得甦之後，其患往復，一有勞煩，輒復發動。方寸不安，其職將何以効匪躬。

而應世務乎。以理言之。自此當不復與於朝班之後可也。猶且貪戀國恩。遲回歲月。至于癸卯。當中廟之末。犬馬之齒四十有三。而病勢日深。身爲司成。不能供職。因受由而退歸。明年甲辰。以校理召還。己而二聖昇遐。主上嗣服。哀隕倥偬之餘。增病艱仕。丙午之春。又以司僕正受由而歸。又明年丁未。以應教召還。戊申。出守丹陽。其年。換豐基。己酉。以久廢邑務。不得已呈狀徑歸。越三年壬子。復以應教召還。自是而至乙卯。三數年間。恩愈加而病愈甚。每授一職。率不能堪。是年二月。當其辭遞。僉知未有後命之際。抽身下歸。臣非不知此爲未安。朝廷旣不聽臣寮之辭退。又連有受由之禁。尸素之責。欲免無路故也。歸而才閱月。有僉知召命。又明年丙辰五月。中下前命。繼又有副提學召旨。臣惶恐死罪。皆上狀陳乞辭免未赴。謹席稿私室。以俟嚴譴之至。賴殿下寬大如天之恩。不加誅責。仍其樞府之除。復降溫諭。不限以就職。臣由是延保殘息。得至今日。嗚呼。臣雖心病。不至於狂易妄走。豈不知享爵祿受恩榮之爲樂哉。臣雖無識。自少講聞事君之道。豈不知不俟駕不俟屨之爲恭哉。其所以苦守一隅。處群非積疑之中。而不知變者。正畏其進。大有乖於事君之義也。何謂義事之宜也。然則諱愚竊位。可謂宜乎。病廢尸祿。可謂宜乎。虛名欺世。可謂宜乎。知非冒進。可謂宜乎。不職不退。可謂宜乎。持此五不宜以立本朝。其於爲臣之義。何如也。故臣之不敢進。祇欲成就一義。

字而已。人反以義不當稽。命責之。亦異乎臣之所聞矣。求名者。必爲利。傲世者。必有挾。臣之退歸。得謗盈車。臣何所利。臣身百病。枵然無物。臣何所挾乎。惟妄託古義之譏。臣所甘心焉。雖然。愚下之人。不師古義以行事。將益趨於汙下矣。則臣何以避是名哉。況臣在。先王朝。身比登瀛。位躋三品。榮願極矣。於何不足。而敢歸於不當歸乎。暨于。當宁之初。察臣枉於誅竄之類。復臣職於太僕之長。其後。又再收臣於隴畝之中。置之清顯。加之祿秩。恩渥至矣。更有何慊。而必退於不當退乎。遲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夫豈妄言。而孔子取之。愚臣惘惘。正爲此也。然壬子以前。召旨平例。而臣之筋力。猶或可支。故不敢不進。乙卯以後。三四。下書。旨意非常。而臣之愚病。更甚於前日。則臣雖欲進。何可得乎。夫以大夫之招。招虞人。於虞人榮矣。虞人死執不往者。貴賤分定。不敢越也。貴賤尙然。賢愚獨不然乎。今。朝廷每以賢人之招。招一愚臣。愚臣之慳惑畏縮。辭避遷延。豈非分守之當然哉。顧臣之素行疎鹵。無足以取信。故自癸卯。至今十有六年。在京辭遞者十。除而未謝者四。退歸田里者四。在外未謝者六。乞辭。召命者三。而年垂六十。百疾纏綿。枯槁委頓。昏愒錯謬。而猶以爲可從王事也。天日孔昭。不審如此。尙可以從仕乎。羞恥之心。人皆有之。臣豈忍獨無之乎。臣聞之。晉朝以王羲之自誓之苦。而不復召。宋高宗以曾幾進退有禮之願。而許其退。本朝。英宗皇帝。以吳與弼老病不堪供職之懇。而

聽其歸。古今此類不可枚數。彼其爲是者。豈臣忘君而君棄臣哉。然後禮不瀆而義有終也。彼其用捨有關於時者。尙當如此。況於愚人而可以虛名厚責。僭加疊授。愈辭愈堅。無有了期者乎。伏願殿下。察臣迂愚。矜臣癡尪。循古者退人以禮之義。許微臣欲免叨竊之願。亟停前命。渙降德音。如臣罪不至於鐫罷。使仍以前除。永退田里。倣古人臣致仕之爲者。庶臣及其未死之前。得免欺天之罪。優游平世。補過守病。以畢餘生。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臣今玆上章。但知陳私而他無一語。亦臣之罪也。然臣冥行半世。晚慕糟粕。而病不自力。方患於左右矛盾。不足以充獻芹之誠。又奚暇妄發而他及哉。至其所陳。雖係一己之私。而實有關於清朝之士風。蓋非謂微臣之有關。朝廷所以處之者。使之有關。故不得不瀝血而言之。惟聖明之裁幸焉。臣無任激切危懇之至。謹上書以聞。

戊辰辭職疏一

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臣李滉。謹齊戒薰沐拜手稽首上言于主上殿下。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莫不以尊賢任士爲急務。然其所謂賢士。必皆正得其人。而眞取其實。其所以尊禮招延之舉。又必度其輕重之宜。大小之差。而行之。未嘗有虛夸舛施之事。故上得用賢之實。下無冒進之譏。德業彰而聲聞流。豈不休哉。時君世主。苟或徒有好賢之志。樂善之誠。而不思知人之爲難。不問人品之

如何。不才不德之人。謬加以招延之勤。虛名欺世之士。遽被之尊禮之儀。則舉枉錯直而萬民不服。賢愚混淆而國政日紊。向之好賢樂善之心。由是怠廢。而卒致迷邦之害。同歸於闇。主昏朝之所爲。傳笑四方。貽譏千古。嗚呼。可不致謹而輕爲之哉。恭惟主上殿下。光膺寶曆。入繼大統。方在營疚。所以恭默思道。自貽哲命者。靡所不用其極。而稟承文母。疇咨碩輔。發號施令。動合時宜。雪冤伸滯。群賢彙征。于以上答天心。中承先志。下應人望者。可謂至矣。天縱聖質。容學日進。虛心延納。寤寐賢哲。益以敷求于中外。其好賢之志。樂善之誠。雖古之緇衣白駒。何以尙之。是宜在廷臣僚。將順其美。竭精殫慮。廣詢博訪。惟務正得其人。而眞取其實。使斯世果有其人耶。則所以禮之招之。亦必遵川的當之儀。而無虛夸舛施之事。以期實用可也。如或不幸而於外未得其人。則宜只就滿朝賢才中。慎擇其尤者。獎進而委任責成焉。亦靡有不足之嘆也。柰之何。計不出此。而乃以不才不德之甚如臣者。苟充其數。專取其欺世盜得之虛名。欲以應聖上側席求賢之意。此則廷臣之爲殿下謀者大繆。而微臣之奉明旨。所以大懼而難進也。雖然。臣之於此。不自陳其欺世盜名之由。與凡臣罪過之端。則殿下何從而知之乎。故臣不避鈇鉞之誅。而敢自直焉。臣自少鄙拙愚騃。無鄉曲之譽。而夙嬰疾病。晚出仕路。當中廟朝。濫塵清要。不多年間。已躡躋三品官矣。臣自見立朝以來。無一善狀。恒病難仕。而尸位竊祿。

厚負國恩。心甚愧懼。年過四十。始因事退歸。自始至今數十餘年。而蒙恩召還者。凡五次矣。每一入來。輒復恒病難仕。有甚於前。官守廢闕。身事艱梗。惟有退身食力。爲可以少安愚分。不得已而又至退歸。臣本欲以是苟免罪責而已。臣雖憤憤。豈欲藉此而沽名索價。爲他日希世取寵之資。而然哉。不意世間自有一種淨議之人。徒見臣久處閒地。疑於省愆補過之餘。少變其愚質。猶或可比於人。人乃相與造爲一切空虛之談。不近之名。欺人欺世。輾轉浸淫。遂以上欺於天。日彼爲是者。固無理無謂矣。然皆由小臣處身失當以致之。則臣欺世盜名之罪。何所逃乎。而凡今廷紳。舊與臣同朝。見臣首末者。孰不知臣之罪。惟是後來一二臣僚。不知其然而徒欲執虛名以責實用。至以是猥陳於經席之上。其爲欺天。不亦甚乎。臣又聞宋儒朱熹之言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豈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尤不可以不審也。故雖以如臣之愚。且有罪。其於進退辭受之間。不可以無是非黑白之分焉。抑臣在 先王朝。屢被 召命之下。其前之三 召也。皆官降其品。別無嫌礙。則臣聞 命卽行。未嘗有遲疑不進之時矣。惟其後之兩 召也。或將陞秩而擬重責。或已陞秩而授重任。以臣之菲材瑣力。如蚊負山。決知其不能堪矣。非但此也。本辭其小而卒乃階小以受大。本乞罷退而竟至因退而媒進。其事之詭詐叨濫。有甚於古之所謂巧宦捷徑之爲者。臣以區區危懇。不得不極力辭免。並

至四五而天聽愈邈誠未上格。一以下旨切責不得已而進得工曹叅判。再以他事促召又不得已而進受知中樞府事則向之所謂辭小受大以退媒進之非臣自言之而臣反蹈之甘心覲顏而不知爲恥。揆以古人辭受之義臣之不爲清議所容密矣。此又臣之罪也。而況臣去年入都遭變罔極攀號累朔之餘賤疾遽劇勢將難救禮判除授不能供職實於辭免之日乞致仕歸田而未蒙允可。臣之妄意以謂長年病退纔入而又病不職無狀如此。是其於匪躬之地義旣不展則獨有退身一義灼然明甚。是以山陵在前不能留待。乘遞職無官之隙而率爾徑歸。雖以如臣之味職亦極知未盡於臣子之常分矣。然而臣伏覩杜氏通典奔赴君喪條有先聞先還後聞後還之語。則外臣奔赴者似未必皆待葬畢而後歸也。若臣者受先朝寬大之恩得退在外者前後十五六年於茲。至於遇變之後病廢臣職。又若是雖欲強自附於在朝諸臣夙夜展力之列以盡常分。其道末由而尸居病坊負罪負恩。久猶不去。其罪愈大。當此之際爲臣計者。舍先歸後歸之例外更無他術。可以變通而兩全。則臣之妄歸其亦理極義變出於迫不得已也。而一時物情固所咸恠。詬論煩興。訾責沓至。或以爲好名。或以爲佯病。或比於山禽。或斥爲異端。是則臣以爲臣失道獲罪時賢大矣。更將何道可以當聖眷而爲時用乎。昔孟子告齊宣王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

賢焉然後用之。今茲之舉。有異於是。不咨於左右。不謀於諸大夫國人。而獨采一二臣之誤。啓以有此。命凡臣所有欺世之虛名。媒進之賤行。負國之深罪。皆無由下察焉。而強名之曰賢。至用旌招之禮以招之。臣自顧一身。但有三釁之積。而無一寸之長。宦達病廢之餘蹤。又非隱淪抱負之特起。臣以何名何義。任然承當而冒進於闕下哉。臣非不願進也。而所進之路。非所敢進也。非不願入也。而所入之門。非所敢入也。臣雖冒恥而敢進。其如傳笑四方。與貽譏千古。何哉。且微臣之在先朝末。所以味萬死不敢進者。正以其恩太厚。責太重。非庸末小臣所敢當故也。而今者一二臣之爲殿下謀。乃更勸用先朝所不用之禮以加之。豈不以臣爲意望無厭。猶懷不滿於先朝之恩。眷而不來。今須示之以加厚之意。若將有以大滿其志而後可致耶。夫非賢而敢自賢。妄應招賢之禮而往。已滿而猶不滿。必至大滿而後乃足。此何等冒罔無忌憚小人之尤甚者也。若臣實有是心。聖朝取之之意何在。實無是心。則朝廷禮意之益厚。乃小臣進途之益阻也。臣進益阻。而朝命不止。則其勢必至於獲戾犯科。危身辱國。而後已焉。則臣之於此。怵迫窘蹙。爲如何哉。臣伏聞先王之世。愚下之臣。處之既當其分。其所不能。不使強爲。老病之臣。又必聽其致仕。俾無瘵曠。以養廉恥。此天地生成之恩。君仁臣義。胥盡其道。實亦聖世之高致。清時之美風也。今臣以愚陋妄庸之資。本宜進處下僚。退伏民伍。乃其

分也。而加以病入膏肓，積成沈痼，強壯之年，尙不能從仕。今則犬馬之齒，六十有八，疴瘁癱殘，昏眩茫昧，更甚於八九十歲人。今不記昨夕，已忘朝。一言未終，頓失首尾。一事當前，渾迷前後。使臣在朝而若此，猶當乞骸致仕。如恐不及，矧可既退而復進乎？今日若進而可仕，往年何以每進而每不得留乎？去年亦豈至於辜恩而徑退乎？合前後而皆若是，今雖或不免而一進，亦祇有求退一事而已。復何有益於國事乎？幸今臣賴天之靈，自知不堪而苦乞休罷，如蒙聖朝矜憫愚誠，快從其願，而以禮退之，庶可因此而自贖其前日欺天之罪矣。或者朝意不以舛施爲不可，仍遂強其所不能，使之顛頓狼狽以上，瀕於清明之政，則其所以取笑四方，貽譏千古者，豈獨臣一身而已哉？殿下如不以臣言爲信，伏請試以臣所自陳者，歷問于左右輔弼之臣，與諸大夫國人，兼所以處臣之宜。凡厥諸臣，見臣首末，知臣不肖之狀者，十而八九，誰敢有內懷咎責而外假憇憊，昔則嗤鄙而今反揄揚乎？必能不揜其實，直斥而顯白之。如是則凡臣之種種罪過，可以昭然畢達於聖鑑之明矣。如此則前者一二臣僚謬啓引重之辭，自歸於虛誕而不可行矣。中間誤下絲綸之言，又豈可辱在草野而不爲之所乎？臣於頃者，既蒙停待日溫之旨，感戴再生之恩矣。竊伏惟念上天覆物，無微不至，蠅蟻惴惴，有訴必達，茲敢冒昧瀝血仰陳懇迫之情，伏願聖上稟承于慈殿，益推此意以終大造，寬虞人不

至之誅考先王退人之禮先須收還誤下之綸言仍罷召命而改圖于朝野必求正得其人而真取其實以畢聖朝求賢之美意亟令該曹中舉致仕之盛典許臣乞骸之請俾臣進退顛沛之餘庶幾猶及獲免罪戾收召魂魄生而反本爲康衢祝堯之民死而瞑目遂結草酬恩之願此非愚臣之幸也乃聖朝舉措服民之道也而求賢得賢於是乎可幾矣干冒宸嚴臣無任殞越惶戰席稿俟命之至臣澁味死再拜謹言。

戊辰辭職疏二

資憲大夫前知中樞府事臣李滉謹齊戒昧死拜手稽首上書于主上殿下。臣自前年十月至今今年二月之終凡七被聖旨皆緣召除之故。臣極知無狀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故每一命下輒露丹悃狀啓疏陳乞賜罷免而誠未上格。俞音尙闕臣以老病昏迷又不能奔走闕下謝恩供職。臣罪當萬死甘伏常刑而聖恩包含久未有指揮臣不勝感祝憂惶之至。今者復以衷私所激迫不得已而敢瀆宸嚴更陳危懇庶幾天日之明有所矜憐而俯察焉。臣竊謂古先哲王所以能得一世之人才而善用之者無他以其擇之審而處之當故也。蓋天下人才之品有大有小大者不可以爲小。小者不可以爲大也。先王知其然故必謹審而擇之難慎而處之爵命之加各隨其才品官職之等視此爲高下大以處大則必須歷試然後乃可小以處小

則未嘗越分而僭授。其不才者黜而去之。不使叅錯於庶位。此先王之所以能用人而致太平也。雖然當是時。豈惟人君之用人如此。其臣之進爲世用者。尤極其審處之道。大者之受大。小者之處小。莫不自度其能。否而後就之。故曰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也。其或不幸而有不堪之命。則臣有辭退之路。君有聽許之恩。是以下不得罪於上。上無失舉於下。凡爲是者。莫非至當之理。不易之則。君臣胥盡其道。以之相待而相成者也。苟爲不然。君不審處。舉大以強委之小。臣不審處。抗小而竊據其大。亦或當辭而不知辭。當許而不遂許。則上之必有以受覆餗之敗。下之必有以致負乘之寇。至於此而後雖欲悔之。亦無所及矣。臣前此伏蒙 教書。引喻以程子朱子急趨君命之義。頃日 下旨。又有勿以進退爲嫌。速來之教。臣聞 命震越之餘。竊伏惟念。亦有所大疑於其間。臣不得以不自白也。夫人臣得君之召命。苟無嫌礙於辭受之義。則進趨之急。不容少緩。如程子朱子之於當日。有可進之道。無可辭之嫌。則安得不爲之汲汲然以進乎。故其言如此矣。然而執二子一時之言。而揆他日所處之事。其所不然者尤多。何也。其於辭受之間。有小嫌礙。則進退之際。決不可以不計其嫌也。是以程子之前後辭官者九。其終不就者三。朱子之辭召命者九十。辭官與辭堂促者。無慮五六十有餘。其終不就者八。夫以二子任斯道之責。富經綸之業。元祐之政。乾淳之治。自三代以下。鮮有其比。而二子乃如是。夫豈不義。而二子爲之。

哉。誠以爲當辭受而不辨禮義。處進退而不問可否。則失其本心。而道爲之廢。故不得已而然耳。非但二子之爲然。司馬光之於樞密副使。范鎮之於門下侍郎。皆固辭不拜。劉宰之去也。七除官而一不至。崔與之之歸也。三登擢荐。下召而率皆力辭。未復爲之。十三疏而終不起。是數君子者。豈忘君臣之大義。而好爲詭異之行。以取廉潔之名哉。君之使臣。有時而不可強也。臣之事君。有時而不敢徇也。此等之事。古人視之。如飲食裘葛。然躬行者。不以危憂見聞者。不爲駭異。良史書之於策。以垂後世者。此豈無所見而然哉。其必有大關於名教之中故也。抑臣之引諸賢而爲言者。徒以對揚教書之意云爾。若以微臣之事言之。以至愚極陋之資。抱長年沈痼之疾。空疎闇劣。無物可倫。若用先王甄別大小之法。本不當廁在百執事之列。而僥倖入仕。歷試三品。瑣瑣碌碌。一職不辦。小者如此。大者可知。故自懷慙懼。而身始不安於朝。歸農食力。欲以守素分而免吏議而已。不意因此而賭得虛名。欺人欺世。遂以上欺於天。日致令聖朝眞僞莫辨。誤恩屢加。在臣則方辭本職而退伏。朝命則因其所辭而擢陞。臣又力辭其所陞。而朝復因陞而又陞。二十年來。如是輾轉。至再至三。以言乎勞績。則無一毫之有著。而以言乎職秩。則巍然六卿之列矣。此乃古今天下絕無之事。而爲臣之大愆。心事矛盾。名實蹊齟。臣雖有區區脫免之志。籛天而天無階。控人而人不信。俯仰愧慄。無如之何也。則中心自誓。以爲爲

臣而負罪若此。惟有不處其位。不享其利。爲可以洒身贖罪之萬一。此臣所以累被 誤恩之後。不得不以退歸爲義。而不敢復爲陳力就列之計也。當今龍飛九五。萬物欣覩。好賢樂善。出於至誠。濟濟廷紳。尤當以先王用人審處之道。奉勸而力行之。願乃有後來滯見之臣。猥舉臣名。不究虛實。誇張而論薦之。以誤 聖上側席求賢之美意。由是 聖意攸屬。一向信用於其言。所以 召臣與 命臣者。若沓隆重。皆非蟻蝨微臣。所敢承當。臣不勝其駭懼隕穫之至。方且陳疏自劾。瀝血披肝。覬蒙 恩免。而其疏未達之頃。又有特陞贊成之命。則視臣曾今乞辭之意。其輕重大小。能堪與否。何如也。若以臣辭爲矯情非實。而大官高爵。可以爲臣之利。則無乃與 聖朝當初過聽而責臣之意。大相反乎。以云云之名。得懷利之臣。徒誇張而竟落虛。又何如也。今夫賭博賤技。一手虛著。全局皆敗。而况 新政之於大舉錯。寧可累手虛著而不處其敗局乎。臣伏想朝臣之中。爲國忠慮者。不爲不多。彼見 朝廷舉錯之若是。必爲之扼腕長歎。仰屋竊嘆。而猶不敢爲 朝廷深言之者。只緣 聖意未免以先入之說。辱垂眷於所不當之地。故群下雷同。不肯表白而斥言之。臣恐子思所謂國事日非者。將見於今。而一朝 朝廷見臣之果爲匪人。如其自陳。則非但臣身與薦臣者得罪。舉朝之臣。皆不免有不言之責也。臣初聞 命時。意謂以 殿下之明聖。惟不知臣不肖之實。故如此耳。近上一疏數狀之中。竭臣罪戾。殫臣

臚臆。豈不得蒙被。天恩乎。厥後兩奉。下旨。則誤加獎責。猶前日也。而凡臣哀苦祝禱之辭。皆未獲。徹聞而施行矣。人皆謂臣曰。進退辭受。必以道。乃前賢之事也。汝是何人。敢欲効此。爲今之人。惟知有君命而已。不然。且將得罪。臣益深惶窘。亟欲扶曳登途。頓撼奔馳。則危證暴發。生死不可知矣。如或不死而至。闕下拜受之餘。百僚之所指。都人之所斥。兀然依舊。是數十年來五進六退。負國辜恩之一庸人耳。儼然依舊。是去年所見疾病委篤。受職未行。狼狽逃歸之一匹夫耳。莫不忿然嗤之曰。彼何人而屢辱吾君之寵命耶。問之朝廷。事則略不知其東西。使之理職。事則茫不見其頭緒。癡瘁之形。不可以近。耿光強而進之。則適所以生鄙厭於淵衷。迂僻之學。不足以贊聖謨。冒而陳之。則或反以滋疑。晦於睿思。以中書爲養病之坊。以政堂爲伴食之所。呈病爲臣之先務。避事爲臣之良策。老馬爲駒之刺。必興。蹲池不去之謗。又至。然而欲乞骸。則曾無得請之望。欲告老。則未開致仕之路。因仍苟且之際。不爲臺章擊逐而去。則必爲王法絳羅而敗。臣之一身。固不足惜。其如辱命損國。何哉。臣憫迫之情。猶有所未盡。請復以一事爲比。而陳之。設有國君好勇。購求能舉重之士。先置所舉之任。自十鈞之輕。以至百千萬鈞之重。每任賞金之數。如其鈞數焉。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而嘗試舉之。此人自知力盡於三數十鈞。而病去之矣。有執虛而告君者曰。某人今可舉烏獲之任。其君信而

招之。使舉五十鈞。則辭曰。病我力屈於數十鈞矣。如五十何。避而去之。又招之。使舉七十鈞。則又辭曰。病我曾辭五十鈞矣。如七十何。又避而去之。又招之。使舉百鈞之重。則其人自以老病益甚。慙懼益深。方且遁逃辭避之不暇。人有不信其情者。告君曰。彼之不來。誠不足而賞薄故也。於是又盡意而增益之。至於付千鈞之重。使舉之。然則爲此人者。將不計糜身之壓。絕脈之患。敢進而受千金之利。爲可乎。抑將卻走深匿而終身不出爲可乎。夫十鈞之於百鈞。千鈞之重。不啻懸絕矣。安有一人之力。少壯而屈於十鈞者。至老病將死而能勝百千鈞之理乎。此國人之所共見知。非欺罔而規避也。不知減重而就輕。以議其任。而乃反每辭而輒增。以督舉之不能。則將以不恭之罪隨之。不亦冤乎。微臣之事。正類於彼。而所處之關重。有甚焉。彼惟勇力之應募。猶不敢不舉任而受賞。若 聖朝之於臣。則既加以禮義之責。而處之以士君子之道。臣若反以懷巧宦之心。挾市井之謀。不顧前後。專以飾虛冒僞。攬取卿相之位。豈不爲彼逃募勇者之所笑。而壞士風辱臣節妨賢路。蟻 聖治之罪。可勝誅哉。臣有心氣之疾。甚於他病。積年調治。僅不至於狂易。今自稽 命以來。晝夜憂畏。煎焦。本病之發。恐或至於失性。臣伏惟 聖神撫運。如天覆物。物各得所。而臣以螻蟻微喘。獨不得安其分願。蒼黃困迫之情。無處告訴。生則如窮人之無歸。死則抱羞愧而不瞑。伏願 主上殿下。曲賜軫惻。渙發德音。臣滉已曾冒受職秩。雖不

敢遽望并禡。見今新授崇品之秩。武公之職。與兼帶經筵。亟令還收成命。仍以前職秩。許其致仕。庶俾喘喘餘息。須臾無死。畢義田間使四方。後代皆知小才不可以大受。老病不責以職事。卿相之位。不可以虛僞妄得。而仁政之下。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則盛德大恩。臣當與四方萬生。同其霑洽。而不敢私爲一身之幸也。臣無任望天仰聖。激切祈懇之至。臣滉昧死再拜謹言。

戊辰六條疏

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臣李滉謹齊戒拜手稽首上言于主上殿下。臣以草野微蹤。散材乏用。事國無狀。歸鄉俟死。先朝誤聞。累加寵命。逮及當宁。龔諒愈隆。至於今年春。超躐之除。尤駭聞聽。臣冒犯雷霆。辭不敢當。雖已蒙恩諒察。獲免負乘。然品秩不改。僭越依前。加以臣老疾摧頹。無一分精力。可堪從仕。而叨綴崇班。益慙益懼。難以久忝非據。爲聖朝羞澆。顧緣臣今茲之來。濫被垂眷。旣異尋常。臣雖素昧籌略。不可不罄竭丹忱。思效一得之愚。而又恐口陳之際。神茫辭訥。掛一漏萬。茲敢因文達意。掇拾推論。分爲六條。冒進于前。疑雖未敢望有補於涓埃。或可以少贊替御之箴否乎。

其一曰。重繼統。以全仁孝。臣聞天下之事。莫大於君位之一統。夫以莫大之統。父傳於子。而子承乎父。其事之至重。爲如何哉。自古人君。莫不承至大至重之統。而鮮能知至大至重之義。孝有慙德。而仁未盡道者多矣。處常

猶然其或以旁支入繼之君則能盡仁孝之道者益寡而得罪彝倫之敦者比比有之豈不深可畏哉嗚呼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家無二尊喪不二斬古之聖人非不知本生之恩重且大而制爲禮法使爲人後者爲之子旣曰爲之子則仁孝之道當專於所後而本生之恩反不得與之並立焉是以聖人秉義以殺本生之恩隆恩以完所後之義蓋易明致一孟戒二本權衡所定倫則灼然而况旁支之入繼也受天命而踐寶位宗社之付託何如臣民之仰戴何因乎其敢以私意有所反易而不爲之致隆於所後哉恭惟主上殿下以王室至親之重膺先王豫簡之命入承大統天人響合軼疾克盡於恤宅愛敬無嫌於幹蠱凡所以繼志述事者莫非出於至性而由乎中誠其於仁孝之道不患其不致隆也上自廟社之靈下及臣民之心固已胥悅而交慶矣然而心難持於盤水善難保於風燭古語云木腐而蟲生孝衰於妻子今也殿下之心如水未波如鏡未塵所以仁愛之發藹然而無閼孝順之行純乎其罔間矣至於異時耳目之蔽蒙雜陳愛憎之搖惑並進日久月深事玩情狃不審殿下之心於是乎能不受變於外而卓然主善於中恒如今日乎苟能如是萬受祉而百無憂矣如或不幸而聖慮淵衷一有遷化於彼則不惟所以承宗廟奉長樂者動有違慢人或有乘偏私之罅隙而以詭經破義之說恣

通而迎合之。馴致於殺其所當降。降其所當殺者。安保其必無乎。此古來入繼之君。所以多得罪於彞教。而今日之所宜爲至戒者也。抑臣非敢導殿下以薄於木生也。徒以爲當降則有聖王之定法如此。當殺則有先儒之定論可師。一隆一殺。卽是天理人倫之極致。一遵乎此而莫以分毫私意參錯於其間。然後爲仁爲孝。可得以議矣。雖然。孝爲百行之原。一行有虧。則孝不得爲純孝矣。仁爲萬善之長。一善不備。則仁不得爲全仁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幸甚。

其二曰。杜讒問。以親兩宮。臣聞父母之愛其子。爲慈。子之善事親。爲孝。慈之道。出於天性。而首於衆善。其恩至深。其倫至重。其情最切。以至深之恩。因至重之倫。而行最切之情。宜無有不盡者。而或至於孝道有缺。慈天亦虧。其有甚者。則至親化爲豺狼。而莫之恤。恒人固有不免。而帝王之家。此患尤多。其故何哉。凡以情勢易阻。而讒間益衆也。所以云情勢易阻者。以宮殿之所御。逐日之進見。地近嚴而勢或阻。事多端而情或鬱也。所以云讒間益衆者。以兩宮之間。昵侍左右。便嬖給事者。無非宦寺與婦人也。此輩之性。例多陰邪狡狴。挾姦而懷私。喜亂而樂禍。不知孝慈之爲何物。禮義之爲何事。惟以所事爲之重。一彼一此。分勢角立。爭多較少。恩怨生於指顧。利害卜於向背。以無爲有。以是爲非。情狀萬端。如鬼如蜮。或激而

致怒或誑而令懼。一或傾耳而聽信。則自陷於不孝。而陷親於不慈。必矣。蓋家法嚴正。兩宮交驩。則此輩無所容其奸。而不獲利。必也。交構互嫌。主昏倫悖。而後得以騁其術。售其讒。而得大利。此小人女子之通患也。雖然。亦視其君德之仁鄙。御治之嚴縱如何。而應之捷如影響。然則人君顧自治如何耳。苟能自治。亦何患之有哉。臣去年在都下。流聞道路。卽位伊始。此類之中。有以潛邸舊恩。不待上命而敢進者。遽蒙峻卻而退。一國之人咸仰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如此。自是以來。聖德日聞。仁孝罔間。推此以往。何陰而不伏。何惡而敢肆乎。雖然。殿下切不可恃此而忽於霜冰之戒也。且夫以殿下之孝誠。極一國之奉養。孝亦大矣。然人子職分之所當爲者。無窮無盡。豈可謂吾之事親已足而無他虞哉。又今日殿下之事親。所謂以義而隆恩。以變而處常。斯二者之際。實小人女子之所伺隙而造釁者也。臣伏視前代之事。上有慈親。下有賢嗣。而爲賊宦讒妾。交鬪兩間。而不終厥孝者。何可勝道哉。况今宮闈之間。宿姦老蠱。如前後朝論所深憂者。猶未盡去。此恐不但如羸豕之躑躅而已。伏願殿下。監大易家人之義。法小學明倫之訓。嚴於自治。而謹於正家。篤於事親。而盡於子職。使左右近習之人。洞然皆知兩宮至情。莫重於孝。慈而吾輩讒間。無以得行於其間。亦見其成孝慈者獲安。生兩隙者得罪。

則自然無陰邪間亂之患。而孝道無闕。又推此心用此誠。以致孝敬於恭懿殿。罔不盡情竭力。則道隆繼繼。仁至義盡。而三宮驩洽。萬福畢臻矣。詩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又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幸甚。

其三曰。敦聖學。以立治本。臣聞帝王之學。心法之要。淵源於大舜之命禹。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以天下相傳。欲使之安天下也。其爲付囑之言。宜莫急於政治。而舜之於禹。丁寧告戒。不過如此者。豈不以學問成德。爲治之大本也。精一執中。爲學之大法也。以大法而立大本。則天下之政治。皆自此而出乎。惟古之聖謨若此。故雖以如臣之愚。亦知聖學。爲至治之本。而僭有獻焉。雖然。舜之此言。但道其危微。而不及其危微之故。但教以精一。而不示以精一之法。後之人。雖欲據此而真知實踐乎道。殆亦難矣。其後列聖相承。至孔氏而其法大備。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明善誠身。是也。諸儒迭興。逮朱氏而其說大明。大學中庸之章句或問。是也。今從事於此二書。而爲真知實踐之學。比如大明中天。開眼可觀。如周道當前。舉足可履。所患世之人君。能有志此學者鮮矣。其或有志。而能有始終者。爲尤鮮焉。嗚呼。此道之所以不傳。治之所以不古也。而其亦有待而然乎。恭惟主上殿下。神聖之資。出於天畀。睿哲之學。進

於日新。儒臣講官無不聳服而讚歎也。則殿下之於此學。有其資有其志矣。其於致知之方。力行之功。亦可謂有其始矣。然而愚臣妄意。恐不可執此而遽以爲能知能行也。臣請先以致知一事言之。自吾之性情形色。日用彝倫之近。以至於天地萬物古今事變之多。莫不有至實之理。至當之則存焉。卽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故學之不可以不博。問之不可以不審。思之不可以不慎。辨之不可以不明。四者致知之目也。而四者之中。慎思爲尤重。思者何也。求諸心而有驗。有得之謂也。能驗於心而明辨其理。欲善惡之幾。義利是非之判。無不研精。無少差謬。則所謂危微之故。精一之法。可以眞知其如此而無疑矣。今殿下於四者之功。旣以啓其始而發其端矣。臣請因其發端而益致其積累之功。其次第節目。依或問所示之詳。敬以爲主。而事事物物。莫不窮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沈潛反覆。玩索體認。而極其至。至於歲月之久。功力之深。而一朝不覺其有灑然融釋。豁然貫通處。則始知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眞是其然。而不迷於危微。不眩於精一。而中可執。此之謂眞知也。臣請復以力行之事言之。誠意必審於幾微。而無一毫之不實。正心必察於動靜。而無一事之不正。修身則勿陷於一辟。齊家則毋狃於一偏。戒懼而謹獨。強志而不息。數者力行之目也。而數者之中。心意爲最關。心爲天君而意其發也。先誠其所

發則一誠足以消萬僞。以正其天君。則百體從令。而所踐無非實矣。今殿下於數者之功。亦已啓其始而舉其緒矣。臣請因其舉緒而益致其親切之功。其規模宗旨。遵二書所垂之教。敬以爲主。而隨時隨處。念念提撕。件件兢業。萬累衆欲。洒滌於靈臺。五常百行。磨礱乎至善。食息酬酢。而涵泳乎義理。懲窒遷改。而懋勉乎誠一。廣大高明。不離於禮法。叅贊經綸。皆原於屋漏。如是積眞之多。歷時之久。自然義精仁熟。欲罷不能。而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中和之域矣。其實踐之效至此。則道成德立。而爲治之本。於是乎在。取人之則。果不外身。自見群賢彙征。績用咸熙。措世於隆平。納民於仁壽。有不難矣。或曰。帝王之學。不與經生學子同。此謂拘文義工綴緝之類云耳。至如敬以爲本。而窮理以致知。反躬以踐實。此乃妙心法。而傳道學之要。帝王之與恒人。豈有異哉。抑眞知與實踐。如車兩輪。闕一不可。如人兩脚。相待互進。故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朱子曰。若躬行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是以二者之功。合而言之。相爲始終。分而言之。則又各自有始終焉。嗚呼。不始固無終也。無終則安用始。而人主之學。率多有始而無終。始勤而終怠。始敬而終肆。以一出入之心。爲或作或輟之事。卒同歸於蔑德而迷國者。何哉。莫危者人心。易陷於欲而難復乎理。莫微者道心。暨開於理而旋閉于欲故也。今欲使易陷者退聽。而不得作。

暨開者接續而無間斷。以成就於帝王相傳執中之學。非精之一一之功。何以哉。傳說曰。惟學遜志。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孔子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幸甚。

其四曰。明道術。以正人心。臣聞唐虞三代之盛。道術大明。而無他岐之惑。故人心得正。而治化易洽也。衰周以後。道術不明。而邪慝並興。故人心不正。治之而不治。化之而難化也。何謂道術。出於天命而行於彝倫。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堯舜三王。明乎此。而得其位。故澤及於天下。孔曾思孟。明乎此。而不得位。故教傳於萬世。後世人主。惟不能因其教。而得其道。以倡明於一世。是以異端亂真之說。功利醜正之徒。得以鼓惑馳驟。陷溺人心。其禍滔天。而莫之救也。中間有宋諸賢。大闡斯道。而俱不得見用於世。其所以明彝教。正人心者。亦不能收功於一時。而止傳於萬世矣。矧我東方。僻在海隅。箕範失傳。歷世茫茫。至于麗氏之末。程朱之書始至。而道學可明。入于本朝。聖聖相承。創業垂統。其規模典章。大抵皆斯道之發用也。然而自肇國。至于今日。將二百年于茲。撫覽治效。而揆以先王之道。猶未免有所歉然於列聖之心者。無他焉。亦曰道術不明。而他岐之害人心者多也。方今主上殿下。以堯舜之資。躬帝王之學。志遵古昔。求治如渴。蓋將以興起斯文。措一世於唐虞三代之隆。誠爲我東方千載一時。朝野

欣然莫不拭目而相慶。然於是乎若不明先王之道術。定一代之趨尙。以表率而導迪之。亦何能使一國之人。回積惑而舍多歧。一變而從我於大中。至正之教乎。故臣愚必以明道術。以正人心者。爲新政之獻焉。雖則然矣。而其明之之事。亦有本末先後緩急之施。其本末。又有虛實之異。歸焉。本乎人君躬行心得之餘。而行乎民生日用彝倫之教者。本也。追蹤乎法制。襲美乎文物。革今師古。依倣比較者。末也。本在所先而急。末在所後而緩也。然得其道而君德成。則本末皆實。而爲唐虞之治。失其道而君德非。則本末皆虛。而有叔季之禍。固不可恃虛名而靳聖治之成。亦不可昧要法而求心得之妙也。今殿下誠能知虛名之不可恃。求要法以明道學。請必深納於臣前所論真知實踐之說。敬以始之。敬以終之。方其始也。所知者。或有黯晦而未瑩。所行者。或有矛盾而不合。請慎勿因此而生厭沮之心。當知聖賢必不我欺。但我功力未至。勉勉循循而不廢於中道。如此積習之久。純熟之餘。自至於精義入神。而目牛無全。睥面盜背而左右逢原。此之謂躬行心得而道明於己。帝堯文王之克明德。是也。自此而推之。無適而非道。親九族而平百姓。由睢麟以及鵠騶。今豈異於堯文之時哉。德化薰蒸。內外融徹。朝敬讓而家孝悌。士知學而民知義。人心其有不正。道術其有不明者乎。荀子曰。君者。孟也。孟方則水方。君者表也。表正則

影直。豈不信哉。雖然微臣之私憂過計。更於人心岐惑之說。特有感焉。臣伏見東方異端之害。佛氏爲甚。而高麗氏以至於亡國。雖以我朝之盛治。猶未能絕其根柢。往往投時而熾漫。雖賴先王旋覺其非。而汎掃去之。餘波遺燼。尙有存者。老莊之虛誕。或有耽尙。而侮聖蔑禮之風。間作管商之術業。幸無傳述。而計功謀利之弊。猶鋼鄉原亂德之習。濫觴於末流之媚世。俗學迷方之患。燎原於舉子之逐名。而況名途宦路。乘機抵巇。反側欺負之徒。亦安可謂盡無也。以此觀之。今之人心不正。甚矣。設若不幸而主上嚮道之心。少不如初。或見於好惡之偏。或漏於己私之隙。則凡此數等之人。必有雜然並進。魑魅魍魎。舞術眩恠。百端攻鑽。一爲所中。則便與之俱化於彼矣。化於彼則變於此。好在彼則惡在此。黨乎彼則仇乎此。自古人君。始初清明。其政可觀。旣而爲姦邪所中。異端所惑。以敗功殄國。如宋之哲徽。寧理之爲者。何可勝數。伏願殿下。以古之失道。爲今之明鑑。執志如金石。貫始終而毋渝。明道如日月。廓氛陰而罔干。勿論講道與求治。皆要常久而不已。則不但待興之士。自新之民。皆升于大猷。向之群邪雜慝。亦將受變於神化之不暇。安敢或進而爲吾患哉。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斯無邪慝矣。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幸甚。

其五曰推腹心。以通耳目。臣聞一國之體。猶一人之身也。人之一身。元首居上而統臨。腹心承中而幹任。耳目房達而衛喻。然後身得安焉。人主者。一國之元首也。而大臣其腹心也。臺諫其耳目也。三者相待而相成。實有國不易之常勢。而天下古今之所共知也。古之人君。有不信任大臣。不聽用臺諫者。譬如人自決其腹心。自塗其耳目。固無元首獨成人之理。其或有信任大臣。而不由其道。其求之也。不求其能匡濟輔弼之賢。而惟求其阿諛順旨者。以謀遂其私。是所得者。非姦邪亂政之人。則必兇賊擅權之夫。君以此人。爲濟欲之腹心。臣以此君。爲濟欲之元首。上下相蒙。締結牢固。人莫能間。而一有鯁直之士。觸犯其鋒。則必加之竄謫。誅戮。爲齏爲粉而已焉。由是忠賢盡逐。國內空虛。而耳目之司。皆爲當路之私人矣。則所謂耳目者。非元首之耳目也。乃當路之耳目也。於是憑耳目而鼓勢煽焰。以黨助權臣之惡。由腹心而積戾稔禍。以蓄成闇主之慝。侈然自以爲各得所欲。而不知元首之鳩毒。發於腹心。腹心之蛇蠍。起於耳目也。此古今一轍。前者既覆。後不知戒。相尋而未已。誠可痛也。今日朝廷之事。則異於是。聖智之德。首出庶物。而正位居體。爲一國之元。而其於腹心之地。耳目之官。亦皆選於衆。而重其責矣。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上有聖主。不患其無賢臣也。臣愚伏願聖上。

唯當顧諟天之明命。恭己南面。推誠腹心。明目達聰。建中于民。建極于上。不以分毫私意。撓壞於其間。則居輔相之位者。必皆以沃心陳謨。論道經邦。自任處諫諍之列者。無不以面折廷爭。補闕拾遺爲職。三勢洞然。聚精會神。通爲一體。若是而朝無善政。國無善治。世不致隆平者。臣未之聞也。雖然。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佚。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人主之心。一怠於儆戒。而流於佚樂。則法度之壞。不俟終日。而賢之不終任。邪之不克去。亦理勢之必然也。故雖以治平之朝。其或不幸而一有此兆。則大臣必有逢君之惡。以圖竊國柄者。小臣必有寧媚於寵。以規饗己利者。遂使前日之腹心。今變爲寇攘。前日之耳目。今變爲蔽蒙。前日之一體。今變爲胡越。而衰亂之形。危亡之事。不待他時而立見於前矣。皋陶之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萬事之墮。責在元首也。宋臣王介之言曰。宰相而承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言邪徑之爲害。無異於腹心耳目之地也。至呂公弼之諫仁宗。則曰。諫官爲耳目。執政爲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爲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故臣以爲不由邪徑而能相爲用。至善之道也。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幸甚。

其六曰。誠修省。以承天愛。臣聞董仲舒告武帝之言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

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旨哉言乎。誠萬世人主之龜鑑。而不可忽焉者也。雖然人主於此。又當知天心之所以仁愛我者。何故而然。又當知我所以奉承天心者。何道而可。無不潑思熟講。而實體行之。然後庶可以享天心而盡君道矣。臣請爲 殿下言其故。竊謂天地之大德曰生。凡天地之間。含生之類。總總林林。若動若植。若洪若纖。皆天所閱覆而仁愛。而況於吾民之肖象而最靈。爲天地之心者乎。然天有是心。而不能以自施。必就夫最靈之中。而尤眷其聖哲元良。德協于神人者。爲之君。付之司牧。以行其仁愛之政。既命之佑之。而寵綏四方矣。猶恐其或怠而難生於所忽也。於是乎又有所謂災異警譴之加焉。天之於君。所以反覆丁寧若是者。無他。既以仁愛之責。委重於此。自當有仁愛之報。惓惓於此也。誠使爲人君者。知天之所以仁愛我者如此。其不徒然也。則其必能知爲君之難矣。其必能知天命之不易矣。其必能知高高在上。而日監于茲。不容有毫髮之可欺矣。能如此。則其在平日。必有以秉心飭躬。克敬克誠。以昭受上帝者。無不盡其道矣。其遇災譴。必有以省愆修政。克慎克實。以感格天意者。益能盡其心矣。夫然。則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有平安而無禍敗。可幾也。惟其不知天心而不慎厥德者。一切反是。故帝乃震怒而降之禍敗。非天之所以得已也。其亦可畏之甚也。當今 主上殿下。

握寶御極。一期于茲。凡所以上敬下恤。修德行政之間。未嘗聞有招拂于人心。獲戾于帝事者。然而乾文屢變。時孽並作。和氣不應。兩麥全耗。水災之慘。振古所無。風雹蝗螟。衆異畢見。不知上天。何所怒於殿下而如此哉。天道雖遠而實邇。天威至嚴而難玩。小臣愚昧。不敢妄度而爲言。竊以仲舒之言推之。此乃天心仁愛。殿下之譴。而威警殿下之至也。且今殿下。既承天眷而作人牧。則踐阼圖治之初。宅憂思道之日。乃端木正始之辰。自貽哲命之時也。若使之徒知有晏然之寵。而不知有赫然之威。則恐懼之心。口弛邪僻之情。轉放如決河堤。亦何所不至哉。故旣出災害。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天心之仁愛。殿下。可謂澆切而著明矣。不審殿下。將何修而可以當天意。消禍萌乎。昔者孔光以爲。天道不必憂。安石以爲。天變不足畏。皆誣諛姦罔之言。固大得罪於天矣。董仲舒劉向之徒。又以某災爲某失之應。亦太拘拘滯陋。而其或有不相應者。則適啓人君不畏不憂之端。亦非也。故臣愚以爲。君之於天。猶子之於親。親心有怒於子。子之恐懼修省。不問所怒與非怒。事事盡誠而致孝。則親悅於誠孝。而所怒之事。並與之渾化無痕矣。不然。只指定一事而恐懼修省於此。餘事依舊恣意。則不誠於致孝而僞爲之。何以解親怒而得親歡乎。伏願殿下。推事親之心。以盡事天之道。無事而不修省。無時而不恐懼。聖

躬雖未有過失。而心術隱微之間。疵病山積。不可以不淨盡。宮禁雖本有家法。而戚屬幽陰之類。納謁霧集。不可以不過防。聽諫雖如轉圜之美。有時乎以私而牢拒。在所當改。樂善雖如好色之誠。或至於以虛而強求。在所當審。爵賞毋濫。使無功者幸得。而有功者解體。赦宥毋數。使爲惡者獲免。而爲善者受害。尙節義厲廉恥。以壯名教之防衛者。不可疎。崇儉約。禁奢侈。以裕公私之財力者。不可緩。祖宗之成憲舊章。積久而生弊者。雖不可不稍變通。然或並與其良法美意。而一切紛更之。必致大患。搢紳之嫉正忌異。伺釁而生事者。固不可不預鎮靜。然或自乖於賢儔善類。而互相排擊之。必見反傷。專倚於守舊循常之臣。則有妨於奮興至治。偏任於新進喜事之人。則亦至於挑生亂階。抑京外胥僕。狼噬納使。而猶不足盜空府庫。鎮浦帥將。虎吞軍卒。而猶不戢毒徧鄰族。饑荒已劇。而賑救無策。恐群盜之大起。邊圉率虛。而南北有釁。慮小醜之猝入。凡若此類。臣不能枚舉而悉數。惟殿下。浚知天所以仁愛己者。若是其非徒然也。內以自反於身心者。一於敬而無作輟。外以修行於政治者。一於誠而無假飾。所處於天人之際者。無所不用其極。如前所云云。則雖有水旱之災。譴警之至。猶可施恐懼修省之力。而承天與仁愛之心。如臣所論十六事者。亦將以次而消除更化。以臻於治平矣。如或不然。不本於身而望治於世。不

恒其德而責報於天。平時則不知敬天而恤民。遇災則但舉文具而泛應。則臣恐否泰相極。治亂相乘。數百年昇平之末。國事之可憂。將日倍於今時之弊。而天心之仁愛。殿下者。反爲殿下之自棄也。書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幸甚。

右六條所陳。皆非有驚天動地震耀人耳目之說。然而實謹於彝教。而本於性道。宗於聖賢。而質於庸學。稽之史傳而驗之時事。以爲言。惟殿下勿以爲卑近而不足爲。勿以爲迂闊而不必爲。必先以首二條爲本。而尤勤勵不息於聖學之功。毋欲速。毋自畫。以極其至於此。而果有所得。則其他事。固亦隨口隨事而益明益實。理義之悅心。真是如芻豢。吾人之性情。眞可爲堯舜。不離乎卑近淺小。而實有高深遠大。而無窮者存焉。古人所謂揆淵源而出治道。貫本末而立大中者。初不外此。至於是而後。方信小臣之言。皆有所祖述。非鑿空架虛。以厚誣於殿下也。雖然。臣之於此。聞既晚暮。而病又沈痼。不能力踐。以實有諸己。無以應殿下之盛意。故縮瑟惶惑。而不敢來。今既不免爲此來。則又不敢匿此說。而代以他說也。如蒙殿下不以人廢言。而有取於此。則今茲公卿大夫。皆誦習此說。而從事此道者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在殿下好問而察邇。樂取以爲

善以日裨緝熙之功。誰敢不精白一心。以助成聖德者乎。則臣雖抱病田間。何異日近於耿光。枯死巖穴。亦與萬生同霑聖澤之流浹矣。臣無任懇祈切祝之至。謹昧死以聞。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終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七

筓

戊辰 經筵啓筓一

國之大事。固在兵戎。今者軍卒消耗。名存實無。內外皆然。搜兵補闕。在所當急。不可以民之怨咨而停罷。但自去年以來。國恤山陵。鉅役連仍。民生困弊之餘。入天使相踵。舉國騷動。顛仆者未起。呻吟者未絕。簽兵之令。適丁此年。已非其時。然猶可諉之曰。軍國重事。不可計小弊故也。長夏積潦。地力傷瘁。兩麥全無。水災所被。蕩覆無餘。田種雜穀。種種皆荒。民食頓絕。闔閭嗷嗷。所指以爲僥倖。西成之望者。惟有稻田。稍盛於常年。七八月之間。風災旱災。飛蝗蔽天。蟲賊盈疇。或朽而不秀。或穗而不實。則稻一穀。亦無望於入民口腹矣。古語云。一穀不登。民受其飢。今則百穀不登。民何以充腹。木花掃無。民何以蔽體。飢寒切身。民無所顧藉。皆思破家流散。結包荷擔而立。四方監司等官。目覩其慘。憂災恤荒。報聞相繼。國家未嘗發一號。出一令。以爲拯民生塗炭之命之計。方且家搜戶括。漁丁獵僧。酷吏暴胥。因緣作奸。舊驅侵督。急於星火。剝膚椎髓。靡有限極。無知小民。上不見德。下惟見侵。相與怨讟。興嗟棄父母之恩。絕妻子之愛。去此而適他。他方亦然。四方湯湯。無處藏逃。強壯則群聚而爲盜。老弱則轉死。

於溝壑。哀我邦本。寧不動搖。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如遇其疾病。飢寒。則哀傷惻怛。不啻在己。提抱撫摩。誠求不遠。飲食以飼哺之。藥物以救療之。如此而或至於死。猶不敢怨天。而自傷其救療之未盡。蓋其深愛至痛之情。所當然也。安有爲民父母而行政。於其疾病之極。飢寒之迫。則若不聞知。既絕其口食。又廢其藥物。而托辭於他事之重。忍所不忍。驅催蹙迫。以納於水火之中。不惟不救。益薪以焚之。不惟不拯。鼓瀾以滄之。加之鞭撻。隨之以刑戮。假使所重之事。因而得成。甚非爲父母愛子之道。而况衆怒難犯。刑發惟腥。駭懼思亂之民。相環於四境。向之所簽之兵。皆在其中。挾憾而肆兇於齊民。不知國家持空籍。以當此患。將何術而弭之。今人狃於昇平。不知國家亂亡之禍。率由於民巖雲合。土崩之勢。恒起於民流。見臣此論。必以爲狂言。然漢魏之張角。葛榮。唐宋之黃巢。方臘。皆何因而起乎。當時亦必有以如臣之言。見笑於世者。使時君早憂而預爲之所。則豈終至於覆敗乎。故臣愚以爲。不如及今。姑停兵籍。以待年登。民息而後爲之。於義爲得。於事爲便。

戊辰 經筵啓箚二

私者。一心之蠹賊。而萬惡之根本也。自古國家。治日常少。亂日常多。馴致於滅身亡國者。盡是人君。不能去一私字故也。然欲去心賊。拔惡根。以復乎天理之純。不深藉學問之功。不可。而其爲功。亦難。蓋一時一事之私。勉強不行。非難。平

日萬事之私。克去淨盡爲難。雖或既已克盡。不知不覺之間。忽復萌動如初。此所以爲難。是以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日乾夕惕。惟恐頃刻怠忽。而有墮坑落塹之患。其心未嘗自謂吾學已至。不患有陷於私邪也。故大學既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功。則宜若無私矣。然而於修身齊家。猶以偏僻爲戒。治國平天下。亦以一人貪戾。以利爲利戒之。顏淵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至於三月不違仁而後。乃問爲邦之道。寧復有一毫之私乎。孔子猶以放鄭聲。遠佞人戒之。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先言敬用五事。而後極讚皇極之道。則亦若無憂於有私邪矣。然其言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道。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然後乃結之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蓋必其無偏陂好惡之私。然後王道可遵。無偏黨反側之事。然後王道蕩平。而會極歸極。可得而言。以此觀之。雖至聖人地位。猶恐或有偏僻之私。常懍懍爲戒。況未至於聖人。宜如何哉。周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伏願 聖明。留神省念。

進聖學十圖筭并圖

判中樞府事臣李滉謹再拜 上言。臣竊伏以道無形象。天無言語。自河洛圖書之出。聖人因作卦爻。而道始見於天下矣。然而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古訓千萬。何所從入。聖學有大端。心法有至要。揭之以爲圖。指之以爲說。以示人入道

之門積德之基。斯亦後賢之所不得已而作也。而況人主一心萬幾所由。百責所萃。衆欲互攻。群邪迭鑽。一有怠忽。而故縱繼之。則如山之崩。如海之蕩。誰得而禦之。古之聖帝明王。有憂於此。是以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復一日。猶以爲未也。立師傅之官。列諫諍之職。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工師之誦。以至盤盂几杖刀劔戶牖。凡日之所寓。身之所處。無不有銘。有戒。其所以維持此心。防範此身者。若是其至矣。故德日新而業日廣。無纖過而有鴻號矣。後世人主。受天命而履天位。其責任之至重至大。爲如何。而所以自治之具。一無如此之嚴也。則其憫然自聖。傲然自肆。於王公之上。億兆之戴。終歸於壞亂殄滅。亦何足恠哉。故于斯之時。爲人臣而欲引君當道者。固無所不用其心焉。若張九齡之進金鑑錄。宋璟之陳無逸圖。李德裕之獻丹扈六箴。眞德秀之上飢風七月圖之類。其愛君憂國拳拳之深衷。陳善納誨懇懇之至意。人君可不深念而敬服也哉。臣以至愚極陋。辜恩累朝。病廢田里。期與草木同腐。不意虛名誤達。召置講筵之重。震越惶恐。辭避無路。既不免爲此叨冒。則是勸導聖學。輔養宸德。以期致於堯舜之隆。雖欲辭之以不敢。何可得也。顧臣學術荒疎。辭辯拙訥。加以賤疾連仍。入侍稀罕。冬寒以來。乃至全廢。臣罪當萬死。憂慄罔措。臣竊伏惟念當初上章論學之言。既不足以感發天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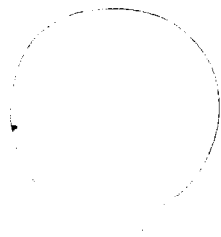
及後登對屢進之說。又不能以沃替。睿猷微臣。惴惴不知所出。惟有昔之賢人君子。明聖學而得心法。有圖有說。以示人入道之門。積德之基者。見行於世。昭如日星。茲敢欲乞以是進陳於左右。以代古昔帝王工誦器銘之遺意。庶幾借重於既往。而有益於將來。於是謹就其中。揀取其尤著者。得七焉。其心統性情。則因程圖而附以臣作二小圖。其三者圖。雖臣作而其文。其旨條目。規畫一述於前賢。而非臣創造。合之爲聖學十圖。每圖下。輒亦僭附謬說。謹以繕寫投進焉。第緣臣慙寒纏疾之中。自力爲此。眼昏手顫。書未端楷。排行均字。並無准式。如蒙勿卻。乞以此本。下諸經筵官。詳加訂論。改補差舛。更令善寫者。精寫正本。付之該司。作爲御屏一坐。展之清燕之所。或別作小樣一件。粧貼爲帖。常置几案上。冀得於俯仰顧眄之頃。皆有所觀省警戒焉。則區區願忠之志。幸莫大焉。而其義意。有所未盡者。臣請得而申言之。竊嘗聞之。孟子之言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箕子之爲武王陳洪範也。又曰。思曰睿。睿作聖。夫心具於方寸。而至虛至靈。理著於圖書。而至顯至實。以至虛至靈之心。求至顯至實之理。宜無有不得者。則思而得之。睿而作聖。豈不足以有徵於今日乎。然而心之虛靈。若無以主宰。則事當前而不思。理之顯實。若無以照管。則日常接而不見。此又因圖致思之不可忽焉者然也。抑又聞之。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也者。習其事而真踐履之謂也。蓋

聖門之學。不求諸心。則昏而無得。故必思以通其微。不習其事。則危而不安。故必學以踐其實。思與學。交相發而互相益也。伏願聖明深燭此理。先須立志。以爲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奮然用力於二者之功。而持敬者。又所以兼思學貫動靜。合內外一顯微之道也。其爲之之法。必也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處。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就一圖而思。則當專一於此圖。而如不知有他圖。就一事而習。則當專一於此事。而如不知有他事。朝焉夕焉。而有常。今日明日而相續。或紉繹玩味於夜氣清明之時。或體驗栽培於日用酬酢之際。其初猶未免或有掣肘矛盾之患。亦時有極辛苦不快活之病。此乃古人所謂將大進之幾。亦爲好消息之端。切毋因此而自沮。尤當自信而益勵。至於積眞之多。用力之久。自然心與理相涵。而不覺其融會貫通。習與事相熟。而漸見其坦泰安履。始者各專其一。今乃克協于一。此實孟子所論深造自得之境。生則鳥可己之驗。又從而俛焉孳孳。既竭吾才。則顏子之心。不違仁。而爲邦之業。在其中。曾子之忠恕一貫。而傳道之責。在其身。畏敬不離乎日用。而中和位育之功。可致。德行不外乎彛倫。而天人合一之妙。斯得矣。是其爲圖爲說。僅取絃陳於十幅紙上。思之習之。只做工程於平日。燕處而凝道作聖之要。端本出治之源。悉具於是。惟在天鑑留神加意。反復終始。勿以輕微而忽之。

厭煩而置之。則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不勝野人芹曝之誠。冒瀆宸嚴。輒以爲獻。惶懼屏息。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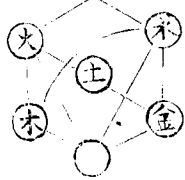
第一太極圖

退溪集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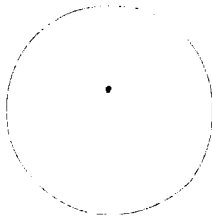
陽動

陰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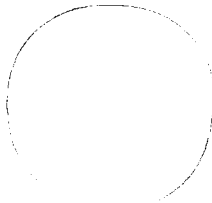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



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萬物化生

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圖說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卽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又曰聖人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言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

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右濂溪周子自作圖并說。平巖葉氏謂此圖卽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但易以卦爻言圖。以造化言。朱子謂此是道理。
大頭腦處。又以爲百世道術淵源。今茲首揭此圖。亦猶近思錄。以此說爲首。
之意。蓋學聖人者。求端自此。而用力於小大學之類。及其收功之日。而遡極
一源。則所謂窮理盡性而至於命。所謂窮神知化德之盛者也。

上圖

此分上一截專以明理一分殊之辨

第

二

圖



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

天地之帥吾其性

天地之塞吾其體

(以推行之仁言)

(以並生之仁言)

凡民兄弟物皆一理

子家相也 | 其大臣宗 | 父母宗子 | 大君者吾 | 物吾與也 | 民吾同胞

(君臣分殊)

(人物分殊)

顛連而無告者也 | 獨躒寡皆吾兄弟之 | 凡天下疲癯殘疾憊 | 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 慈孤弱所以幼其幼 |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

(理歸于)

(貴賤分殊)

(聖賢分殊)

(長幼分殊)

下圖 此分下一截論盡事親之政因其明事天之道

銘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盡道不盡道之分

逢曰於德害仁曰賊

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

窮神則善繼其志

聖合德故盡道

不愧屋漏為無忝

存心養性為可懈

賢其秀求盡道

惡旨酒崇伯子之顛養

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聖賢各盡道

體其愛而歸全者參乎

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

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

盡道於此為至

存吾順事

沒吾寧也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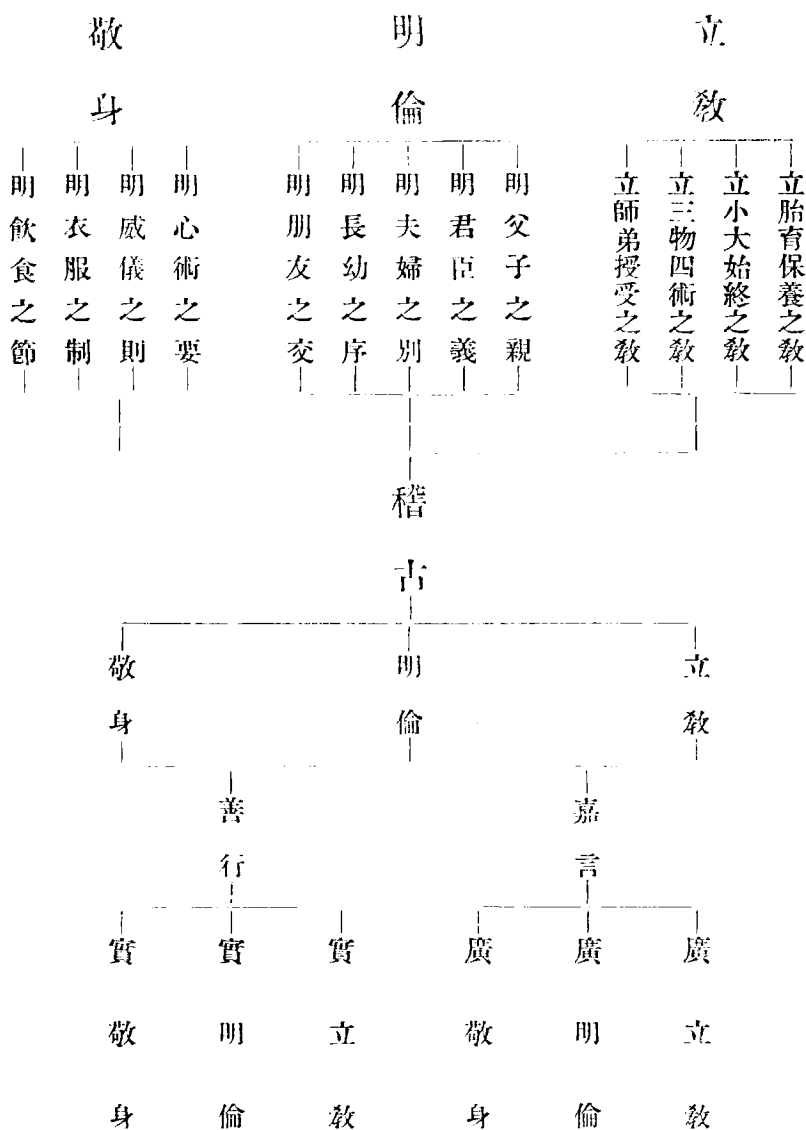
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中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泰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朱子曰。西銘。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蓋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稽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旨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又曰。銘前一段。如碁盤後一段。如人下碁。○龜山楊氏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猶孟子言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雙峯饒氏曰：西銘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也。○右銘橫渠張子所作。初名訂頑。程子改之爲西銘。林隱程氏作此圖。蓋聖學在於求仁。須深體此意。方見得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眞實如此處。爲仁之功。始親切有味。免於莽蕩無交涉之患。又無認物爲己之病。而心德全矣。故程子曰：西銘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又曰：充得盡時。聖人也。

第三小學圖



小學題辭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謫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彊。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頽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挐。異言喧騰。幸茲秉燁。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或問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朱子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爲不可哉。曰。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固不可追。其功夫之次第。條目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吾聞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

固無以涵養本源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其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

○右小學古無圖。臣謹依本書目錄爲此圖。以對大學之圖。又引朱子大學或問通論大小之說。以見二者用功之梗概。蓋小學大學相待而成。所以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故或問得以通論。而於此兩圖可以兼收相備云。

第四大圖

(在)

(新民)

用 末

(明明德)

體 本

極自新新民
(止至善)
體用之標的

格物
致知

(知)

求知至善之所在

物格
知至

已知至善之所在

誠意

明明德

明明德

正心

(行)

求得止至善之事

(功夫)

心正

已得止至善之序

(功效)

修身

身修

齊家

家齊

治國

(推行)

新民求得止至善之事

國治

新民得止至善之序

平天下

天下平

知止

(始)

明明德新民知至善所在之效

定 靜 安 慮

四者自知止至能得之脈絡皆以效言

能得

(終)

明明德新民皆得止於至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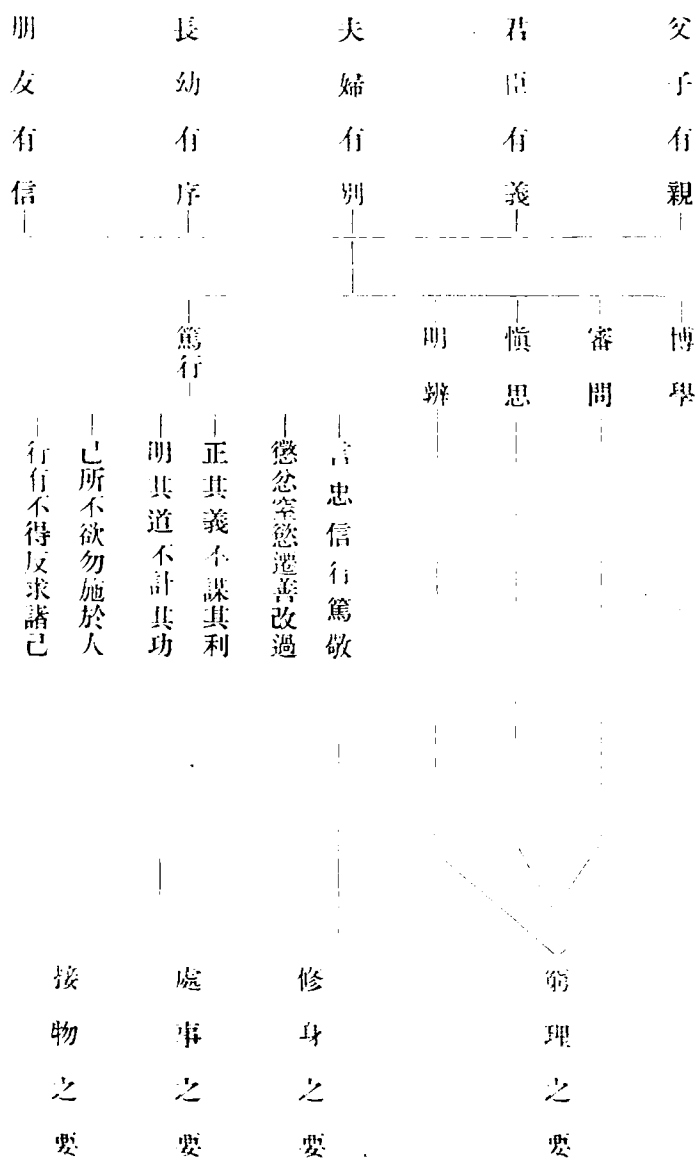
大學經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或曰。敬若何以用力耶。朱子曰。程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嘗以整齊嚴肅言之。門人謝氏之說。則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有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云云。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

○右孔氏遺書之首章。國初。臣權近。作此圖。章下所引。或問通論大小學之義。說見小學圖下。然非。但二說當通看。并與上下八圖。皆當通此二圖而看。蓋上二圖。是求端擴充體天盡道極致之處。爲小學大學之標準本原。下六圖。是明善誠身崇德廣業用力之處。爲小學大學之田地事功。而敬者。又徹上徹下。著工收效。皆當從事而勿失者也。故朱子之說。如彼。而今茲十圖。皆以敬爲主焉。太極圖說言靜以不言敬。朱子註中言敬以補之。

第五白鹿洞規圖



右五教之目

堯舜使契爲司徒教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
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左今當作下

洞規後敘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己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念之哉。

○右規。朱子所作。以揭示白鹿洞書院學者。洞在南康軍北匡廬山之南。有唐李渤隱于此。養白鹿以自隨。因名其洞。南唐建書院。號爲國庠。學徒常數百人。宋太宗頒書籍官洞主。以寵勸之。中間蕪廢。朱子知南康軍。請于朝。重建聚徒設規。倡明道學。書院之教。遂盛于天下。臣今謹依規文本目。作此圖。以便觀省。蓋唐虞之教。在五品。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故規之窮理力行。皆本於五倫。且帝王之學。其規矩禁防之具。雖與凡學者。有不能盡同者。然末之彝倫。而窮理力行。以求得夫心法切要處。未嘗不同也。故并獻是圖。以

備朝夕 普御之箴。

○以上五圖本於天道而功在明人倫懋德業。

上圖下方
有臣謹按
程子云信
無端此有
信之端窮
恐當從程
子說二十
一字見三
十七卷答
李平叔書
中國有仁
義禮智虛
靈知覺位
置改木下
圖有仁義
禮智信虛
靈知覺清
濶粹駁位
置改木並
見三十卷
與金剛精
別紙

第六心統性情圖

上圖

心統性情

寂然不動為性

未發之性

感而遂通為情

就氣稟中

為心之體

稟木之秀 具愛之理曰仁
稟火之秀 具敬之理曰禮
稟金之秀 具宜之理曰義
稟水之秀 具別之理曰智
稟土之秀 具實之理曰信

為心之用

惻隱之心 仁之端
辭讓之心 禮之端
羞惡之心 義之端
是非之心 智之端
誠實之心 信之端

已發之情

中

圖合身理

主一身性情該萬化

心

靈覺 禮性 虛知

情

喜怒哀懼

惻隱辭讓 四端
羞惡是非 四端
愛惡欲 四端

七情

下

圖合身理

主一身性情該萬化

心

智靈覺 義信 禮仁 虛知

發為

辭讓

羞惡 是非

四端

喜怒哀懼 愛惡欲

七情

指言本性 性本一因在

理發而

氣發而

氣中有二名

氣隨之

理乘之

心統性情圖說

林隱程氏曰。所謂心統性情者。言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於其秀而五性具焉。於其動而七情出焉。凡所以統會其性情者。則心也。故其心寂然不動為性。心之體也。感而遂通為情。心之用也。張子曰。心統性情。斯言當矣。心統性。故仁義禮智為性。而又有言仁義之心者。心統情。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為情。而又有言惻隱之心。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心不統性。則無以致其未發之中。而性易鑿心不統情。則無以致其中節之和。而情易蕩。學者知此。必先正其心。以養其性。而約其情。則學之為道得矣。臣謹按程子好學論其情在正心養性之前此

之當以程論為順○圖有未穩處稍有更定

○右三圖上一圖林隱程氏作。自有其說矣。其中下二圖。臣妄竊推原聖賢

立言垂教之意而作。其中圖者。就氣稟中指出本然之性。不雜乎氣稟而為

言。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之性。程子所謂即理之性。張子所謂

天地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發而為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如子思

所謂中節之情。孟子所謂四端之情。程子所謂何得以不善名之之情。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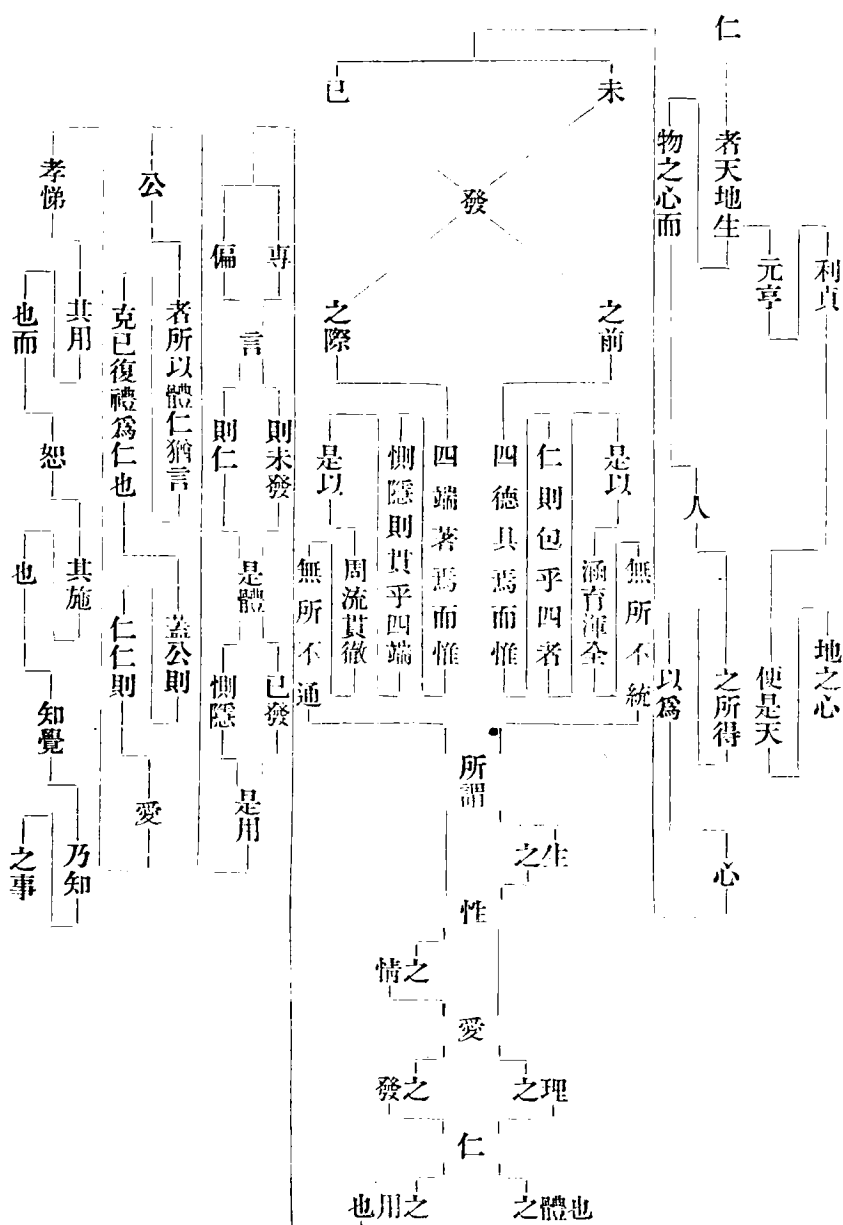
所謂從性中流出。元無不善之情。是也。其下圖者。以理與氣合而言之。孔子

所謂相近之性。程子所謂性即氣。氣即性之性。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朱子所

謂雖在氣中。氣自氣。性自性。不相夾雜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發而

爲情亦以理氣之相須或相害處言如四端之情理發而氣隨之自純善無惡必理發未遂而撓於氣然後流爲不善七者之情氣發而理乘之亦無有不善若氣發不中而滅其理則放而爲惡也夫如是故程夫子之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然則孟子子思所以只指理言者非不備也以其并氣而言則無以見性之本善故爾此中圖之意也要之兼理氣統性情者心也而性發爲情之際乃一心之幾微萬化之樞要善惡之所由分也學者誠能一於持敬不昧理欲而尤致謹於此未發而存養之功深已發而省察之習熟真積力久而不已焉則所謂精一執中之聖學存體應用之心法皆可不待外求而得之於此矣

第七 仁說圖



仁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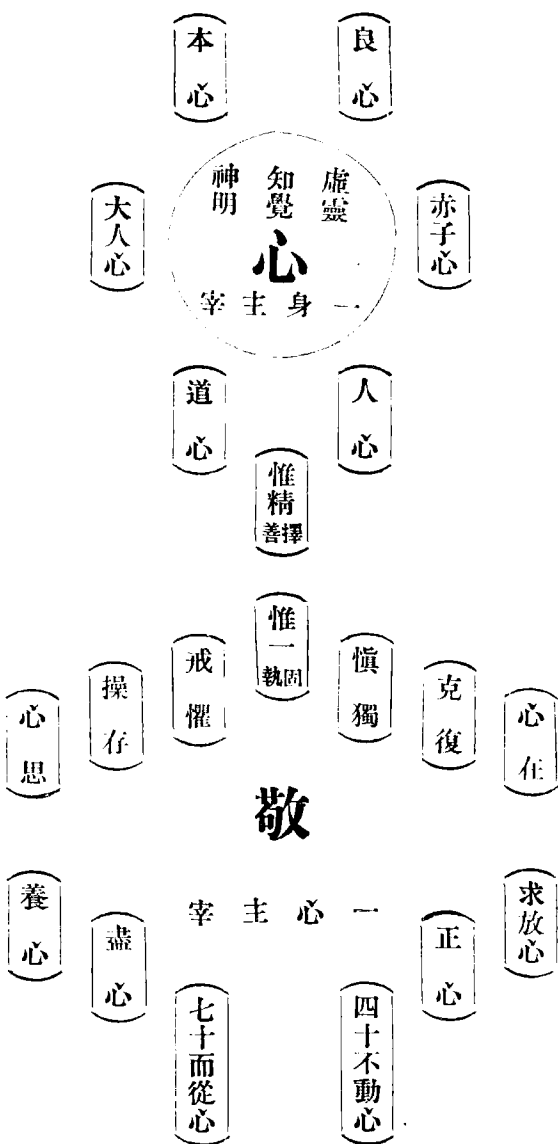
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爲心。未發之前。四德具焉。而惟仁則包乎四者。是以涵育渾全。無所不統。所謂生之性。愛之理。仁之體也。已發之際。四端著焉。而惟惻隱則貫乎四端。是以周流貫徹。無所不通。所謂性之情。愛之發。仁之用也。專言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偏言則仁是體。惻隱是用。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蓋公則仁。仁則愛。孝悌其用也。而恕其施也。知覺。乃知之事。

又曰。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悌。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坤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名。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

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子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曰程氏之徒。有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亦有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皆非歟。曰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則可見矣。子安得以此而論仁哉。

○右仁說。朱子所述。并自作圖。發明仁道。無復餘蘊。大學傳曰。爲人君止於仁。今欲求古昔帝王傳心體仁之妙。盡於此。盡意焉。

第八心學圖



心學圖說

林隱程氏復曰。赤子心。是人欲未汨之良心。人心。卽覺於欲者。大人心。是義理具足之本心。道心。卽覺於義理者。此非有兩樣心。實以生於形氣。則皆不能無人心。原於性命。則所以爲道心。自精一擇執以下。無非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之工夫也。慎獨以下。是遏人欲處工夫。必至於不動心。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見其道明德立矣。戒懼以下。是存天理處工夫。必至於從心。則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而身爲度。可以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矣。要之。用工之要。俱不離乎一敬。蓋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敬又一心之主宰也。學者熟究於主一無適之說。整齊嚴肅之說。與夫其心收斂常惺惺之說。則其爲工夫也。盡而優入於聖域。亦不難矣。

○右林隱程氏。掇取聖賢論心學名言。爲是圖。分類對置。多而不厭。以見聖學心法。亦非一端。皆不可不用功力云爾。其從上排下。只以淺深生熟之大。概言之。有如此者。非謂其工程節次。如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有先後也。或疑旣云以大概敍之。求放心。是用工初頭事。不當在於心在之後。臣竊以爲。求放心。淺言之。則固爲第一下手著脚處。就其深而極言之。瞬息之頃。一念少差。亦是放。顏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只不能無違。斯涉於放。惟是顏子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不復萌作。亦爲求放心之類也。故程圖之敍。

如此。程氏字子見。新安人。隱居不仕。行義甚備。白首窮經。深有所得。著四書章圖三卷。元仁宗朝。以薦召至。將用之。子見不願。卽以爲鄉郡博士。致仕而歸。其爲人如此。豈無所見而妄作耶。

第九敬齋箴圖

正其衣冠
尊其瞻視
潛心以居
對越上帝

足容必重
手容必恭
擇地而蹈
折旋蟻封

出門如賓
承事如祭
戰戰兢兢
罔敢或易

守口如瓶
防意如城
洞洞屬屬
罔敢或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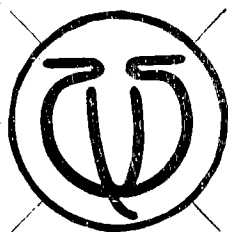
靜

動

從事於斯是曰持敬

弗違

交正



不東以西
不南以北
當事而存
靡他其適

無適

主一

弗貳以二
弗參以三
惟心惟一
萬變是監

於乎小子
念哉敬哉
墨卿司戒
敢告靈臺

有間

須臾有間
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
不冰而寒

有差

毫釐有差
天壤易處
三綱既淪
九法亦數

敬齋箴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束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朱子曰。周旋中規。其回轉處。欲其圓如中規也。折旋中矩。其橫轉處。欲其方如中矩也。蟻封。蟻埴也。古語云。乘馬折旋於蟻封之間。言蟻封之間。巷路屈曲狹小。而能乘馬折旋於其間。不失其馳驟之節。所以爲難也。守口如瓶。不妄出也。防意如城。閑邪之入也。又云。敬須主一。初來有个事。又添一个。便是來貳。他成兩個。元有一个。又添兩個。便是參。他成三個。須臾之間。以時言。毫釐之差。以事言。○臨川吳氏曰。箴凡十章。章四句。一言靜無違。二言動無違。三言表之正。四言裏之正。五言心之正。而達於事。六言事之主一。而本於心。七總前六章。八言心不能無適之病。九言事不能主一之病。十總結一篇。○西山真氏曰。敬之爲義。至是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者。宜熟復之。

○右箴題下。朱子自叙曰。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

自警云。又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處。臣竊謂地頭之說。於做工。好有據依。而金華王魯齋柏排列地頭作此圖。明白整齊。皆有下落。又如此。常宜體玩。警省於日用之際。心目之間。而有得焉。則敬爲聖學之始終。豈不信哉。

第十夙興夜寐箴圖

退溪集七

本既立矣
昧爽乃興
盥櫛衣冠
端坐欽形
提掇此心
敬如出日
嚴肅整齊
虛明靜一

鷄鳴而寤
思慮漸馳
盍於其間
澹以整之
或省舊愆
或紬新得
次第條理
瞭然默識

晨興

夙寤

貞養則以復夜元氣



凝方我事常明則事
神寸則應日命驗至
息湛如既在赫于斯
慮然故已之然為應

應事

反弟親聖顏夫對乃
覆子切師曾子感啓
參問敬所後在聖方
訂辨聽言先舉賢冊

讀書

日念夕乾在乾茲

夕惕

日乾

兼夙夜

心不齊夜振齋昏日
神作手久拔莊氣暮
歸思歛斯精整易人
宿惟足寢明齊乘倦

休發間讀勿靜惟動
養舒以書貳存心靜
情精游之勿動是循
性神泳餘參察監環

夙興夜寐箴

鷄鳴而寤。思慮漸馳。蓋於其間。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味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皦如出口。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啓方冊。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于爲。明命赫然。常日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慮。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貳勿參。讀書之餘。間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整齊。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

○右箴南塘陳茂卿柏所作。以自警者。金華王魯齋嘗主教台州上蔡書院。專以是箴爲教。使學者人人誦習。服行。臣今謹倣魯齋敬齋箴圖。作此圖。以與彼相對。蓋敬齋箴有許多用工地頭。故隨其地頭而排列爲圖。此箴有許多用工時分。故隨其時分而排列爲圖。夫道之流行於日用之間。無所適而不在。故無一席無理之地。何地而可輟工夫。無頃刻之或停。故無一息無理之時。何時而不用工夫。故子思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此一靜一動。隨處隨時。存養省察。交致其功之法也。果能如是。則不遺地頭而無毫釐之差。不失時分而無須臾之間。二者並進。作聖之要。

其在斯乎

○以上五圖原於心性。而要在勉。日用崇敬畏。

辭免大提學筭子

戊辰八月二十日

臣身抱痼疾。老殘昏廢。百無一堪。每遇朝廷任使。輒未承當。蘄求避免。以此之故。前後罪戾。不可勝數。惶恐無地。亦不容已。况茲文翰之任。其責尤重。在先王朝。嘗被誤授。控辭再三。卽許遞免。玆蓋伏蒙先王深察小臣實病。非詐。不可強使。懇辭情矜。不忍迫就。故也。自是而後。臣病憊篤。日以益甚。心氣作患。積熱在中。一有勤勞。撓動之事。則心火炎上。遍體熏熱。恍惚怔忡。昏窒。狀如迷罔之人。或至於甚。則上氣虛喘。俄頃奄奄。多方自掇。得汗稍息。痰證素重。百病所因。其在冬節。閉門藏縮。畏風怯寒。不敢冒觸。或不得已而出。則雖厚襲衣裘。猶時不免寒氣徹骨。瘁瘁顛掉。因發傷寒。痰盛暴嗽。項背臍脇四肢百骸。無不牽痛。沈綿輾轉。不日不月。往在甲寅戊午兩年之冬。在都下得病如此。跨朔四五。瀕死復蘇。不得從仕。徒費國廩。盜竊無異。臣懲此以自悼。反覆思量。身在于朝。未有免罪之策。故多年屏退。苟延性命。累被嚴召。亦難急趨。種種狼狽。皆由身病而致。則臣之乞辭。文任之罪。非自今日而然。亦非矯飾而爲。事甚關而情甚苦。出於萬萬切迫也。且今臣犬馬之齒。已近七十。而病復如許。設使臣曾受此任。至今日。亦當披訴。膈臆。以期蒙恩而釋負矣。豈宜反以

昔日已辭之重負。而加今日顛仆之殘軀乎。行於平日。猶不可而況。先王實錄。撰述丕業。傳信萬世。事任至重。功緒甚鉅。而臣忝是局。臣豈可以本局爲臣。養病之坊。經冬涉春。弗躬弗事。而食其食利其需乎。臣聞無功而食於上。謂之不恭。不事而居其官。謂之尸位。尸位不恭。人臣之大罪。臣之妄意。雖臣之不知辭避。聖朝自當簡去斥退。而命本員仍本職。以付大典策之作。不當以一時爵秩高下微細之故而輕易兩易。必使臣自納於尸位不恭之罪。而後從而去之也。臣伏見本員臣淳。以方年盛業。重選清望。受任未久。應接詔使。摛文華國。略無闕事。不知何名遽遞於彼。而加之於臣。非臣所敢安受。雖使臣不恤老病。不顧前後。妄出而搯取。屈指始史之期。當寒之日。才旬朔耳。而臣之不堪。則今已決知其必然矣。至於是。又不得不收於臣而還之於彼。在彼亦近煩數。是聖朝無故而舉措之失。由於小臣無狀之故也。詩曰。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此言小人無恥。但知肆貪欲。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白以爲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臣請辭崇品。今過半歲。而不得請。辭文任。已至三狀。而不許。以如是老憊。而將陷於不勝任之罪。是何以異於老馬而爲駒。詩人之所刺哉。當臣初授此任時。史局未設。猶有不稱之譏。及既設史局。則物論皆以臣爲不勝其任。臣何敢冒受乎。故爲今之計。莫如只除其兩易而遞臣提學。則臣淳亦無所辭避。而事皆得宜矣。伏乞聖慈。試以是再

下咨審則臣之危懇庶可以 鑑察其非誣矣。臣不勝激切祈祝之至。取
進止。

乞解職歸田箚子 九月十日

臣頃於 榻前自陳危懇乞 賜骸骨歸田里。意迫辭拙誠未格 天伏承
睿旨嚴諭不聽禮遽而退其明日因實錄廳總裁官洪暹 啓請令臣仍仕實
錄廳有 旨須先諭臣知會然後捧承 傳復蒙 聖慈軫臣寒疾優許間仕
庶幾得保彫殘之命 異恩罔極感仄無地第念臣螻蟻微懼不敢以畏煩瀆
而不盡達焉。臣前日所陳禮義廉恥之說罪在臣身事關治體昔管仲伯者之
佐猶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漢儒之徒尙以風波船覆撫世寒心況今
聖明之朝豈可使如臣者負罪四維而不加 裁處乎。夫禮義廉恥爲國大防。
而其責尤在於士大夫辭受進退之間。臣當三品二品而辭去至一品而來受。
是不足則辭滿足則受也。當嘉善而仕三日資憲而仕二朔輒退去至於崇品。
知進而不知退是不足則退滿足則進也。臣之於辭受進退棄禮義捐廉恥不
亦甚乎。雖然不當受而誤受知辭而亟去不當進而誤進知非而速退則猶可
以少贖前罪之萬一。此臣所以冒犯 天威乞辭退歸迫切之至情也。且臣曾
無一分勞效徒以虛名欺世病伏私家盜竊 王爵躡階超班以至於此。又今
來每事規避所不能免者惟有 經筵一事而寒月將近病廢曠職之罪無路

自脫日夜憂惕。而況實錄之務。前辭文任時。已辭蒙免。而復此委加。合此二事。皆爲莫重之責。而冬春三四朔間。專廢仕進。尸位素餐。無疑矣。臣雖欲貪慕久處。其如管仲賈誼所憂。何哉。故古昔盛時。君臣胥重此義。當辭許辭。當退許退。未嘗敢有曲相拘徇而壞其大防也。數日霜寒。臣忠日增。不及此時。後雖許退。臣不得冒寒而歸。自納於尸曠之誅。臣來山恩召。今若至於顛沛。則其爲聖朝羞巖。豈不重大。臣無任兢懼惘壞之至。伏乞聖慈。俯賜矜察。許解臣職。放歸田里。一以示聖朝謹守大防之義。一以遂微臣無渝素心之願。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退筭子

己巳二月十五日

判中樞府事臣李滉謹再拜。上言。伏以自古人臣辭受進退。各有其義。什百不齊。其間有安分守志。不欲苟進者。有老病難仕。竊祿爲恥者。不可以一概論也。頃者大司憲白仁傑所啓。以草野之士。召而不至。爲主上不聽諫之故。此仁傑因事激論。欲以感動天意。其願忠納誨之誠。至矣固。聖上所當警省。思改處。然若一向如此說。則恐或非其人之本心。而不無有妨於聖上樂善求士之美意也。仁傑所稱。似指曹植李恒而言也。以臣觀之。曹植高抗之士。本不欲屈首風塵中。李恒從事學問之人。非偏以不仕爲高。二人心跡。亦不同也。是以在先王朝。雖皆嘗應命而至。植則纔入對。卽遁去。還山。恒受

命出守數年而後歸。其不同如此。然皆年老多病。前旣勉強一出而歸矣。豈復有再作扶曳之行。屑屑往來之理乎。故雖被 聖上側佇之召。彼於惶感之餘。自度難堪。踧躅而不敢來耳。有何云云之意乎。而其有操守廉介之節。爲可尙也。故古之帝王。於此等之人。來則喜而延之。不來亦嘉而獎之。未嘗疑其有不滿於我而生猜阻於其間。茲又太平之世。盛德之事也。若如小臣者。雖果有乞退之志。其實有大不同於彼二人。仁傑不及細思而並白之。臣於是日亦忝入侍。不任驚怖惶感之至。罪當萬死。莫敢開口而退。然微臣私慙。不可不少自陳於 天日之下。臣自少隨世混俗。爭名逐利。從仕十有餘年。臣病太甚。不得已而退歸。及其 召旨之降。又不得已而復進。在 中宗朝。如是者一。明宗朝。如是者四。逮于 當代。如是者亦一。而今又將乞退而歸。其前之六退也。皆緣患病老病之故。豈獨於今之一退。以 主上聽諫與否而爲之乎。萬萬無此理。伏願 聖明。優容仁傑之言。但取其願忠納誨之至意而從之。莫或有疑於其他。則草野之士。豈不幸甚。老病近死之臣。亦得免罪而終遂區區之願矣。臣不勝祈懇。取 進止。

乞致仕歸田劄子

十一月二十八日

日昨伏承 傳教。不勝惶懼。無地容措。臣聞無功而食於上。謂之不恭。失職而不能去。謂之無義。不恭與無義。何以爲王臣乎。臣山野微蹤。樛櫟散材。盜名欺

世搏取高爵。揆之禮義。本當不來。辭避不終。覲顏入朝。無恥之責。已難逃矣。既來之後。灼見其負乘尸位。不可冒處。尤當旋乞骸骨。納祿而歸。則不恭之罪。猶可免也。顧乃貪戀榮利。依違苟且。秋而不歸。跨冬涉春。其間罪犯。積累如山。聖恩既務於包荒。物論又付之相忘。臣若欲保而不言。四維由臣而掃地矣。臣職在經帷。學淺辭訥。誠未格天。進對之際。無一句可以濬發。睿智。臣罪一也。寒疾作痼。動輒劇發。自從至月。闕於侍講。殆六七十日矣。臣罪二也。先王寶錄。莫大重事。猥忝撰局。曠仕缺職。臣罪三也。文衡之任。曾被眷命。老昏病耗。不能承當。臣罪四也。銓曹長官。又叨隆寄。揣分量才。自求退縮。臣罪五也。吉凶孝享。百僚奉承。畢精殫義。臣獨何人。稀與駿奔。臣罪六也。事不辭難。臣子職分。每事規避。難諉老病。臣罪七也。識慮疎短。不通世務。一有讞書。乖舛難行。臣罪八也。臣身在外。固知臣若入朝。必有此罪戾。所以力辭。召命而終未蒙許。去秋乞退。亦知臣若經冬。必有此愆違。所以力請致仕。而又不見省。夫不許不省。聖朝豈不以臣猶可任使也。今臣受任而罪戾愆違。一至於此。此而不去。八罪又加成九。而其罪益大。臣伏念日月下臨。容光必照。天地普恩。無物失所。古之致仕者。不必皆在於七十。况臣百病之身。前去七十。僅有十朔乎。伏乞察臣得罪之由。開臣徇義之路。渙發德音。令臣依禮致仕而歸。積愆可洒於微躬。四維無壞於清朝。斯爲兩全。豈不幸甚。臣無任區

區激切祝望之至。取進止。

乞致仕歸田劄子二十九日

前判中樞府事臣李滉謹再拜。上言。臣於昨日伏罄丹忱。仰籲蒼穹。自陳九罪。乞解職歸鄉。未蒙允許。惶愧而退。渴候來日。更披危懇。庶遂螻蟻之願。不意伏覩是日。除日。以臣爲議政府右贊成。臣不覺其驚倒眩惑。繼之以隕越慙汗。臣雖不敢不以大恩爲淪肌浹骨之感。亦不敢遽以私義爲弁髦土梗之棄。一夕九遷。目不交睫。旣已難於拜受。又不可以徑退。乃復蒲伏闕外。用申乞辭之情。臣伏以古先哲王。非不切於愛惜人士。其人進退。亦有關於國家輕重。然當其不得已之去。則必勉而從之者。豈不以君臣義合。苟急於當去而堅執不聽。則是上之於下。有相處以牛維馬繫之失。下之於上。有自納於蠅營狗苟之罪。上下之交。本至嚴至敬之地。不可若是其相欺相瀆也。是以雖惜其去。而不得以不許。况不足惜者乎。雖感其恩。而不得以不辭。况曾所辭者乎。今茲所除之職。臣於去年正月已被誤恩。臣時在家。自度其愚陋病廢之身。器非廊廟。材乏經綸。貳公重職。非可以冒處。抵死辭避。至于六閱月。特命授闕職。然後敢來。若使臣到今日而可受此職。則去年之所以苦請力辭者。皆歸於矯情節詐。非實心也。爲人如此。豈合於聖朝之用。如其不然。而實出於情悃。則今日又豈可妄受去年之所辭乎。况臣自去年入朝以來。闕職避事。

積罪多多。如昨筭所陳。故見任之職。極不敢當。方且瀝血控陳。覬得恩許之
不暇。正當此時。忽見隆重之除。乃頓忘前辭。而受新命。苟粗知事君之義
者。豈敢爲此乎。此臣所以感恩雖深。而不敢拜受。乞退雖煩。而不獲遂寢。進
退須審於措躬辭受。必孚於昭鑑。伏望聖慈。廓天地之量。垂日月之光。矜
諒哀迫之情。亟收新除之命。許臣前請。終得放歸。臣無任激切戰兢之至。取
進止。

乞致仕歸田筭子三

三月

前判中樞府事臣李滉謹昧死再拜。上言。伏以臣頃入兩筭。方乞辭退。忽奉
除命。以臣爲議政府右贊成。臣不勝其驚懼失措。以爲因辭獲進。決無可受
之理。乃敢干冒雷霆。具筭陳情。猥蒙垂照。卽許命遷。天地生成。無物不
遂。伏讀降旨。感激涕零。然而微忱危懇。猶有未盡。徹聞者。聖主之誤畀未
替。愚臣之私憫依舊。玆用不避煩瀆。更切陳懇。伏念臣今者乞退。正緣多罪之
身。不可以久誤主眷。而逮蒙聖教。尙有倚重欲留之語。臣所憫鬱。於是爲
極矣。夫士之所恥。莫甚於騁虛名而取實利。國之所患。莫大於眩虛譽而誤用
人。臣以駑鈍之材。斗筭之器。處身失當。馴致於聲聞過情。以犯亞聖之至戒。臣
罪已深。乃反因此而欺君父。媒爵祿享大利。而不知恥。則臣之失其本心。不
亦甚乎。且臣雖頑固無狀。豈不知遭逢四聖。前後寵恩。真天無極哉。其所

以欲退之志。如水必東者。無他所得者虛名。所享者大利。君父不可以欺罔。病身不能以勉強。細思處身之宜。不可一日安於朝列。此臣所以自斷一生。以退爲義者也。向使國家不知臣之虛實而誤用之。臣猶當自首已罪而避之。今則不然。由臣之前後自陳。而可知其爲虛名。由臣之幾年從仕碌碌無補。而可知其爲無實矣。夫旣知其虛名無實。則不待其辭而斥去之可也。柰何指虛而強以爲實。因辭而勒之使留乎。臣聞古之爲人臣者。有乞骸之退。有致仕之去。愚不勝任則許退。病不勝任則許退。老不勝任則許退。夫如是。故下不得罪於上。君亦畢恩於臣矣。惟我聖朝。獨於此事。久不舉行。雖以如臣之愚。加以積病而困於虛名。迫於君命。自癸卯至于丁卯二十五年之間。凡六進而六退。顛倒狼狽。無所不有。若可以已矣。何圖一二年來。欺天益甚。除命益峻。促召愈嚴。以及去年之秋。則又不免一番顛倒狼狽而來。臣自念前無勞績。後無期效。以自古所無之事。而一朝加之於至愚無用之身。仰慙俯慄。無顏以立於世。然懇辭不許。請歸不省。側身冒處。已經年歲矣。今也臣之愚狀。靡所隱藏。臣有罪戾。又皆畢見。臣之負聖朝。舉世皆知矣。不及此時而得遂賜骸之請。則因循時月之際。不知復誤聖朝之幾事。更作微身之幾罪耶。無益於聖治。有妨於賢路。憂勞焦灼。心病日劇。不當進而冒進。已至於七次。所當退而必退。何闕於最後乎。伏願聖慈。矜軫愚誠。曲施洪造。貳公之重。

既幸 恩遞兼帶 經筵春秋併望 許遞令臣依願致仕而歸庶幾愚臣免死素餐之譏得遂本志之守臣無任拳拳切祝之至取 進止。

經筵講義

乾卦上九講義

上九

亢龍有悔

君位 九五

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

以上為上卦 九四

或躍在淵 无咎

以下為下卦 九三

君子終日乾乾 夕惕若厲无咎

臣位 九二

見龍在田 利見大人

初九

潛龍勿用

文言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又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臣謂人君勢位高亢苟不知進極必退存必有亡得必有喪之理至於亢滿則志氣驕溢慢賢自聖獨智馭世不肯與臣下同心同德誠意交孚以共成治理膏澤不下於民比如陽氣亢極而不下交則陰氣無緣自上而交陽豈能興雲致雨而澤被萬物乎此所謂亢龍有悔窮之災也是以古之賢君深知此理常以貶抑降屈謙恭自虛為道其自稱曰寡人曰涼德曰予小子曰

眇眇予末小子。其自處如此。惟恐或至於驕溢自滿。而有危亡之患。所謂能知盈不可久。而防於未亢之前。則有悔者無悔矣。故繫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伏願明常持此戒。不至於亢滿之悔。宗社幸甚。

西銘考證講義

題註訂頑砭愚

訂。平議也。平去聲。平其不。平曰。平故。凡擬議。商量處。置得宜。謂之平議。亦有證正訛舛之義。頑者。不仁之名。不仁之人。私欲蔽鋼。不知通物。我推惻隱。心頑如石。故謂之頑。蓋橫渠此銘。反覆推明。吾與天地萬物。其理本一之故。狀出仁體。因以破有我之私。廓無我之公。使其頑然如石之心。融化洞徹。物我無間。一毫私意。無所容於其間。可以見天地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痒癩疾痛。真切吾身。而仁道得矣。故名之曰訂頑。謂訂其頑而爲仁也。人之愚病。莫甚於長傲遂非。橫渠之銘。極言其失於毫釐之間。而痛改之。正如針治其病而去之。故曰砭愚。砭。非廉切。石刺病也。然二言皆頗隱奧。將致學者辯詰紛然之弊。故程子以爲啓爭端而改之。爲東銘西銘云。

予茲貌焉

予字及銘中九吾字。固擬人人稱自己之辭。然凡讀是書者。於此十字。勿徒

以與一本作

認作橫渠之自我。亦勿讓與別人之謂我。皆當自任以爲己事看。方得。夫西銘。本以狀仁之體。而必主自己爲言者。何也。昔夫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而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意與此同。蓋子貢不知就吾身親切處求仁。而求之太闊遠無關涉。故夫子言此。使其反之於身。而認得仁體最切實處。今橫渠亦以爲。仁者雖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必先要從自己爲原本爲主宰。仍須見得物我一理相關親切意味。與夫滿腔子惻隱之心。貫徹流行。無有壅闕。無不周徧處。方是仁之實體。若不知此理。而泛以天地萬物一體爲仁。則所謂仁體者。莽莽蕩蕩。與吾身心。有何干預哉。如墨氏愛無物爲己之病皆不知此義故也且予吾。卽我也。與子貢所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之我字。吾字。同皆公也。而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我字。私也。夫子所謂己欲立而立人之己字。公也。而顏子克己復禮之己字。私也。數字之稱。本合爲一字。一字之間。一公一私。而天理人欲得失之分。不啻如霄壤之判。差毫釐而謬千里。尤不可以不審也。藐音眇。眇然小貌。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天地之氣。在吾爲體。故曰吾其體。天地之理。在吾爲性。故曰吾其性。○朱子謂此篇皆古人說話集來。故今讀此。每一段說話。須先尋所從來。見得古人元初立說本意如何。轉就這裏認出橫渠下語用字之法。如此其巧妙無窮。

處方始彼此互發。得其歸趣。故下文凡引用古說處。並以本事本語明之。此一節塞字帥字。從孟子來。則說見註中。茲不復贅云。

同胞

胞。生兒褻也。詩小弁註。獨不處母之胞胎乎。故謂兄弟爲同胞。

大君

易師卦。大君有命。大君指天子言也。

父母宗子。

謹按小註。朱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爲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蓋旣以天下之人爲吾兄弟。則自當以繼禰之宗爲言。若繼祖以上之宗。則皆非吾親兄弟矣。

諸侯	諸侯	諸侯	世世為諸侯	別子	繼 <small>大</small> 別 <small>宗</small>	百世不遷	高祖	曾祖	祖	禰	繼 <small>小</small> 祖 <small>宗</small>	繼 <small>小</small> 曾祖 <small>宗</small>	繼 <small>小</small> 高祖 <small>宗</small>	身事 <small>五</small> 宗 <small>無</small> 大 <small>宗</small> 則 <small>事</small> 四 <small>宗</small>	繼 <small>小</small> 禰 <small>宗</small>	繼 <small>小</small> 祖 <small>宗</small>	繼 <small>小</small> 曾祖 <small>宗</small>	繼 <small>小</small> 高祖 <small>宗</small>	繼 <small>小</small> 祖 <small>宗</small>	繼 <small>小</small> 曾祖 <small>宗</small>	繼 <small>小</small> 高祖 <small>宗</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謹按身事五宗者即繼禰小宗之親弟也自此人而指五宗繼禰為親兄繼祖為從兄繼曾祖為再從兄繼高祖為三從兄於大宗子為四從兄弟親雖已盡而猶服總者尊大宗故也是此人以一身而事五宗也

長其長幼其幼。

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取長其長一語。又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摘幼吾幼三字。而變吾作其。其即吾也。

聖其合德。

易乾卦文言。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鰥寡無告。

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此取其語而添減其文。

顛連。

猶言顛沛也。

于時保之。子之翼。

周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天既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所以降監之意乎。又大

雅言武王遷鎬之事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翼。敬也。翼子。能敬之子。指成王

也。燕安也。謀及其孫。此掇其二字以爲子之能敬親者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

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孔子贊聖人之德如此。此引之。言聖人之樂天。

以對上文賢者之畏天也。左傳以穎考叔爲純孝。此借用其語。自于時保之以下。至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皆上句言事天之道。下句以事親事明之。朱子所謂每一句皆有兩義者然也。

違曰悖德。

違。違天也。卽論語違仁之違。違仁。卽違天也。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

害仁曰賊。

論語曰。君子無求生以害仁。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濟惡者不才。

左傳。渾敦窮奇。檮杌三族。皆不才子。世濟其凶。增其惡名。註。世世成其凶德。增益其身之惡名也。

其踐形惟肖。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註。中朱子說。卽孟子本註也。書說命篇。說築傅巖之野。惟肖。言高宗夢見賢。彌繪象以求于天下。得說於傅野。與所夢之賢相似也。然此特明惟肖二字所從來處耳。若肖字本義。則韻會云。骨肉相似也。人言不似其先曰不肖。如孟子言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是也。又前漢刑法志。人肖天地之貌。註。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庸妄之人。

謂之不肖。言其狀貌無所象似也。今按橫渠於此一字。本以肖其先之義。轉作肖天地之義。而其文則用傳說惟肖之語。其巧妙無窮。而有餘味。乃如此。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易繫辭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中庸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今按中庸人之二字。指親而言。此改作其字。雖亦指親之語。而意實指天。其旨深且妙矣。述。循也。如曰父作之子述之是也。又修也。續也。故凡終人之事。纂人之言。皆曰述。○小註朱子說最宜潛玩。

不愧屋漏爲無忝。

衛武公作抑詩。使瞽瞍朝夕諷誦。以自警。其詩有曰。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相。視也。爾。自瞽瞍而指武公言也。屋漏。室西北隅。日光所先漏入處也。古人室之戶在東南隅。爲人所出入。則西北隅爲室之深隱處。言視爾在室中之時。猶當戒懼謹畏。使無愧於屋漏深隱處也。此事天事也。周大夫遭亂。兄弟相戒之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言無作不善。以忝辱父母。此引喻云。是爲天無忝之子矣。

存心養性爲匪懈。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朱子註。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出者也。存。謂操而不舍。

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詩。烝民篇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詩人本謂仲山甫。能盡忠事君。孝經引之。以言卿大夫。盡忠事君。乃所以爲孝。故橫渠以是爲孝子事親之事。因以喻不懈於事天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

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崇國名。伯。爵也。禹父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其子。謂禹也。孟子以博奕存飲酒。不顧父母之養。爲五不孝之一。故橫渠引此而反其語云。禹之惡旨酒。乃遏人欲而存天理。如人子不好飲酒。而能顧父母之養也。

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穎考叔。春秋鄭莊公臣也。爲封疆之官。故謂之封人。莊公以弟共叔段叛。寘母于城穎。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旣而悔之。考叔聞之。見公。公賜之食。舍肉。羹曰。請以遺母。公曰。爾有母。我獨無。考叔問。何謂也。公告之故。對曰。掘地及泉。隧而相見。誰曰不然。公從之。母子遂如初。其樂融融。君子曰。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既孝心不窮也。類。類也。橫渠引此而言。君子推吾天性之善。以教天下之英才。使之皆善。如考叔。推己孝以及莊公。使亦爲孝子也。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

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蓋舜父瞽瞍。常欲殺舜。使之完廩浚井。舜不以勞苦。弛其孝敬之心。極盡誠篤。故瞽瞍感悟。亦至於悅豫。言君子事天如此。則格天之功。如舜悅親之功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語出莊子。晉獻公用驪姬之譖。欲殺其太子申生。或勸之自明不可。奔他國。亦不聽。遂自殺。諡曰恭。今云待烹。猶言鼎鑊。且不避也。言君子之處患難。能守死不貳如此。則其敬天之心。如申生之恭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樂正子春所稱夫子之語。見禮記。亦見孝經。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曾子終身服此教。故其有疾。臨終。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此曾子體受歸全之事也。參乎二字。用論語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之語。言人之於天。能體所受而歸全者。是卽爲天之曾參也。

伯奇也。

事見註中。言人之於天。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者。是卽爲天之伯奇也。
玉汝。

王欲玉汝。是用大諫。此周厲王時。大夫同列相戒之辭。汝。指同列也。玉。寶愛之意。言王欲以汝爲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汝。蓋託王意以相戒也。今引此以言。天實寶愛汝而欲成就之。汝。託天以指我也。

註。使吾之爲善也輕。

輕。猶易也。孟子。民之從之也輕。

歿。吾寧也。註。吾得正而斃焉。

禮記檀弓篇。曾子寢疾。曾元坐於足。童子執燭而隅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曾子瞿然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朝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朱子曰。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要處。

後論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

以上一截。言自乾稱父以下。至顛連而無告者是也。

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

以下一截言自于時保之以下。至歿吾寧也是也。○禮記哀公問篇孔子對公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西銘下一截之旨。其本於此與。稱物平施。

易謙卦大象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楊龜山上伊川第一書。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流弊。遂至於兼愛。伊川答書。深言其理一分殊。仁義兼盡。非墨氏之比。以曉之。龜山稍悟前非。於第二書。引此語。以明西銘推理存義之意。意雖不失。語有未瑩。故朱子特舉其說而解說之如此。以發明龜山未盡之意。則伊川指示龜山之微旨。始無餘蘊矣。

熹既爲此解下。
程子答龜山書及朱子延平問答諸說。發明西銘之旨。仁義之理。至爲精密。文多。恐煩未敢悉以進講。幸於清燕之暇。睿鑑垂照。沈潛玩索。當有弘益。

總論臨川吳氏說。

此說結語。有反覆相因。由淺至深之義。蓋其末然字以下。爲結語。就知化至匪懈兩章。以知化窮神不愧屋漏存心養性四者。爲上一對。以善述事善繼志無忝匪懈四者。爲下一對。自知化者。止能不愧屋漏。言上四者。反覆相因。自善述事者。止能無忝。言下四者。反覆相因也。自存心養性然後。止有以知

化言上四者。由淺至澁。自匪懈然後。止善述事也。言下四者。由淺至澁也。須看得子細。方知其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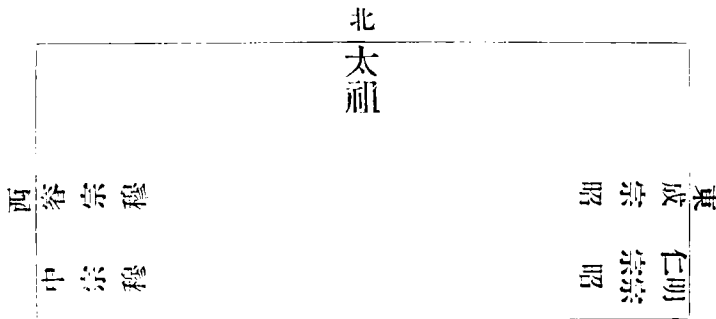
啓議

擬上文昭殿議圖并

間 五 寢 後

第一室	第二室	第三室	第四室	第五室	新增第六室
太祖	世祖	睿宗	成宗	中宗	
	世祖入此	成宗遷上此	成宗遷上此	仁宗遷上此	明宗入此

前 殿 三 間



世祖祧出
兩宗同祔
則合享位
次如此
明宗位無
可設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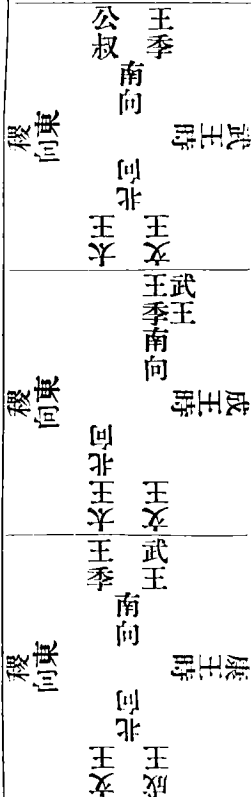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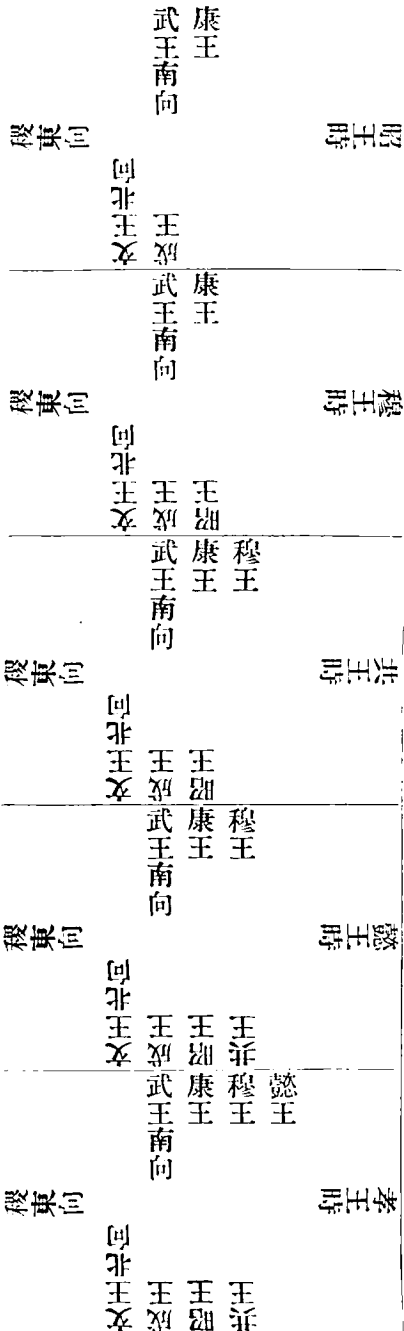
朱子周大禘圖

南向皆昭為王宣至不
 太祖后稷東向
 嚮北皆穆為王嚮玉嚮

禘廟之主羣
 廟之主合食
 於太廟謂之
 大禘

周時禘圖

四時羣廟之
 主合食於太
 廟謂之時禘



朱子曰散居本廟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爲偶未可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爲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爲尊哉

朱子擬定宋祫享位次圖

祫

高宗	徽宗	神宗	仁宗	太宗	宣祖	順祖
宗	宗	宗	宗	宗	祖	祖
孝	欽	哲	英	真	太	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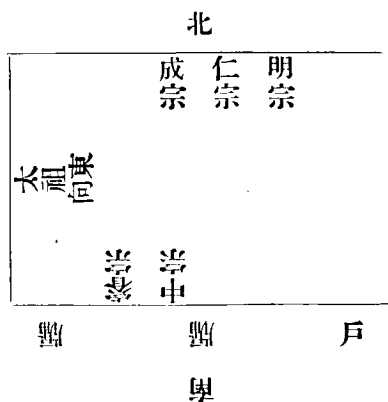
此圖兄弟各爲一世與今所謂同昭穆共一位不同今所以引此者欲以明祫享位次皆太祖東向南北分昭穆耳

祖 僖 祖

祖 翼

東

今擬定文昭殿圖



前月二十日。廷臣議。啓。文昭殿。當。明宗祔入時。仁宗自。延恩殿。亦。當一時移祔。則比前加一位。恐其室數當增。殿制當廣。請先奉審寢殿形制。然後商議稟定事。奉。聖旨。恭依大臣禮官。必皆參酌得宜。以。啓矣。微臣一得之愚。亦願妄效區區。竊以。文昭殿。卽漢之原廟。世宗大王所以設立之意。今且未論。論其爲制。則後寢五間。以奉。高曾祖考四親與。太祖五位之神。前殿三間。每四時大祭之類。奉出。五神主。合享于此。太祖居北南向。昭二位。在東西向。穆二位。在西南向。此當初所定之制也。而其間有兄弟繼立。則同昭穆共一位之法。見於五禮儀。宗廟圖說。然不可以同一室并一坐。故當依

賀循七室加一之議。與宋史同位異坐之文。如仁宗與明宗同昭穆也。仁宗祔時。世祖於明宗亦爲高祖不祧。故室與位數。自至於加一爲六矣。如是則當於本寢本殿內。議處變禮之宜。可爾。安得曲生異議。別入他廟乎。謹按。成宗臨祔。朝議以爲宗廟七間。不足於室數。欲增一室而竟不果。遽遷文宗於西夾室而祔。成宗於第七室。此乃當時議臣與禮官之罪。群情所痛及。中宗祔廟。禮官尹漑等。知此爲失禮。請增立四室奉還。文宗而中宗入第九室。蓋旣不能建正世數。其處禮之變。固當如是也。柰何徒知處變於宗廟。而不知處變於原廟。遂以仁宗神主不入原廟。而別處於異殿。人神鬱抑。二十有餘歲。而況彼時。明宗聖旨有曰。仁宗後日。自當祔入。見於承政院日記。可見明宗遺意本如此。尤不可不成其美也。幸今聖上繼述。已俞同祔之請。可以正禮典之失。而慰神人之望矣。然其同祔之際。節目之詳。必須熟講而審處之。且以後寢室數言之。世祖於今。親盡當祧而虛其室。睿宗進居于此。其下以次而陞。仁宗來祔第五室。又有明宗一位。如前成六而無室可入。故今擬就其東偏。依宗廟增室故事。新立一間。以奉安明宗神位。正合古人不以室數限主數之義。此卽後寢六間圖所明之說也。至於前殿三間。專爲合享諸位而設。其制南北短而隘。東西長而闊。從前設位。自北而南。恰設五位外。更無餘地。今加一位。實爲難處。儻若以此爲患。欲更制大

作以展其地。則拆改殿屋。事甚非輕。鉅材難得。功役不易。祔廟前。恐未及成也。臣伏聞古之禘享。皆太祖東向。以南北分左右。昭穆之列。自西而東。此萬世所當法也。今茲南向之位。隘礙難行如此。不如因時處宜。以古禘之制。通今禘之礙。舉而行之。無一不可。臣既爲殿圖於前。以見南向難行之故。繼以朱子周禘九圖。宋禘一圖。以明禘必東向之意。終復爲殿圖。以表東向得禮之懿。伏願殿下。按圖據禮。揆以義理。只就殿內。轉北從西。太祖西壁東向。睿宗中宗。在南北向。成宗仁宗明宗。在北南向。世祖今雖祧出。仍虛其位。而成宗依舊與中宗相對。不敢進居。世祖之虛位。蓋以睿宗在北向之位。成宗不敢南向而對坐。此朱子禘圖。武王不敢對文王之說也。若高祖在昭穆相對矣。如是則可免拆改殿屋之撓。而又無地隘難行之患。其於奉先思孝之道。允爲便當。或疑南向設位。累朝遵行已久。今而改之爲難。臣竊以爲不然。原廟。今因同昭穆之。兩宗自成六位。而一位無可設之處。假使當時有此事。以世宗之聖智仁孝。必已變通而行之。不應膠執於一說。以至今日也。以此言之。今日在天之靈。陟降昭鑑。其於改定之舉。必許其得禮之正。而益篤於降祐矣。尙復何疑於其間乎。

右東向南向二禮。各據一事而言如此矣。但先王之禮。室堂二事。實一時兼行。而堂事不如室事之尤重。今欲處此事。須具知古禮本意之所在。乃可故

又別爲一圖以明之。

古宗廟後寢各爲一廟圖

太祖廟
向南

主東向

廟
點

戶

廟 一 向南 穆

昭 一 向南 廟

主東向

廟

點

戶

主東向

廟

點

戶

廟 二 向南 穆

昭 二 向南 廟

主東向

廟

點

戶

主東向

廟

點

戶

廟 三 向南 穆

昭 三 向南 廟

主東向

廟

點

戶

主東向

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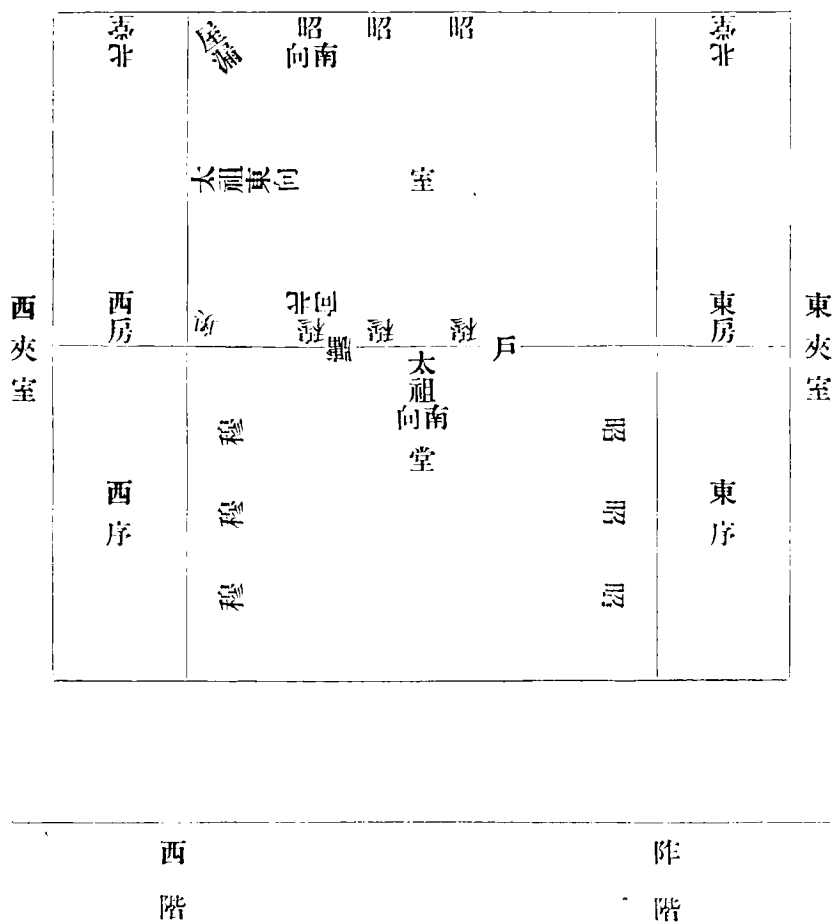
點

戶

在 都
此 宮

朱子所謂散處各廟。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者。指此而言也。

天子七廟時裕室堂異位圖



右。天子廟四時禘享之禮。蓋一享九獻。始於室中於堂而終於室也。迎尸入室。王酌鬱鬯獻尸。尸以灌地啐奠。一獻也。王出迎牲后酌鬯亞獻。二獻也。尸主出在堂南面。行朝踐之事。薦腥。王酌醴齊。三獻也。后獻醴齊。四獻也。更設尸主席於室東面。遷堂上之饌。置其前。燂蕭乃迎尸。主入室。行饋食之禮。王與后各獻盞齊。五獻也。六獻也。尸食訖。王酌醴齊。酌尸。七獻也。后獻盞齊。八獻也。諸臣一獻。九獻也。

臣按先王廟制。後室前堂。裸禮與饋食。行於室中東向之位。其獻七也。朝踐。行於堂中南向之位。其獻二也。蓋裸禮。卽降神也。饋食。如上食也。朝踐。如朝奠也。裸與饋食。重也。而行於室。朝踐。輕也。而行於堂。可見室中東向。爲本。堂中南向。爲末。

宋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宗廟九獻。王及后各四。諸臣一。自漢以來。爲三獻。后無入廟之時。相循至今。若時享則有事於室而無事於堂。禘與大禘則有事於堂而無事於室。有饋食而無朝踐。度今之宜。以備古九獻之意。請室中設神位于奧東面。堂上設神位于戶外之西。卽堂中也南面。皇帝立于戶內西向。裸鬯是爲一獻。出戶立于晨前北向。行朝踐薦腥之禮。是爲再獻。皇帝立于戶內西向。行饋食薦熟之禮。是爲三獻。詔並候廟制。成取旨。

臣按宋朝臣僚所說如右。三代以後。已闕室堂兼舉之禮。又無朝踐一事。

則雖或有事於堂。亦非復先王堂中南向之禮矣。况九獻之中。七獻行於室。而備禮樂交獻酢。一享終始。皆在於此。朝踐二獻。乃其間一節耳。所重終不在此。故朱子作周宋禘十圖。皆室中東向之位。其南向一事。未嘗及之者。舉其本也。當初世宗大王聖智神算。非不鑑此。所以設爲此位。固難仰測。然竊伏妄意。得無以謂或值父在穆位。則子在昭位。難於南向對坐乎。此一事。先正已嘗論辨。而朱子圖說。明示後世。故臣今作圖。亦倣而爲之。伏乞並留睿察。勿拘偶定設位之難改。竟失因事復古之典禮。不勝幸甚。

擬上追崇 德興君議

前年十二月日 傳教以領議政臣李浚慶所啓 德興君追崇事。考諸禮文。廣議以啓者。臣混竊謂入承大統。義之至重。在所必伸。崇奉私親。恩有所厭。當從而屈。蓋天無二日。物無二本。家無二尊。國不二統。是以先王制爲禮法。使爲人後者爲之子。服所後父母。斬齊三年。而於本生。則反以不杖期當之。此非偏厚於義。而故薄於恩也。身既出而後於人。受重之義。極隆於所後。則所生之恩。雖曰本重。至此不得不爲之降殺。若不知降殺而與之並隆。是二本也。二尊也。違天則而亂人紀。失尊祖敬宗之道。故聖人處此。必審權而裁恩。展義而全倫也。如此。而况帝王繼序。受宗廟社稷之重。爲億兆臣民之統。其義之厭恩。又

有大於恒人之爲後者。安可以私恩之故而有所干紊於其間哉。自漢以來。以旁支繼統。若孝宣光武晉元之類。雖或粗知此義。而曠失尙多。不足爲法。其他若哀帝安帝桓帝靈帝。率皆昏悖妄作。付先統於慢棄。納本生於陵僭。大倫大法。壞亂久矣。至宋英宗。以皇兄濮安懿王之子。入後仁宗。當其議崇奉濮王典禮也。執政有欲稱皇考者。又有欲稱親者。其時正人君子。如司馬光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呂公著等。皆據經守正。痛闢邪說。其大意謂仁宗皇帝。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濮安懿王於陛下。雖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繼體承祧。光有天下。子子孫孫。萬世相傳。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稱皇伯而不名。三夫人並封太夫人。於禮爲順。至如漢世之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廟序昭穆。皆見非常時。取譏後世。非聖明之所宜法。一時真儒程頤之論曰。仁宗皇帝。以陛下爲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哉。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生。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云云。因極論稱親之非。與封爵之不可加。曰。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大王。如此則夔然殊號。絕異等倫。

天理人心。誠爲允合。可以爲萬世法。於是英宗乃能畏義從善。惟禮是服。雖有皇太后手詔。許令稱親。亦不敢當。只令以塋爲園。卽園立廟。俾王子孫主祀事。事猶未訖。至神宗朝。畢舉而行。加封王子濮國公爲王。使世祠無替。上之。旣足以尊尊大統。下之。又可以不廢私恩。朱熹所歎以爲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者。謂此也。其後孝宗以疎屬秀王之子。入繼高宗。又謹遵斯烈。罔有變墜。三代以下。家法之正。莫如宋氏。而此一鉅典。尤爲不易之則。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誠後王之所當法也。恭惟 主上殿下。以 王室至親。承 先王簡命。入膺寶圖。殿下之於 明宗。亦猶英宗之於仁宗。孝宗之於高宗也。於 德興則猶濮王也。猶秀王也。凡所以紹事尊統。降報本生。自有宋朝不易之典。今當一一按據。遵用大綱。旣得其正。則其間小曲折。有古今國俗之異宜者。亦當斟酌損益。要在適於義盡情理而已。今將應行事件。具列于後。其目有六。

一屬稱宜曰太伯父。謹按英宗孝宗皆稱本生爲皇伯父。然皇字加於祖考。則禮記通上下而言。故歷代上下通用之。如今 宗廟所稱是也。若加於旁親。則禮所不言。而如皇兄皇叔之類。皆爲皇帝之皇字。我 國用之。似爲未安。緣此而只稱伯父。則又類於泛稱諸父。尤未安。故今欲請代以太字。

一追號宜爲 德興大君夫人。爲大府夫人。謹按英宗孝宗皆尊本生爲某

國大王某國夫人。今當遵依而去國字。王字。臣妄意。又有一說。不敢不白。按漢國大王。所以爲殊號。專在大之一字。今則只稱大君。與常稱大君相混。未見其爲殊異之號。臣謂宜倣唐時爲世民。特置天策府上將軍之例。稱爲德興府上大君。則與程頤所謂迥然殊號。絕異等倫者合。尤爲得體。

一 立後。宜以嫡長子世襲。謹按宋朝。於濮王秀王子孫中。擇其高年行尊者。封爲嗣濮。嗣秀王。死則又擇而遞封之。今遞封之制。勢有不便。唯當以嫡長子。世襲君封。至五世親盡之後。亦當量宜授職。永奉祠事。

一 作廟。宜在本第。謹按濮秀二王。皆就寢園立廟。所以然者。廟在京師。恐於太廟有所嫌也。今若爲此就。某所立廟。則多有不便。惟當於本第。立家廟。其規模事體。本皆懸絕於太廟。有何所嫌乎。至於墓所。則量置守直人若干名。守護俗節。隨宜供祭。

一 廟主。宜爲始祖。百世不遷。濮秀二王。不問嗣王親盡與否。世世奉祠。今當遵此。實古者大宗始祖。百世不遷之意也。

一 祭用田祿。勿以官供。濮秀二王之祭。史不言某所供具。然觀其廟在寢園。只祭其主。而主祭子孫。往來行事。此必有司供具明矣。然古者既有降其私親。不得祭之文。又今廟在本第。子孫世祀。數世之後。子孫神主。亦不得以昭穆參入矣。然則一廟之內。一祭之設。豈可祖以官供。而孫以私具乎。故當

爲置土田藏獲以之供粢盛備役使世謹其傳不得輒有分割四仲時祭有司供牲豕一頭餘悉家具上以應不祭私親之義下以避在京並廟之嫌可以永傳無弊尤爲便當然其設置事意一出於朝家則於主上不忘本生之至情亦可以無所憾矣

臣伏見程頤疏末有曰奸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旣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爲巧飾欺罔聖聽支吾言者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裁自宸衷無使奸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乃奸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當是時也賴英宗仁孝明哲之至其聞忠言正論渙然不疑斷而從之奸人無所投其隙使大倫大典皎然如日月行天爲後世帝王法程至明宜罔有他道矣柰之何嘉靖皇帝入繼之初以楊廷和等議尊孝宗爲皇考其於武宗傳統一義專似闕略已爲不厭人心不意後來奸臣席書張璁等倡邪說以惑聖聽竟致反覆至以孝宗爲皇伯考其本生與獻爲皇考凡厥所爲莫非違離祖統乖繆本義得罪於萬世之倫典竊觀書邈等措心用意一出於程頤之所論其邪心惡口亂道小談皆不足以爲今日瀆論也獨惜乎嘉靖皇帝滅大義崇私恩陷於奸邪之徒爲所賣弄以致孝宗武宗與興獻父子君臣之間顛倒陵僭無一得當而自陷於不孝不義

之地。然則姦徒之罪。可勝誅哉。前世之失。可不戒哉。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八

辭狀 啓辭

辭豐基郡守上監司狀一己西九月

矣段。虛勞羸瘁。心氣之疾。以去八月分。痰嗽寒熱。證得發。受由調理。稍似向差。乙仍于。問問力疾。行公爲白如乎。次節前證加發。暴嗽痰逆。腰脇牽痛。噫氣吞酸。背寒心熱。互相發作。有時眩暈欲仆。事多謬錯。昨事今忘。朝事夕忘。頻夜夢驚。氣血枯瘁。精神萎爾。虛汗自流。嗜臥沈困。右良病根深重。指期差復。爲難叱分不喻。在前始叱。秋冬日寒時良中。此證連綿三四朔。至門外不出。爲白良沙。僅得連命。爲白如乎。事去等。最可官務緊急時。曠廢職事。絃如一日。在官不得。至爲恐闕。爲白昆矣。職乙良。本差次。以本曹良中。移文爲白。只爲行下云云。

辭豐基郡守上監司狀三十二月

第二狀 闕

矣段。在前始叱。元氣虛弱。勞傷羸瘁之疾。以寒暑風濕。互發他證。輾轉深痼。月益歲增。屢至危殆。艱難調保。支持爲白如乎。節。隆寒良中。力疾奔務。前證加發。心熱往來。昏悶昏惰。或發飆胃。或發背寒。瘦骨連皮。面色萎黃。精枯血損。氣息悞悞。衆脈洪數。眼隔紗霧。脚膝麻痺。頓無筋力。行步酸辛。臨事茫昧。前忘後失。沈困虛劣。夜多夢驚。右良近死重證。以又於本月二十一日。地震解。惟祭獻官。

以使內如可。寒證得發，加于差息無期爲白去等。在官調理不得，叱分不諭，曠官廢事，絃如惶悶無地爲白昆。矣。本職乙良。本差次。以吏曹良中，移文爲白只爲云云。

擅棄豐基郡守推考緘答狀

庚戌正月

矣。身無緣，擅棄任所爲白乎。所不諭。本來元氣虛弱，勞傷羸悴之疾。以寒暑風濕，輒生他病。屢至危殆，艱難調保，支持爲白如乎次。前年八月分，寒熱證得發。受由調理，僅得連命爲白置。又於九月分，心熱背寒，暴嗽痰逆，證發作多日。出仕不得，呈辭狀爲白乎。亦中給由叱分是遣。辭狀受理不冬乙。仍于隆寒良中。調理不得，問問力疾行公。以致前證日漸加重。心氣虛損，時時眩暈，欲仆。精血焦枯，瘦骨連皮。面色萎黃，頭旋眼暗。衆脈絃數，脚膝無力。行步蹇澁，遇事錯繆。前忘後失，沈困虛劣。夜多夢魘，一日行公，或數日臥痛。至極悶望次。又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地震，解恠祭獻官。以使內如可。傷寒證加發，加于差息無期。在官調理爲難，叱分不諭。曠廢職事，貽弊不貲。絃如再次呈辭後，病勢益急。仍留待候不得，不得已三次呈辭狀。卽時本家來到爲白乎。事是良冷。相考施行教矣。矣。身病在心腑，輾轉深痼。自壬寅癸卯年始叱。凡矣職事乙。並只堪當不得。或辭遞或罷職。一歲間或至四五次爲白去等。矣。身宿疾疲癯，不能供職之實。衆所共知。無緣謀避爲白乎。所情理萬無爲白昆。并以相考分揀施行云云。

辭免司憲府執義啓

壬子五月十六日

小臣性本疎愚。不曉事情。於當世之務。全未諳歷。雖百執事之任。尙不能堪。况風憲之貳。所係至重。如臣無狀。決不可冒處。且小臣素有虛勞心氣之疾。自癸卯甲辰年以後。病勢益深。不能從仕。或閒官除授。或罷職在外。去戊申年分。臣以豐基郡守。病重歸家。受擅離之罪。三年在閒調理。略無蘇復。日以深劇。分死溝壑之際。頃者蒙 恩除侍從之職。至 下召命。惶恐罔措。艱難強扶而來。僅存形骸。見者皆驚。 經幄近密之地。冒處未安。卽欲辭退。但以初到難便。黽勉度日。不意今者。授此重職。以本府務煩之地。如臣沈痼重病。斷不能一日行公。尤爲惶恐。請速 命遞臣職云云。

辭免僉知中樞府事狀

乙卯四月

去三月二十二日。右承旨書狀內。聞爾病還鄉家。令觀察使題給食物。且在京則廣問醫藥。可易治療。今授僉知中樞府事。斯速調理上來事有 旨。臣承命殞越。無地容措。謹當卽日就途。以謝 恩命之辱。臣虛劣無狀。自少多病。綿歷歲月。遂成沈痼。難治之疾。雖濫蒙 累朝之 恩。每置清顯之地。無補絲毫。常懷愧負。惶悶之情。前屢陳危懇。得退田里者。至于再三。旋被 召還。末由辭避。自壬子年還 朝後。爵秩愈陞。而身病益深。尸曠之責。比前加重。至於今年春。不得已乞解僉知中樞。因而退來。以遂首丘之願。 天恩罔極。私竊感祝。不

意存恤之。命又出於既去之後。既賜以食物。撫其貧憊。復授之祿秩。以便醫藥。如臣一蠹。何敢冒昧。受此異渥。況臣今次來時。強扶羸骨。逾深越險。因致濕證峻發。臍腹脹滿。脚膝痿痺。運步澁痛。病根尤重。雖欲調理上去。指期差復爲難。除本道送到食物。謹已拜賜。別有箋陳謝外。所有新授僉知中樞之

命。欲乞卽

賜鑄罷。庶使微臣得免狼狽。以畢餘生云云。

辭免僉知中樞府事狀二

丙辰四月。此狀雖已草成。恐煩瀆未上。適有副提學召命。遂不果上。

臣於前年六月分。祇受承政院書狀內。以臣疾病歸鄉。曲賜諭教。臣前授僉知中樞之職。不許辭免。令且安心調理。不計久近。上來事有旨。臣不勝震惕。惶恐之至。臣欲待差拜命。則身病日增。欲控乞終辭。則煩瀆尤難。以是二者。惶惑遷延。至于歲周。然而臣竊惟與其被命而無緣不報。蓋亦冒昧而披訴。危懇。玆用不避僭越。敢復陳乞。臣稟性疎鹵。少嬰疾病。歲月愈久。羸憊益甚。僅存如絲之軀命。無復可強於筋力。志慮凋喪。精神昏錯。區區犬馬之誠。末由自效。而累朝誤恩。每處要顯之地。益懼尸曠之誅。自癸卯以後。所以每每辭職。祇欲未死之前。少免罪責而已。况今身在隴畝。而名綴朝班。其於臣子之分。何可一日而安處。且臣自前病重。不能從仕。衆所顯知。今又腹中積塊。脹滿。往往腰大如鼓。眩昏綿悞。危淺之命。莫保朝夕。臣雖欲強自扶舁。以進闕下。安保不死於道路。雖或不死而進。不能供一日職事。旋復踳躄而歸。糞土賤命。不

暇顧恤以忝恩之餘而顛沛至此豈不爲朝廷之差貽四方之笑方今邊圉孔棘智力奔走酬功報勞正待爵祿之重乃以虛名授之朽棄無用如臣者是以臣之故有功者有缺於祿食極知臣罪無路自免尤深惶恐之至臣前除僉知中樞伏望令該曹鐫罷以肅朝政以安臣子區區之義云云

辭免弘文館副提學

召命狀

五

臣於前年六月分伏覲承政院書狀內臣前日病辭僉知中樞之職不許辭免仍賜溫諭令臣安心調理不計久近上來事有旨顧以臣深痼積病前年爲始脹痞加發證勢尤重既不得奔走謝恩又難於再瀆辭免彌年兢仄日俟罪譴今五月二十三日復奉承政院書狀內以臣爲弘文館副提學令臣斯速乘駟上來事有旨臣聞命震駭無所容措受恩稠疊何以稱塞臣愚陋空疎本乏世用疾病沈纏殆二十年每曠職事至爲慚恐累次辭歸旋被召還尙復從仕不得年年益甚更無蘇復之望衆所顯知以故四度第前年下鄉乃出於狼狽不得已之甚豈有他意今臣腹肚脹滿往往如包斗水元氣萎爾精神耗損言語應接失前忘後短視重聽憔悴枯槁况彌心氣松憊少失調保或至重發疑恐尋常惴惴以如此重病入論思近密之地豈合一日冒處一二宰臣不知臣疾有增無減謂臣退閒一年或已差復故誤達天聽致有此命尤爲未安雖然在臣之分天恩至重濫受譏責有不暇計急期熏沐

將發行間。適又暑證所添。腹疾遽劇。委頓倍常。強扶上道。勢必諸疾。同時並作。治藥不及。或死中路。或不死到京。供職不得。顛仆踣躄而歸。使群情嗤鄙。則微臣一身。不足顧恤。誠恐上累。眷召之意。爲朝廷羞。緣此苟循私義。未敢臯行。撫躬跼地。惶戰懼營。竊伏惟念。臣自去年夏。至今一周歲間。三被召旨。一未趨赴。非常萬死。謹席稿私室。以俟所有。新授弘文館副提學乙良。卽許鐫罷。爲白只爲詮次。以善啓云云。

辭免僉知中樞府事

召命狀六月

臣於去五月二十三日。祇受承政院書狀內。以臣爲弘文館副提學。斯速乘駟上來。事有旨。臣以病重。奔命不得。乞賜鐫罷。辭緣修狀上送。方深震越。伏俟罪譴。次又於今六月初八日。祇受承政院書狀內。以臣開居村巷。不仕于朝。予懷未忘。斯速上來。從仕。以副懇求之意。且令本道監司。食物題給。其勿謝事有旨。寔在前書狀未下三五日前所下。聖旨節次蒙恩。有召有賜。至下天章。寵賁負越。非臣庸薄。所堪承當。臣不勝戰慄惶惑。無地容措。臣山野寒微。至愚極陋。幸逢聖代。所以誤加眷念。前後荐沓。一至於此。臣雖頑固無狀。豈不知感激奮發。奔走効力。以少伸螻蟻犬馬之誠。且竭忠報國。臣子至願。凡在位皆然。况臣三朝受恩。與天無涯。至今日愈厚。有何心。情不肯仕宦。祇緣臣積久病中。又疊加病。勢極窮蹙。不得已控瀝辭免。前上書狀。

謹具猥陳。伏希 聖鑑。俯 賜矜裁。臣又有危懼。昧死瀆陳。臣自癸卯以後。累次退歸。其初人或非臣。今則人人知臣病重難仕。故皆以臣歸爲當。臣亦見舉朝諸臣。無有如臣病重者。每當竊位尸祿。頓廢夙夜之勤。上畏 國法。下慙物議。臣雖欲貪榮冒寵。久塵班行。豈敢安於一日。臣所以必願退歸者。無他。欲及未死之前。少逭罪責而已。不知緣何有此虛僞不近之名。至於上徹 宸聰。乃以側席禮賢之舉。下及於臣之賤劣。伏思臣罪。無路可贖。且假令今世。實有恬退之人。既得其名。尤當謹守其實。庶或可也。若既以恬退。受 恩於家。又以寵利。進用於 朝。則壟斷之譏。必歸此人。況臣本求名利。因病自廢。初非廉謹。安有恬退。累蒙 獎勵。已甚。叨竊。如復攬此非名。冒趨 恩榮。則人將謂臣以病圖利。以退媒進。不唯小臣取鄙一時。亦恐 朝政。貽譏後世。臣雖滅死。何以自白。非獨此也。設或有人見臣冒進。以爲人臣雖無寸勞。苟有虛名。足以欺天誑人。則美官要職。可以安臥而得。此風一開。習俗轉薄。眞僞淆雜。末流難防。豈不滋爲 聖治之累。當今邊圉多事。文武之臣。爭奮智力。酬勞勸忠。正須爵祿之重。臣於僉知中樞。經年虛帶。彼有功勞者。不得受此祿秩。妨賢害政。臣罪亦重。雖然以臣懵昧。如古君臣之義。則講聞熟矣。豈敢忘義而循私。惟是臣病。無得差之期。故臣身無可進之日。而名在仕版。如此 特命之外。亦有例 賜書籍等件。時下窮閭。益深隲踏。無由訴免。進退失據。日夜惕息。思所以免此而不可

得獨有一事於此。敢復僭陳焉。古者人臣難仕。則必請致仕。不獨大臣爲然。亦不必年滿乃得也。臣不敢廣引故事。有宋陳致善。以王府教授。乞致仕。時君嘉而許之。致善官纔一命。而年不至七十。猶得其請。當是時。士之處身。宜無甚難。而其爲是者。亦豈忘義而然。正欲爲臣之義。有終而無敝也。臣伏願 聖朝憫臣沈痼。容臣狂狷。令臣得依致善例。許該曹刊去仕籍。使得優游畢命。庶幾微臣爰得處身之所。用全 聖朝以禮退人之道。虛僞之門可杜。覆載之恩。有終亦或有裨於風化之萬一。臣越分創請。極知爲濫。業已上誤 聖朝。致此踰越。臣若自同疎外。抱茲耿耿。不以陳 聞。黯悶以死。是尤自重其罪。敢露祈懇。伏候 嚴命。右迫切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王曹叅判病告乞免狀

戊午十月

臣矣。段多年重病。以節大司成。除授後。必于經涉二朔。爲白良置。其間仕進。不過數日。因犯風寒。心熱上氣。證暴發。痰壅腹脹。日益沈困。不得已三次呈辭。從願得遞。卽時軍職付授。天恩罔極。爲白置。臣病段。偶然得發。例不喻。病根深痼。元氣耗損。羸憊枯槁。皮骨相黏。面無人色。僅續性命。少發他證。已阂於危急。乙仍于至今謝 恩。不得。日夜惕息。爲白如乎。次不意本月初七日政。特命陞秩嘉善。爲王曹叅判。臣聞 命驚惶。罔知措躬。小臣庸謬。朽鈍無物。可比。病入膏肓。每負 國恩。罔望情由。乙前已瀝血陳訴。非止一二區區誠意。未能上

達。至以辭退之懇。反爲陞進之梯。恩命荅異。物情駭恠。叱分不喻。曠官竊祿。人臣大罪。二品亞卿。爵位非輕。設使臣不顧是非。冒昧承受。爲白在如中。有罪自匿。見利忘分。本品則稱病辭縮。陞秩則抗顏叨竊。其爲無恥。孰不唾鄙。臣寧甘心譴罰。不敢玷汚名器。况餘今如殿最之時。曹堂上三員。以叅議段置。赴京未還。判書一員。叱分以加于事體未安。爲白昆。臣矣。新授嘉善。加乙良。叅判職。并以改正本差。爲白只。爲云云。

工曹叅判謝

恩後辭免啓

十二

臣於本月初七日。政伏聞。特命之下。非徒病未出謝。所加職秩。決非小臣所堪當。勢迫情懇。不計萬死。陳乞改正。區區籲忱。未能上達。只許給由。如是者。再。今則不得已。強來謝恩。臣之逋慢。罪不容誅。煩瀆更啓。至爲惶恐。臣草野微蹤。稟性愚陋。出身以來。長在病散。無所諳歷。不通世務。全乏時用。又昧於處身之宜。賭得虛名。輾轉欺缺。竊位尸祿。曾已極矣。頃來廷臣。不恤小臣病廢。如此。徒以虛名。或啓或注。以致上誤。簡記。恩命累下。微臣無狀。進退失據。陷於欺天之罪。臣之窘悶。無路得脫。且二品之職。預聞國政。豈可不量。可否而姑試。又何可明知不堪。而妄受乎。况今勞於國事者。或至十年之久。而未陞。臣無寸勞。通政後實仕。纔數年。而遽陞。案件如此。何以厭於公論。尋常庶官之中。一日不仕。臺劾隨之。又病滿三十日之法。載在國法。今臣不仕。已近

六十日不但無罰反加陞秩。臣獨何人，以罰爲賞。臣今雖強出，仍抱痼疾。上畏國法，次畏公論，反覆籌思，不可冒處。授職秩，請並改正，以授賢勞之人。

辭免工曹叅判 召命狀第一未七月二狀闕

臣於前月初八日，祇受承政院書狀內，以臣患病未差，再上辭狀，令臣加調理。上來事有旨，臣當初受由下來，因病乞辭，再蒙恩假，出於例外。惶恐感激，罔知攸措。即當奔走上，去臣犬馬微賤，苦嬰疾病，歲久年深，種種沈痼，血氣肌肉，耗削無餘。僅有形骸，艱保絲命，勞傷虛損之極，以致心疾轉劇，神不守宅，眩昏眩，尋常無故，鬱結憂疑，鳥聲人語，往往怵惕驚恐，強抑倥偬，必至喪心。每每悶慮，惴惴保持，筋力竭盡，運步則喘乏頓仆，神思昏錯，遇事則失前忘後，脹滿濕腫，胃傷痰壅等病，往復迭侵，防護不給，節加之暑證，腹疾暴發，兼以上吐，吐出鮮血，臍腹絞痛，三焦痞閉，撐悶欲死。自是脾胃虛弱，專不思食，食亦不消，日益羸瘠，膚色萎黃，困殆綿悒，本以重病，添此毒證，指期差復爲難。緣此起發，不前，上去不得，悶迫無際，爲白良余，臣矣。職乙良，遞罷爲白，只爲詮次，以善啓云云。

辭免 召命狀辛酉二月

臣於去正月十五日，祇受承政院書狀內，以天使出來，令臣乘馱上來，事有旨，臣聞命震越，無地容措。臣猥劣無狀，身抱勞傷之病，心纏虛損之疾，今

至三十餘年。寒暑勞役。動輒大發。輾轉沈痼。屢瀕死域。遂成廢人。上負國恩。前後非一。去戊午年上京時。道傷所致。病勢極重。在職五六朔內。出仕未滿十日。曠闕惶窘。不得已。受由下來。還仕不得。再三乞辭。寬典不罪。命遞工曹。猶叙同知中樞。今至三年。無由謝恩。又無辭避之路。徒積兢悶。玆被下召。庶幾因此上去。謝恩。私竊祝幸。次適聞同生有喪。急遽而往。馬驚墮落。冰澌水中。衣裝盡濕。因觸風寒。右臂戾傷。痛撼一身。寒熱進退。互相攻注。氣血不運。手足頑痞。諸證並作。熨藥治療。俟得少差。刻日上途計料。非但差復無期。重傷之餘。木疾乘勢。日久益甚。膚汗體慄。消削萎穢。如不能終日。心疾尤劇。晝則瞽悶。松檟夜則寢驚。夢愕。往往喘息奄奄。空塞不通。良久乃續。危淺之命。莫保朝夕。委篤至此。強扶起發。冒犯風雪。顛頓道路。斃仆逆旅。無及於球活。以此慙怯。前卻將發。復已。臣伏念。以如臣垂死形骸。華人所見處。忝備使令。非所敢擬。因而謝恩。亦不得遂。仰慙俯慄。罪當萬死。臣竊祈聖朝察此危迫之懇。追寢前命。其曾受同知中樞之職。并賜鐫罷。容使微臣。苟延時月。畢義隴畝。爲白。只爲詮次以善。啓云云。

辭免同知中樞府事狀一三乙丑

小臣往在己未春。以工曹叅判。受由下鄉。因宿疾加發。上去不得。呈辭得遞。未幾猥蒙上恩。除授同知中樞府事。只緣身病如前。莫由趨謝。至辛酉正月間。

天使將來。外方文臣循例收召。臣名亦在其中。時方寒疾劇苦。扶鼻上道。觸犯風雪。爲白在如。中路斃。丁寧乙仍于。具由籲陳。因并乞辭同知之職。已而承奉下旨內。許且停行。聖恩如天。感激無地。非臣糜粉所能上報。惟辭職一事未蒙俞允。自是以後。荏苒歲月。至于今日。犬馬之齒。益以頽暮。久遠嬰疾。歲歲加重。前年秋。又發風濕病。脚膝痿痺。運步艱蹇。往往一身氣血。全不通貫。冬來變爲寒疾。痰氣塞胃。五臟百骸。更迭受病。冷熱相激。治藥難施。至今種種病狀。不敢具悉。仰瀆天聽。臣每欲陳狀力辭。則疎遠煩瀆。積深惶恐。如欲奔走上去。則病身如繫。起發不前。稽淹恩命。至於六七年之久。狼狽窘蹙。久而愈甚。罔知所爲。徒然伏俟。彈駁之至。何意因循。迄又漏網。臣竊伏念自古人臣。陳力就列。則鞠躬盡節。老病曠闕。則乞身放退。此外更無他道。臣獨何人。身廢田里。名忝班列。揆分責義。罪當萬死。如此叨竊。終若不解。危淺之命。一朝溢然。負罪抱恨以死。身雖入土。不能瞑目。爲白乎去。日夜憂惶。無所容措。玆敢冒昧上陳。謹席稿私室。以俟威命之下。且臣病難仕。人人所知。臣職當罷。國言皆同。如蒙下問。微臣憫迫之情。物論訾嗤之實。可以得徹。睿鑑伏乞聖慈。特賜矜軫。臣矣。前受同知中樞之職。許令鐫罷。庶幾微臣得以安分守病。畢義歸盡。爲白只爲云云。

辭免同知中樞府事

召命狀二

丙寅正月

臣於今月十四日。祇受有旨書狀。以前工曹叅判。召臣。續奉除命。又授臣同知中樞府事。皆出特恩。臣不勝驚惶感激。無地措躬。臣去年夏。始蒙遞開之命。天恩罔極。而身病則有增無減。至于冬末。寒疾重劇。腰脅掣痛。轉動不得。冷痰塞胷。咳嗽痞結。羸瘁骨立。日益困憊。不意承被召除。既難稽命。又怯觸寒。遲徊累日。強扶登途。適值大雪凝沍。虛極一身。風寒逼骨。勞證峻發。遍體疼痛。心氣松極。虛汗自流。常有發熱之狀。氣息奄奄。如不終日。強爲扶曳前途。日日危劇。消剝摧殘。溢死丁寧。小臣猥以微賤。厚蒙國恩。患病相仍。無由報效。反以此故。處身迂滯。竊取虛名。欺瞞一世。至於上誤宸聰。恩命狎至。又緣此患。每不能奔走供職。臣罪當萬死。誠所甘心。第以忝被異眷之餘。顛沛道路。棄命草野。實爲玷累。恩旨爲朝廷羞。傳笑四方。加于憂窘。罔措。伏乞聖慈。矜憫危懇。還收召命。依前遞職。仍賜退歸。庶幾微臣。歸死故土。獲遂首丘之願。焦渴仰禱。右辭緣詮。次以善啓云云。

辭免同知中樞府事 召命狀三月

二月

本月初十日。臣於豐基郡。祇受有旨書狀。內不許臣辭職。停召之請。令臣善調。徐徐上來。仍遣內醫官延壽。聃診病。并賜以良藥種種。玆實負罕非常之禮。出於萬萬不意。震怖惶惑。罔知攸措。臣因竊伏念。自古人君。將此等盛禮。得其人而施之。合宜誠爲美事。如臣庸陋。最出群臣之下。曾溷仕路。位至二

品。絲毫莫補。疎短百出。舉世皆知。萬日難掩。不知何故。致誤聖朝。乃以無前之事。遽施最下之流。臣若徒以貪慕恩榮之故。犯分忘慚。不顧禮義而進。則一時清議。萬世正論。謂聖朝此舉爲何禮。謂小臣此行爲何義。招虞以旌。虞不敢往。禮愚如賢。愚豈敢往。設使在微臣。不足掛論。所不可不惜者。朝廷事體。故聖上垂意之勤太過。愚臣冒進之罪益大。况小臣老孱之身。百疾嬰纏。前後悉陳。今次醫官亦已洞診。咫尺天威。敢有欺罔。且爲人臣子。所以事君。父效忠勞。惟有此心。心苟受病。將何以事上。將何以從政。小臣百病之中。心病尤重。靜處稍可。少有勞動。行役輒至重發。頃因道勞。虛損之極。方苦此病。適添駭憫之迫。日夕憂惕。悸恐欲加鎮寧。愈更松慳。若此不已。將不得保性情爲人類。以死尤用鬱悒。臣承命以來。強勉扶曳。艱到釀泉郡。向來諸證。乘勞並作。氣竭力盡。眩瞶困倒。更前不得。顛天瀝血。伏地待命。臣今危懇。不敢望歸田里。願及存喘。得蒙骸骨之賜。死無餘憾。臣不勝區區切蹙之望。右良辭緣。詮次以善。啓云云。

辭免工曹判書

召命狀一

三日

臣前月二十五日。於醴泉郡。祇受有旨。書狀內如前。不許臣退歸。令臣調理。徐徐上來。臣聞命。殞越益深。危憫累辭。煩瀆惶恐。無地。然而臣病非偶然。所發得之四十餘年。日深月痼。屢瀕死域。艱保至今。况今次因勞加發。仍在

旅途羈苦之中。欲其計日調治。效此積年加發之病。豈不甚難。以故自正月至
今。經涉三朔。輾轉往復。差息無期。悶望尤極。長在官舍。調病難便。乙仍于同月
二十六日。不得已安東地山寺移入。苟就僻處。席藁度日。臣又伏觀狀面。以工
曹判書填銜。而狀中不舉此事。臣又未見政目。莫測端由。惟增震駭。然又不可
無一辭以露微悃。小臣往在戊午年分。因事還朝。爲成均長官。身病已極。二
三朔間。仕日不滿四五。方懼誅罰。反有陞秩之命。爲本曹參判。黽勉兩朔。又
僅仕三日。寸無餘力。可望報效。由是惶窘。在朝不得。蹭蹬退歸。今乃無故遽
或陞選。自古以來。安有此事。設使果有之。必因物論彈駁。已有處分。不待微臣
喋喋猥陳。惟是小臣積病餘喘。皮骨相黏。面無人色。憔悴萎黃。見者驚嗟。氣息
綿延。性命阡危。每發一證。動輒疑死。稽違君命。罪戾憂恐。臣之情憫。非但國
人。無不見知。天地鬼神。所共監臨。伏乞聖慈。特垂矜察。賜臣骸骨。仍依去
年四月二十日遞。臣同知指揮。置臣無職之地。庶少延保。畢義歸盡。爲白只
爲詮次以善。啓云云。

辭免工曹判書

召命狀二

三月十日

本月十三日。臣於安東地山寺良中。祇受承政院書狀內。毋敢求退。安心調理
上來事。旨。小臣愚闇老病。從仕不得緣由。曾已反覆陳達。今不敢縷瀆
天聽。小臣迂濶固滯。濫蒙大恩。罔知所處之宜。罪當萬死。臣前以從品亞卿

之職猶不堪當。退辭累年。始蒙許退。天恩罔極。今乃無故遽陞正品。爲六卿之職。臣若不顧前後。冒昧進受。辭小受大。以退媒進。其爲巧詐污賤。難可形言。假令小臣微眇。不足與論於禮義。不知聖朝見臣如此。見利忘慙。喪其所守。何取於臣。而必授以高官重秩乎。臣伏觀前古人臣。有如此者。當時不恤而進用。卒至敗壞天下者。有之。臣雖至愚。誠不忍效其所爲。况雖微官末職。必計其資歷功勞。而後陞職。是爲例事。小臣前爲本曹參判。僅仕三日。今進爲判書。非徒古今絕無之事。深恐國家爵賞之典。自此隳紊。誠非細故。因竊伏念。臣以積病沈痼。待命三朔。憂惶加病。差息無期。節新除職秩。揆以義分資歷。一無可受之理。如此留連待命。猶有覬望叨進之意。臣罪尤重。仍次留待不得。惶恐無地。右辭緣詮次以善。啓云云。

辭免知中樞府事 召命狀

七月九日

臣去四月十七日。祇受承政院書狀內。因臣懇辭。姑遞臣本職兼文翰之任。仍授閒官。令臣安心調理。待病勢差。愈上來事。有旨。臣以至愚極陋。荐被誤恩。獎擢超躡。降旨重疊。道病顛沛。累辭不獲。方懼雷霆之威。復忝文翰之任。非但臣心震越。愈蹙。凡在物情。莫不駭恠。旋蒙聖度包容。離明曲照。既寬罪罰。加賜矜軫。許令并遞兩任。處以優職。隆恩洪造。莫與倫比。感激兢戰。無地容措。爲自置。臣心疾勞疾。得之三四十年。後來加以脹痞痰飲等病。歲

增月益合成沈痼寒暑風濕觸目勞動一切無堪動輒加發發必危革乙仍于前矣四次至前赴召命或留三四年或四五朔爲白良置並只廢仕尸祿慙負國恩而退爲白如乎今年段犬馬之齒將近七十積病加老形神氣力無復支持顛沛來歸憂慄增病委頓困憊枯竭虛損心忪腹痞往往昏眩欲仆諸病迭乘伏俟溝壑之填望絕差愈之期緣此未能奔走上去臣之無狀至此尤極異恩殊渥終未仰承臣罪當萬死無以自贖叱分不喻前矣二品從職段置冒濫空得玷汚名器莫甚爲白去等况今資憲重加知事准職豈當無故躐躋且因辭免而得進爵士風益猥輕王爵而授匪人國典愈墜所關極重非臣得私茲敢不避斧鉞之誅復陳螻蟻之悃臣惶恐昧死歷代人臣或老或病不論官大小皆許致仕至於祖宗朝猶然欲望聖慈深察愚衷特令該曹將所陞資憲加與節次除職並皆收還改正仍以前職秩依例致仕置之散外庶幾上謹朝廷與奪之柄下遂微臣愚分之安悽悽至願不勝懇迫切祝之至右辭緣詮次以善啓云云

禮曹判書謝

恩後辭免啓

丁卯八月一日

小臣身病在外前年四月知中樞府事除授只緣老病委篤控乞辭免雖未蒙允亦不加罪天恩固極今年春以天使時製述官下召強扶上來觸熱加病入城三日未及謝恩而遽遭大喪攀號痛迫之餘積勞重傷元氣

萎敗日益困憊，脾胃證兼發，專不思食，食亦不消，羸瘵骨立，心氣虛損，恍惚
怔忡，失前忘後，狀如迷罔之人，僅續絲命，衆所顯知，不意銓曹擬除本職，臣聞
命驚惶，罔知措躬，況本曹典神人司教化事，大交隣，職務繁重，如臣悞陋不文，
加以重病如此，決不能堪任，請遞臣職，以授賢能之人。

再 啓 同

再 啓 惶恐，臣自少得羸瘵虛勞之疾，今至四十餘年，歲增月益，一身血氣，消
損枯渴，頓無筋力，可堪從仕，慙負兢惶，每乞辭退，往往雖蒙 召還，如前不能
供職，又至退歸，臣之無狀如此，罪不容誅，在 先王朝，尚用寬典，反以虛名，累
加爵秩，至前年春，陞至工曹判書六卿之列，任大責重，決不可以尸素冒處，味
死辭免，蒙 恩得遞，今臣老病，甚於去年，本曹任重，倍於工曹，前日工判之任，
猶不堪當，今於本曹之重，豈敢冒處，方今 新政禮文，及三都監儀式多端，皆
在本曹事務方殷，一日不可無長官，請亟 命遞臣職，以授賢能之人，仍 許
臣致仕，放歸田里。

禮曹判書病告乞免狀一

日二

臣矣段，多年痼疾，以節因勞加發，元氣傷敗，日益萎蕪，肌肉消瘦，僅存皮骨，虛
損迷罔，困殆委篤，強亦出仕，爲在如中，勞動倥偬之餘，發熱上氣，不日之間，摧
殘以盡，絃如至爲憫迫，爲白良忝，臣矣職乙良，本差爲白只爲，詮次以善 啓

云云。

禮曹判書病告乞免狀二三日〇第

狀三日〇第

臣年垂七十。百病纏綿。屢瀕死域。軀命如絲。頓無筋力。可堪奔務。雖有犬馬之誠。無由展布。冒濫尸素。其罪尤重。逃祿歸耕。庶免邦憲。小臣抱茲哀悃。三十餘年。更歷三朝。凡四次退歸。四蒙召還。每還從仕之難。倍甚於前。不得已又退歸。至于去年。臣病愈深。國恩益重。惶恐窘迫。萬死乞辭。伏蒙先王。曠度含垢。矜恕不問。聖恩如天。微物得所。不意今年。復以製述官。下召。每辭極難。強扶入都。甫過三日。遽遭罔極之變。蒼黃顛倒。病不支吾。禮判除命。適會茲時。一日不能出仕。至於辭避。方今離明繼照。萬物欣覩。此正臣子效忠宣力之秋。而愚臣沈痼癘殘。百廢無狀。乃至此極。無功而食於上。古人以爲不恭。不能而不知止。周任譏其焉用。臣將何顏面。貪昧恩榮。不能而不止。上以羞辱於清朝。下以汙壞於士風。假使臣可能從仕。前在三朝。寵渥如彼。何苦不仕而甘心窮餓。今遇新政。眷命如此。又何更不願而苦乞休致。伏望聖慈。憐臣垂死之命。察臣畢義之願。許臣致仕。俾遂歸死田里。爲白只爲云云。

辭免同知

經筵

召命狀

十月十九日

臣於本月二十三日。祇受同副承旨書狀。以臣當侍經筵。令臣乘駟上來。事有旨。臣聞命震越。罔知攸措。卽當趨造闕下。恪謹供職。况今臨御伊

始聖學日新寤寐賢傑拔茅彙征臣尤當進思盡忠同寅協贊庶效涓埃第緣臣疾病顛踣多積年紀徒以虛名致誤累朝受恩每至於不報居官輒歸於失守慙負惶窘不得已辭退如是累次罪已難赦今夏入都遽遭罔極之變崩迫奔遑之餘身病增劇形頓神澌奄奄欲盡適會蒙恩除禮曹判書新政異渥莫大於此乃不能一日供職而遞人臣之義掃地盡矣既失官守惟當速去又恐遂死於尸竊之中緣此惟怯山陵未畢之前荒忙退歸勢迫理蹙雖不獲已揆以始終之義極知闕然物論煩興歸臣罪責將不得齒數於人類臣方席藁私室省愆懲咎以俟誅罰之至不意今者聖恩寬厚包荒洒垢反加收召溫諭丁寧感激惶仄糜粉何酬顧臣罪斃重疊如前所陳今又前病重發外傷風寒內積心熱虛損松楸委篤困憊痰喘交作僅續殘命當此隆寒遠道奔馳觸冒暴發不朝卽夕殞斃中野猶不足惜萬一不死得至都下受恩不報居官失守倍甚於前上負虛守之至意下受清議之重責爲朝廷羞又必至於空退臣前後所爲無狀如此死有餘罪伏乞聖慈俯賜矜憫特許停臣召命遞臣講職仍許臣依禮致仕令臣退安愚賤畢義攏故爲白只爲詮次以善啓云云

辭免

召命狀

戊辰正月九日

臣老病昏塞百廢無堪每每負

恩罪斃深重節禮

召隆旨難以承當已拜

一疏乞 賜罷免仍請致仕去訖今以 天使時接應事有 旨書狀本月初八日祇受即當趁急奔赴第緣臣長年病身氣血虛怯心熱蘊積小遇風寒即寒疾發動冷氣徹骨顫掉滌瘁心熱上氣一時交發失治不汗則俄頃間性命難保去年此時寒疾痰喘得發數朔至苦痛幾死僅蘇今當其節前證間發因遂大發疑畏深閉固護日夜惴惴艱保今如春寒方嚴不異冬日中路遇寒殞斃丁寧冀土之命猶切哀憫加以前下 聖旨承當不得辭緣疏中一一上陳惶戰死罪席藁俟 命爲自去乎詮次以善 啓云云

召命祇受狀二

正月二十九日第一狀闕

本月二十九日祇受都承旨書狀內 令臣不以進退爲嫌上來事有 旨臣

聞 命震恐求死不得爲白置小臣矣種種無狀萬負 國恩非常誅滅辭緣段節 召除辭狀內瀝血罄陳謹席藁伏地日俟 威命之下右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召命祇受狀四

四月七日第三狀闕

小臣幸逢 聖代爲臣無狀厚誣 朝聽以致 誤恩洵加 威命屢瀆委頓昏惑久違臣隸顛倒之節頃上封章劄瀝心肝庶幾獲蒙 哀省不意蟻忱愈鬱 鴻恩轉隆本月初六日天文習讀官柳希瑞又齎捧 教書來辱下宣訖眷顧敦諭增重如山臣祇受以還精魂飛散無所投死臣重自悼責誠未上

格言歸虛飾。以至於此。罔聖欺。天罪無逃道。戰灼憂窘。靡所措躬。辭緣。詮次以善。啓云云。

辭免右贊成乞回納段香狀

五月九日

臣過蒙 宸簡累被 嚴召。由臣私義百無一堪。罄陳危懇。久未蒙 許。顛倒奔命。又復稽延。臣罪當萬死。無以自贖。只緣臣往前在 朝。無時不病。長廢職務。本合尸素之誅。偶脫天網而退。頃來 朝廷方峻治。臣僚稱病避事之罪。臣伏念諸臣。偶病一事。猶不免物論。如彼如臣。長病每每避事。從前罪犯。不可勝數。豈敢抗顏復進。以干邦憲乎。況今 天使之來。正當多事時。強進闕下。夙夜奔走。非但病發莫測。假如未死之前。告病延喘。則是重自納於避事之誅。比之前時。罪犯尤甚。臣首鼠惶惑。心病日劇。不勝憫迫之至。臣前蒙 教書內。憐臣老病。不許臣勞以職事。異恩至此。非臣敢當。然苟如 教旨。則弘化重職。宜先 許免。臣玆用伏地祈祝。日俟 恩命之下。伏乞 聖慈。曲垂矜諒。并與崇品一資。特從所願。還收 成命。於臣榮幸。糜粉何酬。臣復有私義極不安者。去三月初 天使回程後。頒賜諸臣段香等物。玆乃 聖朝祇奉 皇恩。嘉與同朝共之。一以普大慶之。及一以酬百僚之勞。而小臣亦誤忝 賜例。臣未拜贊成之 命。稱官 賜物。固難祇受。又身伏遠外。 天使來還。一無勞效。欲以何名何義。敢同諸臣。得受 賜物。前下段子一匹。香二封。謹請回納。天

楨上缺字
疑漢字

府乞 賜俞允以安徽臣區區分義之守不勝幸甚煩 惶恐久乃陳請死罪
辭緣并以詮次以善 啓云云。

乞改正崇品併回納 賜物狀一五月初十日

臣伏觀右承旨書狀諭以贊成之職臣所力辭俯從微悃 特命遞改仍以知
經筵促召事有 旨臣鄙淺無狀誤蒙 聖眷至於此極天地生成之恩何
以圖報臣卽當疾速趨赴適因私故宿病增劇心熱方苦當此炎酷觸冒上途
如以火就火極爲憫迫欲望少展日期俟心熱稍減扶曳前進庶幾免死炎程
得進 闕下以謝 恩命計料第螻蟻素忱一品濫秩終無冒受之理冀得一
併改正頃緣此事及乞回納 賜物等因復上一狀敢瀆 宸嚴伏禱 聖慈
益弘德意并 許改正收納以訖洪造臣不勝區區切祝危幸之至右辭緣詮
次以善 啓云云

乞改正崇品狀二七月四日

煩瀆惶恐臣以乞辭濫陞之故稽延 召命奄過半歲罪死罔赦頃者幸蒙
聖慈因臣僚 啓請 命遞贊成之職實是還除本品之端 眷念至此臣不
勝感激卽具狀陳懇併將崇品一體欲乞改正降居本品閒地上請去訖臣強
扶殘喘擬進謝 恩觸熱加病艱到半程爲白有置中間伏觀 除目仍以陞
品判中樞府事除授臣頓失幸望之意猶以所上書狀 入啓後從願降授爲

白乎去妄料次及至書狀。人啓尙未蒙允。臣情事乖張。進退失據。憂窘憫迫。靡所措躬。若以臣之無狀。可堪陸擢之寵。春初聞命。卽時赴謝供職。何故干冒雷震。捨命苦辭。以至淹久乎。今幸廷紳自蟻惻之所憫。聖恩示鴻私。以可許。乃復中輟不終。依前濫授。則臣前後狀疏。力陳不敢冒受之說。一皆落虛。而臣之一身。終不免爲欺天誣世之人。負竊位冒寵之罪。將何顏面。廁入朝列乎。伏願聖上洞鑑微衷。俯察守分之忱。自天所命。自天還收。如轉戶樞。何難之有。况茲免濫還本。因臣誠願。非有貶奪。何所妨礙。臣有衷曲。得天從欲。於臣榮寵。無與爲比。臣無任懇切禱祝之至。辭緣詮次云云。

乞改正崇品狀三

七月十三日

本月初十日所下同副承旨書狀內。不許臣辭免判中樞及乞改正崇品事。聖旨。臣於十三日。在忠州祇受爲白右置。臣自上途後。腹疾勞熱間發。觸冒炎熱。艱難保喘。行未趁速。叱分不喻。帶行孫息。得疾幾死中路。棄置不得。救活率行爲要。滯驛貽弊。顯犯邦憲。惶恐待罪。爲白乎彌。臣從前欺世取寵之罪。今年尤甚。庶幾因辭得免。而誠未上格。又未蒙允。更欲陳乞。恐徒增罪戾。然蟻蟻微惻。上天不阻。茲又不避鈇鉞。復有控訴。臣伏以班序品秩。資憲崇政之間。亦有一階。至爲顯重。近有邊將。率兵架入。勦除賊巢。不爲無功。朝命賞以此階。臺諫猶以過重論執。臣前無寸勞。後亡毫報。身伏窮山。不知用何義例。乃

超越此階。陞至一品乎。此古今天下絕無之事。而臣不幸逢著。臣所以仰愧俯慄。如芒刺在身。欲逃無所。欲免無路。稽命干威。顛沛窘束。今次上來。正爲中間有蒙恩降授之端。故感激趨謝。不謂因仍苟且。一進一退。兩失措躬。至於如此。臣僭率罪死。竊伏惟念。聖意得無以既加恩命。徒然收取。還授本階爲難。然崇政一秩。臣尙未拜受。非既加還收之比。今若只以資憲上一階授之。置之閒散。此非自崇政降授。乃自資憲陞秩。聖朝既足示誤獎之意。微臣亦小遂辭濫之願。以賞功猶惜之重階。加無功冒進之微臣。榮幸無比。寵渥曷踰。臣固知此階之重。於臣亦濫。第緣既誤。聖眷下辱之勤。不如是。無以奉承。茲敢妄味煩達。伏願聖鑒。矜憫愚誠。渙發德音。從願改陞。庶微臣免竊位冒進之罪。盛朝無隳紊爵典之失。豈非兩全。臣無任兢戰切視之至云云。

判中樞府事謝

恩後啓七月二日

小臣愚惑執迷。但知非分之職。不敢冒進。其於急趨君命之義。反有不遑。自前年十月後。召命荐沓。至九至十。尙復稽延。今始來謝。在法罔赦。臣不勝惶恐待罪。

再啓同日

煩瀆至爲惶恐。臣罪當死滅。聖恩寬赦。全生赴闕。瞻仰日月之光。感激銜戢。徒思糜粉。第臣老病垂死之日。身伏田野。欺世取寵。至于卿列。已極饜濫。

猶爲不足。復叨 誤恩。擢至崇品。臣之無狀甚矣。且本品則辭去。陞品則冒來。以退而賭名。復進而享利。情迹猥賤。名節掃地。臣前後疏狀。極陳其非。今若還自蹈之。遂成終身之惡。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臣雖無識。羞恥之心。不容盡喪。豈敢諉以 君命。昧受竊據。以忝辱清班。污壞士風乎。臣負罪懷慚。難於立朝。正在於此。伏乞 矜軫卑懇。特命改正。崇品還收。準職 除命。庶幾小臣得遂區區分義之守。 聖朝亦無顛紊爵賞之失。不勝幸甚。

弘文館提學謝

恩後辭免啓

五八日

文翰重任。非老病昏廢之人。所可冒據。前於丙寅年。明宗大王。以小臣爲大提學。而臣以老病。不得堪任。辭遞。今者又差提學。提學之任。雖與大提學。小大輕重。甚相懸絕。而老病不得堪任。則同。臣之老病昏廢。又甚於前日。請遞提學。擇授可堪之人。且以小臣并入。晝夕講事。傳教矣。小臣別無異事。而更爲常規外之事。惶恐敢辭。

判中樞府事兼大提學病告乞免狀

一八八日

臣心氣之疾。因事得發。挾以燥熱。徧身熏炎。眩昏松慙。念欲裁損。轉益加發。叱分不喻。每年冬寒。痰喘爲本。百病隨發。屢瀕死域。爲白如乎節。偶感涼冷。痰證遽發。暴嗽稠唾。他病乘間。往復多端。從仕不得。至爲惶恐。臣矣職乙良。本差爲白乎矣。又於本月初三日。弘文館提學兼差。臣以老病昏廢。堪當不得。方切辭

避之際。至初六日。因大提學朴淳猥謬推讓。乃以文衡之任。轉加臣身。臣不勝驚惶窘迫。罔攸措躬。臣驚材下質。加此重病。廢書不讀。三四十。年舊茫新昧。頓無記念。手生思澗。尤艱制作。往在先王。朝嘗被此職之命。臣具由控辭。至於再三。卽時蒙恩得免。今已三年。老病昏塞。日以益甚。不意誤膺重命。非所堪任。決無冒受之義。况彌如此。至重至選之任。既得其人而授之。安可以一時爵秩高下之故。而輕易改換乎。微臣至懇。伏乞將臣誤加崇政。依願改正。而授以本品資憲。則提學之任。雖有未安。臣亦不敢固辭。伏願聖鑑。曲加矜察。早賜允許。庶幾愚病微臣。得守其分。爲白乎去望。良白去乎。詮次以善啓云。

判中樞府事兼大提學病告乞免狀二八月十日

臣矣。段節身病辭職。蒙恩受由。爲白良置。數日調理。未見差息。叨處濫職。不得仕進。尤深惶恐。臣矣。職乙良。本差爲白乎矣。文衡之任。至爲重大。掌國辭命。事大交隣。撰述功德。一應制作潤色等事。無不委責。小臣老昏殘疾。精神筋力。十分削剝。耐勞忍辛。作爲文章。雖在常時。決不能堪任。况彌先朝實錄。修撰。今當開局總裁之下。論定取決。專是主文之任。臣每當冬月。痰喘寒疾。動至危劇。在前冬春四五朔間。閉門不出。從仕不得。今雖妄受恩命。不多時日。以廢仕曠職。不得已還遞之勢。朴淳段彊年俊業。應選辦職。未有玷缺。允協衆望。

一朝徒以臣濫職廁上之故。容易換差。於淳。既非重待文任之意。妄受還免。於臣。又增越分妨賢之罪。叱分不喻。其在。聖朝舉措。亦甚顛倒。右件曲折。洞加鑑察。亟令還收換差之命。仍前授任。臣淳。庶幾朝無闕事。臣各得宜。爲白乎。去望良白去乎。詮次以善。啓云云。

判中樞府事兼大提學病告乞免狀三

八月十日

臣矣。段。心熱痰涎。同時得發。再度受由調理。爲白良置。差復不得。曠日廢仕。惶恐無地。臣矣。職乙良。本差爲白乎矣。今方冬至。使文書磨勘實錄。廳開設時。文衡之任。不可一日闕員。臣本老耗昏廢節。加病如此。不能堪任。衆所共知。叱分不喻。冬月將近。四五朔至。寒疾不仕。爲白去等。莫重之任。明知不行。豈宜冒就。非但微臣不敢承當。物情皆以爲未便。臣矣。所兼大提學。并以還收換命。仍授前員。爲白只爲云云。

大提學謝

恩後辭免啓一

八月十三日

臣不勝文任憫迫之情。曾已盡達。不敢煩復枚舉。其中心疾最重。三十年前。居喪氣虛。此證緊發。幾至喪心。其後雖得僅蘇。病根深痼。少失調護。動輒復發。當此老衰。忽遭重責。如山壓頭。若崩厥角。此心戰掉。無頃刻少安。而實是心病所致。日夕憂惴。困迫抑而行之。勢將難救。敢更冒陳。伏望早賜允許。大提學改差。

再啓同

文人才分亦各不同。有館閣絲綸之文。有草野寒苦之文。臣本無文才。雖於雕篆之末。或略窺一斑。只是草野寒苦之習。何用於館閣絲綸之文乎。況於表箋儷偶之文。懵不知體制如何。古人云知之不豫。枉其才而用之。是棄人也。又云人各有能。不能上之使下。其所不能。不使強爲。故下不得罪於上。今臣授此任。枉才棄人。臣不敢言。以不知不能而強當其責。得罪曠職。羞及朝廷。勢所必至。至是而後。雖復治臣之罪而改之。悔亦無及。故臣之危懇請辭。豈獨爲私憫而已。伏乞亟賜施行。大提學改差。

三啓同

臣於文衝重任。以年齒以疾病以才分。皆所不堪。况冬寒臨迫。實錄廳所任。亦所不堪。當初收議時。大臣泛論云云。今則物論皆以爲不堪。大臣豈不聞知。伏望再賜咨處。庶使重任。早有歸定。不勝幸甚。

四啓八月二十四日

昨日傳教。心疾調理。自然平安。臣不勝惶悶。大抵心疾調理。最爲難事。十年保養。僅得粗安。一日復發。前功盡棄。一有觸著。動撓熏灼。欲以靜攝。愈攝愈甚。况文衡之任。百責所萃。何以能堪。韓愈云。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云云。韓愈以方年盛氣。猶有此憂。如臣七十瀕死之年。絲綿殘喘。心疾重發。強抑煎焦。不知厥

終何如。以此憂悶罔措。伏望大提學。亟命改差。

五啓日同

累啓惶恐。雖本能文之人。至於年老氣衰。則所作詩文。如以秃筆寫字。頓無鋒穎。鈍刀雕器。不成形制。此乃古今之通患。小臣自少不文。加以病不讀書。今已近死之年。豈能作爲文章。當此莫大之任乎。反覆籌度。決不能堪。請亟命改差。

六啓日同

如今物論。皆以爲臣不堪大提學之任。人人豈有私情於臣。而欲其任便乎。臣老病昏廢。筋力精神。決不能堪。人皆知之。故其言不約而同也。今不恤衆論。輕授重任於不堪之人。其如敗事辱國何。聖教每以爲重任。不可輕改。臣雖謝恩。前後連辭。尙未受命。卽是木員仍任。實非改命。有何難乎。請亟賜俞允。以定文任之重。

吏曹判書病告乞免狀一月已正
六月日

臣矣。段前月肅拜後。數日出仕。寒疾復發。元氣虛損。心熱轉劇。寢驚夢愕。頻頻客忤。痰壅膈痞。面發浮氣。種種危證。怯寒愈甚。伏俟邦憲次。不意濫蒙恩命。吏判除授。非但身病深重。趁時出仕不得。臣往時未經本曹郎官。一應銓法。朝章全然未嘗諳鍊。近年長在遠外鄉村。一時人才物論。矇然不知東西。莫大重

任。如臣庸謬。加此老昏沈痼。豈敢忝竊曠廢。以累 聖治。臣不勝惶恐窘迫。無地自容。臣矣職乙良兼帶 經筵春秋。并以本差。

吏曹判書病告乞免狀二正月十日

臣矣身病段。偶然得發。例不喻。歲月積久。節因寒加發。日益深痼。差息出仕。指期為難。為白乎彌。老衰昏眩。心疾健忘。今不記昨。夕已忘朝。白黑溼滑。茫味不分。為白去等。一國許多人物官序。將何以銓量低昂。注措得宜。以弘裨 盛治之萬一。非但臣心。自不敢當。朝論巷議。皆以為不能堪任。 經筵史局段置。久廢隨參。臣不勝憂惶憫迫之極。臣矣新除吏判職乙良兼帶 經筵春秋館。并以本差云云。

吏曹判書病告乞免狀三正月十日

臣矣段。從前每職辭避。負罪惶恐。二品 除職。臣所素願。臣若可堪其任。何敢僞辭。以自重其罪。只緣臣性本愚劣。不通世務。老病昏眩。臨事茫味。不知所措。如當事任。必見狼狽。負 國陷身。故前日貳相文衡等職。皆不敢當。幸既蒙 恩許免。况此天官之職。掌 國大政。銓序人物。至重之任。今若不辭冒處。至於用捨顛倒。 朝政日非。病 國害治。然後從而受罪。臣雖萬死。何益於事。當初 朝論。非不知臣不堪。但以循例姑試充擬。以致 誤降恩命。臣豈敢知非妄受。自干邦憲。臣不勝憂迫之至。臣矣見除吏職乙良兼帶 經筵春秋館。并以

本差界之散地庶得少安愚分爲白只爲云云

判中樞府事謝

恩後辭免啓

正月二十日

臣老病竊位長負罪過近日則負罪之中又重得罪臣自去年濫陞崇班雖辭避不得苟充其位降授次品之職每每懇乞至於近日得授次品則又以不堪其任不得已辭不敢受小臣病廢衰朽無處合用進退失據無狀已甚數罪降黜分所宜當不意寬典非惟不罪乃反陞授前職與臣前後辭受情願大相乖戾臣不勝慙懼跼踖之至前日所願則今反辭避今所復授則前所苦辭臣若冒處物論必不容臣伏乞聖慈俯鑑危悚亟命鑄罷臣職庶使微臣免罪安分亦使盛世士大夫廉恥之風不至於因臣壞滅不勝幸甚

乞致仕狀

四月

臣自二月晦前謹詣伏闕門外請乞致仕

賜骸骨歸田里連上四箚尙闕

俞音及至三月初四日猥被引見仍復披肝瀝血罄陳危懇乃蒙允許

拜辭而退茲蓋實由天鑑昭臨於臣老病情惻矜軫有素所以面陳之口

重有惻於淵衷特賜恩命如是殊優至如小臣從前竊位負國之罪皆

置不問俾臣得以洒咎脫愆歸遂畢義之願盛德洪造與天無極加以私歸

驛送寵渥負感椒糶米豆錫賚便蕃在臣涯分尤不堪當既難辭避無路

報效徒增惶懼感激之至竊伏惟念臣既蒙恩退閒微賤姓名尙廁班簿身

在田野職叨王官揆之義例極爲乖舛又况講官至重史館至嚴遠外瀕死之臣何敢仍帶以慢壞朝廷設官嚴重之體伏乞聖慈曲賜諒察渙發德音依前陳乞所援大明薛瑄不準一歲致仕例許臣以致仕二字則雖以本職在野不爲有嫌如或未然伏請本職兼職須令一併改差庶幾聖朝無天職之曠愚臣免邦憲之罹臣不勝祈幸祝望之懇右辭緣詮次以善啓云云

辭免校書館活人署兩司提調狀

庚午正月

臣前年三月得賜退歸後臣矣本職判中樞府事兼知經筵春秋館事等乙上章辭免仍乞致仕誠未上格未蒙允許惶恐煩瀆更不敢辭免陳乞奄逾一年臣罪至重爲白置今臣犬馬之齒適滿七十乙仍于引年致仕具箋陳乞上聞日夜祈懇庶蒙恩命之下則臣矣本職兼職段自有故事叱分不喻臣前日冒忝校書館活人署兩司提調乙良置自當遞免不須別具辭免是白在果小臣當初妄意上項兩司提調乙臣身既退銓曹應卽啓遞爲白乎去錯料一不舉陳辭免爲白如乎節始得聞知迄未遞差以致經年闕員曠廢事任所係亦甚非輕臣不勝惶恐待罪辭緣詮次以善啓云云

召命祇受狀

二月十日

今月二十日祇受同副承旨書狀內不許致仕之請亦不遞職仍令乘駟上來事有旨承命震越罔攸措躬除臣老病深重奔命不得當別具箋陳乞

一本四
下有十

致仕外謹席葦私室聽候誅譴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乞致仕狀四月四日

臣於前月中以年至病深上箋乞致仕日望 恩命之下本月十一日祇受承
政院書狀內具述 聖眷不替下諭諄複至引 先朝不致仕典故不許臣致
仕令乘駟上來事有 旨伏讀狀辭驚倒隕越無地容措臣庸謬無狀最出群
臣之下欺虛躐爵尸竊負 國臣所以冒萬死求退不過萬分之中少免欺天
之罪而况既退之後適丁告老之年苟於此時未蒙 天恩臣慙負 聖朝之
罪至死何逃且 先王故典實謂其人進退係國家輕重之臣如臣進忝 朝
列之時責重如丘山補益無絲髮區區鳧鴈不足爲有無何係於重輕今若不
顧前後既去復來更爲賢路之妨是以迷臣之故致誤 聖朝之舉措傳笑四
方貽譏千古臣雖欲聞 命奔走義不可得累乞休致之忱又不容中止憂窘
惶惕罔敢縷陳伏乞 聖慈矜察愚懇容遂微分收還 召命許令臣依禮致
仕庶幾上有先王退人以禮之美下得臣子事君有終之義不勝危幸切祝之
至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辭免 召命狀四月十六日

臣今月二十五日祇受右承旨書狀內不許臣乞辭令臣斯速乘駟上來事有
旨臣承 命震越窘迫靡措臣既以老病不職蒙 恩退歸今則七十已滿

身病日益深。昏愚日益增。冒受異寵。忘慙復進。以致身罹敗闕之罪。爲聖朝羞辱。萬無其理。是以嚴旨之下。未由趨節。援禮告老。執迷望恩。臣惕厲焦煎。心熱轉劇。往往恍惚眩瞶。語言錯繆。竊恐多致妄發。不能罄陳。惶戰無地。石辭緣詮。次以善啓云云。

乞致仕狀

九月二十四日

臣前蒙調理上來之命。今已五朔。老病沈痼。日以益深。差復無期。未有上去之望。惶窘罔措。伏俟嚴譴之至。竊念微臣。旣已蒙恩退歸。年又七十。疾病纏綿。死亡無日。於此之時。未遂致仕。更待何時而可。且臣本職樞府。雖云閒地。

王爵至重。天工人代。茲豈賤陋愚臣。所可遙忝兼帶。經筵春秋館論思。

顧問之重。實錄編摩之任。微臣安得在外而久竊。聖朝亦豈合等棄於草野。自古及今。未聞有如此之事。臣心憫迫。非出於矯飾。臣雖以糞土之蹤。蟻蝨之微。猶願得齒於聖世人士之末。今乃狼狽拘束。以至於此。身退而名在。朝班不仕而猶據天職。名實乖舛。廉隅喪盡。負國褻天。罪不容誅。仰愧俯慄。獲免無路。去春夏間。再度上箋。三次拜狀。血誠顛訴。乞賜休致。皆未遂願。最後召旨中。雖幸許令調理。義所難安。尤不敢諉。此因循誠切危懼。不能弭抑。茲復具箋。控陳謹席。葦私室伏候恩霈之下。日夜無任祈禱。竭蹙之至。又如校書活人兩司提調。以臣之故。累歲闕員。非但在臣之義。負罪萬萬。其於虧損。

國體撓壞政典亦甚非輕伏乞 聖慈矜惻愚懇 特許依禮致仕前項兼職提調等一併木差庶幾微臣未死之前獲免罪責瞑目入地以畢臣子之義爲白只爲詮次以善 啓云云

書契修答

禮曹答對馬島主宗盛長

使來辱書尊體佳福忻慰良多惟書中所訴十餘條雖足下言之懇勤望之急切俱係違碍事理難於啓稟在前此等之請旣喻以未副之意不啻諄複顧足下不諒不能以義制欲而有分外之望所以復有此紛紛之云爾往者貴島之於 國家不無負犯而能悔過悛心奉琛納款修其職守故 大朝亦以如天之仁揜瑕錄善字小施恩凡所以接待濟恤之道無不曲盡爲足下計惟當感戴洪造益思報效之不暇今乃玩恩出分不顧金石之約惟所欲是求強聒不舍期於必得無乃有乖於事大畏天之義乎賜米太一百石非無故減之也當初許和時各隨其船之本例商議裁減已成歲額之數亦云足矣今不可加請也 大明商船之往來日本者與我境初不相涉設或有之我國之關防固已備至其涉於貴境者貴島自當爲之捍禦意豈專在於我乎而乃敢指此邀功於我必欲五船之還受商物之滿貿以爲鎮海捍賊之費其爲巧譖斷可識矣况五船不可許滿貿不當請前已反覆論諭今何以異於前乎歲遣之船往來

絡繹。如有欲言之事。附之歲船。自可相通。豈必更有特遣船耶。授職倭人年久者不接。非獨貴島之倭爲然。乃授職諸倭通行事例。今豈可爲足下一時之請。而輕變其舊約乎。大中小三船差等。格倭限數。非自今始。載在約條。水柵之立。薺浦之塞。亦設險守國之常道。國家雖以恩信待倭。豈宜并與藩籬而可撤乎。況今合待釜山。自無患苦於貴島。何必欲通薺浦之路乎。譯官李貴清前因本道監司請罪。已下獄除名矣。顧其所犯。無甚關於貴島。及其懲艾之後。不宜終棄。故復其任耳。今乃舉日本倭人之事。多肆憤狠。至謂朝議之翻手。何言之傲悖而不審耶。國家用法有常。豈以足下之私憤而有加乎。至於庚戌歲船之後。至者勿接。而移計於次歲。此非新法。亦非獨貴島然也。其他歲一來朝之船。年條不及者。一體勿接。曾已約法知會。故庚戌後至之船。遵此約而處之。足下不念前約。不思反己。而徒懷恨望。其可乎。大抵爲下者。當謹修其職貢。不敢干紀而希恩。爲上者。當勿替其懷來。不宜越典而濫惠。然後上下之道。得而無患矣。今有欲輒求。不得則恨缺。固足下之失道。若苟循無厭之請。縱使作過。或至難容。則是亦大朝之誤足下也。故不得不以信義裁之。約條處之。非有所斲於其間也。進上大刀丹木。照數啓納。循例回酬虎皮。啓付回使。至可領納。不宣。

伴來辱書。德履綏勝。良慰良慰。進上大刀丹木。謹已轉納。但來諭懇祈約條之改。且以胡椒丹木商買爲請。夫我國之於貴島。但有歲例賜物。而商物貿易。則在前所無之事。往在庚戌年。貴島欲以胡椒若干斤來買。朝廷俯徇遠情。權許略買。此乃一時之特恩。後不當援以爲例。而有頻煩之請也。故辛亥之再請也。既諭以不可從之意。不啻丁寧矣。足下何以僥前恩。違舊條。復以此冒請乎。此決不可開許也。且我朝以貴島世效忠勤。鎮守海服。勞績可嘉。故歲有賜物。恩數優渥。無以復加。既爲之明立約條。彼此之間。當永遵守。堅如金石可矣。今足下乃以濫溢之求。欲壞畫一之條。何可得耶。願以足下意望之厚。大朝不欲徒然而拒之。故歲賜米豆一百石外。特賜米豆并三十石。至可領悉。今後商買之事。永勿來請。歲朝之倭。不及年限者。雖不關利害。亦係於情弊。故以次年條推移待矣。今亦以足下之言。雖有不及限者。當照舊許待矣。譯官李貴清之罪。朝廷既以國典治之。曾已節次諭知。此何等細故。而至今強聒不置耶。非惜一貴清也。罪不可再治故耳。足下其思之。諸島倭人。通結明商。既作耗於上國。亦漂犯於我疆。若此奸賊。豈曰常無。亦豈曰常有。當其無也。勿譁張以要挾。及其有也。實通報而捍禦。此貴島事大以誠。竭力效忠之道也。可不勉哉。可不勉哉。歲遣船點數船夫。雖載約條。事涉猥瑣。今從優假。勿令如前點數。凡此皆滌垢酬功之意。出於尋常萬萬。惟足下思畏天之道。戴包荒之恩。毋

蹈前非。益勵忠節。勿煩違約之請。永享維藩之福。豈不幸甚云云。

禮曹答日本國左武衛將軍源義清

使至辱書。承鎮候康廸。忻慰無量。往者尊先祖之於我。朝嚮風慕義。通修信好相驩也。而中間閔然不繼。頗用爲訝。今足下嗣德追先。乃欲復修舊好。遠涉鯨波。遣使致禮。其意甚善。敢有不承。來獻禮物。謹已轉啓收納矣。第所諭壬子歲出來宜春西堂事。則不然也。今請概舉其所以不接之由。足下姑徐而審聽之。彼時宜春既稱貴殿使价而來。若其奸情謬跡。不至大顯著。則在我朝世好之義。豈有不接之理。顧以宜春不獨變易名字爲可疑。彼於其前。以小二殿使送致命回還。旋即稱貴使以來。據自此發去之日。考自彼再到之時。纔若千月日耳。前使不可不躬報。後使又不可遙授。其海陸之往復。日月之淹速。萬萬不相及之勢。彼無縮地之術。寧有萬回之能。朝廷用是爲疑。遣禮官譯審。則宜春所答。遮前露後。欲巧反拙。卒之辭窮面赧。而不能辨矣。往在再去辛卯年間。有西華西堂者。齎貴殿書契以至。我國接待遣還。及至甲午歲。國王使正球首座之來。國書稱前此巨酋通信人等。皆是中間詐僞云。於是始知西華之僞來。乃於正球之回。備情通報。想於貴國典故內。具載之矣。夫西華之僞。發於後時。宜春之僞。覺於當日。發於後時者。固不足多辨。覺於當日者。尙可以貴使之禮接之乎。且國莫重於信。禮莫大於名。名者何。實之對也。彼宜春名爲貴使。而

其實之不掩如彼。雖欲接待。如禮之不順何。不順於禮而強待之。是不以誠信接使。使乃欺使。使以欺貴殿也。兩國交好。信使往來。而以相欺爲禮。其於守國之道。何如也。此非特我朝之所斥。謂亦貴殿之所大惡也。故其時廷議。不接以使禮。而猶以泛倭待之。所過館穀及過海糧。無不贍給。豈有使之飢窘者耶。意或宜春。忿不遂計。不待糧至而徑去。此則非朝廷使之然也。然亦由我鎮將不及周旋之所致。故卽追究鎮將。而重治罪矣。今惠書懇復累數百言。謂我棄禮之本。違古例。不接來使。雖所以見責之意。則當矣。然我國前承國王諭。知西華之詐狙。又灼見宜春之跡。與西華無異。故欲爲貴殿發此僞濫。將以正名責實。堅守國信。以爲永世相好之道耳。我國固非棄禮。亦非不愛禮。足下何不諒之深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春秋大一統者。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大明爲天下宗主。海隅出口。罔不臣服。亦貴國之世修朝貢者矣。其限年許朝之命。雖未知因何而有。此以勢料之。閩浙奸民。駕舶越海。與貴境之人。射利交通。致啓爭釁。互爲邊害。此乃大明之所大禁。豈故縱之使然哉。貴邦不務戢諸島交通之非。而反斥大明不施仁義。豈不誤哉。伐國之間。不及於仁人。况於千名犯義。以侵上國之地乎。我國但知樂天畏天。其他非所聞也。示喻倭船之往來上國者。若漂到我境。冀欲全活。是則然也。我與貴國。世篤隣好。貴國之赤子。亦吾之赤子。若漂到倭人。去兵呈身。明控來由。則非唯無殺。亦當資給護

還如其不然。悍然執兵。出沒烏浦。剽劫爲事。不肯委命吐款者。則顯係海賊。各邊鎮將。不得不登時勦討。茲固約條之所嚴。而貴邦之所明知也。其審圖之。商物之貿。自當有紀。適又因歲失稔。費出不贏。雖欲勉副厚望。不可得也。只許綿布一千五百匹交貿。良用缺然。餘祈珍重。不宣。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九

書

答韓巖李相國

賢輔
己酉 ○

伏蒙令慈賜書誨諭兼示辭狀草及漁父辭等仍審台候萬福不勝感欣瞻賀之至伏見辭狀草辭簡而義明禮恭而情懇上以盡忠愛之誠下以遂退閒之願雖有遲延之恨不爲病也而真足以使人仰德而起敬聞風而激懦以此報國酬恩亦已多矣何必不度禮義聞命奔走而後可以盡事君之道乎況近日形迹果爲不留之計惟不得擅離故淹留過日以待監司之所處茲承指迷之勤惕然有改圖易慮之意然一去一留跋前疐後莫適所從不知如何而可也衝中無人雖似寂寥然適爾如此況之去住實不係於此事也且此邑非大路傍輪蹄輻輳之比詞訟又不至煩劇雖謂養病之地可矣但以況羸瘁之疾日益歲增豈惟自悶人亦知澁不敢從吏役也氣且枯損精神昏憤臨事茫然昨之所爲今日已忘朝之所令夕已不省本領既如此政之日紊何足恠也朝旨惻怛視民如傷而恩不能下究閭閻愁痛轉徙流亡而寃不得上通皆守令不職之罪號令不行催科不及簿書多闕謫責沓至上不能事乎上下不能使乎下中不能護其身傍不能濟親舊之急猶冒居其位貪食其祿此澁所以不

跟下一本
有也字
有急下一本
有而字

能一日安於心而欲去之速也。豈有矯激希慕而欲爲不近情之舉乎。至於書末云云之戒。尤有以見垂憐之厚。欲令愚拙微蹤。獲保其終之盛意也。澁雖謬計。亦嘗慮及於此矣。然於朝則動輒辭病。於外則忍病久處。竊恐緣此而反招人疑怒也。故爲澁之計。不問在朝在外與在家之日。苟遇病深則可辭。病稍歇則可仕。若是庶幾已直而人釋然矣。如何如何。蓋澁之仕否。非敢論禮之如何事之如何。視身病輕重爲去就。故其迹或似固執。或似無端。或謂之矯激。或謂之濡滯也。一病爲一生之患。人非不知。而不免於疑謗。澁之處身。其亦難矣。近日賤累之遣。固爲無端。其實病深。不得已爲歸計也。監司在遠。待報遲回之際。公私事故。互相掣肘。邑中之人。君子論說紛紜。以義見責。爲不當去。小民咸咨怨以爲不恤我穡事。不念我輸債。敦我以迎送之弊。澁固已不快於心矣。又家兄來月旬間。自湖西來省丘壠。已請于朝。而書告于澁矣。相望數旬。而澁先去郡。亦有未安之私。正如去年丹山之事。不意猥蒙大人之記念。辱加諄諄。又如此。澁雖固陋。寧不感動周旋。思所以承教意乎。呈辭回音。朝夕且至。得請則當去。不得請則欲觀病勢而處之。若此則將至於濡滯。而衝風烈寒。過冬之難。又可虞也。此所謂跋前疐後。不知如何而可者然也。漁父辭去春。與任城主所議者。誠不穩愜。誠爲叨僭。其後自龍壽寺寄柬一本。謹以承見。但以前日妄改爲悔。故不敢輒有回稟。今來所定章次及短歌新作一闋。皆勝於前日之所

示可歌而可傳者也。因此又知江湖之景。風月之清。漁釣之樂。天所以餉高退之境。自世俗規規者觀之。不啻黃鵠之與壤蟲。固不得窺其涯際也。跋語何敢輕易爲之。惟當楷寫以上。尙有欲稟之條。俟後日面承提警而後爲之也。山紅水綠。正好陪賞之時。又有令孫氏之招。敢不趨拜。得請則固可及矣。不得請而濡滯。則當待見來而偕進。其前恐未暇。又作往來也。俟罪俟罪。惶恐不宣。

上沈方伯

通源

○

豐基郡守李滉謹齊沐百拜上書于觀察使相公閣下。滉疾病鶩鈍。守職無狀。輒有愚懇。敢效一得之見。伏以郡有白雲洞書院者。前郡守周侯世鵬所創建也。竹溪之水。發源於小白山下。流經於古順興廢府之中。實斯文先正安文成公裕之故居也。洞府幽邃。雲壑竊窅。周侯之理郡。尤以興學育才爲先務。旣拳拳於鄉校。又以竹溪是前賢遺迹之所在。乃就相其地。營構書院。凡爲屋三十餘間。有祠廟以奉享文成公。以安文貞公軸。文敬公輔配之。而旁立堂齋亭宇。以爲諸生遊處。講讀之所。掘地得瘞銅若干斤。買經史子集百千卷以藏之。給息米置贍田。使郡中諸生員主其事。郡士金仲文幹其務。招集學徒。四面而至。勸獎誘掖。不遺餘力。旣而周侯去郡。而文成之後。今判書公珪。適來按道。謁廟禮士。凡所以增飾作養之方。極盡其慮。役隸之充。魚鹽之供。無不措畫。使之永賴。自是監司之來。亦皆加意於此。而獎勵之。無敢忽矣。夫書院之名。古未有也。

昔南唐之世。就李渤舊隱廬山白鹿洞。創立學宮。置師生以教之。謂之國庠。此書院之所由始也。宋朝因之。而其中葉猶未盛。天下只有四書院而已。渡江以後。雖當百戰搶攘之日。而閩浙湖湘之間。斯文蔚興。士學日盛。轉相慕效。處處增置。雖以胡元竊據。猶知首立太極書院。以倡天下。逮我大明當天。文化大闡。學校之政。益以修舉。今以一統志所載考之。天下書院。總有三百餘所。其所不載者。想又多也。夫自王宮國都。以及列郡。莫不有學。顧何取於書院。而中國之所尙如彼。何哉。隱居求志之士。講道肄業之倫。率多厭世之器。競抱負墳策。思逃於寬閒之野。寂寞之濱。以歌詠先王之道。靜而閱天下之義理。以蓄其德。以熟其仁。以是爲樂。故樂就於書院。其視國學。鄉校。在朝市城郭之中。前有學令之拘礙。後有異物之遷奪者。其功效豈可同日而語哉。由是言之。非惟士之爲學。得力於書院。國家之得賢。亦必於此而優於彼也。古之明君。知其然故。宋太宗之於白鹿洞。因江州守臣周述建請。既驛送九經。又擢用其洞主明起。其後直史館孫冕。以疾辭于朝。願得白鹿洞以歸。則從其請。理宗尊尙儒學。如考亭書院之類。皆勅賜扁額。以寵榮之。此則中國士風之美。非獨士之自美。亦由於上之所養也。惟我東國迪教之方。一遵華制。內有成均四學。外有鄉校。可謂美矣。而獨書院之設。前未有聞。此乃吾東方一大欠缺也。周侯之始建書院也。俗頗疑恠。而周侯之志益篤。冒衆笑排群謗。而辦此。前古所無之盛舉。噫。天

其或者由是而興書院之教於東方。使可同於上國也。雖然混竊以爲教。必由於上而達於下。然後其教也有本而可遠可長。不然如無源之水。朝滿而夕除。豈能久哉。上之所導。下必趨之。一人所尙。一國慕之。今夫周侯之所作。雖信奇偉。安公之所成。亦甚完密。然此特一郡守一方伯之爲耳。事不經宣命。名不載國乘。則恐無以聳四方之觀聽。定衆人之疑恠。爲一國之效法。而傳於久遠也。混自到郡以來。於書院一事。未嘗不欲盡其心焉。魯拙無能。加有羸瘵之疾。略不能振奮激勵。以爲多士之勸。氣艷日就於陵替。朋徒漸至於怠散。大懼昔賢流芳之地。吾東人創見之美。遂至於衰墜。妄欲陳乞于朝。冀蒙萬一之裁幸。而地遠言微。恐懼而不敢發也。伏惟閣下。任旬宣之寄。崇教化之務。凡係一面利害。亦宜陳達。況此聖世宏模之所關乎。儻閣下不以詢蕘爲不可。則取其言而芟正之。轉以聞于上。則欲請依宋朝故事。頒降書籍。宣賜扁額。兼之給土田。臧獲。以贍其力。又令監司郡守。但旬檢其作養之方。贍給之具。而勿拘以苛令煩條。至於爲郡守而闡葺瘵疾如混者。閣下亟宜舉其曠闕之罪。顯加貶黜。而請於朝。別揀儒紳之有德望經術。節行風義。可爲士林矜式者。爲之郡守。以責其任。如是則書院非止爲一邑一道之學。乃可爲一國之學矣。如是則教原於君上。士樂於來游。可傳之永久。而無壞矣。如是則四方欣慕。爭相效法。苟有先正遺塵播馥之地。若崔冲禹倬鄭夢周吉再金宗直金宏弼之

居莫不立書院。或出於朝命。或作於私建。以爲藏修之所。以賁揚聖朝右文之化。明時樂育之盛矣。如是則將見吾東方文教之大明。可與鄒魯閩越并稱其美矣。泯竊見今之國學。固爲賢士之所關。若夫郡縣之學。則徒設文具。教方大壞。士反以游於鄉校爲恥。其凋敝之極。無道以救之。可爲寒心。惟有書院之教。盛興於今日。則庶可以救學政之缺。學者有所依歸。士風從而丕變。習俗日美。而王化可成。其於聖治。非小補也。獻芹之誠。如得上徹。則病退溝壑。死無所憾。不勝區區之願。謹味死奉書以稟云。

泯謹按故事。凡書院必有洞主。或山長爲之師。以掌其教。此一件大事。尤當舉行。但此須擇於遺逸之士。或閒散之員。而其人才德望實必有出類超群之懿。卓然爲一世師表者。乃可爲之。如不得其人。而徒竊其號。則與今教授訓導之不職者無異。有志之士。必望望而去之。竊恐反有損於書院。故今不敢並以爲請。此則在閣下之裁度獻替。朝廷之商確可否。何如耳。泯又再拜上稟。

答李相國

浚慶己未 ○

泯謹齊沐再拜言。頃者安奇察訪來見。傳致鈞翰。惶悚伏讀。因竊承審燮理多暇。神相台躡。起居萬福。無任慶抃。泯去年入都。嘗一趨門下。不獲祇謁。厥後病日深劇。當職不供。蒙恩未謝。種種窘蹙。不可名狀。逮至今春。又發浮腫。欲及

未死之前得反田里。因事亟下。竟未遂掃門之役。中間柳判書以鈞帖轉惠。熨病之資。徒積銜戢。亦未申謝。其味慢頑率。得罪於門下極矣。今乃降損德威。遠辱手札。深存謙挹。掖勵踰越。益仰盛德待物之洪。誠非小人之腹所能窺測也。抑嘗聞之古云。明主愛一嘔一笑。不獨明主宜然。宰相尤當存此戒也。故其於一時人物。一字之許。榮於華袞。一言之斥。嚴於斧鉞。若不擇其人之當否。而苟加之許斥。則豈爲愛嘔笑之道哉。且澁之至愚極陋。疇昔固已無遺形於鑑裁之下。一朝猥加惠許。非但一二字而已。其何以激一世之人才。而使之振德於陶甄之內乎。澁所以震惕自失。而無所容也。澁去年踰躓。旣難追補。今夏又大病。幾不免死。其不能奔走供職。天日昭臨。萬目共見。而人言猶或不以爲然。澁身在譏謗之中。積有年紀。每竊歎念。自古未有患病。如澁之甚。而當此虛名難處之地者。不幸而今有之。若非鈞衡之位。素憫其如此。而置力於其間。則將何以善其後。而不爲清朝之羞哉。古之士非不知台鼎之嚴。禮絕百寮。然而或奏記論事。或抗書陳情者多矣。故敢援例披訴。今澁正所恐懼者。樞府之職。尙未鐫免。稽逋在外。不遑寧處。然而不敢爲陳乞辭免。慮恐無益。而或有他虞也。伏惟大相公閣下。特垂矜察。或因某機。而方便措救。俾得解樞府作前銜。而分死田間。則其於恥一物不得其所之盛業。豈不校乎。蓋高爵厚祿。旣非病廢所堪。而身旣在外。又何可仍冒朝銜。此理確然。兩不可違。明知如此。而不得遂願。

斯乃死而不瞑之憾。而亦大人君子之所宜軫惻也。狂妄僭易，死罪死罪。兩色紙六幅，謹具承諭。第澁於此技，不知操筆。其初不過與鄉里後生，相習爲戲。不意遂至叨誤鈞聽。此亦澁不善謀身之一事。既已至此，又不敢白地回納。其六幅外，多有一幅誤寫不用。所寫得六幅，闕誤亦非一二。病心昏錯，不得比數於人人。此一事可知。伏增汗惡。伏惟鈞照。正此寒沍，竊祝益懋明德，以福斯民。惶恐不宣。

答權相國

丙寅

澁頓首再拜言。近日齋辭狀人回，伏蒙鈞慈，手書曉諭，以示可生之道。不勝感激惶恐之至。澁雖頑愚，其於鈞旨，勤厚懇惻如此，豈不知回惑而改圖乎。第以在澁私義，實有所大不可者，非可一二數。既承軫念，安敢有隱而不之悉乎。夫辭小受大，以退媒進之決，不可爲。從品三日，遽陞正品之決，不可受。辭狀中已略陳之。只此二事，已絕冒進之路矣。此外尤更有大不可者。澁以遠不及常人之資，抱人所無之大病。雖尋常百執事之役，猶不能堪當。故從前苦辭退伏，豈復有絲髮之材，可適時用。不知何故，馴致不幸之極。時議無端紛起，擬人於不倫。張皇夸詡，似若以昔之大賢人事業，責望於無狀一夫之身者。今茲恩禮之荐降，雖不可妄言其所由，然其所以_上誤之端，寧不以時議太過之所致耶。夫以其人言之，則如此。以其事言之，則若彼。而乃不自量己，徒以君命之

故敢進而當之。不知相公以爲能堪任不敗事乎。以此人而當此責。猶不至敗事。則君命固不可一日稽違。如其不然。則與急趨君命之事。不得以並行。明矣。況此三事外。又復有一事。尤使人惶惑畏怯。而不敢言者。嗟夫。澁以至微不至。兩當此際。不能奔走應命之故。略舉之。有此四條。四條之外。又豈可勝陳乎。事至此極。則極衰積病之身。在途加病。委篤瀕死之故。反有所不暇言矣。故當初一辭也。猶有病差或進之望。及聞新命而再辭也。亦庶冀物論處置之幸。既不能然而反益加焉。則澁之不顧前後。隱然而進受。豈不萬萬無理哉。伏惟相公閣下。知澁之病深難仕。不爲不熟。故向來常加保護。令得遂願。又如領相閣下。鈞慈之盛。亦皆如是。自餘公卿大夫。苟曾見澁在朝。曠闕之實。孰不以爲不可用也。惟是後來諸賢。或與澁不相見知。而徒欲以名使人。於是執虛以責實。輾轉相誤。以至此耳。用人得失。治亂所係。而朝廷此舉。大段落虛如此。愚竊伏料。在諸謀國大人之中。必有仰屋而長嘆。俟時而盡言者。則誤恩之改。指日可望。而稽違之罪。因可少道。今奉鈞旨。乃以速副朝望爲督。又云。雖前賢處之。亦不可不來。噫。何其與前日之庇庶者相反耶。且使前賢而處此際。則固不可不來。果如領相閣下之鈞諭。澁非其人。而欲依前賢以處之。則其罪尤大。豈可託此以敢進乎。且非人之進。又豈有朝望之可言乎。是以始也。感佩至意。而反復思忖。則終有不能盡依者。謹已復修一狀。託安東府送于本道。轉以

上聞矣。因復伏思。在途俟命。猶是未定於進退。今則知不可進而在途難矣。故歸田里。以俟盛命之下。此亦必招人疑駭。然宋之杜範。元之吳澄。非不知道事君之義者。二公皆有請辭徑歸之例。恐事到不得已處。如是爲之。是亦一道故也。伏惟相國閣下。俯賜矜察。念平日保護之勤。轉一時誤恩之機。乘便亟圖。庶令微物。得所以終大惠。不任區區切祝之至。情隘辭蹙。莫罄鄙悃。謹狀。

答權相國

辰戌

泥頓首再拜。去年秋。伏蒙鈞慈。甫稅遠駕。首枉手翰。辱答鄙書。誨諭迷塗。責譬分義。諄悉懇厚。庶幾可免。仰荷大庇。不勝感激之至。第緣泥方在罪。責沸騰之中。反被誤恩。不一不再。震恐憂迫。闕於修謝。忽已改歲。慚惶不敏。死罪死罪。泥至愚長病。命途多舛。至老愈甚。一身所遭。無非僭分落虛之事。蠢物微忱。若不自陳於新寧之前。天日之明。無由下燭。頃者昧死自劾。實不獲已。或致重忤朝意。以至謫罰。未可知。惕息戰慄。無地自容。因竊記得昔忝豐郡。閣下奉使經由。追供於昌樂郵館。閣下責泥以爲郡不理。且以泥常有退志爲不當。泥謹復之曰。使泥有才業無疾病。如奉使公。吾亦何苦而必退。正以病不能理。郡故欲退耳。閣下當時不以愚言爲不可。一笑而罷。豈有以一人之身。二十年前疆仕之時。尙不能小施手而理一郡。至二十年後。瀕死之日。乃可以大展抱而能補衰者乎。往時閣下在銓曹。亦常念泥困於虛名。多周旋置力於圖。遂退

閒之策。今在相位。只在一言於細氈之上。其爲置力。想益無難。滉渴心。慚望。唯在於斯。伏乞鈞慈。留意終惠。滉惶恐死罪。

答洪判書退之

逆甲子○

頃者兒子鶴回來。獲奉令翰。具審起居神相多福。不任感賀。交至。滉身在老病窟中。光陰不貸。眼霧頭雪。殘生幾何。尙持餘息。承此珍問。亦云幸矣。若如松岡碑製事。正是令公手裏事。何乃爲此不近情之讓乎。使滉稍可以堪此責者。豈待人強之後爲之。去年松岡之孤。亦以此事。遠來扣懇。滉留止數日。反覆籌度。以松岡知己。則令公主文以傳後文章。則時賢滿朝。滉以庸謬不文之甚。病廢村野。摯也不量其由。左僻來求。已足招人恠謗。在滉。又何敢抗顏爲之乎。大抵此等事。必欲得出於當世秉文之手。以兩稱幽明之行。此人之至情。故雖無素分。亦無不夤緣請述。令公身處其地。忍令契分如松岡者。逝後許多年。尙未得一篇文字。表之墓道。至使其孤。皇皇悶悶。無處訴臆。此豈亡友所期於令公者乎。滉當少壯日。尙不爲人作一碑。至於今老朽將死之日。而始爲之乎。設令滉處可爲之時。則必無託故以辭之。若如令公處某之地。則想必不肯爲。以此言之。令不可終辭。以負松岡決矣。行狀謹封回納。伏惟鑑諒。惶恐不宣。

答洪贊成退之

寅丙

朴世賢傳致令札。叨承遠念。指示迷塗。兼以大義。鐫曉諄至。滉亦人耳。豈不知

聳感圖改。第以澁老病癯醜。無復比數於人。而朝廷所以湔拂擢任。如許其重大。是無異蚊蝻負山。僬僥扛鼎。何可不量其敗而勇進以當之。此已極難也。從品亞卿。猶不敢留而苦辭。自知甚明故也。忽見躡陞正卿。隆委文衡。乃不顧前後。遽進而受之。諉曰。恩命至重。不可辭也。斯實假退梯進。巧宦饕風。其惡如何。此尤極難者也。且高爵厚祿。人情所慕。召不俟駕。一生講習。澁雖乖僻。無知。猶不至病風妄走。若非其中有甚不得已之故。亦何苦忍以父母遺體。犯雷霆干斧鉞。累累而不知止乎。聖恩如天。不加罪而釋兩重。感祝洪造。慙負天地。猶以憲秩樞除。未免壓重。日夕憂惶。罔知所爲。來喻久於朝著。與晦迹山林者不同。此誠切至之論。然嘗聞之。古人以藩臣病歸家。累加徵召而終不至者。有之。此非晦迹山林之比。而如此。天下後世。不以爲非而以爲是。由此觀之。是亦一道也。明矣。在彼尙然。况庸品瑣流。年近七十。百病鋼留者乎。伏惟貳台仁鑑。曲垂軫察焉。徂茲鄭博士琢。謄寄雅律二首。其中辱有獎引之意。深所悚服。顧況不足以承當。如前所云。慙覲柰何。柰何。謹已撥病。扳和。恐未蒙原諒。反增訶斥。今未可率爾併呈。姑俟事定後看如何。惶恐不宣。

答洪相國退之

辰戊

府騶之來。辱賜手翰。多方責諭。指迷開惑。庶得可生之路。自非見愛之深。何以至此。不勝銘感之至。澁奇窳蹠。驚得罪。聖朝專由謬妄。處身迷方。盜竊虛名。

之故舉世皆知而不以直陳抗章自劾以達天聰。澁不得不爲，或更觸忤朝意，以速罪戾，未可測識。方當席藁以俟，今威命未下，而先有此事，不知相公以澁所自劾，揆此恩除，謂之當否何如也。萬端危懇，略具疏中，茲不敢再瀆。惶恐惶恐，誨諭病既少愈，召赴合禮，先哲處之，未必一向辭疾，此固至當之言，但只覺老病益甚，以今之愚，豈敢效先哲乎。橋山徑歸之罪，疏中已引伏矣，不減夢卜，相公筆下，亦出此言乎。相公平日視澁爲何等人耶，其可以萬分有一上當於眷注之意乎。相公亦以丙寅中澁所遭爲不可堪，當辭不至爲宜，今之所遭，比於丙寅，又甚於丙寅，柰何勸之冒進乎。若其不可堪而偃然承當，其爲不恭，恐有甚於踰垣者，故不敢進耳。至於書末爵秩先後崇卑之異，非達人之所計較也。此則尤不敢聞命。夫貴通達而賤名檢，西晉之所以亡也。方今聖上勵精至治，廟謨所急，莫先於貴名檢，激風節，以變頽靡之末習。區區妄見，正欲致謹於此本品。例召，猶不敢當，抗疏求免，而反蒙峻擢，至於此極，乃欲出應而冒進，是何前不通達而今忽通達耶。此鄙隘妄見，所以死執，不知其爲非也。多言害道，伏惟相公少留矜恕，惶恐再拜。

答洪相國退之

朝廷以士君子之道處之，己以市井之心進，非但己所不敢，亦非朝廷之所欲也。當辭本品時，其心尙明，及見大得，遽忘前辭，冒利而妄進，諛曰君命不

可違。此非市井之心乎。竊觀來教。似有未盡。恕察於鄙意者。不得不妄引古人得失之跡。以明之。趙以虛名使趙括。致有長平之敗。晉以虛名用殷浩。竟見山桑之敗。前漢夸召申公。而大失望。後漢強徵樊英。而大貽譏。此虛名之士不可用之驗也。而況滉盜取虛名。有甚於此數人乎。不如因其辭而棄之。宋劉宰去後七除官。而一不起。滉不讀宰本傳。未知其所除前後爵秩高下之如何。至如崔與之。以知成都府辭歸廣州。後以禮部尙書召。辭十三疏而不至。繼以參政召。又繼以右相召。皆力辭終不至。與之之意。必以辭小受大。市井之心。非朝廷所以處己之道。故寧不奉君命。而必遂己志。此豈可謂不知事君之義乎。故後之尙論者。謂與之當時已老病。不堪致力王事。宜其不出。且以與之爲有大臣風。未聞以違君命罪之也。以此等事觀之。命官有不當受者。力辭不出。是或一道也。若不量己分。不問當否。一切皆欲有受而無辭。有進而無退。以是爲事君之恭。竊恐反理之評。斷方之論。不可以爲訓。而率天下也。楊龜山被召不辭。而出。尹和靖被召力辭。強起之。不得已而出。二公皆以無所建明。貽譏後世。滉常謂龜山之意。固不可知。和靖爲人。雖持敬功深。本乏經綸之才。初既自知而辭之。當終遂力辭。乃善。而竟不如志。惜哉。唐末。以歇後鄭縈。爲有隱德而相之。縈自知不堪而辭之。不得則就職。未幾辭去。君子之論。善其辭去。而惜其初不力辭而就職也。如滉無良。甚於鄭縈。既知不堪。則當依君子之論。力辭不就。安可

學紫之既就而旋辭耶。此亂世之事。本不當引之。以紫歇後。證滉愚拙爲切。故云。范純仁自謫所放還。遣中使以故相寵召。純仁謝病徑歸家。杜範被召來。中道上疏自劾。徑渡江歸。其後至都而欲歸。君命閉城門不許出。猶伺隙而歸。吳草廬罷史局。賜宴不辭而徑去。遣官追之不及而還。當時廷臣建請。澄者老舊。臣當優之。遂不復召。滉伏見宋元時待士大夫。既有致仕之禮。又有請去之路。臣之欲去者。有坦坦大途。請無不得。猶有如此者。爲其欲去之速。恐或遲延而失去幾也。況今二途俱塞。若又以上數人事爲罪而禁之。不知欲使當去者由何路以去耶。今或以去爲罪。以退爲諱。竊所未諭也。何尙之。既去後來仕。沈慶之猶知笑嘲。滉之去而復來者五。今若進當爲六矣。無涓埃之報。而六進七退。豈啻王良之友。往來屑屑之譏耶。

去年滉出都門後數日。安舜佐金世憲以老病不職罷逐。滉若在朝則當同見逐。若逐彼而遺滉。是滉反不如彼也。

答洪相國退之

復蒙台念。手翰誨諭。反覆懇到。感激何勝。心病之人。白首近死。忽逢如山之責。怖畏錯謬。置身無所。雖知本無可憂之若此。愈抑愈甚。晝益昏茫。夜不能寐。勢將爲難。掾之患。今日吳貳相見過。因知領相甚有矜濟之意。方自欣幸。繼而獲承鐫譬之勤。與前日所聞頓異。不知何故而然。茫然若墜深井之中。恨仰柰何。

閤仰何訴。昨上小筭。不審謄報閤下否。今教滿紙諸條。非不懇切。只以鄙筭。顯訴之意觀之。不待一一發明而後。知其不敢聞命矣。實錄都廳。仕日雖稀。然其事體之重。本非病人之事。又豈經冬不出者。所敢溷耶。皇華集序。數日呻吟。不成數行。所得皆陳腐不用之言。似難了得其餘。可知偶記得當。閤下辭此任時。領相議有曰。文章與氣爲盛衰。洪暹年近衰暮。文章亦退。故懇辭當聽許。不知閤下當時行年。視暹今日。孰老孰少。然而閤下在彼時。則喜其言之能使釋負。而到今則欲反其言。以加之於暹。可謂能絜矩乎。今日萬一得蒙天許。全仰諒察。情隘辭蹙。不敢多言。

答洪退之

伏承台慈。遣醫屈札。論迷破惑。庶得可生之路。惶恐感刻。罔知所對。況爲人無狀。處身乖宜。一生常在欺天罔人之中。盜名竊位。愈久愈甚。陸嘉善仕三日。而不足於心。則退更飾僞以銜名。爲盜竊之階。陸資憲仕一朔。而又不足於心。則又退而飾銜爲盜竊之階。今得陞崇品矣。然則今之欲退。亦必有不足之心。橫在胷中。故雖刳肝瀝血。百千萬語。終無以取信於世。所謂欺世盜名竊位。叨恩等許多罪惡。皆身自言之。而身自蹈之。七顛八倒。窘束驅迫。以至於此。尙復何言。尙復何言。雖然。事至於此。亦無足恠。況雖匪人。得蒙辱知於閤下。凡幾年矣。而猶有如此不近情之教。則復何望。見察於他人哉。從當覩趨門下。妄陳

區區惶恐辭璧不備

答閔判書

丙寅

得見令翰。今幾年矣。奉緘顛喜。開讀之餘。復令人怵然自失。有求死不得之歎。柰何柰何。令公於我。猶有不相悉者。他人何望哉。令公知我爲何如人哉。其果有一事如人者乎。其或有一長可取者乎。以如此空疎。逢如許恩數。其可堪當於萬一乎。聖上不知而誤加。微臣明知而冒受。其可乎哉。臣雖欲欺天瞞人。其柰貽朝廷羞辱何。是雖不有老病之故。猶不敢進。况年近七十。百病錮留者乎。令公平日。視澁心病。勞病諸種。沈痼爲何如耶。其他姑不言。戊己冬春。旅疾委篤。幾死者數而。誤恩驟加。欲辭則不許。欲受則難任。惶窘百端。無可柰何。卒之蹭蹬而歸。令公其不目覩乎。彼時猶然。今更八九年。加老加病。其爲癯醜之狀。當何如耶。一進而竊取。王爵猶爲不饜。又可再進而再竊取乎。人或有躡躡爵位。有未安之心。而猶可受者。以其後日。尙有報効也。如澁前受從品。旣已無一毫犬馬之力。今又因辭避之餘。以爲階梯。而賂得六卿之列。問其後効。則如捕風者之無得。而徒諉曰。君命不可違也。攬爲己利。抗顏而不知恥。其爲饜爲賤。人有肯食其餘者乎。來喻以爲古今異宜。辭受之義。不當論也。其指示可生之道。至矣。然鄙意終有所未安者。今世固不可一遵古道。然義理之在天下。是非之在人心。今猶古也。不容一日而磨滅。今若以是說。斷置是

非可否。一切不問而惟冒進之爲事。則愚恐士風頹壞。世道潰決。如渡江河而無維楫。此賈生之所寒心也。令公以爲不當論。無乃不可乎。又謂名在相列。與草野不同。召之不至。安有是理。言至于此。心膽墮地。頃得洪貳相令書。所責亦然。執此成罪。眞古所謂嶺海之間。乃吾死所也。雖然鄙人之惑。於是又不能無也。若如所云。則爲人臣者。進以禮退以義。但可行於卑官。及至爲卿爲相。則更不暇顧禮義如何。一以君命爲進退耶。愚聞爵位愈高。則責望愈重。責望愈重。則進退尤難。故古之士大夫。跡非山林。或至卿相而召之不至者。非一二。猶可指數。又恐人謂我援古賢以自託也。故未敢焉。惟令公試爲之深考。則當自見耳。故愚嘗妄以爲可進以進。以進爲恭。可不進而不進。以不進爲恭。古之不見者。豈棄命中路而然乎。可之所在。卽恭之所在。故也。若如泥者。非有積病。則可進。不至。癯老則可進。非朽材無用。則可進。非辭小得大。則可進。今則不然。垂死一身。四患叢集。非惟不可進也。兼亦不能進也。來喻乃以棄命中路當之。其於議罪。允否何如耶。向者三召。未嘗不進。必黽勉數年。而乃退。些少筋力。尙存也。其第四召也。乞辭被譴。而強進。則病益重。四五朔內。僅仕五六而退。事勢窮迫極矣。然而今年奉旨。猶不敢安然。自力奔程。中道中寒。疾劇而輾轉顛沛。以至于今日。則今日之不能進。豈無故稽違傲。上從康之謂乎。合前後蹤跡而觀之。斯亦仁人之所宜動念。而聖朝之若宜容許也。幸須令公毋

執前說。前探所控。敦故舊不遺之義。急濡手拯溺之事。公言於朝。此人老病難仕。前後躓困。如此如此。其不來。不可以爲罪。不如因其辭而聽許之。收還前命。而以其舊職秩置之田里。如古之致仕者之例。以處之。亦聖朝使物各得所之弘規也。廟堂之上。仁厚達體。執政諸相。必多有同辭以爲然者。因以是轉聞于上。而獲施行焉。則聖朝包荒恤病之典。微臣引分畢義之願。自令公發之。而得兩全矣。豈不休哉。豈不快哉。而滉之情事。朝野所共知久矣。豈以令公爲有私於滉。而相爲之地耶。令公其勿疑之。

與任判決臣虎

嘗聞先正鄭公諱汝昌先生之風。而孤陋寡聞。未得其詳。心常愧歆。茲敢仰稟不審。令公外舅氏。於先生爲何親。先生是何郡人。何年出身。仕至何官。其爲安陰縣監。是因何有此外補。其得罪以估畢門徒云然。其詳亦不知爲何事。其有著述及碑誌行狀等。或在令公處。或藏其後嗣之家。伏望暫許借觀。以發蒙滯。不勝千萬之幸。後嗣今日見存爲誰。其謫關北的是何地。被罪之年。是何年。葬之何地。并望諭及何如。

答任方伯未丁

承再惠音。慰諭良至。益見愛予之意。深荷深荷。曾聞盤錯別利器。肯綮恢游刃。以本道浩繁災極民困。正相公發蓄施仁之秋。何以有欲辭無路之嘆也。亦見

憂國恤民。不自滿足之心。是固君子之日乾乾也。如澁。上負國恩。下媿時賢。直作一鄉里之陳人。枉過了一生。緣病至此。浩嘆奈何。區區鄙懷。屢發於左右。太似率然。幸有以容之。不宣。

與宋台叟

麒壽
壬子○

青松李公幹。以小燭四柄爲行贖。今以二柄呈上。視至何如。似聞眉公遺嗣。尙在清境。然否。何以存活。二柄。幸付其嗣。俾用於其禰之祭。一明平生之心而秘之尤善。

答宋台叟

再蒙辱書。伏承孝候支迪。豈勝慰紓。但寄示敘述先德。伏讀感歎。深以得見爲幸。然澁所以不敢承當之意。則前書不啻血誠。縷陳柰何不賜諒察。而有此強投乎。澁平生絕無知識。唯自知其不足。則甚明。以魯鈍之資。加之早年多病。專不讀書。朝廷采虛名。置之文翰之列。職使難遣。時有雕篆之効。當時不甚知恥。數年退閒。見古人述作如彼。而吾之冒濫如許。每一思之。愧蹙汗背。於時適有以銘文見囑。如權公繼祖。朴君重甫。權公景信。家子弟及鄉近士族數家。澁旣皆哀懇苦辭。一切解免。雖幸得免。而多以相疑相憾之言。見加澁方深恐懼。又自悼素不能取信於人。以至無事而自困也。來京師復有數處。或以文或以書來囑。非徒病甚。尤以前辭後許爲難。亦皆懇免。今至孝左右。非不領前書之

懇乃不矜悶必加以不近似之事使澁前却無地豈相知相悉之道乎况紀德傳後固欲後世之知名也當今秉筆後世知名決不在於澁乞速改圖於他而計字度石作界樣送來則書役欲伺病間之隙而冒爲之此亦他辭非一當取嫌怒於人只以再度下託之意不爲偶然而不得已至於孤負心甚欲缺故欲以是少酬孝誠之厚望耳澁衰憊癘疾日劇俟秋涼只有引退一路稍爲著脚穩處誠不意誤恩至此左右視教冑重任豈罷病庸人所能堪耶顧其間進退有極難處靦顏就職悶默爲過冬之計不幸之歎誰與告語昔人恒以抱才不見知爲歎澁則每以無才不見斥爲悶如之何如之何草藁兩件空紙二幅謹同封再拜回納伏惟萬加寬恕勿訝勿責澁無任慙悚死罪之至

與宋台叟

卯乙

澁蒙恩遞職之口適會有政欲及其未下新命之前而出城忽遽未得告行而來恨恨惘惘不可形言澁如此舉措人必笑之然非由非罷非致仕反覆思之只有此一路他無可以善處者不知令意以爲如何天其或者延犬馬之齡惟願更無狼狽之勢待盡農畝幸莫大焉然不有相知之深見憐之極在朝廷力加保護不可必得也令公及朴希正已悉此意深所依賴惟松岡翁專欲勉強雖苦陳素抱不回其意此其見愛者反所以納之窘地也凡令力所及終始置念以全愚病之分不勝祈懇

答宋台叟

趙判之於滉不可謂不相知愛。前後苦懇亦已無餘。全不聽念。深可恠憫。他日令公爲我問松岡曰。公意謂滉外雖託退。中實欲還。故必欲縻之耶。抑實以滉爲誠病懇退。姑以爵祿戲試之耶。由前則何取而還其人。由後則其志固可憐。而爵祿非可戲之物。公何爲進退無據之事耶。以此扣之。庶或萬回其一也。至祝至祝。

答宋台叟

去夏兒還。辱惠書。備審起居冲謐。欣慰無量。前下書狀。有不計久近上來之語。此雖非必令上來之旨。旣有所論。義不當無所復而安然退在。但兒傳令語及他人見謀者。皆以爲不須上答。以避煩瀆。故至今無皂白。殊有未安。如何如何。每苦松岡欲納人窘地。及令公叅卿。方倚恃以自安。不意頃日關東之擬。令亦不救。雖蒙幸免。悚愕甚矣。關東雖所願遊。方伯之任。豈爲潘孟陽遊山而設耶。令公已信滉意。不須多言。但冀此後。如遇此等事。須極力救拔於千丈淵中。不勝懇瀝。倭奴犯順。國恥甚大。今雖小挫。後患尤難保。如何如何。

答宋台叟

丙辰

張正郎來自京。傳示令書。獲審近况。云有鶴原之戚。深以怛然。且未知緣何遽去臺而入讞部耶。雖隨處有盡己之道。然刑官尤非雅意所樂。唯當勉思盡職。

却不可生厭忽耳。泥積聚痞脹。往往劇甚。鄉無醫藥。坐待天之所處如何。不能深以爲憂。但樞銜迄未聞鑄去。此事甚令人撓窘。柰何柰何。古者雖小臣。必明去就辭受。不必宰相與臺諫也。假使古人遭此。必極力抗辭。煩瀆嫌謗。皆不暇顧恤。在泥固難以古人爲援而言也。雖今人不遇泥地則已。如遇此事。則恐不但如泥之都無黑白名。朝身野冒。默度日也。況今國事拾攘。智力馳騫。僭以酬勞。猶患不給。豈可虛授病廢之人。有同棄之溝中。而有勞者反或不受祿。此又非平時之比也。是以不計譏謗。草書狀略陳懇情。將上之際。得令諭不必更煩之言。因復思之。亦甚有理。實恐無益而有害。且爾輟罷。然一向不鑄。則泥終未免竊爵之罪。死不瞑於地下矣。柰何柰何。

答宋台叟

去夏承惠書。兼寄珍劑名香。佩服盛意。何限何限。顧以不獲赴。召憂恐之至。重聞時議。深罪於泥。益懷惶縮。未敢拜一書報謝。至今闕如。祇增愧恨。卽日秋清。伏想令履神相萬勝。泥尙欠一死。平生不幸。竊取虛名。今夏之事。尤極驚恠。泥雖迷惑。豈不知天恩至重。不計死生。趨謝之或可。但自見精神筋力。無復有一分可以勉強。他職尙然。況玉堂之長。是豈瀕死病人。所堪一日處耶。旣明知不堪。而強顏就謝。豈義所安耶。千不是萬不是。故不敢昇行。繼聞時論。謂泥不知臣子之義。泥無由訴臆。日俟誅譴之至。幸被天矜。許以處閒。感戴畢生。

惟萬積祝懇而已。然時議之遂息，未可必也。想有所聞，不惜示及。深望深望。後辭狀致仕一語，必受笑罵。雖相信如令公，亦應以爲迂愚。緣滉謬見如此，不暇計他而妄發耳。如何如何。

與宋台叟

丁巳

觀周夢鈞神勞懣悌，伏想履度益膺休慶。中間道梗，遠聞殊駭，所以奉虞者實深。今茲馳賀，情豈有涯，但無由晤對，以遂披霧耳。天朝有何異聞異事，遂被撻犯如彼不知。朝廷尙可防制，無南還意否。泉漳蘇湖間倭勢，亦如何。杞人之憂，問及於此，可笑其愚。然以理言之，天下事皆非外事也。如得異書近義理者，亦可遠示否。聞有今獻策言者，曾已來東，切欲一見而不得。滉病覺日增，愚覺年甚，眼漸不辨物，心已無餘力，但欠一死耳。

答宋台叟

未己

工部人至，伏奉珍翰，承令候神相冲茂，馳賀曷勝。但解職一事，至今未蒙恩許，撓窘惶恐，計不知所出。今此丘口之來，所當不計死生，亟圖上去，非徒舊病種種益甚。今年暑毒，倍於常年，遂成腹疾。上逆下泄，以致委篤沈困。千里炎塵，雖欲強作發行，寸無筋力，可以運起。百思還廢，姑令丘口先去。少遲時月，觀病勢以決行止。如來教所以爲混策者如是，而復慮若不免死於道路，則無甚妨。萬一復入城中，則難仕躋躋，當倍前人之唾鄙。當益甚，故人念舊，或肯與之一

杯酒竊恐菊君之羞見我。不肯入酒杯來也。柰何柰何。大不俚於口。非獨貉稽。故人熟視之。乃不爲置力於其間耶。言多力倦。不能一一。惟爲時加愛。

答宋台叟

自附書公幹後。默念書中言涉自明。得無重得罪於門下。日夕懷若無憑。人回。擎奉辱書。鐫誨極其諄悉。雖自顧迷繆之甚。尙蒙謹於斥絕。而欲指其自新之方如此。感佩欣幸。不可名言。且細讀來喻。責譬之言。一一皆當病之藥。萬金不可易也。但所謂不同山林之士。所謂因事引退之嫌。滉亦非不知也。柰平生不幸。以大愚得虛名。痼疾濫高秩。明知一日不可冒處冒處之罪。重於徑情。而百度千思。他無可去之路。不得已而披猖至此。巖牆之誠。真是名言。然滉所值爻象如此。安得計後禍而蹉卻當前路頭耶。承誨何不循例辭遞。而更爲乞退乎。此則於滉之情。悶不垂細察。故有此言。令公曾見。朝廷因人乞退。而有許退之例乎。苦乞之餘。不過付軍職而已。軍職依舊。是食祿之人。不可以徑去。必因受山而後可去。則滉初來。欲受例由。無名可受。柰何。且在鄉陳疏。本爲帶職。爲農無義。故願得朝廷許退一言。所以瀝血哀號。非但不遂所願。反致狼狽入京。謗責如山。雖以忠厚相悉。如吾令公。亦責滉不量而爲無益之妄發。況入京後。病僵不仕。衆目所見。成均三辭。極陳病狀。乞退之意。無不罄竭。而反得恩命。凡滉所以前後顛沛情悶如此。令公以爲乞退而可得遂退乎。向日丁相責滉。

之意亦謂還肅拜後。惟吾所欲。澁意丁相無病。故不知病悶。又不諒我前後乞退未遂之故。而爲此言。似不相悉。故前書云云。今審令意。見矜指迷之懇。無以加矣。惟此一段。則與丁相所責。不甚相遠。如何如何。書中又有人來開示之教。故縷縷至此。承誨之餘。多言自釋。亦甚不當。幸賜原照。諭及鈞旨。惶悚無已。但旣以進賢二字答之。固難爲說。然何不復之曰。此人不可以此處之。老病愚拙。欲守其分。與其強之。而令至顛沛。不如退之以遂其愚之爲愈云爾耶。

答宋台叟

庚申

澁積衰積病。心昏目昏。椎鈍日甚。爲一鄉里常人。隳畝疲氓。時復顧念平昔。無一事滿人意者。薄此桑榆之景。思欲收拾一二。以自補塞。而志力不强。殊無稱愜於意。往歲不計前後。顛遽來歸者。亦以此故。其歸旣然。難復入都。故前因垂誨之及。未免嘵嘵自言。前書乃有獻忠。反類遼豕之論。仍詳盛意。以澁爲強。狼自用。不可告語之人。自今但以故舊處之。無復相期以忠告之意。甚爲愧疚。澁雖無似。亦嘗有聞於先民長者之餘論。豈敢訑訑然自作捍拒於責善之至哉。徒以其初一行。中間陞秩。兩皆無謂。而病且近死。自念拖累不去。若死於京師。何處青山。受此枉死一塊肉乎。緣此急忙下歸。以趁朝露之前。當彼時。正如心痛之人。不暇緩聲。慮不及謝。恩一節。有碍於末梢。旣已踰躓。抵此固無計可善其後。此所以得罪正論。而無路自道者也。然他人熟視不言。而惟令公。鑄譬

懇懇如此，混於既往之事，雖已難追，敢不作事謀始，以庶幾毋蹈前非乎。

答朴參判丙寅

丙寅

一別多年，傾慕僥僥，子中之來，辱惠手翰，憂混誤入，痛加指迷，以示可生之道，感幸震越，不知所以爲報。然不可無一語以謝厚意。姑布梗概，混生來萬事，少順多舛，莫大之患，每出於本分計慮之外。夫庸人而處卑無名，老病而棄置遠外，是本分事也。今乃不然，以性極愚材極劣病極深老極衰之人，反遭名太濫責太重位太高恩太隆之變。如使混，如古識微慮遠之君子，雖值其中之一事，猶以爲不祥之兆，必敗之徵，亟引而去之。況以四極而遭四太，其處之當如何也。不幸而不知則已，幸而自知之明，則又安可犯此兆徵而敢應吾君之命乎。雖然，其所以不敢應者，亦豈爲私計而然哉。嘗聞朱文公之言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善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夫以大賢之出處，其間有小違礙，猶尙以此爲患，況今庸下之人，挾虛名而欺君父，見大利而忘己分，但知貪得罔思酬報，不知禮義之爲何物，廉恥之爲何事，則其弊豈止於傷風俗壞國政而已。管子所謂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者，由此而作矣。以是言之，此豈一人之微事，一時之細故，而可以妄處之哉。是故古之盛時，在上之人，亦知其然，雖急於求賢用才，而其難其慎，大以任大，小以任小，其所不能，不强使爲，其或不幸而誤舉，亦必因其自知而請辭。

善事之誤

無不釋然而聽許之。至其老病無精神筋力者，又有致仕之路，以處之，故朝無倖位，士不失守，上得舉措之宜，而成濟川之功。下無冒進之患，而免覆餗之敗。君臣同享其福，萬品各得其所，豈不休哉！其不然者，一切反是，傾敗之鑑，古今昭昭，不可誣也。頃來 聖斷赫然，剔蠹鋤姦，朝廷清明，濟濟衆賢，治化一新，猶以爲未足。九重恭默之中，思得賢臣而用之。寤寐靡寧，雖商宗周文之盛心，何以過此。方是時也，乃謬以朽鈍迂闊無所肖似如臣泥者，冒瀆而欲進之。泥若徒知急趨 君命而強赴之，是緣臣之故，致 聖朝夢卜之美意，終歸於管子之所深憂，賈誼之流涕長太息也。此泥所以惶惑窘蹙而不敢進也。蓋可進而進，固義也；不可進而不進，亦義也。義之所在，卽爲事君之道，何可拘也。矧乎泥也，從前苦辭，在道力辭，皆以不能故也。一朝見高官厚祿之來加，乃不計責任如何而進當之，則是何昔之所不能，今忽變而爲可能耶！此於心跡之間，大相乖刺。泥之難進，尤在於此矣。抑泥雖頑固無知，亦人耳，豈不知 上有雷霆之威，下有窮餓之迫，一受如天之 恩，則可大享富貴之樂，而無疑謗哉。以今日之所遭，揆平昔之所聞，有不可妄進者如彼，區區勉守，不欲見利而遷就，畏禍而回奪，以俟他日，見古人於地下，其志誠可悶，而其情亦可恕也。柰之何行不孚人，誠未格天，悶恕之驗，久矣。寥闊訶訾之言，至今荐沓，日者朴君子進移書切責，其中最未可曉者，形迹二字也。因竊慨念，子進之於我，殆可謂舊

相識者而一顛沛之間似若以不當疑者疑之。况在他人乎。於是未免開口屠屠以自明。雖覺甚鄙猥。只爲其言有關於臣子之義故也。其書想未及達。而子中至。既讀令書。驚惶未定。又再得子進書。乃知其前書見疑之言意。蓋如此。而子進又云。非獨某意。諸公意皆然。然則雖以左右之忠恕懇惻。亦不能無疑於泥耶。抑非疑於泥也。特以令意惓惓。切於獎進。而有少裨。不得已而爲此言耶。由前之說。則不能二字。泥自四十三歲以來。至于今二十三年間。所以出萬死爲退計者。無他。只被此二字爲身之累故耳。今諸公乃欲移作他說。而置疑於其間。夫疑人於所無而納之於罪惡。豈吾黨君子所忍恣爲也耶。由後之說。則令書所云。萬一果有之。益見小臣欺天罔世。以致上誤之罪。非臣隕首糜身所可贖也。然而天門萬里。道路流聞。率多過情之談。不知令公何所據信。而云爾耶。而况下土蟻蝨之臣。癡形醜狀。一近天鑑。便生厭恠。至於強試空疎。而應對失旨。謀謨無策。亦勢所必至。如此。是適所以使吾君悔生於側席。志倦於來賢。求以小益。反用大損。何上答之足云耶。故今爲諸公計。莫若具泥前件。不足爲聖世用之意。而明告于宸旒。庶朝意豁然。無復踵前之誤。必改而更求當世之第一流。以應吾君之期望。以臻至理。而熙鴻號斯爲當務之急也。仍須建白。改泥見授職秩。以本職致仕。而束之高閣。置之山巖。如古者待虛名之士之例。使垂死之命。容得守分畢義。與草木同腐。則聖朝由是得

求賢致理之實。微臣由是免妨賢辱國之罪。亦使世人知終南果不是仕宦之捷徑。北山無復有後黷之移文。在滉之身。快幸爲如何。而於諸公謀國之忠成人之美。亦可謂兩得之矣。滉惕厲薰心之餘。擬作此書。眩啓松怔。構思復輟。勞憊委頓。操筆還休。經涉數旬。僅道一二。猶覺語多無倫。書不成字。急於分疏。冒愧呈上。伏惟仁鑑。少垂裁幸焉。滉恐懼再拜。

獨不見博者乎。一手虛著。全局致敗。今欲獎進虛名。動一時觀聽。而不得實用。正是一虛著手。寧可不虞其敗局乎。况近世士林之禍。率因虛著而作。覆車在前。故踵後者尤難進步。病人聾耳。猶聞浮囂之徒。動以小己卯目之。此乃載禍相餉之言。泥不幸而當虛著之局。及至於敗。未知諸公其得晏然而已乎。愚意嘗謂己卯領袖人。學道未成。而暴得大名。遽以經濟自任。聖主好其名而厚其責。此已是虛著取敗之道。又多有新進喜事之人。紛紜鼓作。以促其敗勢。使讒者得售其術。恐此常爲踵後者之至戒。不可忽也。

答沈叅議

義謙庚午

伏承十月二十五日惠書。卽當修報。第以書中所囑事。勤懇如許。旣難承當。又難報辭。沈吟稽滯。以至越歲逾時。罪不可勝。且滉所以難承當。前已反復畢陳。以謂庶蒙諒察。何爲復如是誤命耶。滉若真可堪辦此等文字。向者文衡寵命。何苦辭至再乎。更審來書。不稱碑而以碣爲言。豈不以碣文則滉所或作故

耶。然曾被領相囑。其伯氏判書碑文。終亦變而索碣。澁惶恐報辭云。二品正卿墓刻。何可以澁故。改碑爲碣乎。二品且不可。況於正一品極崇之位乎。此則尤不敢承者也。又況滿朝文士如林。乃不近求。而遠求於山野屏廢之人。寧不取。惟於時耶。餘惟知時善處。鑑前貞後。以膺多祉。不宣。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九 終

退溪集第一輯 終

